


# 西塞罗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古罗马]西塞罗　著

郭国良　译


# 西塞罗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 西 塞 罗 散 文

译　　者　郭国良
责任编辑　郑幼幼
封面设计　王　坚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6000
插　　页　2
日　　期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266-7/I·1134
定　　价　13.80 元

# 译　序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是罗马共和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演说家、翻译家和散文家。他出生于阿皮努姆城的一个富裕骑士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父亲为他请来了希腊诗人阿尔蔡斯教他希腊文和文学,后来又送他到雅典的罗得岛学习演说术、修辞学、法律和流行的哲学,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他父亲对孩子的这种过于强烈的功名要求,显然深刻地影响了西塞罗日后的人生观及其心理素质和性格为人。

作为哲学家,西塞罗是缺乏独创性的,他是以他的折中主义而闻名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希腊思想家的著作翻译、介绍给拉丁世界。如他在19岁时翻译的色诺芬《家政学》(经济学)脍炙人口。他从费德罗和西顿的芝诺学过伊壁鸠鲁主义,从狄亚多伯斯和帕奥西多尼乌斯学过斯多葛主义,从斐洛和安提奥库斯学过学园派的学说。他自称属于学园派,但又接受斯多葛派的观点,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兼收并蓄,并推崇苏格拉底。他的折中主义表现在他将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以及毕达哥拉斯主义机械地拼凑在一起,极力反对原子论的唯

物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不是什么原子和虚空，而是神和灵魂。在伦理学上，西塞罗攻击伊壁鸠鲁把追求肉体上的享乐当做人生惟一的目的，认为人有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人能控制欲望，热爱正义，不怕死亡和痛苦，因此幸福在于追求美德，而不是任何物质保证。在政治上，西塞罗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宣扬“等级和睦”，主张建立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种权力相互牵制的理想的共和制。

西塞罗是以从事法律辩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接受的第一个辩护案是罗斯基乌斯案件（公元前 80 年）。在法庭上，初出茅庐的西塞罗以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超群出众的雄辩之才，用大量铁的事实揭露了原告克赖塞乌斯的丑恶行径，替当事人洗清了不白之冤，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成了罗马政界一颗瞩目的新星。

公元前 76 年，西塞罗当选为度支官，次年被元老院派往西西里，负责监督向罗马输送谷物的任务。在西西里期间，他勤政廉政，深得民心。当时，西西里的总督是弗勒斯。他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大肆敲诈勒索当地居民，因而整个西西里怨声载道。西塞罗对弗勒斯的罪行提出起诉，在公共场所作了一系列演讲（共六次），要求法庭公正审判。当时为弗勒斯辩护的是久负盛名的雄辩家霍坦塞乌斯，这使西塞罗面临严峻的考验。但西塞罗口若悬河，慷慨陈词，无情地揭露了弗勒斯的种种劣迹和罪行，舌锋所指，无不群情激奋。尽管霍坦塞乌斯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极力狡辩，但也无济于事。这次演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弗勒斯狼狈不堪，只得低头认罪；霍坦塞乌斯也理屈词穷，一败涂地。

这一案件的胜诉，自然使西塞罗声名大振，第二年就被选

为高级市政官。公元前 66 年西塞罗当选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发表演说，支持曼尼利乌斯法案，即授予庞培在东方的最高统帅权的法案。公元前 64 年的竞选运动中，西塞罗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人物卡提林，当选为次年的执政官，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在他执政期间，因两度竞选执政官失败的卡提林铤而走险，纠集了一些元老和骑士，秘密招募士兵，在意大利各地进行煽动活动，阴谋通过武装政变夺取专政政权，却又泄露了风声，内情被西塞罗掌握。西塞罗在元老院连续发表了四篇《反对卡提林》的著名演说，并纯熟干练地开动了罗马共和国这架机器，巧妙地运用各种斗争手段，以惊天动地、雷霆万钧之势把卡提林的武装起事镇压了下去。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鼓动才能表明西塞罗不愧为古代的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罗马人民众口齐颂，把他视为挽救了共和国的英雄，尊他为国父。西塞罗成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然而，镇压了卡提林阴谋叛乱远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共和国潜在的危机。当时的共和国已是末日临头，战乱频仍，拥有重兵的庞培、恺撒、克拉苏出于各自的野心和利益，结成了所谓的“三头同盟”。西塞罗猛烈抨击“三头同盟”已走向君主专制。公元前 58 年，与西塞罗有个人恩怨的民主派克劳狄当选为护民官。克劳狄一上任，就提出一项法案，宣布凡未经法庭审判就处死罗马公民的官员应当被“剥夺水火”(即放逐)。西塞罗被控于公元前 63 年不经过法庭审判就非法处死林都拉斯等人。就这样，西塞罗被迫出走马其顿，他的财产被充公，住宅别墅也被拆毁。

公元前 57 年 8 月，靠庞培和米洛的帮助，西塞罗在流亡

了 16 个月后得到赦免，回到了罗马。他的归来受到举国盛大的欢迎。但是，他这次重返罗马政坛，在国家事务中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很有限了。除了与三巨头合作外，他已别无他途。

公元前 51 年，西塞罗出任西西里亚总督。次年回到罗马时，政局已十分动荡不安，作为共和国权力标志的元老院已经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国家实权已落到了手握重兵的军事将帅的手中，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内战迫在眉睫。西塞罗为了保持元老院的权威，不得不借将帅以自重。他在将帅之间纵横捭阖，并与他们保持一种均衡的距离。但在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协议被撕毁后，他站在了庞培的一边。公元前 48 年，庞培被恺撒击败后，他和许多元老院贵族又不得不倒向恺撒。这时的恺撒集政府权力于一身，俨然成了罗马惟一的主人，元老院则成了他的俯首帖耳的工具。罗马进入了独裁的时代。公元前 44 年，恺撒死后，执政官安东尼又成了新的独裁者。为了彻底搞垮安东尼，西塞罗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上发表了 14 篇反对安东尼的演说(这些演说词后来合为一集，取名《斥腓力》[①])，对安东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将其暴戾阴险的权变奸诈揭露无遗。安东尼因此恨死了西塞罗。

公元前 43 年，安东尼与屋大维、莱庇达斯结成了“后三头同盟”，爆发了第二次内战。西塞罗被目为敌人，于同年 12 月 3 日惨遭杀害，成了被君主制所取代的旧共和制的殉葬品、共和国的殉道士。

---

①《斥腓力》原为德摩斯梯尼批斥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演说。西塞罗援用其名，既有反专制也有比附于德摩斯梯尼之意。

西塞罗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一生著作颇丰，流传下来的大量作品中有完整的演说词58篇，诗歌作品4部，修辞学著作5篇，书信900封和许多哲学著作（如《论神性》、《论善与恶的界限》）以及政治学著作（如《论共和国》、《论法律》）。他的文章博大精深、清逸豁达，文体通俗流畅、亲切近人，有“拉丁文典范”之称。他无愧于“拉丁散文的奠基人和泰斗”的美誉。

本书选辑了西塞罗有代表性的散文著作10篇（还有书信20封），它们是：《论老年》、《论友谊》、《论义务》、《西庇阿之梦》、《对盖乌斯·弗勒斯的控告》、《对卡提林的第一篇控告辞》、《为诗人奥鲁斯·利西尼乌斯·阿基亚斯辩护》、《为蒂吐斯·安尼乌斯·米洛辩护》、《支持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勒斯》和《责马尔库斯·安东尼》。

《论老年》假借另一位前辈政治家、演说家卡图之口向两位学识渊博、风华正茂的少年西庇阿和赖利乌斯纵论人的晚年，其要义是劝导老人要恬淡寡欲，专事艺术和美德的修养。该文虽是伦理哲学著作，但西塞罗并没有专注于探究抽象的哲理问题，而是寓哲理于轻松愉快的说教之中。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老年人决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大有可为，最适宜的养生之道莫过于研究学问和培养美德。倚重当年的雄姿威风固然是一件美事，然而，保持晚节，挣脱形形色色的名利的诱惑后，在安宁、平和的心境中坦然地迎接死神更是一件赏心乐事。

《论友谊》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探讨友谊问题的专著。西塞罗在该文中运用希腊哲学思想，根据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现实事例，阐述了友谊的起源、友谊的定义、友谊的原则、友谊的范围、友谊与美德、友谊与绝交等若干至关重要

的问题。作者纵横结合，正反对称，古今对比，高屋建瓴，其见解之精辟卓异和分析之机智透彻，确能启人心智，诱掖后人。

《论义务》共三卷，主要论述罗马公民应有的道德行为和义务。囿于篇幅，本书仅选译了第二卷。这一卷中，西塞罗探究了道德观点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原则之间的关系。与其他长篇说理散文一样，《论义务》对抽象的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系统、周密、深透的逻辑论证，作惩恶扬善的道德劝谕，具有鲜明的教化特点。该文言词畅达，富有文采，对后世影响很大。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伏尔泰对它推崇备至。

《西庇阿之梦》是《论共和国》的结尾部分（第六卷），但它往往独立成篇，流传后世。西塞罗合情合理地想像出了一个非常精巧的梦境，其中描述了西庇阿在冥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他所信奉的国家统治者都来自天国，而且最终回归天国的思想激励了许多正义之士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励精图治、鞠躬尽瘁。

西塞罗留下的58篇演说词中，按用途分是公私参半，为公者是他的政治演说，为私者是他替别人在法庭上打官司的讼辞。他的演说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细心加工而成，一般由引言、事件的叙述、证明和最后的结语四部分构成。他精研修辞学和音韵学，讲究精雕细琢与自然流畅的结合，句法考究，结构匀称，逻辑严谨，音韵铿锵。在演说中，他慷慨激昂，汪洋恣肆，谴责邪恶，伸张正义，对听众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当然，他有时意气用事，尚有诡辩之嫌。

其实，西塞罗最感人的文章是他那数百封犹传于世的书简信函。这些书信信手写来，不事雕琢，有如行云流水。它们绝大部分是不准备发表的，所以更能袒露作者的心怀、情愫和

思想。读罢这些书简，一位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西塞罗顿时浮现在读者的眼前。同时，这些信函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事件，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难得地记载了许多罗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英文版译出。不当之处，祈望读者指正。

郭国良
1998 年 10 月
于杭州

# 目　　录

1　译序

**说理文**

1　论老年
44　论友谊
87　论义务(二)
135　西庇阿之梦

**演说词**

148　对盖乌斯·弗勒斯的控告
151　对卡提林的第一篇控告辞
168　为诗人奥鲁斯·利西尼乌斯·阿基亚斯辩护
185　为蒂吐斯·安尼乌斯·米洛辩护
243　支持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勒斯
255　责马尔库斯·安东尼

**书简**

258　致去伊皮鲁斯途中的阿蒂库斯
261　致妻子特伦提亚及儿女书

264 致阿蒂库斯
266 致盖乌斯·斯克里伯尼乌斯·库里奥
268 致阿蒂库斯
271 致马尔库斯·凯里乌斯·鲁弗斯
273 西塞罗和兄弟昆吐斯以及他们的儿子们致蒂罗
276 致阿蒂库斯
278 致阿蒂库斯
280 致恺撒将军
282 致阿蒂库斯
283 致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
285 致阿蒂库斯
286 致阿蒂库斯
287 致阿蒂库斯
289 致阿蒂库斯
290 致阿蒂库斯
292 致阿蒂库斯
295 致盖乌斯·屈鲍尼乌斯
297 致鲁西乌斯·穆纳提乌斯·帕兰库斯

# 论 老 年[1]

蒂吐斯，假如我能帮你减轻
积压在你胸中的郁闷，消除
侵扰你心头的焦虑愁悒，
我将得到什么酬报呢？[2]

阿蒂库斯，上面这几行诗原本是诗人恩尼乌斯写给他所谓的"那个人穷心耿"的蒂吐斯·昆克梯乌斯·弗拉米尼诺斯的，现在我将它抄录于此，转赠给你，但是我深信你并不像弗拉米尼诺斯那样"一天到晚愁肠百结"，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处世执中、性情沉稳的人，而且我还知道，你从雅典带回来的不仅是一个尊荣的姓氏[3]，而且还有雅典的文化和智慧。但是

① 原标题应为《老卡图论老年》。一般认为该篇作于公元前45年至公元前44年，属西塞罗晚年作品。

② 本诗句以及随后的"那个人穷心耿"和"一天到晚愁肠百结"这两句均引自古罗马诗人恩尼乌斯（前239—前169）的史诗《编年纪》。这是一部长达18卷的长诗，叙述罗马历史，但只有残片断简流传至今。

③ 罗马人的姓名至少要有两个字，普通的有三个字。阿蒂库斯（Atticus）蕴含有雅典之意。

我揣度，目前使我感到困苦的种种情形有时也不免会使你感到不胜烦恼。不过，目前要廓清这方面的思绪绝非易事，只能另择时间再谈。

而现在我有意为你写一篇关于老年的专论。因为你我都已年近古稀①，或者至少说都已步入老年，因而都有一种心理上的重负；尽管我完全相信你会镇静达观地对待老年问题，但我还是想为消除这种重负而尽点力。所以，当我决定撰写有关老年的论文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你，觉得它对我们两人都会有些裨益，应当把它作为礼物献给你。因为于我而言，撰写此文实乃一大快事，它不仅将老年的烦恼一扫而光，而且甚至还使晚年生活变得悠闲而又舒心。

因此，对哲学无论怎么褒扬都不会过分！因为哲学能使其忠实信徒无忧无虑地度过人生的各个时期。

哲学方面的论题我已经谈得很多了，并且将来有机会还要再谈，而我现在呈献给你的这本书是专论老年的。奇俄斯的阿里斯托②是假借蒂托诺斯③之口来论述老年的，但我没有仿效他的所为，因为我觉得神话毕竟是虚构的。为了使我的论著更有分量、更为权威，我就假借德高望重的马尔库斯·卡图之口来阐述一孔之见。此外，我还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赖利乌斯和西庇阿都在卡图家里，他们对他能如此安逸地遣度余年表示惊奇，于是卡图就向他们一一释疑。如果本书中的卡图显得比人们通常从他自己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更有学问，那么，这

---

① 当时西塞罗 62 岁，阿蒂库斯 65 岁。

② 阿里斯托，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著作失传。

③ 蒂托诺斯，本是特洛伊王子，为黎明女神所钟爱。女神求朱庇特主神赐他长寿，但未能求得青春长驻，结果日渐衰老，死后变为螽斯。

应当归结于希腊文学，因为人人皆知，他晚年曾潜心研读希腊文学。

好了，我不再多说了。下面你就可以从卡图的口中听到我对老年的全部见解。

**西庇阿**：卡图，我和赖利乌斯对你钦慕不已。在我们心目中，你智慧超群，尽善尽美，而尤其令我钦佩的是，你从未感到老年是一种负担，而绝大多数老人却非常讨厌老年，他们说自己的负担比埃特纳火山[①] 还沉重。

**卡图**：西庇阿、赖利乌斯，你们所钦慕的事情，我认为其实并不难做到。当然，凡是本身不知道该如何过一种愉快而幸福生活的人会觉得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是沉重的。然而，如果你从自身内部寻求幸福，那么你就不会认为一切自然规律所必引发的事物是可恶的。人人都希求活到老年，可真的到了老年，却又要怨天尤人！人竟是这样的愚顽，这样的矛盾和乖僻。

他们总是说，老年不知不觉地潜至身边，真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首先，谁让他们怀有这样一种错觉呢？凭什么说成年人不知不觉地步入老年要比儿童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更快呢？再则，假如他们是向 800 岁而不是 80 岁进军，他们对重负的抱怨之声也会一样响亮！光阴荏苒，不管人们的寿命有多长，一旦消逝，都不可能慰藉一个愚人的暮年。

因此，如果你们仰慕我的智慧（但愿我能不负你们的赞许，不辱人们赐予我的盛名）[②]，那么，我的智慧其实就在于我

---

① 埃特纳火山位于西西里岛。古代神话谓巨怪为天神所败，遂葬于此山下。
② 卡图的姓氏是 Sapiens，意谓“智慧”。

把“自然”尊为最好的向导，对她敬若神明，顺乎其道。“既然自然已经把人生戏剧的前面几部分安排得妥妥帖帖，在布置最后一幕时她是绝不会像拙劣的剧作家那样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而且，最后一幕是不可或缺的，正像树上的果子和田里的颗粒最终都要成熟、枯萎、坠落一样。智慧之人是会欣然面对这一景象的。与自然相抗衡，那不啻是巨人向众神宣战一样不自量力。

**赖利乌斯**：是的，卡图。如果你能在我们尚未步入老年之前（因为我们都希望，或至少是愿意活到老年），就预先教导我们如何才能极轻松地承受老年的负担，那么你就会给我们莫大的恩惠（我想我的话也能代表西庇阿的心声）。

**卡图**：如果你们俩确有此意，我当然很愿意告诉你们。

**赖利乌斯**：你已走过了长长的人生旅途，我们注定也要踏上这条漫漫长路。卡图，你若不嫌麻烦，我们很想听你说说你已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1]

**卡图**：好吧，那我就尽力而为吧。我常常听到我同时代人的怨诉（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2]，譬如，前执政官盖乌斯·萨利那托[3]和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4]（他们年龄与我相仿），他们总是满腹怨言。他们抱怨说，他们已经享受不了感官的快乐，而这种寡味的生活根本不成其为生活。他们还抱怨说，过去一向巴结他们的人现在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

---

① 以旅途比拟人生，见柏拉图《共和国》。

② 见荷马史诗《奥德赛》第 17 卷第 218 行：“同样的神与同样的神相聚。”又见柏拉图《共和国》：“老年人喜欢聚在一起，因为正如谚语所谓，有如同类的鸟。”

③ 萨利那托比卡图小 4 岁，于公元前 188 年任执政官。

④ 阿尔比努斯于公元前 186 年任执政官。

里了。可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准发牢骚的对象。如果他们所怨诉的不幸果真是老年造成的，那么这些痛楚同样也会落在我和其他一些老年人的身上。但是我所认识的许多老年人，他们却从未抱怨过老年生活，从来没有因情欲消失而感到不快，从来没有被熟人朋友所轻视。事实上，以上你听到的种种抱怨全视各人的性格而定，而与年龄无关，凡是操守弥高、脾气随和、态度温厚的老人都会觉得晚年易过，而脾气乖张、性情峻急的人，无论处于何年纪，都会觉得日子难过。

**赖利乌斯**：卡图，你说得不错。不过，也许有人会说，你有钱有财有地位，那当然觉得晚年好过了，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这一切。

**卡图**：赖利乌斯，这话有些道理，但实际情况不尽如此。你该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吧：一个塞瑞弗斯[①]人和地米斯托克利[②]吵架，这个塞瑞弗斯人说，地米斯托克利的赫赫声名不是凭他自己的本领，而是借国家的辉煌才取得的。地米斯托克利回敬道："不错，如果我是个塞瑞弗斯人，我可能只是个无名小辈。但即便你是一个雅典人，你也永远默默无闻。"老年亦然。一个穷光蛋，即便智慧超群也不会觉得老年是安逸的；而一个蠢人，即便腰缠万贯也肯定会觉得老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老年有其相宜的武器，那就是美德的培养和修炼。如果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始终不渝地锤炼操守，那么到了人生的尽头就会有令人惊奇的收获。这样你就能安度晚年，直至生命的

---

① 塞瑞弗斯是雅典东南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

② 地米斯托克利（前 514—前 449）是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在希波战争中率领希腊军队取得萨拉米战役的胜利，是雅典海军的缔造者。

最后一息。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外，知道自己的一生并未虚掷，并回想起自己的种种善行，就会感到无比欣慰。

我年轻时，那个收复塔伦屯的昆吐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已经是个老翁了[①]，但我非常敬爱他，把他当同代人看待。他威仪万端却平易近人，年老并没有改变他的品性。说实在的，我刚跟他结交时，他年事还不是很高，但毕竟已经老了。我出生后的第二年他就首次出任执政官了。当他第四次担任执政官时，我还在他的部队里当一名年轻的列兵，跟随他一起出征卡普阿，五年后又去征伐塔伦屯。四年后，图蒂塔努斯和凯苔格乌斯出任执政官，我被选为监察官，那一年他发表演说，坚决拥护辛提乌斯提出的关于禁止接受馈赠的法律[②]。当时他确已垂垂老矣。

虽然皓首老迈，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打起仗来仍然像年轻时一样骁勇无比。他以坚忍不拔的气概降伏了年轻气盛的汉尼拔。我的朋友恩尼乌斯对他赞叹不已，说道：

> 这个人巧施拖延之计，收复了国土。
> 他置国家安危于个人名望之上，
> 因此，他的荣耀如日中天，
> 流光溢彩。

---

① 昆吐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为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用拖延战略牵制消耗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军事力量而名载史册。他五次任执政官，两次任独裁官，卒于公元前203年。塔伦屯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东南部，为希腊一重镇。

② 辛提乌斯于公元前204年任护民官。他所提出的法律实为一公正法律，但不为贵族所喜。

是啊，在收复塔伦屯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何等的机警，何等的深谋远虑！马尔库斯·萨利那托把城失守后逃到了城堡①，我曾亲耳听到他向法比乌斯吹嘘："法比乌斯，你夺回了塔伦屯，那是我的功劳。"法比乌斯纵声大笑，道："你说得对极了。你不丢城，我何以能收复它呢？"

法比乌斯不但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当他第二次任执政官时，护民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② 公然无视元老院的意旨，提出分派皮凯诺姆和高卢两地的土地；另一位执政官斯普利乌斯·卡尔维利乌斯不置一词，但法比乌斯尽己所能，反对弗拉米尼乌斯的提案。此外，他做占卜官③ 时，敢于谏言直说：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一切所为必然是最大的吉兆，凡是有损于国家的所为必然是最大的凶兆。

这位伟人身上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但最令我敬佩的是他忍受丧子之痛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理智的态度。他儿子是个魁奇之士，生前曾任执政官。他在儿子的葬礼上致的悼词仍留存于世。每当展读它时，我们便会觉得世上的哲学家都黯然失色。实际上，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表现在罗马公民有目共睹的丰功伟绩上。他的私人生活更是彪炳千古。他多么健谈！多么诲人不倦！多么通晓古史！多么精通占卜！以罗马人而论，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过人，对内战外乱无不烂熟于胸。当时我总是如饥似渴地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似乎我已经预

---

① 失城者实为马尔库斯·利维乌斯·马卡吐斯，他是萨利那托的亲戚。

② 这位开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提出颁布一项法律，允许乐农之公民开垦公地。其时为公元前 232 年，并非卡图所说的公元前 228 年。

③ 占卜官司占吉凶，为罗马权威甚大之官。凡政府有所作为，如通过法律、选举官员、向别国宣战等重大事项，均须由占卜官占其吉凶，然后定夺。

知，他死后我就再也无人可请教了。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不惮其烦地谈论马克西姆斯呢？因为你们现在可以明白了，若说像他那样的老年是不幸福的，那是何等的荒谬。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像西庇阿或马克西姆斯那样，可以回想当年曾攻克的城市、参加过的海战和陆战、指挥过的战役、打过的胜仗，而恬静、平稳、优雅地度过一生，到了人生的黄昏也能生活得安泰、宁静。我们知道，柏拉图就是这样。他享年81岁，临死前，还在执笔疾书。[①] 还有伊索克拉底斯[②]。据他自己说，他写《泛雅典娜女神节颂辞》这本书时已经有94岁了。此后他又活了五年。他的老师昂提尼的戈尔吉亚斯[③]活到107岁，却仍勤研不辍。有人问他为什么愿意活得这么久，他回答说："我并没有觉得老年有什么不好。"回答得真好，不愧为饱学之士。

愚昧的人总是把他们自己的缺陷和过错一一归咎于老年，而我刚才提及的恩尼乌斯则不然。他把年迈的自己比做一匹勇猛无比的凯旋赛马：

像一匹骠勇的骏马，
在奥林匹克赛场上连连获胜，
如今老朽了，

---

① 柏拉图卒于公元前347年。据另一说，死时系在婚筵做客之际。

② 伊索克拉底斯（前436—前338）是雅典著名的演说家和修辞学讲师。他写的《泛雅典娜女神节颂辞》是颂扬雅典的演讲词，为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泛雅典节"而作。

③ 戈尔吉亚斯（前485—前378），古希腊哲学家、修辞学家，诡辩派代表人物，主张无物存在，即或有物存在，亦不可知，即或可知，也不可言传。著有《论非存在或论自然》等，现仅存残篇。

想静静休息。[1]

这个人你们大概还记得清楚。他死于现任执政官提吐斯·弗拉米尼努斯和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鲍尔布斯当选前的第19年，当时正值西皮奥和菲利普斯任执政官（后者是第二次执政）。那一年我55岁，曾大声疾呼支持沃柯尼乌斯[2]提出的法案。那一年恩尼乌斯虽然已经70岁了，但对于人们认为最不堪承受的两种负担——贫困和老年，他却负重若轻，仿佛乐于贫老。

的确，用心一想就可发现，老年之所以被认为是悲惨的不外乎以下四个理由：第一，它使我们无法从事积极的工作；第二，它使身体衰弱多病；第三，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的享乐；第四，它离死期不远了。你们若是愿意，我们不妨对这四个理由逐一加以考察，看它们究竟包含多少道理。

老年使我们无法从事积极的工作。究竟不能从事哪一些工作呢？是不是那些非年轻力壮不能干的工作呢？老年人身体羸弱多病，但他们总能从事脑力劳动吧。比方说，法比乌斯，还有，西庇阿，你的父亲、我儿子的岳父鲁西乌斯·艾弥利乌斯[3]，他们就是老有所为嘛！还有许多老年人，例如，法布瑞西

---

① 见恩尼乌斯《编年纪》，第12卷，第374行至375行。

② 沃柯尼乌斯于公元前169年任护民官。他提出的法案的主要内容为：(1)凡拥有十万银币（约合人民币九千元）者不得以女子为继承人。(2)捐赠他人的遗产，不得超过继承人所得之数。此法律之用意在节制妇女糜费之风，并使遗产得以不散。

③ 指鲁西乌斯·艾弥利乌斯·帕鲁斯，他于公元前182年、前168年任执政官。

乌斯[1]、库瑞乌斯[2] 和科伦卡尼乌斯[3]，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影响来保护国家的利益。难道他们都无所事事吗？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4] 老年时双目失明，但正是他，在元老院倾向于同皮洛斯国王媾和并结盟时却毫不犹豫地直言陈词，恩尼乌斯用诗句将他的话记述如下：

> 你们的心曾经是那样刚毅坚强，
> 可如今怎么如此疯狂，没了骨气？

凡此种种，语气犀利深刻。你们都知道这篇诗作，而且阿庇乌斯本人的演说词至今仍在流传。他是在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后的第17年作此演说的。他两次执政之间有十年的间隔，而且在就任执政官之前还做过监察官。由此可见，在同皮洛斯打仗时他已年事很高了。不过这是个前辈流传下来的故事。

所以，说什么老年人只能无所事事，这是无稽之谈。这就等于是说，掌舵者对航船没有任何用处，因为那些水手爬桅杆的爬桅杆，在舷梯上奔跑的奔跑，抽污水的抽污水，而他却悠然地坐在船尾把舵。虽说他不干年轻人所干的那些活儿，但他所起的作用却要比年轻人大得多，重要得多。人生大事业的成

---

① 法布瑞西乌斯曾于公元前282年、前278年任执政官。

② 库瑞乌斯曾于公元前290年、前275年、前274年任执政官，政绩卓著。

③ 科伦卡尼乌斯于公元前280年任执政官，是著名法学家，为罗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大祭司。

④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曾于公元前307年、前296年任执政官，是罗马杰出的政治家，曾修筑著名的阿庇乌斯大道和罗马水渠。他反对与皮洛斯国王媾和的演说发表于公元前280年或前278年。

就不是靠筋肉、速度，或身体的敏捷，而是靠思想、人格和判断力。这些品质和能力，老年人不但没有衰退，反而益发增强了。

我一生身经百战，曾当过列兵、小军官、将军，直至执政官，现在我已解甲弃戎了。所以你们也许会以为我清闲悠然了。但是我现在仍在指导元老院的工作，告诉他们打什么仗，该怎么打。目前我正在运筹决策，准备向迦太基宣战——只有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我才能释忧。西庇阿，我祈求诸神将攻克此城的荣耀留给你，让你去完成你祖父未竟的宏业[①]。你祖父是在我做监察官前一年、做执政官后九年去世的；我做执政官时，他已是第二度被选为执政官了。虽然他长逝已快33年了，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假如他当时活到了100岁，他会因年高而抱憾吗？当然是不会的。因为他虽然已不能急行军了，不能冲锋陷阵了，不能远距离投矛了，也不能短兵相接了，但是他还能运用其思想、智慧和判断。要是我们老年人不具备这些特长，我们的祖先就不会把他们的最高议事机构称做元老院[②]了。在斯巴达，那些担任最高职务的人就叫做"长老"，而且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是些老人。如果你们愿意阅读或聆听外国历史，那么你们就会发现，那些泱泱大国都是由年轻人毁坏的，而由老年人力挽狂澜、转危为安的。

请问，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

---

① 指老西庇阿，他曾于公元前204年挥师于北非登陆，攻击迦太基本土，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

② 元老院，即老人集会之意。斯巴达人规定只有年满60岁的人才能进入元老院。元老院由28人组成，元老任期终身。

何以如此快就消亡了？

在内维乌斯[1] 的名剧《游戏》中，有人这样问道。答案很多，但最中肯的是：

因为来了一批夸夸其谈、
幼稚浅薄的年轻人。

诚然，韶华之年的人不免轻妄，而老年人则老成持重。

据说，老年人的记忆力是要衰退的。要是你不勤于锻炼，或者你生来就有些迟钝笨拙，那记忆力当然要衰退。地米斯托克利能记住雅典所有公民的名字。难道你们以为他老了之后会把阿瑞斯梯得斯[2]唤做利西马库斯吗？至于我，我不但知道现在还活着的人，而且还记得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根据一般的迷信说法，读墓志铭会使人丧失记忆。但我却不怕，因为恰恰相反，读墓志铭会使我重新回想起那些死者。而且，事实上，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位老人忘了自己藏匿钱财的地方！凡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他们记得牢牢的。例如，出庭的日期、谁欠他钱、他们自己欠谁钱，等等。

律师、大祭司、占卜师和哲学家老了之后怎么样呢？他们的记忆力还好得很呢！老年人只要常动脑筋常想问题，就能年老矍铄。在这方面，不仅权高位显的人如此，安度晚年的平民

① 内维乌斯（约前 270—前 204 或 201）是古罗马剧作家，著有 34 部喜剧和 7 部悲剧。

② 阿瑞斯梯得斯（前 540—前 468）是古希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利西马库斯的儿子，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

百姓亦如此。索福克勒斯[1] 直到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写作悲剧。他如此忘情于文学创作，以至无心顾及理财，被他的儿子告到了法庭，说他年老智衰，要求法庭剥夺其管理家产的权力——希腊的法律也跟我们的法律一样，要是家长管理不善，通常就剥夺其掌管家产的权力。据说，这位年迈的索福克勒斯当场就把他刚刚写完且正在修改的剧本《俄狄浦斯在柯罗诺斯》诵读给法官们听，并且问他们："这个剧本像是一个弱智的人写的吗？"于是，法官们判他无罪。可见，索福克勒斯并没有因年事已高而封笔弃文。荷马、赫希奥德、西摩尼得斯[2]、斯德西考鲁斯[3]，或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伊索克拉底斯和戈尔吉亚斯，或杰出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4]、德谟克利特[5]、柏拉图、色诺克拉底[6]，或他们的继承人芝诺和克莱安西斯，或你们也在罗马见过的犬儒派的第欧根尼，莫不如此。这些人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尽头。

好了，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崇高的事业。我现在来谈谈萨宾田间的罗马老农们，聊聊我的这些邻居和朋友。凡是重要的农事，不管是播种、收割或屯粮，他们几乎总是自己动手。当然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好令人惊奇的，因为没有哪位老人会认

---

① 索福克勒斯(约前 496—前 406)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② 西摩尼得斯(约前 556—前 468)是古希腊抒情诗人。

③ 斯德西考鲁斯(前 630—前 550)是西西里抒情诗人。

④ 毕达哥拉斯(前 580? —前 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提倡禁欲主义，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促进了数学和西方理性哲学的发展，著作已失逸。

⑤ 德谟克利特(前 460—前 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政治上属奴隶制民主派，在伦理上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心神宁静。

⑥ 色诺克拉底是柏拉图弟子。

为自己已经活不了一年了。但是这些人仍辛苦地劳作，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已活不到收获的那一天。正如我们的诗人凯西利乌斯·斯塔蒂乌斯[①]在其《青年伙伴》中所说：

前人植树，后人乘凉。

的确，假如你问一位农夫，他是为谁而栽种的，不管他的年纪有多大，他会毫不迟疑地答道："为了不朽的神明，他们不但希望我接受祖先的遗业，而且还希望我传授给子孙后代。"

凯西利乌斯·斯塔蒂乌斯对那位为后代着想的老人所作的评论比下边的说法更切题：

苍天在上，老年，当你来临时，
即使不带来别的弊害，
只有一个就足够矣：
谁活得长久，
谁就会看到许多不愿意看到的事情。[②]

不错，一个人活得长久会看到许多他不愿看到的事情，但是，他也许还会看到许多他乐意看到的事情。况且，就是年轻人也常常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呀！

凯西利乌斯还表露了一种更糟的情绪：

---

① 凯西利乌斯·斯塔蒂乌斯(约前200—前168)是古罗马喜剧家。
② 引自斯塔蒂乌斯的喜剧《项链》。

年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
老人感到为年轻人所厌。[1]

事实上，年轻人并不讨厌老年人，而是乐意与老年人交往。正如聪慧的老年人喜欢与前程远大的年轻人交往，年轻人也敬重和爱戴老年人。年轻人的敬重可以减除老年人的孤寂。年轻人也乐于聆听老年人的教诲，这些教诲有助于他们去寻求美好的人生。我觉得，你们喜欢与我相处一点也不亚于我喜欢与你们相处。

由此可见，老年非但不是怠惰衰萎的，而是生气勃勃的，依然在兢兢业业地劳作，从事着从前的事业。有些垂暮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呢！譬如说，我们知道，梭伦[2] 在他的诗中自诩说，他在进入老年后，仍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我也是一直如此。我是到了晚年才开始学习希腊文学的。我如饥似渴地、矻矻地钻研它，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已能自如地引用希腊文学典故了。苏格拉底在晚年开始学弹七弦琴。听说他学有所成后，我也很想学，因为古人喜爱弹这种乐器。但是，不管我学不学得会，我在文学方面确是下了苦功的。

我现在并不企慕青年的力量——这是老年人力不从心的第二个方面——犹之乎在青年时代我并不想力大如牛或象。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当量力而行。据传，克洛顿的米

---

① 引自斯塔蒂乌斯的喜剧《伊弗西欧人》。

② 梭伦(约前 640—前 560)是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为古希腊“七贤”之一。

洛[1] 在晚年时看到一些运动员在跑道上训练，于是他就望着自己萎缩消瘦的胳膊，泣涕涟涟，哀叹道："哎呀，这些肌肉实际上已经死去了！"其实，死去的是你这个无聊之辈，而不是肌肉。因为你决不是靠自己的内在素质，而是靠胸肋和膂力而名扬天下的。

塞克斯图斯·艾利乌斯·卡图斯[2]，还有比他还早许多年的蒂吐斯·科伦卡尼乌斯，或离我们较近的帕布利乌斯·克拉苏[3]，便截然不同了。他们向公民同胞讲授法律知识，其才智长久不衰，一直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诚然，演说家的能力到了老年就会逐渐减退，因为演说的成功不仅要靠天才、知识，而且还要靠肺活量和体力。但是，人老了以后嗓音却会变得格外雄浑悦耳。你们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却仍不曾失去这种雄浑的音色。尽管如此，老年人毕竟适合于那种沉静庄重的演说风格，老雄辩家那和婉温雅的演说往往能博得听众的好感。

即使你自己达不到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教导一个叫西庇阿的人或一个叫赖利乌斯的人呀！老年人被一群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围绕着，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惬意的呢？起码我们总得承认老年人仍然有余力教导和培养年轻人履行人生的各种职责。这岂不是伟大高尚的工作吗？西庇阿，我过去常常认为，帕布利乌斯·西庇阿、耐乌斯·西庇阿以及你的两个祖父

---

① 米洛（公元前6世纪人）是古希腊著名的大力士。

② 塞克斯图斯·艾利乌斯·卡图斯是古罗马法学家，曾于公元前98年任执政官。

③ 帕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曾任最高祭司、执政官（公元前205年）。

——鲁西乌斯·艾弥利乌斯·帕鲁斯和帕布利乌斯·阿菲利卡努斯都是些幸运的人①,因为有一群杰出的年轻人追随左右。一个人,不管多么年老体衰,只要他向子弟传业授道,他是不会不幸福的。

况且,老年人的体衰力弱往往是年轻时期的荒唐所致,而不是老年本身的过错。年轻时放荡不羁,人老了身体自然就垮了。在色诺芬笔下,垂老的居鲁士② 大帝在弥留之际曾说,他从未觉得自己老年时比年轻时衰弱。我记得小时候见过鲁西乌斯·梅特卢斯(他在第二次任执政官后四年又做了大祭司长,这个职位他担任了 22 年),他临终时体力充沛,并没有感到青春已逝。

至于我本人,那就用不着我说了,虽然像我这把年纪的老人一般说来是有资格和权利谈论自己的。你们看看《荷马史诗》中的内斯特③。他就常常宣扬自己的优点。当时,他已活到了四代同堂,因此,他实事求是地宣传自己,也就根本用不着担心别人会说他过分倨傲或絮絮叨叨了。正如荷马所说,“从他嘴里流出来的话比蜜还甜”,而说这甜言蜜语靠的绝非体力。因此,希腊联军的那位伟大统帅阿伽门农祷告说,有十个像埃阿斯那样的勇士还不如有十个像内斯特那样的智者,因为他深知,有十个像内斯特那样的人,特洛伊城很快就会沦陷。

---

① 耐乌斯·西庇阿是阿菲利卡努斯的叔父,帕布利乌斯·西庇阿是阿菲利卡努斯的父亲。鲁西乌斯·艾弥利乌斯·帕鲁斯曾经三度任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于康奈战役。

② 居鲁士是波斯的开国皇帝。

③ 内斯特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年老睿智,擅长辞令。

但是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自己吧！我今年已经84岁了，也希望能像居鲁士一样夸耀夸耀自己。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的精力确实已不如当年了。想当初，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列兵和监察官的时候，或后来在西班牙任执政官的时候，或四年后在执政官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瑞奥的麾下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参加特莫尔佩莱战役的时候，我的精力是何等旺盛。不过，你们也看得出，老年并没有完全摧毁或压垮我。我还有精力指导元老院的工作，我还能发表演说，我还能为朋友、为门客、为来宾尽微薄之力，我从来不赞成那句受人传诵的古谚语：

如要长做老人，须要早做老人。

于我而言，我宁愿老年时期短一些，也不愿意未老先衰。因此，迄今为止，只要有人想来和我晤面，我从不拒见。

当然，你们也许会说，我体力不如你们两人。可你们也没有百夫长蒂吐斯·庞梯乌斯[1]那样大的力气呀！他因此就比你们了不起了吗？每个人应善用自己的体力，应量力而行，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了。据说，米洛曾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肩扛一头活公牛步行绕跑道一圈。请问，你们愿意要米洛强健的体魄呢，还是愿意要毕达哥拉斯超拔的智力？总之，当你身强力壮时，你就尽情享受那份天赐，当你年老体衰时，你就别惋惜抱憾，除非青年人要哀悼童年不再、中年人要悲叹韶华已逝。人生的历程是恒定不变的，自然只安排一条道路，

---

① 蒂吐斯·庞梯乌斯为一孔武有力之勇士，生平不详。

而且每人只能走一回；人生的每一阶段自有其适宜的特质；因此，童年的稚弱，青年的进取，中年的持重，老年的成熟——自然赋予人生的每个季节不同的收获。

西庇阿，我想你对你祖父的朋友马西尼撒[①]时有所闻吧。他现在已经90高龄了，但他一旦开始徒步旅行，中途绝不骑马，而如果一开始就骑马，他从不半路下马。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天寒地冻，他头上从来都是没遮没掩。他体格健壮，因此能亲理国务朝政。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坚持锻炼身体和有节制地生活，那么在老年时仍能基本上保持早年的雄风。

老年是体乏力衰的。其实，人们并不要求老年人有体力。所以，法律和习俗均豁免我这样年纪的人履行需要体力的公共职责[②]。因此，我们不必去做那些力所不及的事务，而且甚至也不用去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许多老年人身体很羸弱，他们不能尽人生所必需的责任。但是，羸弱并不是老年所专属，身体有病者概莫能外。你们看，帕布利乌斯·阿非利卡努斯的儿子，也就是西庇阿的养父，他缠绵病榻，身体是多么虚弱呀，根本无健康可言！若非这个缘故，他早就成为国家的第二泰斗了。因为他除了具有父亲的那种伟人气质以外，还有渊博的学识。因此，既然连年轻人都难免会体弱多病，老年人有时体衰力弱也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不过，我们应当保持警惕，抵御老年的侵袭，尽量推迟它的到来。要像防病一样防备老年。我们应该注意健康，进行适

---

① 马西尼撒是北非努米迪亚的国王，拥有一支强悍勇猛的骑兵队，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与罗马结盟。

② 当时法律规定46岁以上之公民可免服兵役。

当的锻炼，以饮食滋补体魄，而不宜暴饮暴食。我们不但应当保重身体，而且更应当注意心智的健康。因为心智就像一盏灯，若不继续添油，便会因衰老而熄灭。而且，锻炼往往会使身体疲倦，但却能启发心智。凯西利乌斯所说的"滑稽戏中的老糊涂"是专指那种轻信、健忘、邋遢的老人。但这些缺点并不是老年本身所固有的。只有那些懒惰无匹、悠悠忽忽的昏聩老人才会如此。比起老年人来，年轻人往往比较意气用事和贪情纵欲，但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如此，只是那些品格不好的年轻人才会如此。同理，老态龙钟（习惯上称做"昏聩"）也不是所有老年人的通病，只有心智浅弱的老人才是如此。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虽然又老又瞎，但仍然能调遣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和五个女儿，仍然是一家之主，仍然对门客吆五喝六。这是因为，他的心智总是像一张强弓一般拉得紧紧的，决不因年老而逐渐有所松懈。他在家里不仅当家做主，而且有绝对权威：奴隶们惧怕他，儿子们敬重他，所有的人都爱他。所以，在那个大家庭里，祖先的家风经久不衰，家教严明有力。其实，只要老年人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自己正当的权利，不屈从于任何人，做好自己的分内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那么他便是值得颂扬的。少年老成是我赞许的，老年而有朝气也是我钦佩的。凡追求青春永葆的人，虽然他的身体会衰老，但他的精神是永远也不会老的。

我现在正在编撰《罗马史源》第七卷①。我得收集所有的古代史料。目前，我还在整理我以前在所有重大场合发表的演说词。此外，我正在撰写有关占卜法、教会法和民法的论文。另

---

① 此著作现已失传。

外，我还在努力学习希腊文学，而且，为了不让自己的记忆力衰退，我仿效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做法，每晚都回忆一下我一天来的所言、所闻和所为。这些就是悟性的锻炼，就是心智的“跑道”：当我在这些事情上劳碌挥汗时，我并没有特别感到自己体衰力竭。我为朋友出庭辩护，我还经常出席元老院的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常常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建议。

我做这些事情靠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即使我力有未逮，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也可以躺在床榻上享受想像之乐——想像我现在已力不从心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之所以能胜任这些工作，是因为我过去的生活调处得宜。因为一个一生都致力于学习和工作的人，是不会觉察老年的悄然迫近的。因此，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迈入了老境。人的生命不是顷刻崩溃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慢慢寂灭的过程。

反对老年的第三个理由是：它缺乏感官的享乐。但是，假如老年真能使我们摆脱青春时期最危险的弊端，那真是人生的一件莫大的好事！

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听听罗马杰出的思想家塔伦屯的阿尔契塔斯[①] 是怎么说的吧。我是在年轻时跟随马克西姆斯在塔伦屯听到他的这番话的。他说：“感官上的享乐是自然赐予人类的最致命的祸害。为了追求感官上的享乐，人们肆无忌惮地放荡纵欲，由此可以叛国、可以亡国、可以通敌；贪乐的邪欲会驱使人们干出各种坏事，犯下各种罪孽。实际上，强奸、通

① 阿尔契塔斯是公元前5世纪末叶的哲学家、政治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柏拉图的挚友。

奸，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丑恶行径，都是这种淫乐的欲念(而且无须搀杂其他的冲动)激起的。自然或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心灵，而对这一神圣的馈赠最有害的莫过于淫乐。因为，在欲念支配下，人们是不可能做到自我克制的；在自我放纵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区域内，美德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为了使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他继续道，“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人，他尽情地享受着感官上的快乐，兴奋到了极点。一般说来，当他沉溺于享乐之中时，他是无法进行逻辑判断或理性思维的。因此，再没有比纵欲更有害，更要不得了。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期耽于淫乐，他的心灵之光就会被扑灭，陷于一片漆黑之中。”

以上这些就是阿尔契塔斯和萨姆奈特人盖乌斯·庞梯乌斯谈话时说的一番话，后者就是在考蒂翁岔口击败斯普利乌斯·波斯吐米乌斯和蒂吐斯·维图瑞乌斯两位执政官的那个人的父亲。我的朋友塔伦屯的奈阿尔库斯(他是罗马人民忠贞不渝的朋友)告诉我，据传某个老人转述过这番话，而且他还说，当时雅典哲人柏拉图也在场。后来我查实，在鲁西乌斯·卡米鲁斯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任执政官时，柏拉图确曾到过塔伦屯。[①]

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说这一堆话呢？为的是要你们了解：如果我们不能依靠理性和智慧摈弃荒淫，那么我们就应当深深地感谢老年，因为老年消除了一切不良的欲念。声色之娱妨碍判断力，阻挡理性的发挥，蒙蔽心灵的眼睛，而且与美德

---

① 即公元前 349 年。据史载，柏拉图在公元前 361 年去过意大利的塔伦屯，此处西塞罗(或卡图)可能有误。

格格不入。

很遗憾，我不得不把鲁西乌斯·弗拉米尼诺斯驱逐出元老院[1]。他是赫赫有名的蒂吐斯·弗拉米尼诺斯的弟弟，而且还曾做过七年的执政官。但是我觉得我们决不能姑息他那种恩淫犯乱的行为。他在高卢当执政官时，曾在一次宴会上答应他情妇的要求，将一个判了死罪的囚犯斩首。在他哥哥蒂吐斯当监察官(他是我的前任)的时候，鲁西乌斯逃避了惩处，但是我和马尔库斯·维勒瑞乌斯·弗拉库斯认为决不能宽恕这种放浪的行为，因为他不仅冤枉了一个个人，而且还羞辱了罗马的体面。

我常听年长的人说——他们年幼时又听年长的人说的——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在出使皮洛斯国王的大本营时，听台撒利亚人基尼阿斯说，有一个雅典人[2]，他自命聪敏，并且断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以快乐为标准。对此，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深受震动。当他把基尼阿斯的这些话告诉曼尼乌斯·库瑞乌斯和蒂吐斯·科伦卡尼乌斯以后，他们希望萨姆奈特人和皮洛斯本人也都持这种观点。因为如果他们耽于淫乐就容易战胜了。曼尼乌斯·库瑞乌斯和帕布利乌斯·德西乌斯情同手足，德西乌斯在库瑞乌斯任执政官前五年，自己第四次任执政官时就为国捐躯了。法布瑞西乌斯和科伦卡尼乌斯也认识他，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帕布利乌斯·德西乌斯的事迹，认为确实存在某种内在的、高尚而又美好的东西，人们之所以追求它，就是为了它本身。因此，一切高尚的人

---

①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184 年。

② 指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享乐学派的创始者。

无不以此为目标，而鄙视和摒弃感官上的快乐。

那么我为什么在快乐问题上费这么多的口舌呢？因为老年人根本不向往任何声色之娱，这不但不能指责老年人，相反，这恰是老年人最值得赞誉的优点。老年人没有盛大的欢宴，没有满桌丰盛的佳肴，没有开怀畅饮的乐趣。不错，他们的确不能享受这些快乐，但他们也免除了酒醉头疼、胃胀肠鸣、彻夜难眠的痛苦。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娱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要想抵御其诱惑绝非易事。诚如柏拉图所说，娱乐是“罪恶之饵”，因为人们确实像鱼上钩一样，很容易上它的当。因此，虽然老年人应力避奢靡的宴席，但是参加一些一般性的宴会还是未尝不可的。我小时候常看到盖乌斯·杜伊利乌斯宴毕归来。他是马尔库斯的儿子，也是第一个在海战中击败迦太基的罗马人。他很会享受，常常让一群人举着火把吹着长笛护送他回家。一个普通公民能有如此的铺张是前所未有的，但他的光荣功绩使他享有这一特权。

但是何必讲别人呢？还是回过头来讲讲我自己吧。首先，我一向喜欢结交“俱乐部”的朋友。在我做监察官的时候，伊达山[①]的风气传入罗马，因此成立了许多崇拜大母神的俱乐部。我经常与俱乐部的朋友聚餐。宴会不事铺张，可我却吃得津津有味，过得非常开心。但是后来年事渐高，吃的兴趣也就日益减退了。可说实在的，在聚餐时，我的兴致并不全在口福上。我最大的乐趣就在与朋友们欢聚闲聊。我们的祖先把宴请朋友

---

① 伊达山位于小亚细亚的弗利基亚。

（意指共同享受）叫做“一起生活”（convivium），这是很有道理的，它比希腊文好，希腊文的意思是“聚饮”或“聚餐”，因为它们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宴会中的一些最不重要的方面。

于我而言，因为喜欢交谈，所以也很喜欢午后宴会。我不但喜欢与少数尚在世的同时代人聚会，而且也喜欢与你们以及和你们同龄的人交往。我非常感谢老年，它使我对谈话的兴趣加增，而对饮食的欲念抑灭。但是如果有人的确能享受到饮食的乐趣（看来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快乐宣战，因为自然或许的确赋予人类有限度的感官享乐），那么我觉得老年人也不妨有此趣味。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很喜欢祖先遗下的风俗，在宴会时推定席主，在斟完酒后，由首座开始发表谈话，我也喜欢用色诺芬在《会饮篇》中所描绘的那种使酒一滴一滴流下的小酒盅。而且，我夏天喜欢喝凉酒，冬天喜欢喝太阳晒热或用火炖热的温酒。就是住在萨宾乡下的时候，我仍然喜欢参加这种宴会，每天都和邻人聚餐，我们边吃边聊，纵论天下，直到深夜。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老年人已经没有那种令人兴奋的快意了。是的，没错。可问题是他们并不贪图有这种快意。凡是你不希望有的东西，你若没有，是不会感到懊恼的。当索福克勒斯已届耄耋之年，有人问他是否还有男女间的床笫之事，他答道，“神灵保佑吧，绝无此事！我好容易逃开了那种事，有如逃开了一个粗野而狂暴的主人一般，简直高兴极了。”[1] 贪图这种事的人若缺乏这种事很可能会觉得很苦恼、很难受。但饱餍这种事的人若缺乏这种事比拥有这种事更觉快乐。没有欲

---

① 引自柏拉图《共和国》。

念的人就不会感觉缺少什么。因此，我认为不生欲念乃是最愉快之事。

姑且认为年轻人更热中于这种快乐，也应当指出以下两点：第一，我已经说过，享乐是不足挂齿的；第二，即使老年人不能充分享有这种快乐，但也不是全然不能享受这种快乐。正像坐在剧院里观看鲁西乌斯·安庇维乌斯·图尔皮欧①的演出一样，虽然坐在前排的人所得到的快乐比坐在后排的人多些，但是坐在后排的人毕竟也能享受快乐。性之欢乐也如此。年轻人因为近处观看娱乐，看得比较真切，所以会更觉刺激诱人，而老年人即便坐得远一些，看得不太真切，也能得到相当的乐趣。

当一个人在经历了情欲、野心、角逐、交恶以及一切激情的折腾而偃旗息鼓之后，享受超然的生活，这是何等幸福啊！老年人如能有广博的学识和睿智来滋养，那该多么的惬意快慰。西庇阿，我亲眼看到，你父亲的朋友盖乌斯·伽鲁斯②直到死的那天还在专心绘制地图和天体图。他时常从晚上开始绘图，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黎明；或者从拂晓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暮色苍茫！他早早就预测出日食和月食，那时，他是多么喜悦哟！

还有许多人在晚年则从事一些较为轻松的工作，但这也需要敏锐的头脑。例如，内维乌斯以著述《布匿战争》为快事，

---

① 鲁西乌斯·安庇维乌斯·图尔皮欧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是一位才华卓越的喜剧演员。

② 盖乌斯·伽鲁斯曾于公元前166年任执政官，擅文学，通天文，曾预测到公元前168年罗马军队在皮得纳决战的前夜会有日食。

而普劳吐乌斯[1] 则以撰写《野人》和《欺诈》为乐事。我甚至还见到过老翁利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2]，他在我出生前六年，即堪多和图蒂塔努斯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剧本了。后来我进入青年时代，他还活着。至于帕布利乌斯·利西乌斯·克拉苏对于教会法和民法的热心，或前几天刚被任命为大祭司长的帕布利乌斯·西庇阿，就不用我置喙了。我上面提到的几个人都老有所为、劳碌不懈。还有马尔库斯·凯苔格乌斯[3]，恩尼乌斯公正地称他为"雄辩之精髓"。甚至到了老年，他演讲时还是那么激昂高亢。

吃喝嫖赌的乐趣能和这种乐趣相提并论吗？这种乐趣完全是一种心智的追求，对于那些通达明理、教养良好的人来说，年事越高，乐趣越多。所以，在我前面引用过的梭伦的那首诗里，他说他年老而学问日进，确是有道理的。人的最大快乐当然莫过于这种心智上的快乐。

现在我来谈谈务农的乐趣。我觉得务农真是其乐无穷。乐趣并不因年事渐高而消减，而且我认为，它最适宜于贤哲生活。农夫是与土地打交道的，而土地犹如一个银行。他把乐趣存入银行里，银行从不拒绝提款，而且返回本金时，总少不了付利息呢，虽然利率不是每次都很高，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

---

① 普劳吐乌斯(约前 254—前 184)是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著作甚丰，共有 21 部传世。

② 利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约前 280—前 204)是古罗马第一个剧作家。原为希腊人，被罗马人捕获为奴。后被释，以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为生，兼写剧本。

③ 马尔库斯·凯苔格乌斯曾于公元前 204 年任执政官。

不过，给我带来喜悦的并不仅仅是物产，而且还有土地本身的力量和生产力。首先，土地用自己松软、翻耕过的胸怀接受了播撒的种子后，就把种子遮盖了起来［拉丁文 occatio（耙耕）一词原来是 occaecatum（藏盖）之意[1]］。在土地温暖的拥抱下，种子开始膨胀发芽，长出一片嫩绿的新叶。麦苗靠根须吸收养分，逐渐地发育成长，嫩芽挺立在一根多节的主茎上。这是它的少年期。当主茎从叶梢中生出来以后，它就开始抽穗，穗上有颗粒整齐地排列着。而且，为了防止小鸟啄食，穗上还长有起栅栏作用的芒刺。

也许在这儿谈论葡萄——它的起源呀、栽培呀、生产呀——会不合时宜。但你们可知，我老年的消遣就是种葡萄。我觉得种葡萄真是趣味盎然。从土里繁殖出来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内在力，这种内在力能使一粒细小的无花果籽、一粒葡萄果核，或其他谷类和植物的最小的种子，长成硕壮的枝干。关于这种内在力，我在这里就不谈了。但是，打形切枝、接穗、插枝、压条——难道这些还不够令人惊异赏心吗？葡萄的枝蔓天生要往下垂。如果没有东西支撑，它就卧在地上；有了支撑物，它就会用像手一样的卷须将之团团缠住，往上攀援。但当它蔓延开来，到处疯长时，园丁怕它长势过盛，四处攀绕，便用剪刀加以修剪。

因此，春天一到，留在枝条上的每一关节处就长出一个萌芽，然后从这些萌芽中长出葡萄。在土地的滋润和阳光的照射下，它日渐成长。最初，它的味道是酸酸的，但到后来成熟时就

① 拉丁文 occatio 不是由 occaecatum 派生而来，而是由 occa（意为“锄头”）衍变而来。

甜甜的了。而且，葡萄被浓密的叶子遮掩着，既不缺乏适中的温度，又能避免太阳的暴晒。还有什么比葡萄更美味、更夺目的呢？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感到欣喜的并不只是葡萄的实利，而且还有它的栽培方法和本身的特性：一排排棚架，架顶上的一条条横档，横档上层层绑缚的枝条，还有压条繁殖，还有我已经提及的冗枝的修剪或让其他枝条自由生成。

至于灌溉、挖土掘沟和松土耙耕以使土壤肥沃，那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施肥的好处，我在论农业的那本书里已经讲述过，这里不再赘言。学识渊博的赫希奥德虽然在他的著作中谈到过土地的耕种，可是对这个问题却只字未提。但荷马（我认为他要比赫希奥德早好几代）曾经描写过，累尔提斯[①] 因思念儿子尤利西斯遂以耕地和施肥自慰。

农夫的乐趣不仅仅来自农田、草场、葡萄园和林场，而且来自花园和果园。他们还喜欢放牧、养蜂以及种植各种各样的花卉。不但栽种有趣，嫁接也很怡人，它无疑是农事中最巧妙的活儿了。

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乡居生活的种种美妙之处，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我知道你们会原谅我的。一讲起务农这个话题，我就兴致勃勃，不免有点忘形——看来老年人不是没有缺点：人一老就爱唠唠叨叨。

曼尼乌斯·库瑞乌斯[②] 战胜了萨姆奈特人、萨宾人和皮洛斯之后，便到乡野生活以度其余生。每当我看到他的乡间别

① 累尔提斯是奥德修斯的父亲，所引故事见《奥德赛》第24卷。
② 曼尼乌斯·库瑞乌斯曾四度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

墅时(他的住处离我的不远),我就不禁为这个人的自制力和那个时代的严谨精神所倾倒。有一次,库瑞乌斯正坐在火炉边,萨姆奈特人给他送来一大块黄金,却被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拥有黄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统辖拥有黄金的人才是了不起呢。如此高尚的人在老年必定幸福无比。

话扯得远了,还是再回过头来谈谈农夫吧。古时的元老院议员(即"老人"之意)就住在乡间。相传,鲁西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吐斯正在耕地,有人跑来通知他,说他已被委任为独裁官[①]。于是他就命令骑兵都督盖乌斯·舍尔维利乌斯·阿哈拉活捉妄图篡夺王位的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②]并处以极刑。库瑞乌斯以及其他老人也是在他们的农舍里接到传唤,去出席元老院会议的。因此,人们把传递消息的人叫做"旅行者"。

那种以务农为乐的老年人,其晚境肯定是不会凄凉的。依我个人之见,农夫的生活是最幸福的,这不仅因为农夫的辛勤耕耘有益于整个人类,而且还因为这种生活本身的确很愉快(这一点我已提及过)。丰富的物品能够养育人类,亦可以礼敬神明。

既然某些人喜欢物质的享乐,我企望同享乐主义者言和吧。因为勤劳能干的农夫家里,酒窖、油罐、食品室全部贮藏得满满的,而且他的整个农舍也显得很富裕,到处都是猪肉、山羊肉、羔羊肉、禽肉、牛奶、乳酪和蜂蜜。另外,还有菜园子,被

---

① 推举独裁官是罗马国家处于危急关头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独裁官一般任期半年。

② 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为富农,于荒歉之季广屯粮食,以廉价散施贫民,触怒了当局,被寻借口处以极刑。

农夫们戏称为“第二条腊腿”。他们还利用余暇捕鸟打猎，为餐桌增添美味。

至于绿草如茵的牧场，一排排整齐的树木、美丽的葡萄园和橄榄树丛，我何必多说？简而言之，经营有方的农场，那是天底下用处最大、景致最壮观的造物。老年人享受这种田园之乐不但没有障碍，而且还特别适宜。因为田园生活最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天冷时可以到户外晒太阳，或坐在炉子旁取暖；天热时可以在树阴下或清溪旁纳凉。除了乡村之外，你还能找到更惬意的场所吗？

至于武器、马匹、矛戈、轻剑、皮球、游泳池和跑道，尽管让年轻人去享用吧。但是请他们把骰子留给我们消遣。不过把骰子拿去也无妨。没有它们，老年人照样能生活得幸福美满。

色诺芬的著作博大丰富，在许多方面都能给人以极大的启迪。我建议你们好好研读。他在那本名为《理财》的书中，对农业的赞美是何等热烈呀！在色诺芬的心目中，务农是最适合于公子王孙身份的事业。在书中，苏格拉底向克瑞托布鲁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波斯王子居鲁士天资卓异，高贵轩昂。他在萨底斯时，赖山得来拜谒他。这位极其开明豪爽的斯巴达人为居鲁士带来了联军赠送的礼物，受到居鲁士的盛情款待。在访问期间，居鲁士带他参观了一个精心培植的庭园。赖山得对庭园中按梅花形严整排列的参天大树赞不绝口，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和百花的浓郁芳香惊叹不已。接着他说，他不仅叹服园丁们工作的辛勤，而且还钦佩规划和设计此庭园者的匠心。居鲁士回答道：“这整个庭园都是我规划的，树木的排列也是我设计的，有许多树还是我亲手栽的呢。”赖山得凝视着主人的紫袍、气派

非凡的仪表，以及镶有金子和许多宝石的波斯式样的装饰品，感慨道："居鲁士，怪不得人家说你幸福，因为你不但才华横溢，而且洪福齐天。"

因此，老年人完全可以享受务农种花这种幸运的。年龄根本无碍于我们耕田种地。老年人一直可以务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例如，据记载，马尔库斯·维勒瑞乌斯·柯尔维努斯[①]在皓首之年还在务农，一直到100岁才放下锄头。从他第一次任执政官到他第六次任执政官，中间相隔达46年之久。换言之，他服务公职的年数相当于我们祖先所规定的从出生到老年开始的岁数。而且，他的晚年比中年还快乐，因为他那时工作不太辛苦，而威望却很高。

威望是老年的最大荣耀啊。鲁西乌斯·凯西利乌斯·梅特卢斯威望多高啊！阿蒂里乌斯·卡拉蒂努斯[②]的威望也很高，他有这样一句墓志铭："民众一致认为，长眠于此的乃全国最卓越之士。"我想你们一定知道墓志铭全文，因为它就刻在他的墓碑上。人们对他是交口称誉，可见他的威望之高。大祭司长帕布利乌斯·克拉苏及其继任者马尔库斯·莱庇达斯[③]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至于帕鲁斯·阿菲利卡努斯、马克西姆斯，还有我提到过的法比乌斯，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但在元老院一言九鼎，而且即便是轻轻点一下头也分量十足。实际

① 马尔库斯·维勒瑞乌斯·柯尔维努斯是公元前4世纪时的罗马杰出将领和政治家，在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曾经先后六次任执政官，在公元前342年、前301年任独裁官。

② 阿蒂里乌斯·卡拉蒂努斯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英雄，曾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54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49年任独裁官。

③ 马尔库斯·莱庇达斯曾于公元前187年和前17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79年任监察官，做了长达27年的元老院领袖。

上，老年的威望，尤其是享受尊荣的老年的威望，其价值超过青年时代一切快乐的总和。

但是，请你们务必记住，我所赞美的老年完全是指那种青年时代就已经打好基础的老年。所以凡是需要自我辩解的老年肯定是一种狼狈可怜的老年——这话我以前也公开说过，大家也普遍赞同。苍颜白发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树立威望的，因为一个人最终享有威望乃是他早年品行高尚的结果。有人问候，有人求见，有人避让，有人迎候，有人陪伴，有人咨询，这些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的，司空见惯的，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尊敬的标志。我们一丝不苟地奉行这些礼节，其他文明社会也莫不如此。据说，赖山得（即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个斯巴达人）说过，斯巴达是老年最尊荣的故乡，因为没有地方比斯巴达更尊敬老年的了。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雅典，一个老人去看戏，当他走进剧场时戏已开演，然而坐席上的雅典同胞没有一个起来给他让座。但当他走到斯巴达人的坐位旁时（他们是官方使节，有专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请他入坐。全场报以长久、热烈的掌声，而此时一位斯巴达人说道："雅典人知道什么是礼貌，但就是只知不行。"

我们的占卜院也有许多优良传统，其中有一个传统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题目尤其相关，即辩论时依年龄之长幼而不以官职之高低来定发言之次序。因此，即便官职最高的大官，也得让比他年长的人先开口。由此可见，威望之酬报远在感官之快乐之上，后者岂能跟前者相比拟！人生犹如演戏，善用这种酬报者总是能圆满地将这出人生戏剧演到底，而不像蹩脚的演员那样把最后一幕戏演砸了。

然而，有人认为，老年人脾气乖张、焦虑烦躁，难以伺候，

而如果我们再细究，有些老人还很吝啬。但这些都是性格上的缺陷，而不是年龄带来的缺点。而且，脾气乖张以及我所提到的其他缺陷毕竟还是有理由的(当然，这个理由不太充分，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理由)，那就是：老年人自认为被人轻视，被人戏耍嘲弄。而且，由于身体羸弱，哪怕受到最轻微的打击也会感到痛苦。不过，只要性格开朗，品行端正，这些缺点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乏其例。《两兄弟》[1] 这出戏中的那两兄弟就是一个明证：一个讨人嫌，另一个招人爱。事实上，人的性格就像酒一样，酒存放长了并不都会变酸；同样，人到了老年也并不都会变得怪僻乖戾。我认为老年人的威厉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它也该像其他事物一样，要掌握其度，不能滑向“尖酸”。至于老年人贪吝，我真的弄不明白他们何苦呢。一个旅行者在旅程快结束时，却想筹措更多的川资，难道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现在，还有第四个理由要讨论——死亡的逼近。它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理由更使我这种年纪的人苦恼、焦虑。不必讳言，老年人离死是不远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居然还不知道死亡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糊涂虫！死亡无非有两种可能：或者彻底毁灭灵魂，或者把灵魂带入永生的境界。如果是前者，我们完全无所谓；如果是后者，我们甚至求之不得。除此之外，绝无第三种可能。如果我死后注定是没有痛苦，或者甚至很快乐，那么我还惧怕什么呢？

---

① 古罗马喜剧家特伦斯(约前 190—前 159)的作品。

再则，一个人纵然有多么年轻，他也不敢打包票，说自己就一定能活到今天晚上。实际上，年轻人死亡的机缘比我们老年人还多：他们更容易患病，而且更容易生大病，康复起来也格外困难。因此，只有少数人才能活到老年。如果不是这么多年轻人不幸早亡的话，人们就可以更明智、更美好地享受人生，因为有思想、有理性、能做到深谋远虑的正是这些老年人。没有老年人，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

但我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死亡的迫近这个问题吧。既然年轻人也存在死亡这个问题，那么死亡的逼近怎能算是老年的缺憾呢？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儿子，而西庇阿，你也失去了可望获得最高尊荣的两个兄弟，由此我懂得了死亡光顾任何人，不分年幼年长。你们也许会说，年轻人有希望活得长久，而老年人却没有这个希望了。谁要是抱这种希望，他就是个傻瓜，因为他把不确定的事物看做是确定的，把虚幻的事物看做是真实的。这简直是太愚蠢了。

也许有人还会说，老年人甚至没有什么可希望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就比年轻人强，因为年轻人所希望的东西，他都已经得到了：年轻人渴望活得长久，而他却已经活得长久了。

然而，天哪！人生中有什么是可以长久的呢？即便我们高寿，活到塔尔台苏斯[①] 的国王那样的岁数，那也是有极限的哇。我从一本书中获知，迦迪斯有个叫做阿冈陶尼乌斯的人，做了 80 年的国王，活了 120 岁。但是在我看来，只要有“终结”，那就算不得长久，因为大限一到，过去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惟一可以长留永存的就是你用善行和正义所赢得的声誉。

---

① 古时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地区。

的确,时间在一秒一分、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地流逝而去,永不复返。至于未来,那是不可知的。因此,无论生命的期限有多长,我们都应当知足。

一个演员,不必把戏从头演到尾,他只要在自己出场的那几幕中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就够了。生命是短暂的,但活得磊落、活得体面,这一生就不算短。但是假如你的寿命比较长,你也不必庸人自扰,就像农夫不必痛惜春天的消逝和夏秋的来临。春天是青春的季节,预示着未来的果实,尔后的季节则适合于收获和储藏。我以前常说,老年的收获就是对从前努力所得的幸福的尽情回忆。

另外,一切顺乎自然的事情都应当被认为是好事。但是还有什么比老年人寿终正寝更顺乎自然的呢?当然,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到青年人身上,但那是违反自然的。因此,我觉得,年轻人的夭折犹如熊熊烈火被一场暴雨浇灭,而老年人去世就像一团火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渐渐烧尽而自行熄灭。青绿的苹果只能用力摘下,而熟透的苹果会自动坠落地面。人生如苹果,死对于青年是暴夺,对老年是成熟后的自然坠落。我认为成熟之死是快乐的。越接近死亡,我就越觉得我好像是在远航后终于见到了陆地,快要回到故乡的港湾靠岸了。

然而,老年没有固定的期限。只要你履行应尽之职,将生死置之度外,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活下去。因此,老年甚至比青年更勇敢刚毅、更坚忍不拔。这一点从梭伦对僭主庇西特拉图[①]所作的回答中可见一斑。庇西特拉图问他:“你何所倚恃,

---

① 庇西特拉图是雅典政治家、独裁君主,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27年在位。

竟敢如此大胆地反对我?”梭伦回答道:“凭我的年老。”

但人最好是在头脑清楚、感官健全之时归于寂灭。自然组装起来的东西仍然由自然本身来拆散。建筑家亲自建造的船只或房舍,他自己拆起来比其他人更熟门熟路。同理,自然把人体组合在一起,由她亲自拆毁人体,这是最适当不过了。新建的房屋总是很难拆毁的,而老房子拆起来就容易多了。

所以,老年人既不该过分地贪恋残生,也不应随意放弃[①]。毕达哥拉斯告诫我们:若没有得到我们的长官即上帝的谕令,我们切不可擅自撤离生命的岗哨。智者梭伦撰过一联对句,希望自己死时友朋会为他悲恸。我想,他的本意是想表明他是多么地珍视朋友对他的情感。不过,我倒觉得恩尼乌斯说得更好些:

> 谁也不要以眼泪向我致敬,
> 谁也不要在葬礼上哭泣。

他认为,人死了不必悲悲切切,因为死后灵魂不朽。

人临终时可能会有某些感觉,但那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老年人尤会如此。当然,死后,人们或者感到很快乐,或者什么感觉也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这样一种观念,这样才能蔑视死亡,否则就会心绪无宁。因为人总有一死,说不定明天就不在了。因此,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我们。所以,若是怕死,心里如何能够安宁?

这个问题用不着我作长篇大论了。我想到了为祖国的自

---

① 指斯多葛派认为在某种必要的情形下自杀是合理可取的。

由而献身的鲁西乌斯·布鲁图[1];想到了两位策马疾驰、迎死亡而上的德西乌斯[2];想到了为了不违背自己对敌人所许下的诺言而宁愿返回异国遭受刑戮的马尔库斯·阿蒂里乌斯·雷古鲁斯[3];想到了那两位不惜用自己的身体阻挡迦太基人前进的西庇阿——帕布利乌斯·西庇阿和耐乌斯·卡尔伏斯·西庇阿;西庇阿,我也想到了你的祖父鲁西乌斯·帕鲁斯,他在卡尼的那次可耻的大溃败中因同僚的失察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有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勒斯[4],甚至连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厚葬他;我更想到了我们的罗马军团(我在《罗马史源》中曾对它们作过描绘):它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不归路。因此,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年轻士兵都不看重的东西,难道我们这些有学问的老头反倒要害怕了吗?

在我看来,想贪求一切的人才贪生。有些事情适合于童年,青年人可觉得留恋?有些事情则适合于青年,中年人也不愿为之。还有些事情则适合于中年,到了老年也就不想去做了。最后,还有些事情则纯属老年的。因此,正像早年的快乐和事业会消逝,老年的快乐和事业也会消逝。到了那个时候,人也就活够了,死亡的时机也就来到了。

---

① 鲁西乌斯·布鲁图是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② 指德西乌斯父子。

③ 马尔库斯·阿蒂里乌斯·雷古鲁斯曾两度任执政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迦太基人捕获,遣回罗马交换俘虏。但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劝罗马人拒绝迦太基人的要求,而他自己甘愿恪守原约,回到迦太基为囚,最后惨遭杀害。

④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勒斯曾五度任执政官,屡建战功,于公元前 212 年挥师攻克了西拉基乌斯,后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英勇献身(公元前 208 年)。他的夙敌汉尼拔非常敬重他,将他的骨灰装进银匣,交还给了他的儿子。

我觉得,我应该把我对死亡的感想告诉你们,因为我离死亡比较近,所以看得也比较真切。①

西庇阿,还有你赖利乌斯,你们的父亲显赫卓异,都是我亲密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们还依然活着,并且过着一种真正名副其实的生活。

只要我们被禁锢在这躯壳中,我们就得履行某种职责,从事命运安排给我们的繁重工作。实际上,人类的灵魂来自天国,是从其至高无上的寓所遣送下来的,降临到了尘世——与其神圣和永恒的本质格格不入的地方。但是我想,永生的诸神之所以要把灵魂植入人的躯体,那是要给尘世派遣守护人——他们在沉思冥想上天的秩序时,应将这种永恒不变的秩序贯彻于人类生活之中。

我并非完全靠理性和推论而产生这种信仰的,我还得益于最杰出的思想家的权威指导。我常听说,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同胞,因为他们被称为"意大利哲学家"② ——从不怀疑我们的灵魂都是从"普遍的神心"中提取出来的。此外,我还研究过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一日所作的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述,而苏格拉底是阿波罗神谕宣布为最有智慧的人。

人类灵魂运行迅捷,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富有创造力,能熟记过去,能洞察未来。如此神通广大的东西,其本身是不可能死的。既然灵魂靠其自身而运动,它就不会抛弃自身,其动

---

① 西塞罗对死亡的看法在其《西庇阿之梦》中有更详尽的论述,可参阅之。
② 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拿讲学,故名。

力也不会有终止。另外，既然灵魂是纯粹的，并没有任何杂质搀于其间，因此它是不可分的；既然它是不可分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消亡。还有，小孩子学东西很快，很难很难的东西也往往一学就会，好像他们并不是初次接触这些东西，而只是在追忆和回想。这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证明人们的许多知识是生下来以前就有的。

这大致上也是柏拉图的遗教。据色诺芬记载，大居鲁士在弥留之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亲爱的儿子们，你们不要以为我离开你们之后就不再存在了。即使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也看不见我的灵魂，但是根据我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我的肉体中是有灵魂的。所以，虽然你们以后还是看不见我的灵魂，但是你们应当相信我的灵魂依然存在。假如名人的灵魂并没有做过某种能使我们追念他们的事情，那么当他们死后，他们的荣耀就会不复存在。至于我本人，我从来不相信灵魂在现世暂存的躯壳中是活着的，而一旦离开躯壳便死了。我也不相信灵魂离开了那本不能思想的躯体之后反而完全失去了思维。我倒是认为，只有完全摆脱了躯体，灵魂才会开始变得纯洁无瑕，才会变得更有智慧。此外，人死之后，他的肉体就分解成为各种元素，每种元素究竟去向何方，那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一一回归诞生地。惟独灵魂是看不见的：它在躯体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离开躯体的时候同样也是看不见的。而且，你们都知道，没有什么比睡眠更像死亡了。当人在安眠时，灵魂便最清晰地展现出其神性，因为灵魂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下能预见未来。所以灵魂完全摆脱肉体的桎梏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假如我没有说错，那么我将成为神灵，你们应当敬重我。

但是如果我的灵魂与肉体同朽，那么你们出于对诸神的敬奉（他们统治和看护着这个美好的宇宙），也应当以忠诚和虔敬之意来缅怀我。”[1]

以上是居鲁士的临终遗教。要是你们愿意，我现在不妨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亲爱的西庇阿，你的父亲帕鲁斯，以及你的两个祖父帕鲁斯和阿菲利卡努斯，或者阿菲利卡努斯的父亲，或者他的叔叔，或者其他不胜枚举的名人，假如这些人不知道后人会纪念他们，谁也不能使我相信他们会做出这些令子孙后代所景仰的丰功伟绩。假如我相信我的荣誉只是以我的有生之年为限，那么，说句老年人自夸的话，你们想我还会不分战时平时、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吗？过一种与世无争、逍遥安逸的生活岂不是更好吗？不知何故，我的灵魂不甘寂寞，眼睛无时无刻不在机敏地注视着后世，仿佛明白，它只有离开躯体之后才能开始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但如果灵魂不是永生的，那么伟大人物的灵魂就不会尽力去追求不朽的名声了。

此外，最聪明的人总是能从从容容地去死，而最愚蠢的人总是忸忸怩怩的，这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因为聪明人目光锐利远大，知道自己死后灵魂要到一个更好的国度去，而蠢人的目光混沌短浅，看不到这一点。

至于我，现在很想去见你们的父亲，他们都是我所敬爱的人。我不但非常想见我所认识的人，凡是我所听说过的，在书中读到过的，或在我本人的著作中写到过的人，我都想见见面。当我踏上征程，向他们走去时，当然没有人能轻易地把我

---

① 见《居鲁士的教育》。

拉回来，或者像煮佩利阿斯那样把我的生命再“煮”回来[①]。而且，即使某个神灵施恩于我，让我返老还童，让我再次躺在摇篮里哇哇啼哭，我也是会断然拒绝的。我几乎已经跑完了人生全程，根本不想从终点再被召回到起点。

人生到底有什么安乐？或确切地问，人生的烦恼苦难有尽头吗？但即使活在世上有百般好处，最终也有活够了的时候。我并不想像许多人和有些有识之士那样对人生吹毛求疵。我也不后悔自己走过的一生，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枉来这尘世走一遭。但是我告别人生，就仿佛是离开旅店而不是离开家，因为自然给予我们的是一个暂居的客寓，而不是永久的家园。

啊，当我启程离开这嚣扰污浊的世界，前往灵魂的神圣聚集地和汇合地时，那该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一天啊！因为届时我不但可以与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人晤面，而且还可以见到我的儿子。他是人间最好、最孝顺的人了。本来应当由他来焚化我的尸体的，结果却反而由我来焚化他的尸体。但是他的灵魂并没有抛弃我，而是目不转睛地一直在回望我。他的灵魂想必是先去了那个它知道我早晚也注定要去的地方。在世人的眼里，我似乎勇敢地承受了丧子之痛，其实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但是我一想到我们之间的分离不会长久了，我便感到些许慰藉。

西庇阿，你开头的时候说，你和赖利乌斯认为我能从容地对待老年，现在我已告诉了你我为什么会觉得老年非但不是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女巫师美狄亚为了惩罚佩利阿斯，煽惑佩利阿斯的女儿们把她们的父亲切成块放在锅里煮，谎称这样可以使她们的父亲恢复青春。她们信以为真。佩利阿斯被剐成碎块而呜呼哀哉。

个负担，而反倒使人愉快。即使我的观点——即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是错误的，我也心甘情愿地一路错下去。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坚持这一令我感到快乐的错误。诚然，某些不入流的哲学家[①] 会认为我死后就不会有任何知觉。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就不必担心这些哲学家自己死后会讪笑我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是永生的，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呜呼哀哉也算得上称心如意了。自然为一切事物设定了极限，人生也有其极限。可以说，老年是人生的最后一幕，此时的我们已倦乏不堪，已活够了，退出舞台的时刻已经来到。

关于老年，我就讲这些。祝愿你们都能活到老年，这样你们就可以通过切身经验来验证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

① 此处指伊壁鸠鲁派哲学家。

# 论 友 谊[1]

占卜者昆吐斯·穆丘乌斯·斯凯沃拉记忆力过人，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岳父盖乌斯·赖利乌斯的故事。每次提到他，无不称他为“智者”。

我满16岁时，父亲就把我带到斯凯沃拉那儿。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能做到，而他也允许，那么我就永远陪伴在这位老人的左右。斯凯沃拉纵论天下，识见广博，言简意赅，充满智慧。他的精辟高见，我一一铭记于心，因为我笃信他那厚实的学识定会充实我自己。他去世后，我又师从大祭司斯凯沃拉[2]。我认为，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他在国人中都是最为杰出的。对于他，我后面自会谈及。现在且回过头来谈谈占卜者斯凯沃拉。

我们俩曾有过无数次交谈，我记忆犹新，但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在家中花园里的一张半

---

① 《论友谊》一文约作于公元前44年之秋季。确切日期不可考。

② 大祭司斯凯沃拉曾于公元前95年任执政官。

圆椅子上，当时除我之外，只有他的几位好友在场。

斯凯沃拉偶尔谈起了一件当时许多人都在纷纷议论的事情。阿蒂库斯，你和帕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鲁弗斯当时来往密切，你肯定记得当时的情形。他从前与昆吐斯·庞培乌斯·鲁弗斯[①] 亲密无间，友情笃厚，可是后来他当了护民官后却与他反目为仇，成了冤家对头，人们对此无不诧异咋舌，引以为憾。那一天，斯凯沃拉偶尔提到了这件事之后，便向我们详细地转述了赖利乌斯有关友谊的阐述。赖利乌斯是在阿非利卡努斯死后没几天对斯凯沃拉和他的另一个女婿盖乌斯·范尼乌斯(马尔库斯·范尼乌斯之子)说起此话题的。我记得其中的要点，并在本书中自行对它们作了一番整理。我的初衷是把演员们请到舞台上，让他们亲口说话，以免"我说""他说"之类字样打断语流，我是想使大家身临其境，仿佛直接聆听他们说话。

你多次要我写一点关于友谊的文章。我也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值得每个人深思，尤其值得像我们这样的亲密朋友关注。因此，我很愿意答应你的请求，而且我衷心希望这本小册子不仅于你有用，而且也能对他人有所裨益。

当时，应你之请，我写了《老卡图论老年》一文，其中，我把卡图老人当做主讲人。在我看来，谈论老年非他莫属——他年高寿长，比同龄人健朗腾达。

至于目前的话题，我们从祖辈的传说中得悉，盖乌斯·赖

---

① 昆吐斯·庞培乌斯·鲁弗斯是苏拉的女婿(科尔涅莉娅之夫)，公元前88年曾任执政官。

利乌斯与小西庇阿·阿菲利卡努斯间的友谊最值得称道，所以我倒认为赖利乌斯是最适合于讲解友谊的人，而且据斯凯沃拉回忆，他也的确曾论述过友谊。说来也怪，这类话题若出自古人之口，尤其是古代的显贵名流之口，仿佛格外有说服力。比如，我在读我自己的《论老年》时，有时我就会由衷地感到是卡图而不是我自己在讲话！

那本书里，一位老人向另一位老人讲述老年。这一次我故技重演，写的是重友谊的人向朋友讲述友谊。我刚才讲了，在前一本书中，主讲人是卡图，他寿高年长，才俊识卓；在本书中，论友谊的主讲人是赖利乌斯，他不但智慧超群，而且还以笃于友谊见称于世。所以，请你暂时忘掉我，权当赖利乌斯在说话。

阿菲利卡努斯去世后，盖乌斯·范尼乌斯和占卜者昆吐斯·穆丘乌斯来看望他们的岳父赖利乌斯。两位来访者挑起了话题，赖利乌斯欣然作答。通篇都是关于他对友谊问题的论述，你不妨往下读，你自会明白的。

**范尼乌斯**：赖利乌斯，你说得对极了。当时没有人比阿菲利卡努斯更优秀、更杰出的了。但是，你应当知道，现在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大家都尊称你为“智者”，认为你受之无愧。不久以前[1]，人们曾把这个尊贵的称号授予卡图。而且我们知道，在我们父辈时代，鲁西乌斯·阿西利乌斯[2]也曾被称

---

① 卡图卒于公元前149年，故范尼乌斯所谓“不久前”，实乃20年前了。

② 鲁西乌斯·阿西利乌斯生平不详。此处恐有误，应为鲁西乌斯·阿梯利乌斯。

为“智者”。但是他们获此尊称的缘由却不尽相同：阿西利乌斯是由于精通民法而被称为“智者”的，而卡图是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在公众讲坛上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果断沉毅以及高超的演说技巧而受世人推崇，在老年时获得了“智者”这一尊号。

然而，你被称为“智者”，其含义迥然有别——你天资聪慧、品性高洁、勤勉不倦、学识渊博。再则，你这个头衔并不是无知的百姓随随便便送给你的，而是博学之士对你的一种准确评价。因而，在严格意义上，在十分苛求的权威批评家眼里，就是那些被奉为“七贤”的人也难跻身“智者”之列。依这种看法，在整个希腊历史上，除了那个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①] 之外，没有一个人可称得上是聪明的。

尽管如此，人们公认你也是位智者。你坚信自己的一切全取决于你自己，坚信人生的枯荣沉浮微不足道——因为惟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美德。

因此，人们总是问我，而且，我猜想，也问过你斯凯沃拉，对阿菲利卡努斯的去世，你有何感触呢？人们追问不舍，是因为上个月 7 日[②]，我们像往常那样在德西莫斯·布鲁图[③]的乡间别墅聚会占卜，而你没有赴会，可以前你总是恪尽职责，从不失约的呀。

**斯凯沃拉**：是的，赖利乌斯。我也注意到了人们对你对阿

---

① 指苏格拉底。

② 罗马历法 3 月、5 月、7 月、10 月之 7 日及其他各月之 5 日，为占卜院例会之日期。

③ 德西莫斯·布鲁图曾于公元前 138 年任执政官。他征服了迦利西亚和卢西坦尼亚(即葡萄牙)后，将其姓氏改为卡莱库斯。

菲利卡努斯的去世所抱的态度甚感好奇。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总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回答的。我说，虽然你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和非常亲密的朋友，但你是会节哀的。我进而指出，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那太不符合你那善良的心性了。我说上个月7日你未能出席会议是由于生了病，而不是由于哀痛。

**赖利乌斯**：是的，斯凯沃拉。你说得很对。我身体好的时候，总是尽心尽职，绝不会因一己之便而玩忽职守。而且我认为，有点责任感的人决不会放纵自己而怠忽职责。

范尼乌斯，你说我怎么好怎么好，我可实不敢当，也不敢妄求。你恭维我当然是出于友善，但是我觉得你对卡图的评价有失公允。也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智者"(我倾向此观点)，不过，如果真的有，那只能是卡图。

别的不说，就看他是如何忍受丧子之痛的吧![1] 我还记得帕鲁斯[2]，我也亲眼见过伽鲁斯[3]。但他们的儿子都是在童年时夭折的，而卡图的儿子却是在才露识显的英年死去的。所以，我倒觉得卡图应被奉为至尊——不亚于那个你所说的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因卡图的名气在于品行，而那人的名气仅在于言词。

下面我谈谈我自己。我不会添油加醋的。如果我说，对于

---

① 西塞罗赞美能节制情感的父母，可在写本文的一年半前，其女儿不幸去世，他却悲痛欲绝。

② 帕鲁斯也是小西庇阿·阿菲利卡努斯的父亲、赖利乌斯的朋友。

③ 伽鲁斯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天文学家，曾于公元前166年任执政官。

西庇阿的去世我并不感到哀伤，那么哲学家们能证明我的这种反应是否正当：但这断然不是事实。失去了这样一位朋友，我当然感到悲伤，因为我料定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朋友了，而且我敢说，这样的朋友以前也从来没有过。

但是我不需要服药来减轻痛苦。我免除了多数人在痛失朋友时犯的错误，这至少是一种慰藉。我相信西庇阿并不受罪。要是说有人遭受苦难的话，那就是我；对自己的不幸悲痛万分，只能说明你并非爱朋友，而是爱你自己。

至于西庇阿，想必谁都承认生活待他不薄。除非他想长生不老（他肯定动过此念），实际上凡是世人所能企求的东西他样样都得到了。在他孩提时代，国人就对他寄予了厚望，长大成人后，他才智过人，果然不负众望。他从未参加执政官的竞选，却曾两次当选为执政官：第一次当选时，他尚未达到法定年龄[①]；第二次当选时，就他个人而言，恰逢其时，但就国家安宁而言，则未免太晚了[②]。他攻毁了两座与我们帝国为敌的城池[③]，不但结束了当时的战争，而且消除了以后发生战争的隐患。

至于他那迷人的风采，他对母亲的孝顺，对姐妹的慷慨[④]，对亲戚的善慈，对其他所有人的平等相待，这些你们全都知晓，用不着我在此饶舌。举行他的葬礼时，举国哀悼，这充

---

① 西庇阿于公元前 147 年首次当选为执政官时，年方 38 岁。

② 西庇阿于公元前 134 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当时罗马兴师围攻努曼提亚，但久攻不下。

③ 指北非的迦太基和西班牙的努曼提亚。

④ 西庇阿的母亲离婚后，西庇阿就以祖母所遗之产业供奉母亲；母亲死后，他又将遗产转赠姐妹。

分反映了国人是何等敬重爱戴他。因此，即便他再多活几年，他又能得到些什么呢？虽说老年不见得是一种累赘——我记得卡图在西庇阿去世前一年对我和西庇阿曾这样说过——但它毕竟要夺去一些西庇阿至死仍具有的那种英锐之气。

他的一生是如此福星高照，声名四播，简直无以复加，而且他的猝死也使他免却了死神的折磨。至于他是怎么死的，这很难说。你们知道人们有些什么猜疑①。不过，我可以这样说：西庇阿一生中有许多日子都是在幸福和深孚众望中度过的，但最显耀的却是他死前的那一天。那天黄昏时分，元老院散会之后，元老院成员、罗马市民、意大利各地的同盟者和拉丁人护送他回家。在临死前他已如此德高望重，死后自然升入天堂，与诸神相伴，而不是降到地狱，与幽灵为伍。

某些权威人士近来说什么灵魂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逝，人一死什么都完了。对此我不能苟同。我比较倾向于我们古代祖先的看法。他们对死者怀有深深的敬意。如果他们相信人一死一切皆亡的话，他们就显然不会有如此作为。我们半岛上的居民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的准则和学说给大希腊带来了文明，而现在它却已衰落了②。此外，我也赞同那个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的看法。在谈论大多数问题时，他并无定见，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却以一个看法贯串始终。他认为人的灵魂是神圣的，灵魂离开肉体后便回归天府，哪个灵魂最正直、最有德行，哪个灵魂就最容易升入天府。

---

① 对西庇阿猝死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他是被格拉库斯兄弟谋害的。西庇阿竭力反对格拉库斯土地法，在元老院与格拉库斯·卡尔博展开激烈论战。翌晨(公元前 129 年)发现他死于床上。

② 指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公元前 5 世纪创于意大利的克罗顿。

西庇阿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就在他去世前几天——好像他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似的——他谈了整整三天国事。参加那次谈话的有菲鲁斯[①]、曼尼利乌斯[②]和其他几个人。斯凯沃拉，我和你以前也一起去过。他快讲完时，话锋一转，谈起了灵魂不朽。他说阿菲利卡努斯长老曾经托梦给他。[③]

假如说一个人越善良，他的灵魂在死后就越容易摆脱肉体的桎梏，那么还有谁比西庇阿更容易升入天堂呢？所以，我倒觉得对他的去世感到悲伤，这是嫉妒的显现，而非友谊的流露。不过，如果灵魂与肉体共消亡，而且不再有任何感觉，那么虽说死不是件好事，但至少也不是件坏事。因为一个人要是失去了感觉，那他就好像根本未出世过一样。但是西庇阿确曾降临于世，这个事实给我们带来喜悦，而且也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无穷的喜悦。

所以，我再说一遍，他的一生是再幸运圆满不过了。我却不如他，因为照理说，我比他早生，也应当比他早死才是。不过当我忆想我们的友谊时，我觉得非常愉快，以至于认为自己的一生也是幸福的，因为我的一生是在和西庇阿的相处中度过的。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我们都志趣相投。在罗马，我和他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又一起驰骋战场；我们在爱好、志向和观点上也完全情投意合，这种情投意合乃友谊的本质所在。至于范尼乌斯刚才提到的我在智慧上的声誉（我受之有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倒更希望对于我和西庇阿之间的友

---

① 鲁西乌斯·菲鲁斯曾于公元前136年任执政官。

② 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曾于公元前149年任执政官。他和菲鲁斯都是小西庇阿圈子中的博学之士。

③ 参见《西庇阿之梦》。

谊的回忆能持久长存。我的这一希望是热切的，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真正笃诚的朋友只有三四对而已[①]，我衷心地希望西庇阿和赖利乌斯间的友谊也能像他们的友谊一样为后世传颂。

**范尼乌斯**：当然啦，这愿望一定能实现，赖利乌斯。不过，刚才你提到了友谊，况且我们现在也闲着没事，我，还有斯凯沃拉，想请你谈谈友谊问题。你总是能有问必答。请你谈谈什么叫友谊，什么是友谊的准则，好吗？

**斯凯沃拉**：请给我们谈谈吧。说实在的，我刚才也正想提出这种请求，但范尼乌斯却抢先了一步。所以，请你不吝赐教。

**赖利乌斯**：如果胸有成竹的话，我是肯定不会推辞的。这个题目确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而且，正如范尼乌斯所说，我们今天也闲着没事。但是，我算什么？我有什么能耐？堪当此任的只有饱学之士，特别是希腊的饱学之士。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即席发言[②]，侃侃而谈。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大量的实践。所以，我认为，你们若想聆听关于友谊问题的全面阐述，就应当去请教那些学有专长之士。我所能做的只是劝你们把友谊看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因为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这世上没有比友谊更符合、更有利于人的天性了。[③]

---

① 指下列四对朋友：忒修斯与庇里托俄斯、阿喀琉斯与普特洛克勒斯、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得斯、达蒙与皮西厄斯。

② 临时命题，而能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是诡辩派学者、修辞学家和新学院派哲学家所擅长的一种本领。

③ 这是斯多葛派哲学的理想。其创始人芝诺认为人生的目标就在于“和谐”。斯多葛派哲学家坚信美德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但首先我得强调这样一点：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不过，我并不打算像某些人那样探微究细。他们说什么除了“智者”以外没有一个是“好人”。这种说法很玄乎，也许逻辑上是对的，但很少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智慧，凡夫俗子可从来没有达到过。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而不是那些纯理论性的虚构的理想。我们的祖先判定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①、曼尼乌斯·库里乌斯②和蒂吐斯·科伦卡尼乌斯③为“智者”，然而，如果按照那些求全求美的标准，连他们也称不上是“智者”。

好吧，就让这些哲人坚持他们认定的那种智者吧！只是他们下的定义实在是令人生厌、令人如坠云雾。不过，只要他们承认这些早期罗马人是好人，那就行了。但是，他们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他们固执己见，说只有智者才是善者。

那么，我们只好用自己的浅学陋知来发一通宏论了。我们不妨说，“好人”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行为和生活上忠诚、正直、公正而仁惠，没有丝毫的贪婪、放荡、粗鲁；他们道德高尚，不屈不挠，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都堪称典范。这种人才被认为是“好人”，我们觉得他们当之无愧。

他们当之无愧是因为他们尽人之所能顺乎自然，而自然

---

① 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曾于公元前 282 年和前 278 年任执政官。他品德高尚，严词拒绝伊皮鲁斯国王皮洛斯的贿赂。

② 曼尼乌斯·库里乌斯曾于公元前 290 年、前 275 年和前 274 年三次任执政官，击败了萨姆奈特人和皮洛斯。

③ 蒂吐斯·科伦卡尼乌斯曾于公元前 280 年任执政官，是第一位平民大祭司（公元前 254 年）。

才是正确人生的最好向导。我窃以为自然原是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条纽带，人们彼此越亲近，这种联系就越紧密。所以同胞间的关系密于国民同外邦人的关系，亲戚间的关系又胜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即使与外邦人或陌生人之间，自然相处也会产生友情，尽管这种友情缺乏牢固的基础。

真正的友谊优于亲戚间的情谊，因为亲戚可以是没有善意的，而友谊则万万不能没有善意。考虑到这一点，友谊的独特力量就显现出来了。自然将人类联结在一起的关系是无定限的，而友谊却不仅超越了自然关系，而且它具有极大的选择性，一般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只有两个人，或者至多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分享这份情感。

因此，友谊可以界定为对天国和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完全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充溢着亲善和挚爱。我倒认为除了智慧，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的最美好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财富，有些人喜欢健康，有些人喜欢权力，有些人喜欢名分，而许多人甚至以追求感官上的享乐为人生的第一要旨。这最后一种是兽类的本能行为。至于其他各种，也可以说是飘忽无常的。它们根本不依赖我们的果断决策，而是完全受命运的摆布。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注重至善的德行。这种见解当然无懈可击。其实，至善的德行正是友谊的源泉和品性；没有德行，友谊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我们不妨按前面的做法，抛开某些哲学家喜欢摆弄的堂皇辞藻，而以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言语来界说德行。让我们把帕鲁斯、卡图、伽鲁斯、小西庇阿和菲鲁斯等人看做是好人。就日常生活来说，他们是大大的好人。至于那些在世上根本找不

到、只存在于臆想中的好人，我们大可不必念念于怀。

在上述那些人中间，友谊的好处简直不胜枚举。首先，如果人生不是以朋友间的相互情谊为依托，那么恩尼乌斯所言的“有价值的人生”从何谈起？假如你拥有一个知己，能与之侃侃而谈直抒胸臆，这是人世间最惬意的事情。在心遂意达时，如果没有人与你同感欢欣，你就不能尽情地享受成功的喜悦；身临逆境时，如果没有人替你分担痛苦，你就难以承受厄运。

因此，友谊与世人所贪求的其他一切事物迥然有别。其他一切事物都只是适合于某个单一的目标——求财富是为了享用；求权力是为了得到恭敬；求官职是为了荣耀；求娱乐是为了感官的享受；求健康是为了祛疾防病以及充分发挥体能。但是友谊却兼有许多不同的用途。无论你身处何地，友谊总陪伴在你左右。它势不可挡，永远不会不合时宜，永远不会碍手碍脚。我们须臾离不开友谊，正如日常生活中我们须臾离不开水和火。我现在讲的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司空见惯的友谊——虽然这种友谊有时也是令人愉快和有所裨益的——而是那种发乎真情、备受赞颂的友谊。它只存在于为数极少的旷世挚友之间。

因而，友谊既能给荣华增光添彩，又能通过分忧解愁减轻失意的折磨，照亮未来的希望之路，因为它支撑了精神，挽救了心灵的堕落。其益处之大之多，简直无与伦比。一个人想念挚友时，实际上他是在对镜自照。所以说，朋友与他时时同在。无论怎么贫困，他实际上是富有的；无论怎么羸弱，他实际上是坚强的，而且更难理喻的是，死去的也还活着。说他还活着，那是因为朋友们依然还崇敬、怀念和眷恋着他。这就是说，即使他死了，他还是幸福的——他给活人的生活增添了一种绚

丽圣洁的光彩。

但是，如果你把这种维系美好感情的纽带从世界上抽走的话，那么家庭或城市将不复存在，甚至土地的耕作也难以进行。如果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那么不妨作一番逆向思维：你想一想仇恨与不和的后果吧。面临内讧和纷争时，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分崩离析的厄运。友谊的益处和价值从中可见一斑。

据说，阿格里琴托姆一位饱学之士[1]曾写过一首希腊诗，诗中他宣称在大自然和宇宙中一切固定或移动的事物都是靠友谊凝聚起来的，而不和与倾轧将事物分离。我想这位哲人的话该人人皆懂，个个赞同的吧！

所以，要是有人在朋友遇到危难时能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或与朋友分担危险，那么对此义举世人会拍手叫好。例如，我的好友和宾客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最近写了一出戏[2]，其中有一幕获得了满场喝彩。这一幕的情节是：国王不知道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俄瑞斯忒斯。愿代朋友去死的皮拉得斯声称自己就是俄瑞斯忒斯，而真正的俄瑞斯忒斯则坚称他才是俄瑞斯忒斯。当时，全场的观众都站立起来，一个劲地欢呼喝彩。这只不过是一场戏。想想看，要是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事，他们又会感动成什么样子呢？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们自己虽然没有机会这样做，但人家这么做了，他们自然会为之鼓掌。

---

① 指恩姆匹道克里斯。诗人，主要著作有《自然颂》和《纯洁颂》，其中450行诗句残存至今。

② 剧名不可考，但剧情似乎与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奥利斯》相同。

我认为关于友谊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相信还有许多话可说),你们可以去请教那些专门讨论这类问题的人。

**范尼乌斯**:我们还是愿意听你讲。尽管我也常常请教那些人,而且他们的议论也引人入胜,但我觉得你的切入点与他们的大为不同,另有一番风味。

**斯凯沃拉**:范尼乌斯,假如前几天他们在西庇阿的乡间别墅讨论国事时你也在场,那你就更要这么说了。当时赖利乌斯与菲鲁斯针锋相对,为正义直言,真是了不起。

**范尼乌斯**:赖利乌斯这样最具正义感的人捍卫正义自然不在话下。

**斯凯沃拉**:是的,那么友谊呢?我们知道他身体力行,最忠诚、最执著、最公正地维护友谊,受到世人的交口称誉。谈论友谊非他莫属。

**赖利乌斯**: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嘛! 你们是在变相强迫我呀!要拒绝女婿们的要求,尤其是正当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好吧,我就不推辞了。

我经常思考友谊这个问题。我越思考,就越强烈地感到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思考:人们希求友谊是因为人们本身脆弱或贫乏吗?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追求友谊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互惠,即相互取长补短。但是,互惠(一方奉献,另一方获取)只是友谊的一种特性。友谊的缘起难道不在于更加久远、更加崇高、更加直接地出自我们的本性吗?

"友谊"这个拉丁词(amicitia)是从"爱"这个词(amor)派生而来的,而爱是产生善意的原动力,完全独立于利益之外的。你确能常常看到某些人虚情假意,借友谊之名行捞取好处

之实，但是友谊就其本性来说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它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因此，我觉得，友谊是本性使然，而不是贫乏的体现。它来源于一种心灵的倾向，一种爱的情感，而不是出自对可能获取的好处的精打细算。

从某些动物的习性中也能看到这种自然情感。它们在某一段时间内总是非常爱自己的后代，尔后它们的爱又得到了后代的回报。至于人类，当然这就更加明显了：首先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爱。要不是谁犯了滔天大罪，什么也无法摧毁这种爱。其次，当我们被某个人的脾性品行所感召时，我们便会对他油然生出一种爱慕之心，就会把他看做是正义与美德之光。

没有什么比美德更可爱，没有什么比美德更能驱动人们追求爱心了。所以，甚至对于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人，由于他们拥有正义和美德，我们也会产生爱慕之心。例如，虽然人们从未见过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和曼尼利乌斯·库瑞乌斯，但是想起他们时无不产生一种爱慕之情。反过来说，人们无不憎恨塔尔奎尼乌斯·苏帕布斯[①]、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②]和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③]。为了捍卫意大利帝国，我们同两位统帅——皮洛斯[④]和汉尼拔[⑤] ——交战。前者由于其正义感，

---

① 塔尔奎尼乌斯·苏帕布斯是罗马的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了 25 年（前 534—前 510）。

② 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曾于公元前 502 年、前 493 年和前 486 年三度任执政官。

③ 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曾于公元前 440 年任执政官。他和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被指控妄图复辟君主制。

④ 皮洛斯于公元前 280 年至前 275 年入侵意大利和西西里。

⑤ 汉尼拔于公元前 218 年至前 203 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入侵意大利和西西里。人们普遍认为汉尼拔残暴凶狠，这是罗马大肆开动宣传机器的结果。

我们对他没有太深的仇恨；而后者由于残忍毒辣，我们罗马人会永远痛恨他。

因此，正义具有无比的吸引力。我们不仅能够爱从未见到过的正义之士，而且甚至还能够爱一个有正义感的仇敌。那么，当人们认为他们在那些与其能亲密结交的人身上看到了美德和善行时，他们就萌生出一种爱慕之心，这是不足为怪的。如果我们得到某人的善待，这些感情就自然会深化。产生友好感情的另一个源泉是平时经常与某人相处。当这些因素与心灵的最初冲动结合在一起时，就会迸发出一种真正博大奇异的情谊。

而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情谊发端于软弱，而且他们只想利用他人来获取自己的所需，那么他们实在是把友谊看得太低微、太卑贱了。而实际上，友谊不可能是贫穷的产物。如果是的话，那么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穷，他就越有资格讲友谊了。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一个人越有自信心，就越有德行和智慧，虽然自信心、德行和智慧能使他独立自主，但它们同时也能提高他结交朋友、保持友情的能力。

例如，阿菲利卡努斯有求于我吗？一点也不必！我对他也是一无所求。我爱他，那是因为我钦佩他的德行；他也喜爱我，也许是因为他对我的性格也有好感。随着交往的密切，彼此间的感情也日益加深。我们的友谊的确带来了诸多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互相爱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

一个人慷慨行善，其动机并不是为了求恩谋报。我们不把行善看成是一种借贷图息式的投资，而是遵循一种慷慨豪爽的天性；同样，我们把友谊看做是天赐之福，也不是因为希冀日后能得到酬报，而是因为我们坚信这友情本身已硕果累累。

诚然，那些像野兽一样以作乐寻欢为本的人则会对此大加挞伐，这是毫不奇怪的。思想卑劣之辈当然不可能推崇任何崇高的东西。所以，对那号人，我们不必多舌。我们不妨下此结论：对同胞的情和爱都出自人的自然本性，出自显示出来的正直行为。

因此，两个人一旦有了这种情谊，他们就会相互依恋，倾心于自己所爱慕的对象；其次，爱的一方能享受另一方的关爱，并且更乐意于为对方效劳而不求回报。相爱中的两个人会成为对手，会进行崇高的竞争，这样双方就可以从友谊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且这种建立在自然本性而不是人类缺陷基础上的友谊才会更加崇高、更加真实。因此，如果友谊是靠利益来维系的话，那么，一旦利益没有了，友谊就会不复存在。而天生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因而真正的友谊也是持久永恒的。

友谊的起源就讲这么多。你们有什么想法？

**范尼乌斯**：没有，赖利乌斯，请你继续往下讲。我也是代表斯凯沃拉提此请求。我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比他年纪大。

**斯凯沃拉**：范尼乌斯说得很对，赖利乌斯。我们还是继续听你说吧。

**赖利乌斯**：那么好吧，我亲爱的朋友。那我就跟你们讲讲我和西庇阿讨论友谊时常常提到的一些论点。他认为善始善终、至死不渝地保持友谊，是世上最难的事情。有时友谊不再能互利双方，有时政见的不同会影响彼此的关系，而且人的性格也常常会因厄运或年事渐高而有所变化。

他常拿儿童做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孩童脱下童装之际，也恰是抛弃童年友情之时。退一步说，即使他们设法将儿时的情谊保持到了青年时代，两个小伙子也会由于成为情敌，或者由

于相互争利而彼此决裂。即使友谊延续到了青年时代以后，两人也会因为力谋某个职位而将友谊毁于一旦。对大多数人来说，友谊的大敌是贪财，但就高层人士而言，友谊的杀手是竞求功名，它甚至会使最亲密的朋友变成夙敌。

西庇阿还指出，当一方要求另一方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时，比如说，要朋友帮他胡作非为或帮他干一些罪恶勾当，那么许多友谊自然会破灭。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时——不管这种拒绝是多么地合情合理——被拒绝的一方往往会强词夺理，说友谊的原则已受到藐视，而那些毫无顾忌地要求朋友去做任何事情的人，为了朋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种没完没了的互责，往往不仅会葬送友谊，而且还会导致夙冤。西庇阿告诫说，友谊的周围险象环生，要想完全避免其威胁，不仅需要超群的智慧，而且还需要好运气。

显而易见，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的朋友。譬如，假定科瑞奥拉努斯有一些朋友，难道他们都应当揭竿而起，和他一道反对祖国吗？难道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或梅里乌斯的朋友都应当辅佐他们篡夺王位吗？至于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当他犯上作乱时[1]，我们知道，昆吐斯·图伯罗[2]和一些与他年纪相仿的朋友都背弃了他。但是，斯凯沃拉，你家的一位座上宾——从库迈来的盖乌斯·伯劳西乌斯[3]却来找我为格拉库斯求情。当时我担任莱纳斯[4]和

---

① 发生在公元前133年。当时，他担任护民官，想图新变法，却因此丢了性命。

② 昆吐斯·图伯罗是斯多葛派哲学家。

③ 盖乌斯·伯劳西乌斯，库迈籍，当时无罗马选举权。

④ 莱纳斯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

鲁庇利乌斯两位执政官的顾问。伯劳西乌斯要求我宽恕他，其理由是他对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忠心耿耿，把他的话奉若圣旨。于是，我就问他："要是格拉库斯叫你到朱庇特神殿去放火，你也干？"他回答说："他决不会叫我去干这种事情。但假如他真的叫我去干，那我也会义不容辞。"你们看，这种说法是何等荒谬邪恶！而事实上他做的比说的更甚。他不满足于仅仅受命于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而且亲自出谋划策、赤膊上阵。他不仅是这次猖狂活动的同伙，而且是个领导者。狂乱过后，成立了一个军事调查法庭，伯劳西乌斯害怕受到审讯，就逃到亚细亚投靠了敌人，结果因背叛祖国而得到了应有的严惩①。

因此，为了朋友而去犯罪，这绝不能成为一个借口。既然友谊是出于对双方美德的相互信赖，那么，如果抛弃了美德，友谊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断定朋友间有求必应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具有完美智慧的人而言，这不会造成任何危害。但我现在所说的是我们平常所见、所遇、所闻的朋友，也即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们应当举一些这种人的例子。他们当然没有完美的智慧，但我们尽量挑选最接近我们智慧标准的那些人。

例如，我们知道，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先辈告诉我们，艾弥利乌斯·帕普斯是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的密友。他们曾两度同任执政官，一度同任监察官②。另外，据史传，曼尼乌

---

① 公元前 132 年，盖乌斯·伯劳西乌斯投靠了叛军首领阿里斯托尼库斯，战败后引颈自杀。

② 艾弥利乌斯·帕普斯和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于公元前 282 和前 278 年同任执政官，于公元前 275 年同任监察官。

斯·库里乌斯和梯伯瑞乌斯·科伦卡尼乌斯与他们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与梯伯瑞乌斯·科伦卡尼乌斯之间的关系也甚笃。我们根本不会怀疑这些人中有人会要求朋友去做有损于其名誉、有悖于其誓约，或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即便有人向他们提出此种要求，他们也会断然拒绝的。这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都是刚正不阿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提出这种要求和接受这种要求同样都是大逆不道的。但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却不属此类人。他完全能够找到像盖乌斯·卡尔博和盖乌斯·卡图之流的追随者。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库斯当时虽然没有追随他，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最狂热的支持者。①

所以，我们可以制定这样一条友谊的原则：勿要求朋友做坏事；若朋友要你做坏事，你也不要去做。号称是"为了友谊"才做错事，尤其是做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这只是幌子，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预防国内危机的产生。祖先为我们开创的政治传统已大大地逸出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企图独揽大权，实际上，他已临朝统治了好几个月了。罗马人民以前从未听说过或者看到过类似的事情。甚至在他死后，他的那帮亲戚朋友继承了他的路线，他们对帕布利乌斯·西庇阿的所作所为，我一想起来就会忍不住流泪。

---

① 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死后，盖乌斯·卡尔博（公元前131年曾任执政官）继续与小西庇阿对着干。他被怀疑谋害了小西庇阿。盖乌斯·卡图曾于公元前114年任执政官。盖乌斯于公元前123年和前122年任护民官期间重新推进改革运动，终被杀。

至于卡尔博，由于不久前他的上司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刚受到了严惩，我们就已尽量宽恕了他①。但要是盖乌斯·格拉库斯当了护民官，将来的局势就很难预料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堕落的道路上一旦迈出了第一步，那就会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就拿格拉库骚乱发生之前的投票决策来说，最初出了个加比尼亚法案，两年后又推出了卡西亚法案。它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②。依我看，民众与元老院已彻底决裂了，一些大政方针全由群众随便说了算。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只知道如何煽风点火，而不知道如何平息、制止事端。

我举的这些事例与我们的讨论是有关联的。我的意思是没有朋友帮助就没人会作乱生非。因此，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应切记：如果自己一不小心不幸与这种人交上了朋友，那么就应当毫不徇情，和这种背叛国家之徒一刀两断。作恶者必须受罚。无论是胁从还是首恶，一律严惩不贷。

不妨以地米斯托克利③为例。他是整个希腊最显赫、最有威势的人物。他曾在波斯战争中挥师奋战，把希腊人民从奴隶状态中解救了出来，可是后来他不得人心，终遭贬逐。尽管这有失公允，可他没有像本该做的那样容忍忘恩负义的祖国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他却学 20 年前我们国家的科瑞奥拉努斯，

① 公元前 131 年，盖乌斯·卡尔博(当时兼任护民官)提出护民官应每年选举一次。护民官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死后不久，其支持者不会忘记这一点。

② 投票表决法于公元前 139 年由护民官奥鲁斯·加比尼乌斯所创，后来，在公元前 137 年，鲁西乌斯·卡西乌斯推广投票表决法于刑事案之陪审员中。

③ 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人，他于公元前 480 年在萨拉弥斯一举击溃波斯人，大战告捷。公元前 470 年被放逐到厄哥斯。

步了他的后尘，背叛了祖国。可是没有一个人愿做他们的帮凶，结果他们两人都以自杀了结了一生。

因此，像地米斯托克利和科瑞奥拉努斯那样与作恶者结盟不仅不能以友谊为托词替自己辩解，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样就能使大家都明白，切不可为了忠实于朋友而向自己的国家宣战。可是，对现在罗马出现的种种迹象我充满了忧虑。我真担心这种事情迟早会重演。此时此刻，我不但关心国家的现状，而且也同样关心我身后的国事。

所以，我们应把这一条定为友谊的首要规律：决不要求朋友为你做任何坏事，你自己也决不为朋友做任何坏事。但好事要主动做。永远要乐于助人，不要推委迟疑。我们还要诚心乐意地、毫不犹豫地向朋友进忠告，同时，朋友给你的忠告，你也应仔细认真地倾听。你向朋友进言时，你应以朋友的身份施加影响力。忠言不但要坦诚，而且如有必要，还得尖锐严厉；而当朋友向你作严厉劝告时，就应当听从。

我近来风闻希腊某些被尊为“智者”的人的奇谈怪论。不过，他们诡辩成性，不免事无巨细一一评说。有的人居然说人们应当避免过分亲密的友谊，这样一个人就不必为他人而自讨苦吃了。他们说，每个人自己的麻烦事就已经够多的了，要是再去管别人的闲事，那就太苦了。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尽量松弛友谊的缰绳，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欲，想收紧就收紧，想放松就放松。他们说幸福人生的真谛就是无忧无虑。如果一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得为他人受累操心，他就不能怡然自得。

我听说，还有一些人的看法更不近人情。我刚才已经简略

地提到了这个问题[①]。他们断言：人们寻求友谊，只是为了相互利用，而根本不是满足情感和情谊的需求。按照这种观点，体格越弱、意志越薄的人，就越是渴望友谊。依此推理，柔弱的妇女比男子更希望得到友谊的庇护，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友谊的扶持，不幸的人比那些被视为幸运的人更需要友谊的佑助。多么别出心裁的哲学！我认为鼓吹这种理论的人简直无异于把太阳从天空中摘走，他们实际上是从人生中取消了友谊，而友谊是不朽的诸神赐予人类的最崇高、最令人愉悦的礼物。

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表面上，它似乎很诱惑人，但实际上它最要不得。因为假如人们只是为了逃避烦扰，而干脆拒绝行善，或者行善半途而废，这未免太糊涂了。诚然，烦扰是避开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与德行失之交臂，因为德行在排斥一切与其相反的品质时（譬如，仁慈排斥暴行、自制排斥放纵、勇敢排斥怯懦）必然会招致某些烦扰。

显而易见，正义之士最痛恨非正义，勇士最痛恨怯弱，君子最痛恨伤风败俗。因此，乐善疾恶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的品性。换言之，智者也难免有苦恼，除非他心中的人性已丧失殆尽。这么说来，我们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因生怕友谊会给我们带来种种苦恼而将它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除了出去。如果我们摒除了一切人类情感，那么且不说人和兽类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了（兽类倒不乏情感），就是人和石头、木头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区别可言了。

对那些宣扬行善必须具有铁石心肠这一论调的人，我们

① 这儿（以及上一段），西塞罗暗指伊壁鸠鲁和他的先驱萨瑞尼的亚里斯提卜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姑妄听之任之。其实，在人生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友谊中，美德是非常柔软而敏感的。它像液体一样知冷觉暖。可以说，它是随朋友的富贫顺逆而伸缩涨落的。我刚才说了，友谊不可避免地、时常地带来某些麻烦和苦恼，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摒弃友谊，正像我们不能因为道德规范会招引麻烦而摒弃道德规范。

那么，让我再重复一遍："美德的显示自然为具有同样品质的心灵所吸引，它是友谊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情感。因此，如果我们对一大堆毫无意义的东西，如官职啦、名声啦、华厦啦、丽服啦、宝饰啦，等等，趋之若鹜，而对有德行、充满爱心、活生生的高贵之士却兴味索然的话，那就荒唐透顶了。

毫无疑义，没有什么东西比爱的回报和互爱互助更能令人愉快的了。可是，我们也不妨说，志趣相投是友谊的最大动机，也就是说，好人爱好人，好人喜欢与好人交往，好像他们之间有一种天生的血缘关系。因为人的天性渴求与其相似的东西。所以，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好人与好人之间可以说必然有一种友好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友谊的自然之源。当然，这种崇高的友爱之情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美德决不是冷酷、自私或孤傲的，它保护普天下的民族，为他们谋幸福。要是它蔑视普通民众的爱心，那它就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在我看来，那些根据利益原则来看待友谊的人抛弃了友谊之链中最有吸引力的一环。交朋友的所获并不是实利，而是朋友的一片爱心；只有当朋友的帮助是出自真诚的爱心时，我们才会感到愉快。如果认为匮乏是人们寻求友谊的动因，那就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最慷慨、最仁慈的正是那些有钱

财、有权势、有德行(德行毕竟是一个人最丰厚的资产)而无须他人帮助的人。其实,如果朋友应有尽有,什么都不需要帮助,那倒令人一筹莫展呢!比如,要是西庇阿在国事和军事上从未需要我的建议和配合,那我压根儿就没有机会表达我对他的喜爱之情。所以,不是友谊起因于实利,而是实利随友谊而生。

因此,如果那些自我放纵、沉溺于享乐的人[1] 想谈论友谊,我们大可不必在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不懂得友谊。因为,天知道——当然我们大家也该知道——这世上谁也不会为过荣华富贵、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放弃奉献爱和接受爱的权利。那是一种暴君才能忍受的生活:没有相互信赖、没有挚爱,善意也得不到隽永的保证;猜疑和忧虑统摄着一切,友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一个人不可能去爱自己所惧怕的人,也不可能去爱惧怕他的人。诚然,有人会向暴君顶礼膜拜,但这种摇尾乞怜毫无诚意可言,也只是暂时为之。暴君一旦失势(失势是在所难免的),就自会醒悟他们这一生朋友真是寥若晨星。据传,塔尔奎尼乌斯·苏帕布斯被放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终于分清了哪些是真朋友,哪些是假朋友,可惜为时已晚,我无法报答他们了。”

不过,对塔尔奎尼乌斯这样傲慢乖戾的人是否真有朋友,我心存疑虑。同样,过多的财富和权势往往也会阻碍真诚的友谊。“幸运”不但本身是盲目的,而且通常也使受其恩宠的人盲目。这些人会变得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交好运的蠢货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

---

① 指伊壁鸠鲁和他的先驱萨瑞尼的亚里斯提卜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以前态度谦和，可一旦拥有了权势，就一反常态，嫌弃旧友，攀结新交。

一个财源滚滚的人如果只知道购置马匹、奴隶、华服和昂贵的器皿，却不知去结交朋友（朋友才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装备”），他们实在是愚蠢之极了。当他们在获取物质财富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将来谁能享用它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到底是为了谁。说穿了，它们最终都会落入强者之手。可是友谊却牢不可破，长持恒久地与你同在。实际上，即使你能将命运所恩赐的礼物抓在手中，然而如果生活中没有朋友却只有空虚，那也是不会幸福的。

好，这一点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确定一下友谊的范围和界限。关于这一点，就我所知，有三种看法，但我对这三种看法都不敢苟同。第一种，我们应当正如爱我们自己一样爱我们的朋友；第二种，我们对朋友的情谊应当完全对应和等同于朋友对我们的情谊；第三种，对一个人的评价应当和他的自我评价完全相同。这几种看法我一种也不赞成。第一种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我们从不会为自己去做，却会为朋友去做。我们有时向卑微的人请求，甚至低三下四地恳求，有时又得用尖刻、激烈的语言去骂人、去抨击人。如果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则是可憎的，但如果是为了朋友的利益，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此外，通情达理的人还会主动放弃，或者心甘情愿忍痛割舍许多好处，以供朋友们享用。

第二种主张把友谊限定为一种彼此间服务和情感的等量交换。这种主张把友谊贬低为鄙俗的斤斤计较的算计和收支平衡的交易。在我看来，真诚的友谊比这种账簿式的友谊更富

足、更慷慨。它毫不斤斤于一己之得失，毫不担心自己多付出了代价，自己白费了努力，自己友好得出了格——这种种担心完全是不对头的。

但是最坏的是第三种主张，即朋友的自我评价应当是我们对他的评价的尺度。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人非常自卑，或者对改善自己的命运悲观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朋友就不应当像此人看待他自己那样看待他，而是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增强朋友的自信心，使他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并乐观地认识自己潜在的能力。

显然，所有这些对友谊的界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另外的界说。但是，首先我得提一下西庇阿所深恶痛绝的一种观点，即你在爱你的朋友时应当意识到，你总有一天会恨他的。西庇阿认为这种观点是与真正的友谊格格不入的。他也不太相信一般人的看法，即认为这句格言是出自“七贤”之一的毕亚斯之口[1]。他宁愿相信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落泊之徒，或许是个厚颜无耻的政客——他看待一切的着眼点全在政治上。如果一个人预见到他的朋友将来必成他的仇敌，那么他怎么能和别人做朋友呢？要是真是那样，他就应当希冀和巴望他的朋友多犯错误；相反，要是他的朋友行为端正、心顺事畅，他就得感到沮丧、恼火和妒忌。因此，这句格言不管是谁说的，它都会彻底摧毁友谊。正确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如果我们觉得将来我们也许要恨这个人，就决不能和他交朋友。而且，按照西庇阿的说法，即使我们在择友上犯了错，我们也得将就下去，切不可伺机断交招仇。

---

① 毕亚斯以不徇私情、司法公正而著称。

看来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界说友谊之法。我的想法是:两个朋友的品行应是纯洁的,彼此的兴趣、追求必须完全和谐一致。因此,即使朋友心存某些奢望(这种奢望本身虽不值得称道),需要我们在他生命或名声受到威胁时予以支持,那么,我们就应当可以稍稍偏离严厉的道德规范(友谊也不能超越限制),也就是说,只要后果不是极不光彩,我们就应当助他一臂之力。刚才我提到的是名声和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而且我们要牢记,在公务中,同胞的善意是强有力的武器;当然以谄媚和逢迎来博取同胞的青睐是卑鄙的。但是话说回来,丝毫不偏离美德而能深孚众望也是完全可能的。

还是再回到西庇阿的话题上,他对友谊有许多论述。他常抱怨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友谊那么不经心;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有多少只山羊、绵羊,却说不出自己有多少个朋友;他们买羊时精心挑选,而择友却漫不经心。可以说,人们在评判友谊的准则上缺乏取舍的标准。我们应该选那种坚定、稳健、可靠的人做朋友,但是具有这些品性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不经过实际考验,确实很难判别。而问题是考验只能在友谊真正开始后才能进行。所以友谊常常先于判别,不可能作事先的考验。

所以,通达明理之士就会像车夫驾御马车一样制驭自己情感的冲动。用马之前,人们总要先试一试;对于友谊,人们也应当尝试着来检验朋友的品性。比如,有些人在小额的钱财问题上就会暴露出他们是不可靠的;又有一些人,虽然不会为小额钱财所动,但如果是大额钱财,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确实会有人认为舍友谊取金钱是卑劣的,但我们到哪里去找

那种宁愿把友谊置于官职、权势、政治前途之上，在这些东西与友谊之间作选择时宁要友谊而不要这些东西的人呢？人的本性是极其脆弱的，是无法不觊觎权力的。而且，就在为争权夺利而不惜抛弃朋友时，人们还会自欺欺人地想掩饰过错，为自己的背信弃义开脱责任。

因此，那些追求荣禄的政客发现，要找到真正的友谊简直难于上青天。你哪里能找到那种宁可自己不擢升却愿意让朋友擢升的人呢？朋友在政治上落泊时，人们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了，能与他同舟共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恩尼乌斯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患难时刻见真情。"但绝大多数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况下显露出了不可信赖和朝三暮四的品性：自己春风得意时忘了朋友，或朋友有难时就离弃朋友。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坚定不移、忠贞不渝的人当然是千载难逢的杰出之士，他们几乎可以称为"超人"了。

人们在友谊中所寻求的这种永恒不变的品质的基础是忠诚。忠诚和友谊是截然不可分的。选择朋友时，我们还应当找那种直爽、随和且意趣相投的人，即志同道合者。忠诚是建立在上述那些品性之上的。一个老谋深算、拐弯抹角的人，一个缺乏同情心，不能和我们一样为某一事物所感动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我还得补充一点：真正的朋友是不会以非难我们为乐的，而且，在别人非难我们时，他也绝不会相信别人。这两点与忠贞的品格休戚相关。而结果便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只有好人才能成为友人。

好人（也可说智者）在其对待友谊的态度方面总是会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他完全没有虚情假意，因为性格率直的人宁可公开表示厌恶，也不愿意装模作样掩盖自己的真情。此

外，当朋友受到别人指责时，他不仅会毫不理会，而且他本人也不会怀疑，或者说他绝不会相信他的朋友做错了事。第二，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也能给友谊增添不少情趣。庄重肃穆固然气象堂皇，但是友谊应该少一点拘束，多一点融洽愉悦，并且应该更加注重友善和宽厚。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正像我们喜欢小马而不喜欢老马一样，有时我们是否也会认为新友比老友更好呢？人们提出这种疑虑是很不应该的。有些东西人们是很容易餍足的，但友谊却不属此类。友谊犹如美酒，年愈陈香愈醇。有一句俗话说得好："长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才能有莫逆之交。"

其实，新的友谊也有其长处，我们不应该轻视它。它如绿油油的幼苗，总有希望结出果实。但是旧谊仍应当有其应有的地位。多年的交情和相互熟悉这两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再以马为例：在其余情况均同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都喜欢用自己骑惯了的马，而不喜欢未经训练的新马。这条习惯规则不仅适用于有生命的东西，而且还适用于无生命的东西。比如说，不管一个地方是多么山高林深，杳无人烟，只要我们在那儿居住久了，我们总会生发出爱恋之情。

友谊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地位优越的人应当和地位低下的人平等相处。有些人，比如西庇阿，他卓荦冠群，但他对鲁庇利乌斯①、穆米乌斯、菲鲁斯，或其他地位比他低的朋友从

---

① 据传，帕布利乌斯·鲁庇利乌斯是通过西庇阿的影响力才于公元前132年当选为执政官的。

不摆任何架子。还有，他的哥哥昆吐斯·马克西姆斯[1]虽也是出色的人物，其实不可与他相提并论，但是他总是很敬重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比他年长。实际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他所有的朋友都能因为与他的交情而更加体面。

这一点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在个人品质、才智或财产上有任何胜于他人之处，那么他就应当与亲戚朋友分享其惠。譬如说，如果他父母出身寒微，他就应当提高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如果他的亲戚在才智和财富方面没有什么实力，那么他就应当接济他们。这就像神话传说中所讲的，一些孩子由于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家世，一直过着奴隶般低贱的生活；后来他们虽然知道了自己是神或国王的儿子，但是对过去多年来一直认作是自己父母的牧羊人仍然一往情深。而对于无疑是自己亲生的父母，那就更应当如此了。因为无论我们拥有什么天赋和美德，只有在能与最亲近的人分享后，我们才能收获其最美好的果实。

但是还应当反过来看。在友谊和亲属关系中，正像地位优越的人应当与地位低下的人平等相处一样，后者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才智、财富或地位不如别人而自惭形秽。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弱者却常常怨天尤人，特别是当他们自以为尽力为朋友做了什么事的时候，更是如此。那种为别人做了点事就念念不忘、唠叨个没完的人，是最讨厌的。当然，接受别人帮助的人应当对惠助铭记在心，而帮助别人的人则最好三缄其口。总之，对待朋友，地位高的人不但应当屈尊一些，与朋友平起平坐，而且应该竭尽全力提高朋友的水准。

---

① 昆吐斯·马克西姆斯曾于公元前145年任执政官，卒于公元前130年。

有些人由于认为自己受了冷遇而使友谊变了味。一般说来，也只有那些认为自己理应受冷遇的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不但应当用言语，而且还应当用行动消除他们的自卑感。也就是说，你应当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朋友；同时，你也应当根据他们的承受能力去施惠。因为不管你多么显赫，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朋友都提拔到国家的最高职位上去。例如，西庇阿能使帕布利乌斯·鲁庇利乌斯成为执政官，却不能把他的弟弟鲁西乌斯也推上这个宝座。但即使你大权在握，能随意封官加爵，你也得考虑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一般说来，我们应当等到自己的心智和身体完全成熟后才对友谊作出抉择。比如，有些人小时候非常喜欢打猎或玩球，但他们长大以后就不再把过去有同样爱好的伙伴视为同道了。依此原则，保姆和送我们上学的奴隶就最有权利要求得到我们的爱了，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生中最早认识的人。他们当然不应受到怠慢，但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得用另外一种方式加以审视。人长大前所形成的友谊是不可能稳固持久的，因为年轻人的个性是会改变的，他们的旨趣也会随着个性而改变，而旨趣的改变最终会葬送友谊。例如，好人不与坏人交友，坏人不与好人交友，其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和旨趣判若天渊。

友谊的另一条有益的原则是：不要因为自己过分的善意而妨碍了朋友的大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想再引述一个神话故事为例。尼奥普托列墨斯如果当时听从利考墨得斯的话，就永远也攻克不了特洛伊城。利考墨得斯对尼奥普托列墨

斯有养育之恩，并且声泪俱下地想劝阻他远离家园[①]。此外，身负重任时需要常常与朋友惜别，那种不堪忍受分离而试图阻止朋友出征的人，不但天性脆弱，而且也不够朋友。因此，在任何情形下，你都得仔细掂量一下你对朋友的要求以及朋友对你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

和朋友绝交可以说是一场灾难，而有时这种灾难却是不可避免的。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针对一般人的友谊而言，而不包括智者间的笃情。有时，人们的罪过会冷不防地表现出来。或直接，或缘起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通过断绝来往而使友谊逐渐消亡而不是骤然决裂。我听卡图说过：对于这种友谊，宜"慢慢拆线，而不能一撕了之"。但是，如果突然爆发了不可容忍的伤天害理之事，那么惟有立即分道扬镳才是上策。

但是，如果品格和旨趣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更常出现)，或者只是政见不合(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现在谈的是普通人的友谊，而不是精英的友谊)，那么，我们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这只是友谊的终结，而不是公开的宣战，因为最可耻的事情莫过于同自己昔日的密友反目。你们都知道，西庇阿因为我的缘故而舍弃了他同昆吐斯·庞培乌斯的友谊，而且，由于政见不

① 尼奥普托列墨斯(亦称皮洛斯)是阿喀琉斯和得伊达弥亚(斯基罗斯国王利考墨得斯的女儿)的儿子。

同，他也疏远了我的同事梅特卢斯[1]。在这两件事情上，他表现得既自制又不失尊严，尽管他当时大为不悦，但没有生怨结仇。

因此，我们第一个目标应当是防止朋友之间出现裂缝；倘若出现了裂缝，我们也要设法使友谊自然消亡，而非猝然决裂。其次，我们决不能让友谊蜕变为仇怨，因为仇怨往往是争执、谩骂和侮辱的根源。即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应当能忍则忍，对旧日的友情总还得要表现出敬重之情——你应该宁愿受人伤害，也不该伤害他人。

要想预防这些错误和麻烦恐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要轻率地向人表达自己的感情，更不要向那些不值得你爱的人表露心声。值得你爱的人是指那些真正具有令人爱慕的品质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其实，凡是卓越的东西都是罕见的，世界上很难找到那种完美无缺的东西。

大多数人只把有利可图的东西看做是人生中的好东西，他们择友就像挑牲畜，把满腔的热爱抛洒在那些有希望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人身上。如果那样，他们就会失去最美好、最自然天成的友谊。这种人无从亲自领略友谊的力量、神奇及深广的内涵。

不妨思考一下自爱。为什么每个人都爱自己？人们爱自己是自身的要求，不爱不行，并不希冀得到回报。友谊亦然。只

---

① 小西庇阿与昆吐斯·庞培乌斯不和，是因为昆吐斯·庞培乌斯靠欺诈手段击败了竞争对手赖利乌斯，从而在公元前141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获胜。西庇阿与梅特卢斯有衅，是因为西庇阿调遣梅特卢斯去指挥围剿阿琴联盟，对此梅特卢斯心存芥蒂。

有把这种自爱的感情转移到友谊上，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

飞禽走兽，虫鱼蜂蚕——一切生物都是自爱的。这种情感是天生的。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需求是依恋于它的其他同类。这种本能类似于人类的爱。其实，人类的本性产生同样的情感，只是更炽热些罢了。因为人也爱自己，而且还寻求与他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另一个人。

但是大多数人却偏偏——我不说恬不知耻——希望朋友能够成为他们自己不能够成为的人，希冀从朋友那里得到他们自己不能奉献的东西。然而，理想的办法是，首先自己做一个好人，然后再去找和自己品质相仿的人做朋友。只有这样，我们所说的那种稳固的友谊才能得到保证。而且，在那种情况下，由于互爱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才能够学会驾御那些奴役他人的情感，他们才乐于以平等和蔼的态度对待朋友，彼此倾心相助，才不会强求对方去做任何有悖于美德和公正的事情，才会不仅相互关心和爱慕，而且还会相敬如宾。友谊没有了敬重，就失去了它的堂皇光彩。

有些人认为友谊给形形色色的罪恶和疏懒大开了绿灯，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不是自然赋予我们友谊的初衷。友谊是美德的助手，而不是恶行的帮凶。因为美德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达到最高境界的，它只有与他人相联合，结成同伴关系方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现在、过去或将来，这种同伴关系无疑可以被认为是一切关系中最完美、最崇高的一种，体现了自然的至善境界。因此，友谊涵盖了人们所认为的值得追求的一切——美德、声誉、心境的宁静、事业的满足感。有了这一切，人生就幸福；而要是没有了这一切，生活就不可能幸福。

这种幸福是我们最好最高的目标。假如我们想得到幸福，我们就必须修身养性，致力于美德。要是没有美德，我们就既得不到友谊，也得不到其他任何值得企求的东西。实际上，如果忽视美德，那么，那些自以为有朋友的人，一旦遇到某个严重的灾祸而迫使他们去考验他们的朋友时，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因此，我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你要先判断，再开始爱慕，而不要先爱慕后判评。①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因粗疏马虎而受到惩罚，在择友时尤其如此，我们违背古训，老是贼走关门，放马后炮。我们与某人长期过从甚密，而且相互施惠，可是当这种友谊在发展过程中突然遇到不愉快之事时，就会顷刻崩溃。

在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如此疏忽马虎更应受到谴责。因为人们一致公认友谊是整个人类生活中极其有益的东西。不说别的，连美德也受到许多人的轻蔑，他们把它说成为招摇撞骗和自我宣传。财富也是那样，许多人蔑视财富，他们安于清贫，以粗茶淡饭为乐。对待权位也是如此，有些人趋之若鹜，但是也有许多人视若敝屣。其他东西概莫能外。某些人羡慕不已的东西，许多人却目为粪土。但是对于友谊，所有人的看法都毫无二致。政客也好，学问家也好，与世无争、埋头做生意的商人也好，甚至那些耽于声色的人也好——他们全都认为，没有了友谊，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只要他们想过一种高尚、有意义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友谊。友谊无孔不入，总是千方百计地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要受到它的影响。

① 引自蒂欧弗拉斯特斯语。

有人生性横蛮粗野，逃避和憎恶与他人往来（据说雅典的泰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即便这种人也难以不同他人交往，至少他得找个人发泄一下他那刻毒的怨恨。我们不妨作如下假设：神灵把我们带离人寰，将我们置于某个完全孤寂的地方，然后供给我们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但绝不允许我们见到任何人。谁会有如此铁石心肠，能够忍受这种生活呢？如果你孤寂难耐，你就自然会失去对于一切乐趣的兴致。

某位哲人——塔伦屯的阿尔契塔斯嘴边常挂一句名言（他的话我是从前辈那儿听说的，他们是听他们的前辈说的）。他说："假如一个人升到天上，俯瞰宇宙的自然运作和星辰的美景，那奇观并不会使他感到欣悦。只有当他能向什么人述说他所见到的壮景时，才会感到欣悦。"因此，人生来就厌恶孤独，总要寻求他人的扶持，而最有力的扶持就来自亲密的朋友。

人的天性袒露心迹，表明了她的希冀、追求和目标，而不知为何，我们却充耳不闻。

朋友间的交往是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出现各种猜疑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对此，聪明的人有时会尽力绕开矛盾，有时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就干脆迁就宽恕。

但是，如果要维护友谊的价值和虔诚，我们就非得直面那种可能出现的不快。比方说，朋友间常常需要劝告，甚至责备。只要是善意的劝告或责备，都应当欣然接受。但是，我的朋友特伦斯在其《安德罗斯妇女》中所说的话也不乏真知灼见。他说：

恭维易结友，坦言招冤仇。

如果坦言的结果是招致嫉恨，从而破坏友谊，那么，坦言就是件坏事。但实际上恭维的危害更大，因为姑息朋友的不端行为只会使朋友走向毁灭，而最该受责备的是那种拒纳坦言而被阿谀牵着鼻子去作乱的人。

因此，在这一点上需谨慎从事为好。劝告时不能刻薄，批评时不能盛气凌人；至于恭维(不妨借用特伦斯的言词)，虽然对人应当谦恭有礼，但我们决不应当阿谀奉承。阿谀奉承只会唆使和怂恿人去作恶。这种行为连自由民都不屑为之，更何况朋友呢。与朋友相处是根本不同于与暴君相处的。如果一个人充耳不闻坦言，甚至听不进朋友的忠告，那么他就完全无可救药了。卡图说过许多警世之言，下面这句话也说得非常犀利深刻："刻毒的敌人比那些表面合意的朋友对人更有用处，因为敌人常常道出真话，而朋友却往往虚与委蛇。"还有，有些人受了批评之后，对应该恼恨的事不恼恨，却反而对不应该恼恨的事耿耿于怀。他们对自己的过错不痛心疾首，而对朋友的责备却恼怒不已，这当然是荒唐无稽的。其实应当相反，他们应当恨自己的过错，并为改正错误而高兴才对。

因此，真正的友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提出劝告和接受劝告。劝告要爽直不讳，但不能尖酸刻薄；接受的一方要有耐心，不应愤懑不平。友谊的元凶是阿谀奉承和曲意迎合。阿谀奉承和曲意迎合是一种邪恶，那些说话只求取悦于人而全然不顾事实真相的人是奸佞之辈。虚伪是很恶劣的，因为它玷污和破坏了真诚，所以虚伪和友谊水火不相容，而要是没有真诚，友谊也就徒有其名了。

友谊的本质就在于将两颗心融为一体，然而，如果有一颗心不能坚贞如一，而是变幻不定，那么心心相印的友谊就无从产生。世上最善变、最摇摆不定的莫过于这样一种人的内心，他们见风使舵，不但随他人的情感和意见起伏，而且还随他人脸色的阴晴而变化。

他说“不”，我也说“不”；他说“是”，我也说“是”。
总之，他说什么，我都随声附和。

这又是特伦斯的话，不过这番话他是假借拿托之口说出来的。只有傻瓜才愿意与这种人交朋友。这世上有许多许多人，他们的地位、财富、名声也许远在拿托之上，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毫无二致！

而如果你有这样一位既虚伪又举足轻重的朋友，那么这种谄媚奉承就真的危害极大了。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审察，就不难辨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这就像区别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准能辨别出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珍品，什么是伪造的赝品。

参加公众集会的虽说都是些有什么什么学识的人，但他们还是分得清谁是夸夸其谈、蛊惑民心、不可信赖的政客，谁是稳健持重、光明磊落、公正贤明的政治家。不久前，盖乌斯·帕布利乌斯·卡尔博在一次集会上提出了一个护民官连任法案，以此蛊惑集会群众的视听，博得他们的宠信。我当时就表示反对这个法案。但是现在我不想谈论我自己，我只想谈西庇阿。天哪，他口若悬河，讲得多么动人心弦哟！人们准会以为

他哪里只是个普通公民，他简直是全罗马的领袖。当时你们也都在场，他的演讲词现在大家都能读到。可结果呢，这个旨在取悦民众的提案却恰恰被民众否决了。

下面我回过头来讲讲我自己。你们肯定还记得，当鲁西乌斯·曼西努斯和西庇阿的哥哥昆吐斯·法皮乌斯·马克西姆斯两人做执政官的时候，盖乌斯·克拉苏所提出来的有关教职的法案是多么迎合民意。根据这个提案，选举祭司的权力应由祭司团下放给广大民众。（克拉苏还作出另一民主举动：他开了演讲时面向广场的先河。）我挺身而出，对他进行了回击。结果呢，他那貌似有理的演讲一驳就倒。我取胜的法宝就是激发起大家对神的敬畏感。当时我不过是个司法官，五年之后才被选为执政官。这就说明，我旗开得胜主要不是由于我职高位显，而是因为事情本身就在理。

在舞台上（公众集会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舞台），谎言和曲解频频出笼，但真诚一旦亮相，它就定能稳操胜券。那么，须臾与真诚不可离的友谊应当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友谊中，如果你不向朋友袒露心迹，朋友也不向你敞开心扉，那么忠诚和踏实感就无从谈起。你就不敢去爱，也不敢被爱，因为封闭起自己的心灵就无法知道是否有真情。刚才我在谈奉承朋友一事，但是这种阿谀逢迎不管多么有害，它实际上只能伤害那些乐于接受它的人。由此可见，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辞的人就是最爱自鸣得意、最自怜自爱的人。

诚然，美德是自爱的，因为它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非常可爱的。但是那些喜欢被人抬轿子的人追求的并不是纯粹的美德，而只是美德的皮相而已。事实上，好多人根本不想做道德之士，而只是虚摆架子。这种人最喜欢别人的奉承。当他们

听到甜言蜜语时，就当真以为自己是至善的楷模。可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听真话，而另一方则时刻想讲谎话，那么这种友谊就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观看喜剧时，我们对食客的奴才相其实并不觉厌恶，只是觉得可笑罢了，那是因为剧作家又安插了一个趾高气扬、性格迥异的武夫的缘故。“泰依丝真的非常感谢我吗？”武夫问道。本来回答“非常感谢”就已经足够了，但食客非得说：“万分感谢。”奴颜婢膝的谄媚者总是投人所好、夸大其词。因此，不但那些怂恿和鼓励谄媚的人深受奉承的影响，即便性格坚强稳重的人也得格外警惕，防止狡诈的谄媚乘虚而入。

除了地地道道的傻瓜，谁都能识破公开的谄媚，而我们必须提防的是那些狡诈、隐蔽的献媚，要识破这种人的真面目并非易事，因为这种人往往假装与你意见相左，假装与你争辩，来不露声色地掩盖其谄媚，最后表示屈从服输，以此来蒙骗你，使你误以为自己有卓识远见。任他人如此愚弄自己实在是太不光彩了。所以你必须提高警惕，不能让下面的一幕重演！

> “今天你捉弄了我，任何滑稽剧里昏庸的老
> 糊涂也从来没有这样被耍弄过。”①

因此，即便在戏剧中，最愚蠢的角色也不外乎那种昏头昏脑、轻信他人的老人。

但不知咋的，我已经偏题了。我原本的话题是好人的友

---

① 引自凯西利乌斯·斯塔蒂乌斯的剧作《伊皮克勒鲁斯》。

谊，即“智者”(当然是指人性所能具有的那种智慧)的友谊，可我却不知不觉谈起了那些平庸、肤浅的友谊。那么，让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并最后作个总结。

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我得说美德，正是美德，创造了友谊又保持了友谊。心心相印、坚贞不渝和忠心耿耿皆源于美德。当美德发扬光大，并且看到另一个人身上也放出同样的熠熠光芒时，它们就交相辉映，于是“爱”或者“友谊”就会应运而生。这两个词(amor 和 amicitia)都源自同一个拉丁文词根(amare)，即爱。爱，说穿了就是对于你所钟爱的人的那种依恋之情。它当然不是为了谋求好处。(诚然，无论你刻意追求与否，友谊自然而然会带来好处，但这是另一回事。)

我年轻时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真挚的感情爱慕年事已高的鲁西乌斯·帕鲁斯、马尔库斯·卡图、盖乌斯·伽鲁斯、帕布利乌斯·纳西卡和我好友西庇阿的岳父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①。同龄人中间，这种友谊之光更加灿烂夺目，如西庇阿、鲁西乌斯·福利乌斯、帕布利乌斯·鲁庇利乌斯、斯普利乌斯·穆米乌斯②和我本人就是如此。可现在我老了，反而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譬如愿意与你们，还有昆吐斯·艾利乌斯·图伯罗交往。而且，我还非常喜欢和比你们更年轻的人交朋友，比如说帕布利乌斯·鲁梯利乌斯·鲁弗斯和奥鲁斯·维尔吉尼乌斯③。因为人生和自然的法则就是代代因袭、生生不息，所

---

① 小西庇阿与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的女儿、护民官梯伯瑞乌斯和盖乌斯·格拉库斯的妹妹塞姆普露妮亚结缡。帕布利乌斯·纳西卡曾于公元前 162 年任执政官。

② 斯普利乌斯·穆米乌斯是著名的鲁西乌斯·穆米乌斯的兄弟。

③ 奥鲁斯·维尔吉尼乌斯是杰出的律师。

以人生最大的慰藉莫过于能和与你同时起跑的同时代人一起，跑完人生的全程，共同到达终点。

然而，世事飘忽不定，凶吉难卜，故而我们应当不断地寻求我们所爱且又爱我们的人。人生失却了爱恋和友情，就会变得枯涩寡欢。西庇阿虽然猝然长逝了，但对我来说，他实际上依然还活着，永远永远活着。我爱的是他的美德，而他的美德却是不朽的。无论是他生前还是身后，他的美德与我共存，而且，在将来，它定会继续放出绚丽的光彩，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一切胸怀大志和胆略的人都会将他铭记在心，并以他为自己的榜样。

至于我自己，无论是财富，还是禀赋所赐予我的一切恩惠，没有哪一件可以与西庇阿对我的友谊相比拟。我们的友谊体现在：对国事，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对我的私事，他无微不至地指点。而且，我们开开心心地共度了闲暇时光。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惹他生过气，他也从没有说过一句我不希望他说的话。我们同吃、同住，也同服役、同旅行、同度假。工作之余，我们就找一个僻静之地一起钻研学问。如果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也随着他的去世而消逝，那么，失去一个如此亲密的朋友，我就根本无法忍受了。但是这些往事并没有烟消云散，它们依然历历在目，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们会变得愈加清晰。退一步说，即使我已想不起它们的话，我已到了这把年纪，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忍受这种思恋之痛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短暂的痛楚，无论它有多么深刻，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

关于友谊，我就谈到这儿。最后我想重申一下：美德是第一位的；没有美德，友谊就无从谈起。但切记，除了美德之外，这世上最伟大的事物就是友谊。

# 论义务（二）[1]

我的儿子，如果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坚定不移地把道德之善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那么，我们的现实义务或职责应是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我觉得在上一卷里我已经对此作了详尽明了的阐述。下一步我将深入研究一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如个人财产和资产以及其他资源）具有直接影响的各种职责。我现在就打算论述这个问题。

但首先我想对议题作一些概括，以便于我解释我所采用的方法。我相信，我早期的著作已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如此，我有时不免怀疑，某些杰出人物会对这整个哲学观念不以为然，不能理解我何以要花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此。我的回答是，只要我们的国家仍然由它自愿选举出来的统治者所治理，那么我就乐于为国家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但是，一旦整个政府落入"独裁者"的统治，那么，除了"独裁者"之

---

①《论义务》作于公元前 44 年，共三卷，论述道德之善。第一卷探讨道德上何为正确、何为正当的问题；第二卷阐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直接相关的各种职责或义务；第三卷分析其他范畴之间出现冲突情况下应选择的正确方式。囿于篇幅，只选译第二卷。

外，任何人都没有丝毫机会以任何方式发挥政治活动家的影响。何况，我已经失去了曾和我一起为国家效力的朋友[①]。他们都是伟人。当他们离去时，我强忍住心头的悲痛，否则，悲痛早已把我压垮了。此外，我也没有自我放纵，沉湎于享乐之中，去做有失儒者身份的事情。

要是政府坚定不移地按既定方针办，那该多好！但是，它却向那些妄图彻底摧毁政府而非改良政府的人俯首帖耳。如果情形好一些，我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埋头潜心写作。决不会！我会像以前政府依然存在时经常做的那样，发表公开演讲。要是我从事写作，我也只会将这些讲演变成文字，因为过去我总是在发表了演说之后才把它们形诸笔端公布于众的。总之，它们不会是我现在所潜心写的这些文章了。过去，我把全部精力、注意力和心思都奉献给了政治。所以，一旦政治不复存在，你们也就绝对不会在广场上和元老院里再听到我的声音了。

可是，我怎能听任自己的头脑完全清闲着呢？不瞒你说，很早以前我就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了。所以，我揣度，摆脱哀愁的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重拣老行当。在少年时期，我就经常花大量的时间致力于这种追求。可是自从我走上仕途以后，我就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公共义务。我只有在为国、为友效劳之余，才有点滴之暇留给哲学。尽管这点时间微乎其微，我还是全部用来读书。至于著书立说则需要大量闲暇，不是唾手可得的。

所以，如今这些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可怕灾难，至少可以使我从中谋求一大好处，即它们使我有机会对某些极有价值的

---

① 指耐乌斯·庞培、小卡图和其他在反对"独裁者"恺撒中牺牲的人。

论题作一书面论述，而这些论题是我们的同胞以前所不甚了了的。

毫无疑问，智慧是这大千世界里最令人神往的东西，无法想像还有比这更好或更适合人类、更符合人类天性的东西。所以，那些想奋力达到这一目标的人就被称为哲学家，因为哲学的确切意思就是爱智慧。根据早期哲学家的界定，智慧意为对神和人在内的万事万物及其背后的原因的认识。如果有人对如此高尚的研究也要睥视，那么我简直想像不出他还能认同什么事物了。

倘若我们力图求得精神上的愉悦，或力图摆脱烦恼，那么，哲学的研究成果就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因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在不辞痒烦地探求能带来健全和幸福生活的东西。譬如说，我们所追求的是强悍和卓越的品格。如果世界上确实存在取得这些品质的手段，那么这种手段非哲学莫属。如果有人说，人们在思考此类至关重要的目标时，并不存在达到这些目标的特定方法(尽管有一些方法和体系可以把握别的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要求)，这只能说明说这种话的人开口前并没有动过脑筋，所以这种人绝不能作为要务大事的向导。我们必须认为，学会为人处世的方法确确实实是有的，它就在哲学中，而不是在别处。

当我投身于这门学问时，我常常要深入钻研大量的细节，在我的另一本书中，我做的就是这个工作。[①] 但值此之际我想做的就是阐明在我脱离公务时我为什么把我的心思全部投入

① 在西塞罗已逸失的著作《霍屯西乌斯》中。

到哲学研究之中。

有些人，包括一些有识之士，持有异议，说我治学不够一贯恒持。他们说，尽管我支持的哲学学派[1]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不可确知的，可我在这里，在本书里却不仅对所有有关的论题提出了见解，而且实际上试图制定出一些规则以指明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倒想提请这些批评家多费点心思弄弄明白我们的立场。因为，尽管我们对知识的确定性持否定态度，但我们根本不是思想流浪汉，毫无目标地蹀躞徘徊，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如果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能使我们的讨论和生活立足其上的原则，那么，我们的精神生命乃至其他任何生命也就完全终结了。其他的哲学学派认为，有些事物是确定的，而另一些则是不确定的。可我们采取自己独特的观点，即有些事物是可能的，而另一些事物是不可能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我接受那种似乎是可能的事物，而排斥那种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物。这种方法避免了教条主义的臆断，克服了那种否认一切精确思维的非理性。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民总会据理反对一切绝对的断言。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只有通过对每一问题两个方面的论证进行展呈、比较和权衡，才能对可能的事物有一个明确的观点。

然而我认为，我已在《学园派》[2] 中对这一切作了充分的论述。至于你，马尔库斯，你所归附的是另一个非常古老而著名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是你的导师克拉提帕斯，他无愧于跻身

---

① 学园派。

② 西塞罗以对话的形式对学园派的信条作了诠释。

其著名运动的奠基者之列[1]。尽管如此，我仍不希望你对我们学派的一家之言置若罔闻，更何况我们的观点同你们的学说并非相去甚远。

好了，我该言归正传了。

为了指导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曾制定了五项原则。其中两项有关何为正确和何为正当，另两项涉及生活的外部利益，譬如财富、资源、势力，第五项则涉及在其他范畴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的正确的选择方式。头两项与道德上何谓正确的问题相关，我已经作了论述，希望你们融会贯通。[2] 后两项把我们带到了由有利性所涵盖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利性”这个词语已改变了其原意，在何谓有利和何谓正当之间产生了一种区别。但如果以此意指，正当的东西可以是不利的，或者有利的东西可以是不正当的，这可能是最严重的错误，将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危害。

诚然，颇负盛名的哲学家们，以他们所具有的全部严格性和公正性进行推理，可以在其中找出三个相当独立的假设[3]。但实际上，这三个命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之所以未能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被这些思想家耍的小聪明所迷惑，而误把计谋当成了智慧。其实，把这三者分开，是极大的误解，必须予以根除。我们应该纠正这些人的整个思维方式，并使他们懂得，他们想达到他们所向往

---

① 米提利尼的克拉提帕斯是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

② 指《论义务》第一卷。

③ 即(1)道德上正当的同时又是有利的。(2)道德上正当而表现为不利的。(3)有利的而道德上表现为不正当的。

的目标，就不能靠狡猾和误入歧途的论辩，而只能靠思想和行动上的美德。

有助于维持人类生活的东西，可以做如下分类。有些事物是无生命的，例如，金、银、大地的物产以及其他类似的物体，而另一些是有生命的，具有自身的冲动和欲望。在这些有生命的物体中，一些是有理性的，另一些则是无理性的。无理性的一类包括马、牛和其他为人类的利益和生计而劳作的动物。有理性的一类分为两部分：神和人。如果人过着一种虔诚而纯洁的生活，那么神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次于神并继神之后对人类生活的最大贡献是由人自身所作的。如果我们逆道而行，即去干损害人类的事情，如果我们在此再做一次类似的分类，那么我们就得承认神是不能伤害凡人的。因此，在这一点上神可以排除在外，那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人最大的危害源自于人。

我们且回过头来看看那无生命的对象领域。我们发现，又是人，即人类引发、调动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因为如果人们没有发挥力量，没有施技展术，我们就根本不必使用这些对象；正是人类的干预，才使它们成了人类的可利用之物。同样，倘若不是因为人和人的努力，我们绝不会有医疗、航海、土地耕种、谷物收获或储藏。我们剩余产品的出口和我们所需物品的进口，之所以可能，也只是因为人类为这些事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且，如果没有人类双手的劳动，我们盖房所需的石块决不会从地球内部挖掘出来，

"金银铜铁,深藏大地之中,"①

也决不会从矿山中采掘出来。

仍以房屋为例,我们需要用房屋来抗寒降暑。如果不是群居的人类学会了彼此寻求互助,你怎能想像这些居所起初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后来被风暴、地震或岁月的流逝毁坏以后又怎么修复的?或者,不妨想一下我们的沟渠、运河、灌溉网、防波堤、人造港口。如果不是人类的奋发图强,我们怎能享受这些成就所带来的好处呢?这些举不胜举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正是人类双手的劳动,才使我们能任意使用那些无生命对象所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我们对动物的利用,也正是如此。没有人类的干预,动物对我们就毫无价值、毫无裨益。正是人,才第一次发现了不同种类的动物所可能具有的用途。今天,依然是人类劳动才使我们能够饲养它们、驯服它们、照料它们,并且适时地利用它们的产出。也正是人,才屠杀危险的动物,捕获有用的动物。

人类的技艺多种多样,它们对生活不可或缺。我无意于列举所有这些技艺,而只想指出,如果人类没有掌握这些技艺,那么病人就不会康复,健康人就不会觉得快乐,也不会有美食和享乐。正是这些东西才使人类的文明生活迥然有别于野兽的生存。

此外,如果人们起初没有聚集在一起,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城市,就不可能有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正是人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才导致了法律和习俗的制定、公平分配权利的获得、社会

---

① 此语可能引自阿西乌斯(前170—前85)的《普罗米修斯》。

制度的确立，而这些发展进而发扬了人道精神和互相体谅，其结果就是人类生活开始更加稳定。我们通过互相施索，通过利用对方的资源，成功地保证了我们的一切需要得以满足。

这一切，我实在无须赘述，因为帕奈修斯所详尽阐释的观点对大家必定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任何领袖只有得到了他同胞的合作，才能有所作为。帕奈修斯引用地米斯托克利、佩里克利[①]、居鲁士[②]、亚杰西劳斯[③] 和亚历山大为例。他指出，这些人如果不能赢得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就根本不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他用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断言，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谁也不会怀疑这个结论。

事情并没有就此为止。诚然，人民团结合作，其好处多多，但不容置疑的是，世界上最深重的灾难可能就是人加诸人的灾难。著名而多产的逍遥学派的狄凯阿库斯[④]在他的《论人们的死亡方式》一书中研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把所有非人为的死亡原因归集在一起，如水灾、瘟疫、自然灾害和野兽的突袭。他认为这种种之害曾一度毁坏过所有民族。接着，他开始比较被他人的行动，即被战争和革命所毁掉的人数，得出的结

---

① 佩里克利（前 495—前 429），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后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② 居鲁士大帝（前 599—前 530），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据《圣经》记载，曾释放巴比伦犹太人囚虏，并能向被征服者学习，在与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作战中被杀。

③ 亚杰西劳斯（又译阿格西劳斯）二世（前 444？—前 360），古希腊斯巴达国王（前 399—前 360），崇尚武功，精于谋略，被视为斯巴达尚武精神的化身。

④ 西西里岛梅萨纳的狄凯阿库斯是亚里士多德最得意的门生，仅次于泰奥弗拉斯托斯。

论是：因战争和革命而死亡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因其他各种灾害而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总和。

这就是说，毋庸置疑，人既能是给同类带来最大裨益的行为者，也能是给同类带来最大危害的行为者。因此，有能力赢得人心，并使人们服务于自己的事业，这应该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素质。我们的生活从对无生命对象、从对动物的利用中获得的诸多益处，可以归类为纯粹机能的活动。而获得我们同类的亲善，并使他们乐于增加我们的利益，这才是具备超人智慧和卓越才能的人值得去从事的一项任务。

为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美德。美德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能力区分真理与谬误，并理解一种现象与另一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每种现象的前因后果。第二种是有能力抑制激情（希腊词 pathe），并使欲望（horrnai）服从理性。第三种是这里要详述的，即能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做到善解人意。[1] 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保证能获得他人的合作，保证自己的自然需求得到充分满足。采取这种合作态度，还可以使我们避开任何可能潜在的危险，并对任何企图危害我们的人予以还击，在正义和人道许可的范围内严厉地加以惩罚。

在适当的时候，我将继续论述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赢得并保持他人的支持。但现在让我先做一些初步结论。

人人都懂得命运女神在决定我们是成功抑或失败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当她为我们吹起阵阵惬意的微风时，我们就会被飘送到我们心驰神往的天堂；如果她不经意地与我们对抗，那

① 这三种品质就是智慧、节制和正义。

么我们就会遭受毁灭。倘若我们列举一下命运女神能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灾难，首先就得提一下两类不太常见的灾难。其中一类是由无生命的原因造成的，包括风暴、飓风、船只失事、建筑物崩圮和火灾。另一类灾祸可能也不很常见，它来自野兽的伤害、撕咬和袭击。但更经常的灾难是人类相互对立，互相残杀。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前不久就出现了三例[1]。不妨想一下，有多少次将领们死于非命，就是最近我们还失去了一位十分杰出的领袖。也不妨想一下，民众胸怀血海深仇之时，有多少曾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仁人志士落了个被流放、打倒、遁逃的下场？另一方面，也不妨考虑一下历史上成功的事例，想一下文武官员的提升和战场上的大捷。这些成功也包含有机遇的成分。然而，不论善恶，如果没有他人的合作和支持，任何人都无法功成名就。

既然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我想进一步解释一下我们如何能吸引并激励这种合作，以增加我们自己的优势，假若我的论述显得冗长，那么将它与这一论题所牵涉到的利益之重大作一比较，也许我所说的倒会显得不够长了。

当人们采取某一步骤来扩充公民同胞的财产或促进他发迹时，人们的行动可以出自几种不同的动机。动机也许纯粹出于好意，因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他们喜欢这个人；也许是出于敬重，因为他们钦佩该人的品格，并认为他理应成功；或者，该人可以博得人们对他的信任，因而人们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支持他。另外，也许人们畏惧他的权力，抑或人们期望自

---

① 公元前48年恺撒在法尔萨拉击败耐乌斯·庞培，公元前46年在塔帕索斯战胜梅特卢斯、西庇阿，公元前45年在蒙达战胜庞培的儿子们。

己将来能得到某种利益，例如期望得到国王或民众领袖惯于给予的馈赠；或者人们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所允诺的酬报而甘愿效劳。无论是对接受酬报的人来说，还是对提供酬报的人来说，这都是最平庸、最卑劣的动机。因为当人们用受贿而不是靠自己的功绩来受犒赏时，世风就糟了。然而，在某些场合下，诉诸小恩小惠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届时我将就这种方法的各种可能有的用途，谈谈我的陋见。

但现在，我打算先谈谈该话题对美好生活有更直接影响的方方面面。

人们有时不仅是自愿地去帮助某个人，而实际上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他的权威和权力，这是有许多原因的。诱使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包括：善意；感恩；对方的赫赫声名；对顺从能捞到多少好处的盘算；担心自己如果不自愿地屈从，武力也会迫使自己就范；信赖对方的许诺；或者如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所司空见惯的那样，公然接受贿赂，对此我刚才已提到过。

然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好手段，莫过于赢得他人的爱戴。我提到过畏惧，可是使人们担惊受怕非但保不住个人的地位，却反而会失势。恩尼乌斯写道："人民仇恨他们所畏惧的人，并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①] 他说得千真万确。如果我们过去有所不知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却必须明白，任何人，不管多么权高势赫，只要不得人心，就不堪一击。我们的暴君，当他在世时，国家不得不忍气吞声，任他作威作福，因为他已用野蛮之力压制了国家的作用。如今，虽说他已寿终正寝了，但罗马

① 可能引自恩尼乌斯的《塞埃斯特斯》。

甚至比他活着时更受他的奴役。尽管如此，他的死还是最生动地说明了众怒难犯。天下暴君都遭到类似的命运，给我们以同样的教训。他们极少逃脱得了同样的下场。畏惧岂能保证大权永远在握。永握大权的惟一可能的方式就是争取友善。

显而易见，那些靠武力来压服民众的统治者，只得诉诸残忍的手法，就像有些主人由于别无他法来管理奴仆就不得不苛刻地对待他们。可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使人无端地滋生畏惧，这是何等的愚蠢。因为不管一个人多么严厉地压制了法律的自由行使，威吓了自由精神，但这些被淹没了的福祉迟早总会浮出水面，要么靠民众心中的感情，要么通过选举国家官员的秘密投票。这种失而复得的自由比那种从未经历过危险的自由更加惊心动魄。所以，这里有一条最能广泛应用的原则，它不仅可以保障一个人的人身安全，而且还可以保证他兴旺腾达和大权常握，这就是：赢得人心胜于令人生畏。不论在私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要想功成名遂，获己所欲，这是良方一帖。

那些一门心思想让别人感到畏惧的人，到头来却不可避免地害怕他们所恫吓的对象。不妨回顾一下，那惶恐不安的暴君狄奥尼西奥斯[①] 一见理发师的剃刀就丧魂落魄，宁愿用火炭烧去自己的头发。至于菲莱的亚历山大王的精神状态，人们就更难以想像了。据史传，他钟爱他的妻子西比。尽管如此，每当他晚饭后想去她的卧室时，便命令一个野蛮人或某个身

---

① (老)狄奥尼西奥斯(前 430? —前 367)，古希腊叙拉古僭主(前 405—前 343)，在篡权自称君主后，以残酷手段巩固扩大权力，曾征服意大利和西西里南部，使叙拉古成为希腊本土以西强大的城邦。

上刺着色雷斯人印记的奴隶走在他前面挥舞出鞘之剑为他开路。他还派出卫兵提前去搜查夫人的珠宝匣，以确保她的衣服里没有暗藏武器。他相信一个带有罪犯标记的未开化的奴隶竟比自己的妻子更可能忠诚于他，他该是一个何等不幸的人哪！然而，他这样做一点没错，最终西比因为怀疑他偷香窃玉而真的对他下了毒手。

任何权力，在畏惧的重压之下，都是无法持久的。看一下法拉里斯[①]吧。他以蔑以复加的残忍而臭名昭著。诚然，他不是家庭内讧的牺牲品，不同于我上面所提到的菲莱的亚历山大的命运，也不像我们罗马的这个人那样断送在一伙阴谋家的刀剑中。法拉里斯的结局是不同的：阿格里琴托姆的全体人民都群起而攻之，他是死于万人之手。大家还记得德米特利乌斯的情况吧。马其顿人全都离他而去，投奔了皮洛斯。不妨再看一下斯巴达人的遭遇吧。当斯巴达人耀武扬威、称王称霸时，几乎所有的同盟军都纷纷抛弃了他们，坐视他们在留克特拉的灭顶之灾。[②]

你们会发觉，相比于本国掌故，我更喜欢引用别国历史来论证我的观点。可是我也想就此略陈一孔之见。只要罗马人民靠亲善而不是靠非正义来治理罗马帝国，那么，我们曾进行的战争既保护了我们的臣属盟国，也保卫了祖国的疆土。战争

---

① 法拉里斯（？—约前554），西西里的阿克拉加斯的僭主，据说他曾把活人放在铜牛里烧死，把人们的惨叫声当做牛的吼叫声来听。

② 台撒利国菲瑞的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69年至前358年在位。马其顿王安提柯一世（前382？—前301）的儿子德米特利乌斯·波利奥塞特斯（前336—前283）的军队于公元前288年逃亡到伊皮鲁斯的皮洛斯国王那里。斯巴达人于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被底比斯人击败。

过后，其后果还是挺仁慈的，或者说至少不会比应有的后果更严重。在那些岁月里，罗马元老院是外国国王、各国各民族的庇护所。当时，我们官员和指挥者的惟一雄心就是忠诚地、正义地维护我们各省和各盟国的安全，以此来获得无上荣耀。所以，可以实实在在地说，与其说我们是世界的统治者，不如说是世界的保护者。

甚至在苏拉时代以前，这些传统的高标准就已经衰颓破落。自从苏拉奏凯以来，我们就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些理想。如果我们能如此残忍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那么，给我们的盟国以最可怕的压迫似乎也就不再为过了。诚然，苏拉的事业是一种正义的事业，但他的旗开得胜却令人心寒。他把长矛往广场上一插，就开始拍卖爱国者和资产所有者——至少这些人都是罗马公民——的财产。[①] 但他竟厚颜无耻地声称，他拍卖的物品是他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继他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人，此人所从事的是邪恶，而不是正义的事业。他的马到成功尤令人恐惧。[②] 仅仅没收公民的个人财产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邪欲。遭受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各省列国都任他宰割践踏。所有其他民族都国破家亡。

前不久，世界上出现了一个联合体的实例，但此联合体如今已不复存在。我们亲眼目睹了被攻占的马西利亚城的版图

---

① 苏拉于公元前 82 年占领罗马，次年成了独裁者。罗马人过去经常树立一长矛作为拍卖的标记，这一习惯起始于战利品拍卖。

② 指恺撒。

纳入了罗马的胜利品之列。[1] 然而，过去正是靠这个联合体——即现在的征服和胜利的牺牲品——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将军们才得以在外阿尔卑斯山战争中赢得凯旋。我们对盟国的损害，决不仅止这一个，我还可以列举很多很多。我之所以惟独提及它，乃是因为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

的确，我们现在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因为要是我们不允许暴力到处横行无阻，那么一个人岂能独揽专制大权。继承他财产的人是寥寥无几的，然而，却有一大帮卑鄙小人继承他的勃勃野心。只要人们依然记得插在广场上那血渍斑斑的长矛，只要人们希望再看到它，那么，内战的隐患和种子就将时时刻刻伴随我们。帕布利乌斯·苏拉，在他的亲戚是独裁官时，他是挥舞此长矛的人，而36年后，也正是这个帕布利乌斯·苏拉，又恬不知耻地站在另一杆长矛边，进行了一次更为卑劣污猥的拍卖。[2] 还有一个苏拉，他在第一个独裁官手下当职员，到了第二个独裁官上台时，他摇身一变成了市财务部长。这些事例说明，只要有厚利可图，内战就永无休止。

现在这个城市什么也没留下，只有恹恹沉沉的颓垣断壁。甚至连它们也提心吊胆，生怕更恐怖的打击不期而至。真正的罗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① 公元前49年马西利亚（马赛）被恺撒围占。西塞罗指的是公元前46年恺撒庆祝的大捷和以前同马西利亚的联盟，这次联盟使罗马在公元前121年并吞了加利亚—纳尔鲍嫩西斯省（法国南部）。

② 在恺撒手下，帕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是独裁官鲁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的侄子。但西塞罗提到帕布利乌斯的防卫是在公元前62年，即苏拉时代之后。此处提到的第三个苏拉是这位独裁官手下的一名自由民。

还是言归正传吧。这种种灾难之所以会降临于我们头上，是因为我们使别人感到畏惧，而不是使我们被他人喜爱。整个罗马共同体由于它那非正义的帝国主义而造成如此情形，那么个人应该为自己得出什么教训呢？我们已经认识到，亲善具有莫大的力量，它能使我们获己所欲，而畏惧却一事无成。我们下一步应做的是，讨论一下如何使这种亲善有利于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才能赢得建立在忠诚和尊敬基础上的感情呢？

应被灌输这种感情的人的数目，必然依试图进行这种灌输的人的情况而不尽相同。他是想要众多的信徒呢，还是只要一些就足够了呢？答案则取决于他所过的生活。不过，我们确应立下一个首要的基本要求：当我们选择值得信赖的朋友时，我们至少应选那些真正喜爱我们并诚心乐意地站在我们一边的人。就此而言，这个寻找朋友的人是不是个重要人物，这倒无关宏旨。不管其地位如何，他都像别人一样迫切需要友谊。

有些人比别人更强烈地渴望荣誉、名望，但必须承认，如果你具有这些优势，那你就更容易赢得朋友。至于友谊本身，我在《论友谊》一文中已经作了阐述。所以，现在我想着重谈一下我们业已开始讨论的另一项宝贵财产，即名望。的确，关于这个论题，我也曾写过洋洋洒洒两大卷①。然而，既然我们现在正探讨现实义务，所以我想再回到这个话题上。名望有助于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要想获得最真实、最崇高的名望，得激发公众的三种情感：(1)亲善。(2)信任。(3)那种有助于自己升官鸿渐的敬重感。简而言之，在民众身上唤起这些情感所用的方法，是和在

---

① 指西塞罗的《论荣誉》。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知道此书，但现已逸失。

个人身上唤起这些情感的方法如出一辙(虽然面对广大的群众需要有更大的技巧,但同时又特具优势,因为它使我们能同时在万千民众心头留下好印象)。

让我逐个考察一下这三个论题。第一论题关涉赢得亲善的问题。得到亲善的最重要方式就是为某人效劳[①]。第二种方式是表明你愿意为之效劳,尽管你实际上力不从心。因为能深刻影响民众好感的是慷慨、仁慈、公平、忠诚等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是与独具魅力和令人愉快的性格紧密相联的。这些美德之所以具有影响力,乃是因为我们赞赏正确而妥当的行为,不仅称颂它的内在卓越性,也称颂它的外在表现。我上面列举的这些品质,与这种卓越表现极相吻合,因此,大自然驱使我们去爱那些似乎具有这些品性的人。使人们感觉到亲善的主要因素就是这些。也许还有别的因素,但它们没那么重要。

获得名望的第二种方法,是赢得信任。为此有两点要求。首先,一个人应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有才能的;其次,他应该被视为公正的。我们信任那些比我们自己更有真知灼见、更有远见卓识,能临危不乱、随机应变的人。人们认为只有这种有用的才智才是一种真本事。赢得信任的第二点要求是,一个人应该具有公正的名声。公正与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当我们封一个人为公正之士的时候,我们也就认定他的性格丝毫没有不诚实或不公平之嫌疑。我们觉得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子女托付给他,是一百个放心的。

---

① 此处西塞罗特指法庭辩护。西塞罗之所以用"效劳"一词,乃是因为辩护人不允许收费,虽然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酬报。

在博得信任上，善与正义比才智更有效。的确，即使在人们痛感缺乏才智时，正义仍然具有很大的分量；而缺少正义的才智，是根本不能博得信任的。如果一个人被视为不诚实的，那么，他越是精明能干，他就越令人讨厌，越使人不信任。总而言之，正义和才智的结合是最佳的，能赢得所企望的一切信任。正义而缺乏才智，也能获得很多人的信任。但才华横溢却不正义，则苗而不秀，于事无补。

我把一种美德与另一种美德区别开来，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诧。毕竟，哲学家们通常认为，拥有一种美德便应有尽有，而我本人也经常持同样的论点。也就是说，毋庸置疑，任何正义之士必然也具有才智。我之所以出现明显的前后不一致，是因为我们在对抽象真理的哲学分析中使用准确语言是一回事，而我们在使这一论题通俗化的尝试中使用的语言则是另一回事。在本文中，当我把一个人说成是勇敢的，而把另一个人说成是善的或者有才智的时候，我是在用适合于广泛流传的词语来论述的。在阐述通俗概念时，应使用人们熟悉的普通语言。帕奈修斯就是这样做的。

好了，不打岔了，再回到我刚才的论述。

获取名望的第三个前提是人们敬仰我们，认为我们应当之无愧地享有崇高荣誉。一般而言，人们赞美他们感到美好或比他们原先所期望的更美好的一切事物。而且，他们也嘉许同胞身上所具有的那些胜过他们希冀的品质。所以，一旦他们在某人身上发现了卓越非凡的品性，他们就对他赞不绝口、敬慕不已；而那些既没个性，又没精神、活力的人，则遭到他们的奚落和嗤笑。然而，当他们不赞赏某个人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藐视他。譬如，一个被他们视为不诚实、恶劣、奸诈和狠毒

的人，会招致他们的非难，但并不必然会遭到他们的耻笑。正如我在他处所说的那样，取笑的对象是俗话所说的那种于人于己一无用处的人，那些懒懒散散、邋邋遢遢、麻木不仁的家伙。

另一方面，那些比社会的其他人更完美的人则会赢得人们的褒扬，因为他们没有丝毫的坏名声，也没有许多人都难以抵御的恶习。例如，耽于声色就是一个迷人的尤物，她成功地诱使很大一部分人偏离了正直之道。痛苦，也能在大多数人身上留下它那不灭的烙印，让人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生与死、富与贫，都对整个人类种族起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影响。只有在人们能不管环境的好坏超然于物外，完全专注于或致力于某种崇高而光荣的目的时，我们才会由衷地赞扬他们杰出而光辉的品质。

因此，这种超然于物外的能力尤为人所激赏。这就是作为善者之标志的正义被普遍视为奇迹的原因所在。也的确如此。如果一个人具有这种美德，便意味着他已摆脱了对死亡、痛苦、放逐和贫困的畏惧，也就是说，他认为与追求这些事物的对立面相比，做一个正大光明的正人君子更为重要。而且人们无不赞颂拒不为金钱所动的人。证明自己在这一方面过了关，也就等于证明自己已成功地经受住了血火般的考验。

那就是说，一个人能自称是一个正直的人，必须已经具备赢得荣誉的三项要求：一是亲善，因为一个人公正交易的有利效果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益处；二是信任，其道理也相同；三是赞慕，因为正义之士无视或蔑视使大多数人利令智昏、贪多务得的东西。

依我之见，任何人，不管他的生活方式如何，都离不开同胞的帮助。首先，他得有与之倾心交谈的朋友。如果在人们的心目中你不是一个好人，那么谁也不愿搭理你。即使离群索居，他也需要具有善良和正义之名声，因为他也总得有个把朋友。如果他无朋无友，只是独往独来，他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势下，他就很容易成为各种迫害的牺牲品。所以，他实际上比别人更需要正义的名声。

那些从事买卖或出租的人，即通常的商业界人士，也同样十分依赖于正义。事实上，正义的力量无所不至，以至无恶不作的人也不能没有一点正义的品质。如果一个小偷偷了或抢了另一个小偷的东西，那么他将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名誉扫地。如果一个土匪头子分赃不公，那么他的同伙就会弃他而去，甚至会把他干掉。匪徒们恐怕也有他们自己必须遵循的原则。我们从狄奥庞普斯的书里了解到，因分赃公正，伊利里亚的土匪巴迪利斯才掌握了大权。卢西塔尼亚人维利亚苏斯也正是靠这种手段获得了甚至比之更高的地位。罗马一支支大军、一个个将军都在他面前败下阵来，最后才被尊为“智者”的行政长官盖乌斯·赖利乌斯击溃打垮。赖利乌斯狠狠地打击了巴迪利斯的猖狂活动，使得赖利乌斯的后继者们很容易就结束了这场战争。[①] 你看，连一个匪徒也会因正义的影响而加强和巩固了他手中的权力，那么，想一想，正义对一个秩序井

---

① 伊利里亚统治者巴迪利斯曾蹂躏了马其顿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358年他被国王菲利普二世击溃。当时的历史学家奇俄斯的泰奥蓬普斯写了菲利普的执政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维利亚苏斯（卒于公元前139年）使卢西塔尼亚人和凯尔提伯里亚人对罗马的反叛长达11年。赖利乌斯（见《论友谊》）于公元前145年任行政长官。

然、法律完备、法制健全的政府的影响该会是何等的巨大啊。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米提亚人总是选一位善者做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要确保他们将受到公正的待遇。[①] 我相信，我们自己的祖先也是这样认为的。过去，当罗马人民开始遭受某些统治者的压迫时，他们便另选一位公民，一位品高德粹的人物做他们的君主和保护人。他的职责就是保护社会的弱者免遭暴政并创造公平的条件保证贵族和贫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出于同样的理由，还制定出了法律。人民一直渴望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否则他们偶然获得的任何权利都将徒有虚名。如果有一个正义而正直的人能使他们实现这一目的，那么这对他们就再好不过了。但如果这样行不通，则必须由法律时时刻刻用同一种语言向全体民众讲话。

所以，在古代被推选为统治者的人，毫无疑问是那些享有正义之盛名的人；如果他们同时也被认为是有才智的人，那么，人民在他们领导下所企盼获得的益处是更仆难数的。但领袖应该提供的首要之物是正义。这确实是一种应千方百计地加以培养和保持的品格。应该为了正义自身的缘故来这样做——因为这就是正义的本义，正义的实质。诚然，公平交易也会给一个人的名望增荣添耀。

在某些方面，赢取名望就若赚钱。为了赚钱，我们不仅考虑获取的方法，同时也要考虑投资的方法，以保证收入能满足目前的开支并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和各种享受。赢取名望也莫不如此。首先你必须争取名望，然后你就得投资你的所获。至于这个获取过程，苏格拉底非常正确地指出，有一条捷径可直

---

① 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96 页。

接赢得名望，即“使你自己成为你想要人民认为的那种人”①。如果以为靠装模作样、空泛表演、伪善言谈或摆出一副虚假表情就能获得永久的名望，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真正的光耀的名望根深叶茂，而任何虚伪做作则昙花一现。任何赝品都不能持久恒长。关于真品和假货，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为了简要起见，我只打算提一个家族的例子。帕布利乌斯的儿子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君主的英名将永垂罗马史册。但他的儿子们在世时却未能博得正直之士的赞誉，而死后则跻身十恶不赦者之列。②

因此，任何想真正享有名望的人，必须履行正义所赋予的义务。这些义务我已在本书的上一卷作了论述。

事情的本质正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在于我们实际上应该是希望别人认同的样子，但要确保人们真的认清我们的真面目，还是有办法可循的。现在我就想提出这些方法。确实，如果一个人开始了他负有盛名的生涯，不管是由于父辈的名声（马尔库斯，也许你就属于此类！）还是通过别的人生转机，他终将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他做的每一件事，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在众目睽睽之下，仿佛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一言一行暴露无遗，而别人因出身卑微则使整个少年时期都湮没无闻。一旦他们长大成人，他们不得不下决心付出格外的努力往上攀爬，他们致力于这项任务显得尤为自信，因为他们年轻，会受到别人的鼓励，而不是妒忌。

---

① 参见色诺芬《言行录》第二卷。

② 老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于公元前 177 年和公元前 163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69 年任监察官，他的两个儿子梯伯瑞乌斯和盖乌斯是著名的护民官。西塞罗一再哀叹他们的改革方法。

一个年轻人在争取显赫名望道路上的最佳途径是尽可能在战场上建功立勋。我们许多祖先都屡建奇功，因为当时兵火连天、狼烟四起。你们的青春岁月也遇上了一场战争。但在这场战争中，一方充满了罪恶，而另一方则浸漫着霉气。尽管如此，当庞培把一队骑兵的指挥权授予你时，你的骑术和标枪，你在军中吃苦耐劳的杰出表现，使你赢得了这个伟人以及你所有战友的高度赞扬。然而，你已得到的名望到头来一无用处，因为当罗马共和国消亡无存后，你的名望也就不足挂齿了。

然而，我不想在此对你的私事说三道四。我要论述的是较一般的论题。因此，让我继续作下一步的论证。

有一条普遍原则，即一个人的品性比他的躯体更重要。这条原则完全适用于我们在此讨论的论题。在公共生活中，那些靠精神力量取得的成就比那些纯粹作为物质力量之表现的成就更令人难忘。记住了这一点，一个年轻人就会发现，如果他举止得体，如果他对父母孝顺有加，如果他对家庭其他成员关爱备至，那他就最能赢得褒奖。青年们还会发现，如果他们选中了某个英明的知名爱国政治家，并作为他的同伴而投于他门下，他们就会更容易得到认可和赏识。如果他们继续和一个有这种才干的人保持交往，那么公众就会认为他们也将成为他们树为楷模的那种人。例如，年轻的帕布利乌斯·鲁梯利乌斯·鲁弗斯的正直名声和立法才华主要归因于他长期出入帕布利乌斯·斯凯沃拉家门。而鲁西乌斯·克拉苏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孩提时代，他没有向任何人拜师，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那场至关重大而又金声玉振的起诉，赢得了极大的

威名。在他当时这个年龄，大多数孩子只能因在学校里功课好而受到老师的表扬，但克拉苏却获得了狄摩西尼一样的成就。也就是说，尽管他年少稚幼，但他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上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即使那只是一篇他在家中所做的实习论文，也足以令人称道了。

诚然，讲演只是一种言语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会谈。谦恭有礼、令人愉快的谈话方式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帮你获得朋友，但很难准确地说它到底有多大作用。显而易见，讲演，即雄辩的公开演说，比任何私下闲谈更有助于博取盛名。有三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即马其顿的菲利普给亚历山大的信，安蒂帕特给卡山德的信，安提柯给他的小儿子菲利普的信，[①] 阐明了这种雄辩的价值。我们知道，这三封信的作者都是历史上最具智慧的人，在他们这些现存的信中，他们建议自己的儿子用亲切感人的言词来征服人民的心，用有说服力的规劝来笼络士兵的忠诚，但最具影响的一般是在公开论战中所作的讲演，因为面对着众多的听众，这种讲演能赢得大批的人站在自己的一边。一次流畅而又深察人心的演讲能使演讲者获得极大的奖誉，他的听众将深信他比别人更聪慧。如果他能使自己的讲演既感人又有理据，人们将对他五体投地，尤其是如果他血气方刚。

人们可以在许多场所一展雄辩之才，如法庭、议院和元老院是许多年轻的罗马人靠公开演讲而一举成名的地方。而在

---

① 这些信均是伪造的。菲利普二世(前359—前336)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亚历山大的将军安蒂帕特(死于公元前319年)是缔造塞萨洛尼卡的卡山德的父亲。安提柯一世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后继者(死于公元前301年)，他有两个儿子，即菲利普和德米特利乌斯·波利奥塞特斯。

法庭上，博得赞叹的可能性为最大。

法庭上的讲演分为两类，一类是起诉，另一类是辩护。为某人辩护更能博得荣誉，但起诉一方的讲演也经常能赢得名望。我刚才提到了克拉苏，而演说家马尔库斯·安东尼[①]在他青年时代也获得过类似的成功。而且，起诉者的角色使帕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成了著名的演说家，当时他挺身而出，反对邪恶的颠覆分子盖乌斯·诺巴努斯[②]。但一般而言，任何人都不该扮演起诉人的角色，除非为了国家利益（如我上面所举的几例），或为了报一己私仇（这就是鲁库鲁斯兄弟俩的动机），或为了保护外省平民（例如，我曾提出以起诉来帮助西西里人，还有朱利乌斯[③] 应撒丁人民之请求而控告阿尔布西乌斯[④]）。鲁西乌斯·富费乌斯为弹劾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⑤]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同样是众人皆知的。

起诉一次两次尚可，但无论如何不能频频出庭。如果有人非得频繁地进行起诉，那么他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对国家有益处的案宗上。惩罚罗马的敌人，决非愧赧可耻的。即便如此，也得有个限度。一再重复起诉，使得被告的民权被剥夺，似乎非常无情冷酷，甚至可以说很不人道。因此，专以胜诉而闻名会置人于险境，会不利于他的好名声。出身于豪门望族的马尔库斯·布鲁图（其父是一位杰出的法律权威）就遇到了这

---

① 马尔库斯·安东尼是马尔克·安东尼的父亲，于公元前 99 年任执政官，他以雄辩著称。

② 盖乌斯·诺巴努斯于公元前 104 年任护民官。公元前 98 年被鲁弗斯指控犯有叛国罪，安东尼为其辩护，遂被宣布无罪。

③ 朱利乌斯·斯特拉博于公元前 90 年任市政官。

④ 蒂吐斯·阿尔布西乌斯是一名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

⑤ 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于公元前 101 年任执政官。

种情况。[1]

另一项应谨慎遵循的原则是：绝不可向一个无罪的人提出剥夺其民权的诉讼，因为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犯罪行为。大自然为了人类的安全和繁衍而赋予人类论辩术，因此，用这种天赋来灭绝诚实的人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决不能这样大逆不道。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有罪的人不是堕落成性或十恶不赦，偶尔为他辩护也不必有任何顾虑。因为民众感情要求这样做。这是习俗所许可的，而且也符合人类的行为准则。

在任何一场审判中，法官的职责都是去揭示事实真相。而律师则有时也许不得不使自己的辩护依据于那种貌似真相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并不完全与事实真相相吻合。但我必须承认，如若不是斯多葛派的最权威代表帕奈修斯已经说过这种话，我是没有胆量这么说的，尤其是在这样一篇哲学论文中。

最显赫的声名，最深厚的感激之情，是靠发表维护人民的讲演而赢取的。有时，当被告显然成了某个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物压迫和迫害的牺牲品时，这些辩护演讲就尤其适用。我经常受理诸如此类的案件。例如，我年轻时曾为阿米里亚的塞克斯图斯·罗西乌斯[2]辩护，抵制独裁者苏拉的暴政。如你所知，这篇演讲稿已经发表了。

好了，一个青年为了赢得名望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就讲这么多。下面还要接着论述的主题是仁慈和慷慨。

---

① 其父（公元前150年起任行政长官）是民法的三个"奠基人"之一，而其子则以起诉者而闻名。

② 指《为阿米里亚的塞克斯图斯·罗西乌斯辩护》（公元前80年）。

显示这些品质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两种方式：要么靠亲自效力，要么靠金钱。第二种方式较为容易，特别是如果你恰好又是个富人。但对一个高风亮节的人来说，第一种方式更完美、更崇高，而且也更可取。这两种方式同样显现出大方地施恩予惠的欲望。但第二种方式纯粹是支取一个人的财政资本，而第一种方式则意味着要付出一个人的亲身精力。况且，支取资本也意味着慷慨的源泉迟早会枯竭。换言之，这种慷慨是自我毁灭性的，即你现在赠予金钱的人越多，将来所能帮助的人也就越少。相反，如果一个人的仁慈和慷慨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力量，那么，他现在帮助的人越多，他此后可用来进行进一步帮助的帮手也会越多。此外，他逐渐养成了仁慈待人的习惯，使他以后能更乐于、更熟练地为更多的人效劳。

菲利普在给儿子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一语破的，告诫他不要以小恩小惠来收揽马其顿人民的心。这位君主写道："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竟想使你用金钱收买的人成为忠实的支持者！这可是后患无穷啊！你想让马其顿人民视你为管家和供应商，而非堂堂一国之君吗？"

是的，这就是菲利普对他儿子说的话。他的告诫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中肯的。

一个人亲身付出效劳和努力来表示慷慨，这种慷慨肯定比另一种慷慨更高尚，而且它还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也能帮助更多的人。但是，捐款有时也是必要的，这种必要并不能完全廓清。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拿出我们的私人财产来救济那些穷困而值得怜悯的同胞。但我们这样做应该慎重而又节制。在很多情况下，不加区别的捐赠会把全部遗产挥霍一空。即使你想以此方式来帮助别人，可你一味地放纵自己的兴

致，以至为了保持该爱好而将财产挥霍殆尽，这无疑是愚不可及的。况且，过于大方的施舍会导致盗窃。当一个人大量分送财产，而最后开始感到手头拮据时，他便只好把手伸向他人的财产。[1] 尽管他是一心想靠显示慷慨大方来争取亲善，但他从受惠者那儿所获取的亲善却无法抵消他因掠夺他人而遭受的厌憎。

换言之，尽管一个人的钱袋不应攥得太紧，但也不应大敞其口，不管谁都可以从中捞一把。总该有个限度吧，而掌握尺度的决定因素便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应该记住一句俗话，这句俗话在罗马家喻户晓，以至成了谚语，即慷慨是个无底洞。那些习惯于被资助的人注定不会适可而止，而那些从未被资助过的人，谁不想被资助一回呢？

巨额捐赠者分为两类：奢侈的与大方的。奢侈的捐赠者把钱浪费在盛宴上、大吃大喝上、格斗表演上以及盛大的比赛或狩猎上，而这些东西只能给人留下短暂的记忆，甚至根本就是过眼云烟。相反，真正可以被称为宽宏大方的人，则能提供赎金，使囚徒摆脱匪徒之手，或为朋友承担债务，或为朋友的女儿提供嫁妆，或使朋友得到一份他想要的财产或扩大他业已拥有的土地面积。

我真不能理解泰奥弗拉斯托斯[2] 在写《论财富》一书时是怎么想的。他的许多观点都言之有理，但有一点却非常荒谬。

---

① 西塞罗无疑指的是卡提林（公元前 63 年他粉碎了卡提林的阴谋）、苏拉和马尔库斯·安东尼（未来三巨头之一）。

② 泰奥弗拉斯托斯（前 372？—前 287？），古希腊逍遥学派（又称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提出物质自己运动的观点，在植物学和逻辑学方面作出贡献，著有《植物研究》、《品格论》等。

他对公开竞技的豪华场面极尽渲染褒扬，甚至竟把放纵这种奢侈开支的能力视为财富最完美的特权！相反，我坚持认为，真正慷慨的表现(我已经举了数例)是更有意义、更富成果的花钱方式。

亚里士多德[①] 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远比泰奥弗拉斯托斯更有见地，而且更切中要害。他的观点截然相反，责备我们对靠倾泻金钱来收买民心竟不汗颜。他说："想像一下，一个城市被围困，人民不得不花一米诺钱来买一品脱水；首先，我们会觉得这难以置信，每个人都会惊愕不已，尽管经过思索后会承认这个价格在必要时是合理的。然而，我们在公共场合上无休止地大肆铺张浪费，却没有使我们感到特别惊奇，尽管这种浪费没有满足任何迫切需求，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荣誉。实际上，它只能使民众高兴一时，过不了多久就风流云散。即使那些狼吞虎咽狂畅一时的最昏庸的家伙，也会很快把这一切忘了个精光。亚里士多德进而得出了以下十分正确的结论："这种娱乐只能使儿童、蠢妇、奴仆和奴性十足的人开开心，而通情达理、明辨是非的正经人是不可能称许这类把戏的。"

但我确实相信，在我们国家，甚至在美好的古代，就连操守高洁的公民在任市政官时一般也可能有过这些浮夸的表现。例如，以"富翁"著称的帕布利乌斯·克拉苏就家私巨万，曾在担任市政官期间举行了盛大的比赛；此后不久，鲁西乌斯·克拉苏和昆吐斯·穆丘乌斯·斯凯沃拉祭司(一个非常

① 这里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其著作中找不到，而且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Ⅰ，Ⅰ)中恰恰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故有人认为此处应为"阿里斯托"(奇俄斯的阿里斯托，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

谦逊无华的人)联合,在担任该职时钟鸣鼎食、穷奢极侈。接着是阿庇乌斯的儿子盖乌斯·克劳狄乌斯,以及后来的鲁库鲁斯兄弟、霍屯西乌斯和西拉努斯[①],无不如此。甚至在我当执政官的那年,帕布利乌斯·伦图鲁斯的糜费超过了他的每一位前任,后来的斯考鲁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糜费骄奢的要数我的朋友庞培在他第二次任执政官时的铺张了。

至此,我已对此事略陈了我的一管之见。

尽管如此,仍有必要避免任何吝啬之嫌疑。例如,马摩库斯是个富豪,但他以费用高昂为由,拒绝出任市政官,这预示着后来人们拒绝推选他任执政官[②]。换言之,既然民众需要铺张排场,那么,一个明智达理的人就有义务迎合服从;即使他对此毫无热情,他也得按要求去做。但即便如此,他也该像我那样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他不得不顺应民意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在某些时候,对民众的慷慨将有助于他在未来的某个日子达到某些真正更有意义而且更有用的目的。例如,奥瑞斯特斯[③] 之所以赢得了难得的亲善,乃是因为他最近以宗教祭祀为名在罗马的各条大街上举行了盛宴。在物价暴涨之时,马尔库斯·塞乌斯[④] 以极低的价格为民众一次供应一配克粮食,对此,没有人对他有任何腹诽。以前,他一直不太得人心,因而心事重重。这次他终于如释重负了。考虑到他当时任市政官,

---

① 德西莫斯·朱尼乌斯·西拉努斯于公元前 62 年任执政官,与布鲁图母亲塞尔维莉亚结婚后,生有三女。

② 实际上,马摩库斯·艾弥利乌斯·莱庇达斯于公元前 77 年当了执政官。

③ 耐乌斯·奥瑞斯特斯于公元前 71 年任执政官。

④ 马尔库斯·塞乌斯是罗马骑士和商人,恺撒的坚定支持者。

因此，这样的代价算不得过分，也不会丢脸寒碜。

但是，最显赫的声望是我的朋友米洛取得的。那时，我们国家的整个命运就维系在能否解除对我的流放。因此，为了民族利益，米洛收买了一帮斗剑士，利用他们制服了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那惨绝人寰的暴戾恣睢。[①]

所以，分发分发钱财在必要或实用之时未尝不可，然而，即使在必要或实用时，节制依然是最明智之良策。昆吐斯那位精明强干而名震寰宇的儿子鲁西乌斯·菲利普斯[②]，过去经常自夸，说他娱乐从不自掏腰包，仕途中一路顺风，一个个高位唾手而得。考塔[③]和库里奥[④]过去也经常这样自命不凡。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居功自傲。我刚达法定年龄时，大家就连续几次一致推举我担任国家官员，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取得过如此的成就。与这些荣誉相一致的是，我在担任市政官时的开销，根本算不上铺张。[⑤]

当把金钱用在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如城墙、船坞、港口、水渠等时，其支出就完全合理。诚然，实际的现金施舍能提供更大、更直接的快乐。但从长远计，另一种支出会带来更多的感恩之情。至于剧院、门廊、新庙宇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建筑物，出于对庞培的敬重，我敢贸然对此提出批评，因为庞培在这方

---

① 公元前 58 年，西塞罗被他的死敌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流放，公元前 57 年护民官蒂吐斯·安尼乌斯·米洛帮助他结束流放生涯（米洛于公元前 52 年暗杀了克娄狄乌斯），参见《为米洛辩护》。

② 鲁西乌斯·菲利普斯于公元前 104 年任护民官，公元前 91 年任执政官。

③ 鲁西乌斯·考塔于公元前 65 年任执政官。

④ 盖乌斯·库里奥于公元前 90 年任护民官，于公元前 76 年任执政官。

⑤ 西塞罗于公元前 69 年任市政官时，实际上举行了三次公共比赛。

面十分踊跃积极。尽管如此，最杰出的哲学家们会对这类公共工程大不以为然的。例如，帕奈修斯对此就颇有微词。在本文中我采用了他的许多灼见（尽管实际上没有直接引用他的原话）。法莱伦的德米特利乌斯也有同感。他指责希腊权高势赫的人物佩里克利把巨额金钱抛扔在著名的雅典卫城入口上。关于这一点，我在《论国家》一书中已作了详述。[1]

总而言之，以此为名的一切开销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可取的，但有时这些开销也是必要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支出也应该始终根据捐赠者的财富多寡来调整。节制的原则须时时遵循不违。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第二类慷慨赠予，即由一种要表示慷慨的欲望激发起来的赠予。

这里我们还得再考察一下不同的接受赠予者所处的境地。一个深受灾难折磨的人的情况应该与一个无灾无难而只是想活得更滋润的人的处境区别开来。慷慨应该偏于前一类人，即厄运的牺牲品——除非他们是自食其果。至于另一类人，即那些不是为了减轻困难而只是为了得志腾达而渴望帮助的人，我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应该伸出援助之手，而是说我们在选择帮助的对象时，应作慎而又慎的判断。恩尼乌斯曾说过："善举，如果行得不当，也会成为恶行。"此话千真万确。

如果受惠者值得帮助，而且知恩图报，那么施惠者将不仅

---

① 法莱伦的德米特利乌斯（生于公元前350年）是雅典作家和政治家，被马其顿的卡山德立为雅典总督。雅典卫城纪念性的有顶入口是由姆耐西克利（公元前435年）设计的。据推测，西塞罗的《论国家》属于他的《论共和国》第五卷已散逸的部分。

得到该接受者的亲善报偿，而且还将受到其他人的善待。世界上惟有这种慷慨（有区别地正确运用）才能赢得巨大的感激和同情。领袖人物身上的这种仁慈犹如一所圣殿，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最终都可能归向那儿。因此，应该努力使尽可能多的人都享受到我们的慈善。人们将永志不忘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代代相传，永远铭记施惠者的美名。人人都憎恨忘恩负义，人人都把它当做一种自损行为，因为忘恩负义之徒将不会再受到慷慨的对待。这也就是说，一个不知道知恩图报的人是一切需要帮助的人的共同敌人。

人们可以要求提供的另一种帮助，是为赎回战俘提供赎金。这不仅是对战俘的仁慈，而且也是一项爱国之举。改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的财政状况亦然。鲁西乌斯·克拉苏在一次演讲中详论了罗马元老院议员曾一度习惯给予穷人的帮助。依我一孔之见，这种私人慈善行为远远胜于公共娱乐的奢侈开销。人们企望从认真而有高度原则性的人那里得到前一种馈赠，而铺张是一部分人的典型行为。他们曲意逢迎民众，抛出迷人的诱饵来挑逗民众轻飘浮嚣的本性。

除了慷慨赠予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颂扬的德行。例如，不要对别人提出苛刻的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各种商业交易中，无论是买还是卖，是承租还是出租，是邻里关系还是财产分割，人们都应该做到既公平又合理，愿意大大地出让自己的权利，乐于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避免诉讼，有时甚至吃点小亏也无怨言。事实上，这种让步有时不仅是对他人的豁达，而且，从长远来看，实际上也惠及自己。我们当然应该关心自己的财产，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财产从我们的指缝溜走，但我们不能走向极端，不能使人家对我们产生一丝一毫的小气或贪婪

的怀疑。尽管一个人使用金钱最好的方式可能是把钱花在慷慨之举上，但也不能无休止地免费白送父亲的遗产！

狄奥佛拉斯托斯褒扬的另一种美德是热情好客。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有德之士向有德宾客敞开其家门，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称许的事情。而且，热情款待莅临我们城市的外国贵宾，也于我们民族大有裨益。此外，任何一个有崇高抱负的人应热情招待来罗马访问的外邦朋友，以此来谋求对外邦的影响和亲善。狄奥佛拉斯托斯曾专门谈到过西蒙①。西蒙过去经常如此款待来自他所属选区的拉西亚得人。如果有拉西亚得人拜访他的乡间别墅，他便下令给予一切方便，并责成管家备妥一切。

那些不是靠捐现款而是靠躬行效劳而表现出来的慷慨大方，不仅有利于个人，而且也有利于国家。为了提高一个人的地位和名望，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在法庭上为某人辩护，在这个领域里给人以广泛的帮助。我们的祖先有许多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一直非常敬重那些诠释我们完美法律的专家。政治家们始终躬行亲事这种活动，直至当今这个混乱时代。但现在这种职业的荣耀，像罗马其他官职的荣耀一样，已黯然失色。而且，更可悲的是，一位完全可以与前辈并驾齐驱并在法律学问上胜过他所有前辈的人，却享受不到他前辈那样的殊荣。②

---

① 西蒙（前512—前449）是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

② 指律师舍尔维乌斯·苏尔皮西乌斯·鲁弗斯（卒于公元前45年）。他于公元前51年任执政官，是西塞罗的挚友。

这种效劳能赢得广泛的感恩之情，并能起到一种使人服从于义务的良好作用。

与立法能力紧密相联的是雄辩之才。这种才干是一种更高级复杂的艺术，且更具力量来博取亲善。因为雄辩特别适用于获得听众们的嘉誉，它能在贫民身上唤起新的希望，它能使你为之辩护的人们萌发出深深的感激之情。因而，我们的祖先就把演讲术列为一切社会职业中最高级的职业。如果一个人能言善辩并且乐于吃苦，如果他遵循祖辈们的传统，一个接一个地为公民辩护，没有丝毫的勉强，没有丝毫的酬报要求，那么，他将会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来助同胞一臂之力，这意味着他的尽心效劳使他有了众多的受益人。

提到演讲术，我情不自禁地想再次表达我的悲哀。我悲哀是因为这种活动在罗马现已中断，甚至可以说它已完全绝迹。倘若不是心存疑惧，怕人家会说我是在对自己的个人处境自怨自艾，那我倒非常乐意对此大发一下宏论。不过，人们总还是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演讲家都已殒灭，可指望的东西已所存无几，甚至连才气平平的演讲家现在也已寥若晨星，而现存的开业律师大都只会虚张声势而已。毫无疑问，从本质上说，所有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成为资深律师或雄辩演说家。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通过为竞选国家官职的同胞奔走拉票，为同胞向陪审团和官员作证，亲身为同胞谋利益，寻找律师为同胞提供建议和辩护，从而使许多同胞蒙恩受惠。如此行事者，定能博得他人深厚的感恩之情，获得无比珍贵的偿报。

还有一点建议也许人人皆知，几乎不必赘言再提。当你有心帮助某些人时，千万注意不要同时冒犯了另一些人。务必避

免一个常犯的错误，即做一些有损于任何个人的事情——伤害此人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或极不可取的)。偶然做了这样损人的事，算是马虎无心；故意这样做，那就是蛮横无礼了。如果你漫不经意地冒犯了他人，你就应该尽一切所能，解释你是迫于无奈才为之的，而且要道明缘由，以求得宽恕。再则，你以后应该尽力提供帮助，以弥补自己所犯的过失。

在决定是否给某人以帮助时，我们一般总要考虑他的人品，或者他的财力。不过，大多数人都会说，在施与恩惠时，对捐赠人而言，受赠人的人品应比他的财力更重要。这听上去倒很不错。然而，又有谁真的会认为帮助一个贫穷而可敬的人比帮助一个富裕而有权势的人更有吸引力呢？

必须承认，我们一般更倾向于帮助那些会较快地给我们以回报的人。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更仔细认真地考察一下问题的这一方面。诚然，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事实上不能用实利来报答我们，但如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至少会用他的心来报答我们。有人这样奇巧地说过："身上还有钱的人，还没有还钱；还了钱的人，身上已没有了钱。"但这并不适用于感恩。因为即使受益人已经报答了恩情，他也仍怀感恩之情。事实上，就某种意义而言，他怀有这种感情本身就意味着恩情已得到了回报。

然而，那些自以为富裕、幸运且声誉卓著的人，却不愿意因接受他人的恩赐而承担义务。实际上，如果别人帮了他们的忙，甚至是个大忙，他们倒宁愿认为自己是施了恩惠，而不是受了恩惠！因为他们忐忑不安，生怕会有什么不利于他们的言论，要求他们给予某种回报。他们死也不愿意承认他们像平民

一样受惠于保护人。

而一个穷人如果受到了他人的恩惠，他则会乐于相信这是出于他个人的状况而受到的恩惠，施惠人不是在图谋他的财产。因此，他会千方百计地来表达他的感恩之情，不仅向那个助了他一臂之力的人，而且也向那些将来有可能给他类似帮助的人，因为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如果他果真以效劳作为回报，他决不会吹嘘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如何如何的重要。

在此，须强调另外一点。如果你为之辩护的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命运宠儿，那么你就只能赢得他本人的感激，或许还有他子女们的感激。但如果你为之辩护的是一个贫穷但诚实可敬的人，那么，每一个与他一样贫困而诚实的人——民众中这样的人不知凡几——也都将把你视为他们可靠的保护人。因此，我的结论是，向正直端方的受益人投资胜于向富翁阔老投资。

然而，理想的做法是施恩惠于生活在各种条件下的人们。但如果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冲突，那么，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遵循地米斯托克利的忠告。有人问他，他应该把女儿嫁给一个诚实但贫穷的人呢，还是嫁给一个声名狼藉的有钱人。他回答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没有钱的人，而不喜欢没有人格的钱。"

可是，今天，拜金主义盛行，可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可是，且问，一个人无论多么富裕，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也许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好事一桩，也许有时甚至那也并不见得。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假定腰缠万贯是件大好事吧。换言之，他花起钱来可以更潇洒自在。但凭这点他就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如果他的人品端正高尚，那么，他的财富肯定不会妨碍别人给他以帮助。但这也不应被视为帮助他的特殊理由。我们

作出的决定不应取决于他财产的多寡，而应纯粹地、完全地取决于他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决定何时提供援助的主导原则是这样的：当错误的一方反对正确的一方时，你决不能同意给予支持。既然一切不朽的名望和荣誉的根源是正义，那么，一切非正义的东西不配得到我们的支持。

关于对个人的帮助，就谈这么多。下面论述一下对国家利益的贡献。这当中有一类行为是直接针对全体民众的，而其他行为尽管也可以使整个国家受益，但仍是以某种形式来帮助这个或那个个人的。另外，后一类行动往往比前一类行动能博得更深的感恩之情。如有可能，我们对这两类行动都应加以重视。

当我们给个人提供这类服务时，也就是说，当我们同时着眼于民族利益时，我们的介入应该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有利于整个国家，至少我们的所为不应违背国家利益，这是至关重要的。以盖乌斯·格拉库斯为例：他大规模地免费分配粮食，使大众受了益，却使国库穷竭。相反，马尔库斯·屋大维乌斯[1]有节制的分配，不仅满足了较贫困的一部分人的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国家。

每一位政府高官也应义不容辞地保证一切公民的私有财产都应得到保护，国家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犯公民权利。

---

① 马尔库斯·屋大维乌斯于公元前120年任护民官，他所实施的谷物法，后被一种较为保守的措施所取代。

例如，鲁西乌斯·菲利普斯力图通过一项重新分配土地的法案，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1] 诚然，当这一法案遭到拒绝时，他倒非常冷静，就此而言，他不愧为有节制。但是，在他以前为得到民众的支持而鼓动其如簧之舌时，他却信口开河，说什么整个国家的全部财产拥有者加起来也不过两千人。为此，他理应被剥夺罗马公民权，因为他的话分明意味着他在支持对一切财产的平均分配，这将是灭顶之灾。实际上，组建国家和城市的目的，无非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诚然，人们是出于自然本能而自发地入社结团的，但他们之所以寻求城市这个庇护所，乃是因为他们想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

当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罗马国库告罄时，我们的先辈们总是征收财产税。我们必须努力防止重蹈覆辙，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证不再征收此税。我所要说的话并不是特指罗马，而是泛指整个世界，因为当我做出不祥的预言时，我宁愿这些预言针对的是别的国家，而不是我们的祖国。如果万一有哪一个政府觉得有必要征收财产税，那么，应该极其认真地向全体人民申明：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否则，整个国家就要崩溃塌灭。

显而易见，一切掌管国家事务的人也应义不容辞地保证，人民将得到充分的生活必需品供应。至于通常这是如何实施的，为什么应该这样做，那我就不必啰唆了。这种义务是一目了然的，刚才出于论述完整的考虑，我才略提了一下。

在一切公众事务中，最根本的是要避免引起哪怕是一丝

① 指他在公元前104年任护民官期间。

丝的贪婪嫌疑。萨姆奈特人盖乌斯·庞提乌斯[1] 曾经声称："如果命运女神能让我延迟出生，一直到罗马开始接受贿赂的时代，该多好啊！因为那样的话，我就能在一天之内将他们的帝国灭亡。"是的，那他就得等上几个世纪。因为只是到了最近，这个祸根才开始降灾于我们的国家事务，所以，如果庞提乌斯过去就像现在表面上的那样可怕，那么，我倒是大大地松了口气，因为他生活在过去，而非现在。自从鲁西乌斯·皮索通过了他的严惩非法收入的法律以来[2] 还不到110年。在此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法令。从那时起，许许多多类似的措施纷纷出笼，而且一个比一个严厉。很多人曾被押上审判台，受到惩处。正是由于害怕法庭的下一步行动，一场可怖的意大利战争爆发了。[3] 后来，法庭连同法律都受到了压制，我们的臣属盟国一个个遭到掠夺和攘劫。这一系列事件的后果是，我们如今已不再把尚存的任何力量归结于我们自身有长处，而是归结于别人有弱点。

帕奈修斯非常推崇小阿菲利卡努斯，说他在公共生活中廉正自律。这种称赞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人们可以认为阿菲利卡努斯具有更大的美德，因为对这种卓越的品质——他的自制力——的赞颂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例如，当鲁西乌斯·帕鲁斯拥有马其顿的全部财富时，[4] 他给我们的国库带来那么多的金钱，他的战利品——仅仅一个将军的战利品——就足以永远不用征收财产税了。但除了不朽

---

① 盖乌斯·庞提乌斯于公元前321年在柯狄尼大岔口战役中击败罗马人。
② 公元前149年立法建立永久法庭审理贿赂和敲诈勒索案。
③ 指马西亚(或社会)战争(前91—前87)。
④ 公元前168年他在皮得纳战胜马其顿国王帕尔修斯。

的荣耀外，他却没有给自己的家里带来任何新的财产。他的儿子，小阿非利卡努斯以父亲为榜样，在征服迦太基后，也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他的同事，监察官鲁西乌斯·穆米乌斯，在彻底摧毁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后，也没有给自己捞一分钱。[1] 他雄心勃勃，但不是去装饰自己的居室，而是去装饰整个意大利。而在我看来，正是凭借这种态度，他实际上以最辉煌的方式装饰了自己的家居。

如前所述，天底下最肮脏的罪恶当首推贪婪。如果这种罪恶发生在头面人物和政府高官身上，就肮脏之至了。利用国家事务大谋私利，非但是极不道德的，而且是滔天罪孽。阿波罗通过他的女祭司之口宣称，惟一能摧毁斯巴达力量的东西就是贪婪。他的预言适用于其他一切成功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统治者赢取亲善的最佳途径就是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

当政客们提出分配土地的议案，急不可耐地摆出一副人民的朋友的姿态时，他们试图把现有的地主逐出家园。或者，他们打算使负债者免除债务。

持这些观点的人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共和国赖以生存的基础。首先，他们是在毁坏国家的一种因素与另一种因素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果负债人可以不按他们所借的数目还债，这种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进一步说，一切怀有这些意图的政客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给整个正义原则以致命的一击。因为一旦财产权遭到侵犯，正义原则也就从根本上被破坏了。我再重申一遍，每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特殊职能就在于保证它的每一个公

---

① 公元前 146 年，鲁西乌斯·穆米乌斯镇压了阿肯联盟并摧毁了柯林思。

民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侵扰地享有自己的财产。

此外，政客们提出的这种措施会给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他们本身却又不能成功地赢得他们所企盼的民心。因为凡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分得土地的人则会假惺惺地说他从未想过要拥有土地；或者说，如果某人的债务被一笔勾销，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满心欣喜，以使人们不觉得他其实是无偿还能力的。而受到损害的一方，则不仅会牢记这种损害，而且会公开发泄其怨恨之气。因而，即使这种极不公正的措施的受益者在数目上超过了牺牲者，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在此类事情上，数目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撇开这一切不谈，让那些多年甚至几个世纪一直拥有家庭财产的人把财产移交给那些从未占有过任何财产的人，使正当的所有者丧失了自己的财产，这种做法也是极不公正的。

正是这种不公正才导致斯巴达人放逐了他们的民选长官赖山得[①]，处死了国王阿吉斯，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君王与官吏的政策使他们的城市陷入了纷争动乱之中。暴君上台掌权，贵族惨遭放逐，从前治理得井井有条的社会土崩瓦解了。衰亡的民族不单是斯巴达，起源于斯巴达的邪恶风气到处蔓延，结果使整个希腊陷入灾难之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格拉库斯兄弟，他们是赫赫有名的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的儿子，也就是大阿菲利卡努斯的孙子。他们为重新分配土地而大动

① 这里指的是利贝斯的儿子赖山得，而不是著名的赖山得，前者支持公元前242年阿吉斯四世的土地改革。

干戈，也终于垮了台。

相反，西塞昂的阿拉图斯却深受嘉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西塞昂被暴君统治了 50 年后，阿拉图斯从阿戈斯秘密返回该城，并掌握了控制权。[①] 他纠合了 600 名流放者（这些流放者以前曾是该国最富有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举推翻了暴君尼古克勒斯的统治。阿拉图斯的到来，解放了西塞昂。但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使他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一方面，他觉得如果不满足那些他从流放地带回来的人，即其土地已被别人侵占了的人的要求，那是完全有欠公允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似乎没有道理去扰乱已达 50 年之久的使用权。此外，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许多财产已经通过继承、买卖或嫁妆形式合法地几易其手。因此，阿拉图斯当机立断，尽管剥夺目前占有者的财产是错误的，但以前的所有者应该获得某种东西作为补偿。

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显然需要资金。所以，阿拉图斯宣布，他将到亚历山大旅行，并命令在他回来之前一切按兵不动。于是，他渡海去找他的朋友托勒密[②]。托勒密是亚历山大建立后的第二任埃及国王。阿拉图斯向这位君王解释说，他想在西塞昂恢复自由的立宪政府，并叙述了他打算采取的行动。托勒密财大气粗，满口答应给阿拉图斯他所需要的大量津贴。就这样，阿拉图斯满载而归，建立了由该城 15 位头面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在这些人的佑助下，他审察了两类人的情况，一

---

① 阿拉图斯（卒于公元前 213 年）于公元前 251 年控制了西塞昂。

② 指托勒密二世（前 308—前 246），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国王之子，利用宗教巩固王朝统治，扩展其版图至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在位期间国势达到全盛。

类是正占有理应属于他人的财产的人，另一类是曾被剥夺了财产的人。阿拉图斯下令对所有有关的财产进行评估，并最终说服一些占有者放弃了土地，接受了补偿费。同时，他使一批追随者相信：接受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而不要索回以前的财产，是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如此一来，每个当事人都感到十分满意，和谐的关系成功地重建了起来。

阿拉图斯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所为才称得上具有真正的罗马风范！那才是对待自己同胞的正确方式，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种情况截然相反，即拍卖者的长矛插在广场上，罗马公民的财产被随口任意处置。希腊人阿拉图斯是一个令人钦慕的智者，他认为维护社会每一个阶级的利益是自己的职责。的确，不允许不同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存在差别，而应无党派偏见地团结整个社会，这才是正直的公民的政治才能和智慧的真正标志。也许其他人会有异议，他们会说："让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财产吧，并以此为生，而不必付出代价！"但他们凭什么可以这么做呢？为我自己买来了一份财产，建造了它，维护了它，为它花了钱，究竟为什么你可以无视我的意愿而白白占有它呢？如果你这么干，那么就等于说一个人被无缘无故地剥夺了财物，而对这财物没有丝毫拥有权的人却攫取了它。拒还债务也是如此，完全是同一回事。它意味着你是用我的钱来买你的农场。你得到了农场，而我却没有拿到钱！

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是，我们应该绝对保证，私人债务不能达到危及民族的程度。有几种方式可以保证这一点。但仅仅从债权人手里夺取金钱，给债务人以某种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国家安全的最可靠保证是健全的信誉。一旦你不再把还债视为强制性义务，那么，健全的信

誉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我任执政官时期，出现了最激烈的鼓动赖账的行为。各种各样的人无不卷入其中。他们拿起武器，加入了军队。我毫不心慈手软，给予迎头痛击，结果把这种瘟疫似的行为从我们的民族生活中彻底铲除了。尽管当时的债务堆积如山，但也空前彻底而迅速地得到了偿还。因为一旦消除了逃避这种义务的侥幸心理，还债也就被公认为天经地义的了。但有一个当时被挫败的人却最终获得了胜利，他最终将原计划付诸实施了，尽管这计划在当时已不再是为他个人谋取私利。他这个人有强烈的犯罪欲，即使犯罪的个人动机已风流云散，他也仍会沉醉于犯罪行为本身而不可自拔。①

因此，身负掌管我们国家利益这一重任的人决不能滥施慷慨，决不能随便剥夺一个人的财产而将其赠予另一个人。恰恰相反，他们应该保证法律和法庭的公正，保护每一个公民能安全地拥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必须确保穷人不因贫穷而受欺诈。当然他们也同样必须保证，决不能出于妒忌的偏见而剥夺富翁的财产或不让他们追回自己一度拥有而现已失去的财物。

我们的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不遗余力地增强我们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力量，扩大领土和增加税收。这些任务是非常崇高而艰巨的。我们的祖先屡建奇功，累立伟业。任何肩负这些崇高使命的人尽可放心，他将不仅对国家作出杰出的

---

① 西塞罗断言，取消债务是卡提林计划的一部分（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任执政官期间镇压了卡提林阴谋），而且他声称恺撒也参与了卡提林计划，恺撒之所以"最终获得了胜利"，乃是因为他于公元前49年及随后的几年中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实际上是政治家的举措），以解决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

贡献，而且也将为自己赢得莫大的英名和无上的荣耀。

关于这些有利性的原则，提瑞的安蒂帕特，即最近在雅典过世的那个斯多葛派哲学家[①]，认为他的前辈帕奈修斯避而不谈两个主题，即对健康的关心和对金钱的关心。毋庸置疑，这两种东西都是极为有利的，但我猜想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加论述，乃是因为他认为这两点是不言自明的。

要保持健康，就得了解个人自身的体质，懂得什么有利于健康，什么不利于健康，并且节制一切生理需求，控制感官享乐。此外，向专业健康顾问求教，也不失为一大良策。

至于一个人的财政事务，赚钱是一种义务。但钱只能靠合法手段赚取。靠精打细算来节省金钱和聚积家财也是一种义务。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其著作《财产经营》中对此问题作了一番恰如其分的考察，我像你这么大时[②] 就把这本书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然而，这整个关于赚钱、投资以及花钱（我倾向于加上这一条）的问题，更适合于聚集在"中神门"[③] 的那些可敬的绅士来讨论，而不适合于任何学派的哲学家来探讨。尽管如此，我们仍应牢记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们均属于有利性的范畴，而有利性则是本卷所讨论的话题。

从本文开篇我就指出，此话题共分为三部分。但又出现了

---

① 安蒂帕特（前 398？—前 319），马其顿将领，拥戴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为马其顿王国摄政。他导引小卡图信奉了斯多葛派哲学。

② 当时，西塞罗约 20 岁。

③ "中神门"是交易所。它可能就是罗马广场附近的门神庙。

第四部分，这一部分是与由一种有利性与另一种有利性衡量对比时所产生的问题相关的。帕奈修斯也未论及这类问题，但对此类问题还是得经常作些试析。例如，经常有必要衡量一种生理特性相对于从外部环境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外在的或偶然的特性的有利性或优势。进一步说，如果你加以区别地考虑这两类东西，那么，在每一类东西中都包含着应与同一类别中其他东西相比较的潜在优势。

下面，我依次来考虑这两点。譬如，需要就生理的优势和外在的优势作一权衡，也即，你是想健康呢，还是想富裕？于是就进到了第二点，如果你单独考虑生理的优势，并试图评估一种生理状况相对于另一种生理状况的优势，那么，随之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你是想强壮呢，还是想敏捷？或者，进一步到一种外在性质的优势时，那才是你非加考虑不可的问题。荣誉比财富更加令人神往吗？你认为是从城市财产获得收入好一些呢，还是从农场获得收入好一些呢？

顺便一提，当人们要求监察官老卡图说明他认为对于国家财产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活动时，他就在作这种比较了。[①] 他先说："可图厚利的养牛。"人们问他接着做什么，他说："可图薄利的养牛。"然后便是："无利可图的养牛。"再后来只好"种庄稼"。之后，人们又问他对放债有何高见，他回答道："你们还不如问我对谋杀的高见吧。"

人们得经常权衡不同的有利性，以上便是无数例证中之一例。所以，我们在论述人的义务问题时，有必要再加上这第

① 塔斯坎路的长老（监察官）卡图曾于公元前160年撰写了一篇论文《论农业》。

四部分。

接下去我们来考察一下其他问题。

# 西庇阿之梦[①]

如你所知，当时我是执政官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②]麾下的非洲第四军团军事护民官。一到那儿，我就急不可待地想拜见马西尼撒国王[③]，因为他是我家一位至交。当我趋前觐君时，老人拥抱了我，眼泪夺眶而出。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凝望着天空，娓娓说道：

"灿烂辉煌的太阳和其他天国神灵，我以无比的感激敬奉你们。[④]在我告别此生以前，我有幸在此时此刻在我自己的王国里，在这片屋檐下，亲眼看到了帕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他那悦耳的名字使我精神焕发。在冥冥之中我一刻

---

①《西庇阿之梦》选自《论共和国》(公元前51年问世)，是该著作的结尾部分(第六卷)，但它往往单独成篇，流传后世。

② 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公元前149年任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初率师包围迦太基。

③ 马西尼撒(前240—前148)，北非努米迪亚国王，引进迦太基人的农业技术，致力于把努米迪亚的半游牧部落结合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曾帮助老西庇阿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决定性一仗。

④ 北非人非常崇拜太阳神，现今的地中海地区也有此遗风。

都不曾忘记他那意气风发、举世无敌的祖先[1]。”

我开始问了一些其他王国的情况，他也向我打听有关罗马的事。我们就这样谈了一整天。他以王室的礼遇盛情款待了我，我们又继续讨论，直至深夜。老国王最感兴趣的话题是阿非利卡努斯，他记得这位伟人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

最后，我们道了晚安，各自回房就寝。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旅途的劳顿，我睡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我做了一个梦，当然这要缘于我们白天的谈话。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例如，诗人恩尼乌斯写了关于他梦到荷马的情况，而荷马正是他醒着时常常想到和谈到的。[2] 同样我也梦到阿非利卡努斯和我在一起。梦中的他是以半身蜡塑像出现的，而不是真实的容貌。[3]

我认出了他——不禁害怕得浑身颤抖。他开口对我说道：

“镇静下来，西庇阿，别害怕，你要牢记我将对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看到那边那座城市了吗？是我让那里的人民归顺于罗马的，可现在他们却重燃战火，他们不要和平！”他伫立在熠熠闪烁的群星之中，手指迦太基，继续说道，“你要攻打的就是这座城。现在你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但在两年内，你就会被推选为执政官，到那时你就会彻底推翻这个地方。你从

---

① 指老西庇阿。

② 喻指恩尼乌斯《编年纪》中的一个段落，西塞罗在他处曾直接引用过原文。恩尼乌斯曾声称荷马在他的梦中显现，说他是荷马的灵魂转世。

③ 指老西庇阿死后拓的蜡面像，由后人供奉。老西庇阿死于公元前 184 年，小西庇阿约生于公元前 185 年。

我这里继承的姓氏[1]，将会真正属于你。当你攻下迦太基凯旋后，你会成为监察官并担负起去埃及、叙利亚、亚西亚和希腊的使命；在你出使期间，你会再度当选为执政官，而且会打赢一场伟大的战争，把努曼提亚[2]夷为平地。但当你一路奏凯向朱庇特神殿进军时，你会发现政府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这全是我的外孙[3] 捣的鬼。

"那以后，阿非利卡努斯，你有责任把你的诚实、天才和智慧完全奉献给你的人民。但是在那关键时刻，会有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在你面前展开[4]。因为当你的生命完成了围绕太阳的七次八个轮回后，'七'和'八'两个数字——由于不同的原因被视为整数[5] ——很自然地会给你带来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这是整个罗马共和国属于你的时刻，这是你的主张得以实现的时刻：元老院、每一位正直的公民、隶属于我们的同盟国、所有拉丁人民。在那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的命运将要依靠你，且只能依靠你。换句话说，你须承担起独裁官的职责，恢复共和国的社会秩序——只要你的亲属们的罪恶之手夺不

---

① 指"阿非利卡努斯"称号。

② 北非一王国。

③ 小西庇阿于公元前 147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46 年摧毁迦太基，公元前 142 年任监察官，公元前 140 年至公元前 138 年率一使团出使东地中海，公元前 134 年再次当选为执政官，公元前 133 年摧毁努曼提亚。老西庇阿这儿所指的外孙是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即科尔涅莉娅的长子。

④ 指或者为国效力操劳，日理万机，而早生华发，或者远离仕途，优游赋闲，而龟鹤遐龄。

⑤ 指按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对"七"和"八"何以会成整数，众说纷纭。

走你的生命。[1]”

正在这时，赖利乌斯大叫了一声，众人喟然长叹。小西庇阿恬静地一笑，继续道：“嘘，求你别把我惊醒。接着往下听，听听我的祖宗将说什么。”

于是他继续道：“阿菲利卡努斯，如果你审时度势，你就会下更大的决心保卫家园。每一个保卫祖国、挽救祖国，或使祖国更加伟大的人，都可以在天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在那里享受永恒的幸福。因为在主宰整个宇宙的万能的上帝眼里，尘世间的万事万物中，惟有由法律所聚集在一起的芸芸众生，即社会群落，亦即国家，才是最合意遂愿的。实际上，国家的统治者和保护者都来自天国，而且最终将回归天国。”[2]

此时此刻，我惊恐万分，这倒不是由于想到死亡，而是想到我家族内部的背叛。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了阿菲利卡努斯一个问题。我的父亲帕鲁斯[3]，还有那些我们认为已经死了的人，是真的死了呢，还是仍然活着？

“毫无疑问他们仍然活着，”他回答道，“他们已经挣脱了肉体的牢笼——也就是说他们已解脱于你所说的‘生’，而实际上解脱的却是死。[4] 看，难道你没有看到你父亲帕鲁斯正朝你走来？”

---

① 小西庇阿是在准备发表反对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的土地改革方案的讲演的那天早晨被人发现死在卧室的，被嫌疑谋害他的有格拉库斯的母亲（即他的姑母）科尔涅莉娅、他的妹妹辛普罗妮亚和他的兄弟盖乌斯。

② 这段话深受柏拉图的影响。

③ 鲁西乌斯·艾弥利乌斯·帕鲁斯于公元前 182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68 年战胜了马其顿国王帕尔修斯，当年再度担任执政官。

④ 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认为灵魂是堕落的神性，被囚禁在躯体的坟墓中，等候新一轮的转世。

此时我果然看见他朝我走来，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父亲用手搂着我，亲吻我，叫我不要哭泣。后来我终于抑制住了眼泪，并缓过了气，大声喊道："最尊敬最慈祥的父亲，既然这才是阿菲利卡努斯所说的真正的'生'，为什么我还得留在尘世上？为什么我不能尽快地与你相聚？"

"那不行，"帕鲁斯答道，"你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都是上帝神圣的领地，如果上帝没有将你从肉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你就不准来到这里。因为上帝将人类带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他们居处在这个被称为地球的星体上。在这里你可以放眼看到地球位于神圣宇宙的中心。上帝所赋予人类的灵魂来自永恒不息的星星和星座，这些星体被神的旨意激励着，沿着各自的轨道，循环往复。因此，帕布利乌斯，这注定了你以及其他所有的正义之士，必须忍受灵魂受肉体束缚的痛苦。你万万不可轻生，除非赐予你生命的上帝要你这么做。否则，你就无法履行任何人都得履行的人生职责。①

"恰恰相反，西庇阿，你应该追踪你祖父的足迹，你应该像我那样——我是你的生身之父——热爱正义和奉献。这些品质应归功于父母和亲属，更应归功于祖国。

"生命的终结点是天国，在那里有我们的朋友。他们已经走完了人生之路，超脱了肉体，居留在希腊人称做'银河'的地方。你看，就在那边。"说着，他指向一弧光环，它在群星中闪耀着灿烂的光彩。

我站在那儿，极目远望，整个儿景象绚丽无比。许多是地球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星星，而且比我们能想像的要大得多。最

① 柏拉图曾把自杀的人比拟为擅离岗位的士兵。

小的一颗，离天国最远，但离地球最近，它发着反射而来的光。[1]这些闪亮的星星要比地球大得多。地球在我看来显得那么渺小，我们的国家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她只不过是地球表面的一粒尘埃。

当我目不转睛地俯视着地球时，阿菲利卡努斯打断了我，他问："你准备盯着那个地球看多久？抬起头吧，看看周围，看看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神圣之地。

"整个宇宙是由九个同心的天体组成的，最外面的天体是天国[2]，它包容其余的天体。至高无上的上帝亲自将万事万物，即所有的星星，圈围在宇宙中。星星恒定在天空中，却都以各自的方式恒久不变地公转。在这以内是其余的八个天体，其中七个有自己的行星——每一个天体里的那一颗行星都朝着和天国相反的方向转动。最外面天体里面的那一颗行星，地球上的人们称之为土星；土星下面闪着光的是木星，它性温和，能增进人类的健康；接下来的是火星，它赤红赤红的，令地球人生畏。

"再下来，大约在天国和地球之间，闪耀着太阳。他是其他众多天体的君王、领主和统治者，是整个宇宙的精神和指导准则。他的体积是那么巨大，一切事物，一切地方都沐浴在他的光辉下。侍候在太阳两边的分别是金星和水星，它们都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最低的天体是月亮。它自转时，从太阳的光线中得到光。在月亮以上的，没有什么不是永恒的。但在它以下，

---

① 指月亮。阿那克萨哥拉发现月亮反光。

② 即天空。

一切都是缥缈易逝的(只有人类的灵魂除外,因为那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因为月亮的下面是地球,是第九个也是最低的天体,处在整个宇宙的中心。地球保持固定,没有运动。由于它自然的引力,所有的物体都被拉向了它。”

我恍恍惚惚地观察着这一切。但最后我终于回过神来,问道:“这是什么声音,如此悠扬,如此动听,在我的耳畔回响?”

他答道:“那是天体之乐[①],它是众多天体沿着轨道疾行时发出的。虽然它们之间的间隔长度各不相同,但都是根据固定的天象图来调节的。而且,这种安排产生了高低音调间的相互交融,从而产生了一种多变的和音。由于这种大型的运动不可能悄无声息,并且大自然注定要天体发出音乐,所以,在高处的天体发出高亢的声音,而在下方的天体发出低沉的声音。这就是说,那些位于天空高处的高速运动的星体,发出尖厉的高音,而位于所有星体以下的月亮,则产生最低音。

“第九个天体,即地球,固定在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而另外的八个天体在音阶中产生七种不同的声音——不是八种,因为这些星体中有两种[②]以相同的速度转动,所以是七种。‘七’这个数字是打开现存所有事物奥秘的钥匙。有聪明人用其弦乐器和声音模仿这些音乐效果,从而有可能回归此地。而另一些人,在尘世中把自己卓越的才能全部奉献给了天国,他们同样有机会返回天国。

“人类的耳畔总是响彻着这种音乐,但他们对这美妙的旋

---

① 天体和音的学说也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初。毕达哥拉斯已发现音程可以用数比来表示。后期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认为天体的排列是建立在和音的原则之上的。

② 指金星和水星。

律却完全充耳不闻。人类没有一样官能会像听觉一样如此衰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尼罗河：它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直冲喀塔陡帕[1]，发出了轰轰轰的声响，震得它附近的居民完全失去了听觉。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的耳朵无法感知整个宇宙无比快速运转时所产生的浩大音乐——就像你看着太阳时，强烈的光线刺得你睁不开双眼一样。”

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喜交加，可我却仍然不由自主地要将目光投注在下面那一片属于我们的世界。阿菲利卡努斯看在眼里，又开口道：“我知道，你现在仍在关注凡夫俗子居住的地球，可是难道你不明白地球是微不足道的吗？还是抬头仰视天国吧！蔑视那些凡间的东西吧！

“从人类的嘴里，你无法得到值得追求的名声和荣耀。看看那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地方是多么微小，却还有大片的沙漠把其分隔。看，这个世界的居民彼此隔绝，彼此无法沟通。就拿你住的地方来说，它和别的人类聚居区相隔那么遥远，不论是纬度还是经度都相差甚远。一些人类居住的地方相对于你来说是世界的另一端。毫无疑问，你无法要求他们以你的名声为荣。

“而且，你看，地球的表面是由许多块不同的区域围成的。那两块相隔最远的地方，就处在天国的对立轴心之下，酷寒难耐；而地球的中间，那最为广阔的区域，却烈日炎炎；另外两块，位于最热的和最冷的区域之间，是适于居住的。南方的那

---

① 喀塔陡帕位于西恩（阿斯旺），是尼罗河第一大瀑布。老普林尼（23—79）和小塞内加（前4—65）确证当地居民耳聋，而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把人类未能听到天体之乐归结为习性。

一块和你的国土根本没有联系，它代表了你的对立面；而北面的区域，即你居住的地方，你看一下就会明白，在这块区域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可看做是你的财产。你所占有的领土只不过是一个小岛，从北到南是狭狭窄窄的，从东到西稍微阔一点点，四面环海。地球上的人称之为大西洋，或大海，或大洋。虽然这一大片水起了个很大器的名字，但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多么小。

“我必须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的名声或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声伟大无比，可以超越国境被各地传诵。它永远不可能攀上高加索山顶（你看就在那里），它永远不可能游过恒河。[①] 在东方或遥远的西方，在北极或南极，没有人听得到你的名字。如果你把这些人排除在外，那么你就只得下此结论：你的荣耀所热切扩展的地域其实是那么褊狭！

“现在谈谈那些确实知道并谈论我们的人。问题是这会持续多久？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假定后代从他们的父辈那里继承了我们的赞誉，他们也希望将此世代相传。可地球上间隔一段时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洪水和火灾，当它们袭击地球时，我们得到的荣耀就很难以这种方式代代永传[②] ——甚至无法延续。但不管怎样，为什么你那么在意这种荣誉能被许多还未出生的人们所谈论呢？毕竟，你没有被先人所谈论——而且他们为数并不比今人少，素养却更好。

“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即使那些听到过我们名字的人对

---

① 当时的人们把高加索和恒河视为遥远的东方。

② 斯多葛派哲学家（但不包括帕奈修斯）相信周期性的大破坏：夏至大火蔓延，冬至洪水滔天。

我们的记忆也不会超过一年。我这里所指的一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年(即根据太阳公转一周来计算的,也即根据一个星体的运动来计算)。但是当所有的星体都回复到初始状态,也就是在经过了漫长的时空间隔后,整个宇宙又恢复到原先的形状时,这样大范围的转动期才可真正称做一年——在这期间人类经过了多少代,我不敢贸然断言。①

“很久以前,当罗慕鲁斯的灵魂上升到这神圣的上空时,当时的人们看到一片阴影突然遮住了太阳,光线被遮暗盖没。当太阳再一次在同一地方同一时刻晦食,这就表明所有的星座和星星都已回到它们初始的状态:一年就过去了。但是你必须明白,直到现在,还没有过去二十分之一。②

“你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你总有一天要来这里的。因为此地是给那些伟大而杰出的人最权威的奖赏。你可以漠视你在人间得到的荣誉,毕竟它们不会持续很久。抬头看吧,看看这个一切永生的居所,这样你就再也不必受制于世间凡人对你的评说,你也就不必过于在意人类因为你的成就而给予你的奖赏。

“相反,让美德本身以其独有的魅力召唤你去拥有名副其实的荣誉吧。别管人家怎么说,他们有嘴总要说的。况且,不论他们说什么,他们无法跨越你此刻所看到的狭窄天地,没有一个人说的关于他同胞的话会得以永世长留。一个人死了,他所说过的话也就随之而去。子孙后代不会记得它们——它们

---

① 这是古希腊诗人赫希奥德所谓的“大年”。有多种不同的估计,如 30000 小年,15000 小年,10800 小年,或 30 万代。

② 按传说,罗慕鲁斯死于公元前 716 年,西庇阿的谈话假设在公元前 149 年,两者相距 567 年,因此,在西塞罗看来,1 宇宙年应不少于 1340 个太阳年。

会逐渐归于湮没。”

他打住话头，我大声附和：“阿菲利卡努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就尽一切力量去追踪您的足迹，追踪我父亲的足迹。我多么企盼无愧于你的英名！如果那里真有一个入口供那些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人进入天国，那么我将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加倍努力。”

“为之奋斗吧，”他回答道，“只有你的肉体是凡间的，你真正的自我是不朽的。那个表面的你根本不是你自己，真正的你不是那个物质的可感知的外壳，而是内在的灵魂。请明白你自己就是上帝。[①]你拥有上帝的活力、感觉、记忆以及远见。上帝统治着我们，主宰着整个宇宙。你也有上帝般的力量，统治主宰你的奴婢——肉体。因此，你可以以不朽的灵魂去统摄脆弱的肉体。

“时刻运动着的物体是永恒的，[②]然而那些只将运动传送给别的物体，而其本身是由于外力的作用而运动的物体，当外力停止时，它的运动也就停止了。因此那永不停止运动的物体是那些自身有能力开始运动的物体——它能持续不断地运动是因为它本身，也只有它本身使之达到这一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就是所有物体运动的本原。

“作为本原，它从来没有开始：因为本原是指万物的起源，它不可能起源于它自己。而如果它起源于别的物体，它就不能

---

① 此处西塞罗只是重复柏拉图、色诺克拉底（前339年至前314年任柏拉图学园主持人）和斯多葛派的观点。

② 以下几段是柏拉图《斐德若篇》，254C—E的诠释。

被称为本原。

“由于它从来没有开始，也就从来不会结束。因为如果本原被破坏了，就无法从任何别的物体那里获得再生，而且不再能产生别的物质——这就是本原的特性。

“那么一切运动起源于本身运动的物体：它既无法产生又不会消亡。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整个天国和所有存在的物体会瓦解崩溃，归于毁灭——这就是当引起它们运动的力量消失时，可能会发生的事。

“因此，既然自我运动规律显然是永恒的，那么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的灵魂，灵魂不同于只能凭借外界的力量开始运动的无生命的物体，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和运动都起源于其内部本身。而且由于它拥有这独一无二的自我推动的特性，毫无疑问，它没有开始，并将永远存在。

“用这种永恒的力量，去成就那辉煌的事业吧！当然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为你的祖国鞠躬尽瘁。把灵魂奉献给这种追求的人，最容易获得升天的结局。天国是灵魂的理想家园。[①]假如它在被囚于肉体期间已经周游列国，而且通过静观自身以外的世界，已经最大限度地想与肉体分离，那么它的升天会愈加迅疾。

“而如果一个人未能做到这一点，却恣意忘情，沉迷于声色享乐并成为其奴隶，而公然藐视上帝和人类的法规。那么他的灵魂在脱离肉体后，只能在尘世附近盘旋徘徊，直到经过多

① 柏拉图认为政治美德是美德的最高形式，而至善所依赖的哲学思辨则只有在灵魂挣脱肉体的羁绊之后才能获得。

年的痛苦折磨才可来到此地。”[1]

说着，阿菲利卡努斯消失了，我也醒了。

---

① 柏拉图测估灵魂的涤罪需要 3000 年至 10000 年时间。

# 对盖乌斯·弗勒斯的控告[1]

各位元老，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腰缠万贯的富豪犯了法，不论其罪证如何确凿如山，却总能安然无事。这种看法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正有待你们行使权力痛加驳斥。现在，在你们面前受审的就是一个富豪。他希图以财富获得无罪开释。但在一切耿直公正的人的心目中，凭此人的生活和行为就足以给他定罪了。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盖乌斯·弗勒斯[2]。

如果今天他不能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那不是由于缺乏罪证，也不是没有监察官，而是因为司法官未能履行其职责。弗勒斯年轻时就行为不轨，放浪形骸，后在度支官任上继续作恶多端：他虚耗国帑；出卖一位执政官[3] 并剥夺其财产；临阵脱逃，使军队给养无着；掠夺一个行省；公然蹂躏罗马民族的公民权与宗教信仰权。他在出任西西里总督时，十恶不赦，劣

---

① 该篇演讲作于公元前 70 年。西塞罗对弗勒斯作了一系列控告演说。

② 盖乌斯·弗勒斯曾任度支官和西西里总督（前 73—前 70）。他横行霸道，贪赃枉法，深为人民所痛恨。

③ 指耐乌斯·帕布利乌斯·卡尔博。

迹斑斑，遗臭万年。他所作的各项决策违反了一切法度、一切先例、一切公理。他对劳苦贫民的强取豪夺无法计数。我们最忠实的盟友被他当做仇敌对待，罗马公民被他当做奴隶凌辱折磨处死。许多品格高尚之士不经审讯即被判为有罪，横遭放逐，而最凶残的罪犯却以金钱行贿得以赦免。

弗勒斯，我倒要问问你，对这些指控你还有什么话可辩？胆敢在意大利海岸举目可见的西西里岛上将不幸而无辜的公民帕布利乌斯·加维乌斯·柯申努斯钉在十字架上，使之受辱而死的暴君，难道不是你吗？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曾声明，将向国家法官上诉，控告你的残酷迫害！而当他正要登船回家时，却被抓到你的面前，被指控为密探，受到鞭笞和毒刑。虽属徒劳，他仍振臂高呼："我是一个罗马公民！我曾在鲁西乌斯·普瑞蒂乌斯手下工作，他现在在班诺马斯，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你对一切抗辩充耳不闻，冷酷无情，嗜血成性，依旧下令施以酷刑！"我是一个罗马公民！"这话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也是安全的保障，然而他刚说出这句神圣的话，你就下令将他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

啊，自由！这本是每一个罗马人的悦耳之声！啊，这是罗马公民的神圣权利！曾经是神圣的，而如今却横遭践踏！难道情形果真已至此地步？一个地位不高的地方官，一个总督，在意大利举目能及的一个罗马行省里执掌着罗马人民赋予的全部权力，难道就可以任意捆绑、鞭打、折磨、凌辱并处死一个罗马公民吗？难道清白无辜者痛苦的嘶喊、旁观者充满同情的眼泪、罗马共和国神圣的威严，以及对国家法制的畏惧都不能制止这个自仗财富而打击自由的根基、公然蔑视全人类的冷酷的恶棍吗？难道能让这个恶棍逃脱惩罚吗？诸位元老，绝对不

能！绝对不能让他逃脱，除非你们愿意挖去社会安全的基石，扼杀正义，给共和国招致混乱、戮杀和毁灭！

# 对卡提林的第一篇控告辞[①]

卡提林啊，你究竟还要我们忍耐到何时？你还要丧心病狂地玩弄我们多久？你那肆无忌惮、厚颜无耻的行径何时才能终了？你放眼看看罗马国部署在帕拉蒂尼山[②]上的重兵，看看遍布全城的岗哨，看看惊恐不安的人民、一切善良正直之士的联合，看看此次在这戒备森严下召集的元老院会议[③]，看看在座诸公的威严神色。难道对这一切你都无动于衷吗？难道你不觉得你的诡计已被识破？难道你没看到你的阴谋已为每一位与会者所察觉而难以得逞吗？昨天夜里和前天夜里你在哪儿？

---

① 《对卡提林的控告辞》是一组政治演说，共四篇，这儿选译第一篇。卡提林（约前 108—前 62）破落贵族家庭出身，两次竞选执政官失败而不死心，在意大利各地煽动人心，秘密聚集力量，妄图通过武装政变夺取政权。公元前 63 年 11 月 6 日，他召集了秘密会议，拟订了放火和掠夺的阴谋。西塞罗及时获悉了这一计划，遂于 11 月 8 日在元老院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说。卡提林当时在场，为自己作了辩护，但受到元老们的大声呵斥，于是他悻悻地离开了元老院。他当晚逃到了埃特路里亚。阴谋败露后的他负隅顽抗，率部与元老院军队作战时身亡。

② 帕拉蒂尼山是古罗马七座山之一，地势险要，略呈方形。据传，罗马城最早便建于此。此时这里已成为富贵人家的聚居地，西塞罗和卡提林的宅第也在其中。

③ 元老院会议在罗马广场上首的朱庇特·斯塔托厄神殿召开。

干了些什么？搞了什么计谋？难道你以为我们中间还有人不知道吗？

为这个时代和它的风尚感到羞耻吧！元老院知道这些情况，执政官了解这些情况，可是这人仍活着。不但还活着，而且，他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进元老院来参政议政；他双目横扫着我们，一一记下了他企图谋害的对象。而我们这些勇敢无比的人却认为，只要置身于他的疯狂攻击之外，就是履行了我们对共和国的职责！

卡提林，你早就该由执政官下令处死了。你蓄谋已久要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杀身之祸早就该落在你自己的头上了。德高望重的大祭司帕布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尽管只是一介平民[①]，却毅然处死了对国家安全稍有威胁的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②]，而我们身为执政官难道能容忍卡提林公然企图以火焰和杀戮毁灭整个世界吗？诸如盖乌斯·舍尔维利乌斯·阿哈拉亲手斩除了图谋作乱的斯普利乌斯·梅利乌斯[③]这类年代久远的事例，我就省略不提了。在我们国家有过这样值得称颂的先例：勇敢的人以用于不共戴天的仇敌身上的更严厉的惩处来镇压危害国家的公民。卡提林，我们有元老院的决议，那是一项针对你的最具权威的严厉法令；共和国并不缺少

---

① 帕布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于公元前133年任大祭司。该职位非民政职位，也非军职，故谓一介平民。

② 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于公元前133年任护民官，曾提出较为开明的土地改革法案，以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该法案最终仍被通过实行。

③ 梅利乌斯是罗马骑士。公元前439年罗马发生严重饥馑，梅利乌斯向灾民贱价售粮，被怀疑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独裁官坎齐那图斯派骑兵长官阿哈拉传梅利乌斯出庭受审，梅利乌斯不从，阿哈拉就当场将他杀死。

诸位元老的同意和支持。但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只是我们这些执政官未能恪尽职守。

元老院曾颁布命令，授权执政官鲁西乌斯·欧皮米乌斯"采取措施，保护共和国不受侵害"。他雷厉风行，把涉嫌叛国的盖乌斯·格拉库斯[①]处死了，尽管后者世代名声显赫。被处死的还有当过执政官的马尔库斯·富尔维乌斯[②]及其后人。根据元老院同样的法令，由执政官盖乌斯·马瑞乌斯和鲁西乌斯·瓦里瑞乌斯维护共和国的安全。此后，共和国对护民官鲁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和行政长官盖乌斯·舍尔维利乌斯的报复，可曾有半天的迟缓？[③]

但是这20天来，我们却任凭元老院赋予我们的权威的锋芒变钝了。我们虽有元老院同样的法令，但我们却束之高阁，可以说，把利刃插进了鞘中。根据这项法令，你卡提林必须即刻伏法。可你还活着——还继续为非作歹，犯罪活动并未稍见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各位元老，我希望自己待人宽仁，但在共和国面临如此危急的关头，我也不希望自己疏于职守。可是，现在我却要责备自己的懈怠和无所作为。与共和国为敌的人已在意大利，在埃

---

① 盖乌斯·格拉库斯是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的弟弟，他继承兄长的遗志，在公元前131年任护民官时，因推行民主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而为贵族派所不容，最后惨遭杀害。

② 马尔库斯·富尔维乌斯曾于公元前125年任执政官。

③ 公元前100年竞选下一年度执政官时曾发生暴力事件，候选人之一梅米乌斯被害，这一切都是鲁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所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全力推举盖乌斯·舍尔维利乌斯为执政官。后来，鲁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在激烈的暴力冲突中丧生。

特路里亚隘口处安营扎寨[1]，敌人的数目与日俱增；而这个阵营的统帅、这些敌人的头目就在城内，就在元老院内，天天策划着从罗马城内部摧毁共和国。所以，卡提林，即使我现在就下令将你逮捕处死，那么一切善良的人都会愤愤不平——他们不会说我做事残忍，而是说我行动太迟缓了。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现在还不能使自己做我早就应当做的事。我要等到像你这样的无耻恶棍一个个都承认罪有应得的时候，我才会将你置于死地。只要有一个人胆敢为你辩护，你就能活命，就像现在这样活着，由我的许多忠实可靠的卫兵监控着，使你不能对共和国轻举妄动。众多耳目会监视着你，尽管你本人也许不知道，其实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卡提林，你的如意算盘已彻底破产，夜幕已不再能掩盖你那暗中进行的谋叛集会，私人密室也不能藏匿你在墙内所进行的阴谋勾当，[2] 一切都已昭然若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放弃你那邪恶的阴谋吧！听我的劝告吧，忘掉满脑子杀人放火的诡计吧！你已被四面包围，你所有的阴谋已一天比一天地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我们不妨作一回顾。你是否还记得 10 月 21 日我在元老院说过，你的狗腿子盖乌斯·曼利乌斯在将来某一天——即 10 月 27 日将要武装叛乱？卡提林，我的预言难道有误？更为神奇的是那个日期。那个日期我说错了吗？在元老院我还说过，你已将谋杀国家政要的日子推迟到了 10 月 28 日，不过那时许多要员都已撤离了罗马。他们不是去逃命，而是为了挫败

---

① 指卡提林的支持者曼利乌斯所建立的营寨。

② 据传，是阴谋者之一昆吐斯·库瑞乌斯的情妇弗尔维娅向西塞罗告的密。

你的计划。可是你四处扬言，说尽管这么多人逃了，你仍然要把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斩尽杀光才后快。就在那一天，我的卫士和我的先见之明团团包围了你，你束手无策，措手不及，未能掀风鼓浪，只好乖乖认输。难道你能否认吗？当你信心十足，以为靠夜袭就能在 11 月 1 日占领普列涅斯特[①] 时，你根本没料到这个小城已经按照我的命令由我的卫士和警备队严加防守起来了。你的所作所为，甚至你的所思所谋，都难逃我的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

现在不妨和我一道回忆一下前天夜里的情况吧，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对于共和国安全所投入的戒备完全能制服你对国家的图谋不轨。我可以告诉大家，前天夜晚你来到了镰刀匠街——我要说得更具体些——也就是马尔库斯·莱卡的家里。你的那帮丧心病狂的同谋在那儿纠合。这件事你抵赖得了吗？你为什么沉默了？如果你想否认，我就拿出真凭实据来，因为就在这元老院里，我就可看到一些你的狐朋狗友。

不朽的上帝啊！我们现在究竟在世界何处？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怎样的政府体制？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城市？噢！诸位元老，就在此地，就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就在这个全世界最神圣、最尊贵的元老院里，就有人阴谋灭绝我们每一个人，阴谋毁灭罗马城，阴谋摧毁全世界。我——一个执政官，此刻睁大双眼逼视着他们。啊，他们居然是来商谈国事的。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这帮家伙早就该在剑下受戮了。可是，我甚至还未能用言语来敲击敲击他们呢。

---

① 普列涅斯特位于罗马东南约 37 公里处，公元前 90 年后，它是一个自治市。

于是，卡提林，你在那一夜来到了莱卡家。你企图瓜分意大利，你定下了哪些地方由哪些人坐镇，你选定了哪些人留驻罗马，哪些人跟你出征，你布置好了罗马城内要放火的地点。你四处放风，说什么你准备立刻离开本城，但现在还没走，只是因为我还活着。于是，两个罗马骑士[①]，为了减轻你的忧虑，承诺就在那天晚上破晓之前把我收拾在床上。可是这一切在你的会议尚未结束之前，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就在住宅加了岗。当你派遣来的刺客想借道早安之名来求见我时，他们被挡驾在外。我预先通告许多知名人士，有不速之客登门访我。果然，在我料想的时辰，他们亮相了。

卡提林啊，既然如此，那么你就赶快离开罗马吧。赶快到你心目中的目的地去吧。城门洞开着，你走吧。曼利乌斯和他领导的阵营望眼欲穿，等待着你去做他们的主帅。把你所有的朋友都带上走吧，或至少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吧。这样罗马城也就干净了。你我之间隔着一道城墙，我的心腹大患才算落了地。你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受不了，我不允许，我不能容忍。

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不朽的诸神，特别是罗马城最古老的守护神朱庇特，因为我们力挽狂澜，一次次地抵挡住了对共和国的严重威胁。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共和国的安全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一个人的危害。卡提林，当我还只当选执政官[②]时，你就开始阴谋陷害我，但我并没有动用警力来保护自己，

① 指盖乌斯·科内利乌斯和瓦尔根特伊乌斯。

② 当选执政官指当选为第二年的执政官，也即实际上尚未就职的执政官。

我只是自己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后来，在我正式就任执政官后的一次选举中①，你又企图在玛尔梯乌斯竞技场刺杀我和你的对头，可是，借助于朋友的力量和智慧，我一举挫败了你的邪恶阴谋，而且这并没有公开掀起大的风浪。简而言之，每次你想攻击我，我都只用自己的力量挫败你，虽然我深知我的死亡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可如今，你竟公然地对我们整个民族发起了挑战，你竟要摧毁和破坏不朽诸神的神殿、城市的住宅、全体公民的生命，乃至整个意大利。尽管如此，我现在还不想贸然做最重要并且最合乎执政官的统治大权和因袭传统的事，我倒想要做一件对你比较宽大、对公众的安康比较有益的事情。此话怎说？因为如果我下令处死你，那些谋反的余党仍残留在共和国内。但是如果你离开这儿，就像我一直敦促你做的那样，那么这座城市就可清除大量的有害于社会的渣滓。卡提林，怎么样？这正是你求之不得的事啊。我真不明白，你倒一下子犹豫观望起来了。执政官郑重下令人民的公敌尽快离开罗马。你是问我，“这是不是流放？”我并没有下这个命令。但是你如果询问我的看法，那我倾向于此。②

卡提林，今天的罗马城还能给你带来什么快乐？除了你的死党同谋外，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没有一个人不恨你。你的一生罪恶累累，你的私生活污点斑斑。什么淫荡的东西你的眼睛没有看过？什么暴行你的双手没有干过？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你全身没有浸染过？你隐蔽的勾引使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落

---

① 指公元前63年10月28日的选举。这次选举中，卡提林又一次惨败。
② 按照罗马法律，执政官无权流放任何人。

马，他们要么走上犯罪之路，要么醉生梦死，沉湎酒色。[①] 最近，你的正室刚刚去世，你就把你的房间腾出来，布置好了准备迎娶新的妻妾。这真是罪上加罪，简直令人难以置信。[②] 但是，这事我不想多声张，情愿对它保持缄默，否则人们会说这样罪大恶极的行径竟会在这个国家发生而竟逃避了应有的惩处。对你的财政危机我也不想多舌，这个月的 13 日你自会有体会。[③]

所以，我所谈的事情和你个人的秽行丑闻无关，和你私事的肮脏缠乱无关，而与国家的最高利益以及与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和安全息息相关。当你了解到今天与会者中无人不知晓时，在莱庇达斯和吐鲁斯当政那年的最后的一日[④]，你违法携带武器参加人民大会[⑤]。你纠集了一伙人，企图谋害这两名执政官和其他要员。但是你那疯狂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不是因为你良心发现或提心吊胆，而是罗马人民吉星高照！当你了解到这些情况时，这白日的天光和大地的呼吸能使你感到高兴吗？

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人人皆知。当我还只是当选执政官的时候，你就千方百计想谋害我；我担任执政官后，你又一次次

---

① 卡提林擅长拉拢年轻人，用尽各种办法投其所好，使他们死心塌地投靠自己。

② 卡提林娶了奥阿莉娅后不久，其前妻所生的儿子就死了。暗指卡提林谋害了自己的亲骨肉。

③ 每个月的第 1 天以及第 13 天或第 15 天是还债的日子。卡提林负债累累，债主们得知他因搞阴谋被揭露而处境危险时，会纷纷前来索债。

④ 指公元前 66 年 12 月 31 日。卡提林阴谋于翌日杀害即将上任的执政官鲁西乌斯·奥瑞利乌斯·考塔和鲁西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

⑤ 罗马公民在城内携带武器是非法的。

地想置我于死地。多少次哇，你的暗器差点命中我的要害，可每一次我都闪身避开了。你的诡计落空了，你毫无所获，可是你依然没有抛弃幻想和企图。有多少次哇，你的匕首已经从你的手中投掷了出来，又有多少次哇，它不知咋的从你的手中滑落，但你依然一天也不放开那凶器。既然你非要把匕首刺进一位罗马执政官的身体里，我不知道你到底用什么祭仪使它神圣化、使它完成使命。

现在，我们不妨来谈谈你目前的生活。我对你讲话并不是出于原本对你应有的仇恨，而完全出自你所不配的怜悯。你是一会儿之前走进元老院的。元老院中有许多是你的亲属和朋友。可他们中有谁向你打过一声招呼呢？如果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人受到过如此的冷遇的话，难道你还要等候人们用言语表达其敌意吗？他们已用沉默这一有力的宣判给了你沉重的打击。

在你来到元老院时，你的邻座一个个全都腾空了。你一落座，所有那些曾被你列入暗杀名单的前执政官们纷纷离座，不愿与你为邻。面对此情此景，你有何感想？如果我的奴隶害怕我就像你的同胞公民害怕你那样，那么我想我就只得离家出走了。难道你不觉得你该离开这个城市了吗？如果我觉察到同胞公民们对我戒心重重，憎恨万端——即使这有欠公正——那么我宁愿远离他们的视线，也不愿面对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而至于你，你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深知人见人恨是正正当当的，深知你早就该遭人嫉恨。难道你还犹犹豫豫，不想从深受你折磨和迫害的那些人的目光下赶快溜走吗？

如果你的双亲怕你又恨你，而你又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任何抚慰，我想你就会躲到某个他们目不所及的地方。而现在你

的国家，也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国，就怕你又恨你——因为她确信你想蓄意谋害她。难道你丝毫不尊敬她的权威，不服从她的判决，也不害怕她那强大的铁腕吗？卡提林，听听祖国那无声而娓娓的恳求吧："这些年来，除了由于你的缘故之外，没有发生过一起犯罪行为或暴行。只有你杀害了无数的罗马公民，[1]只有你骚扰和掠夺过我们的同盟者，[2] 但是你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依然逍遥法外。你机关算尽，不仅公然藐视法律和法庭，而且妄图破坏和推翻它们！对你先前的罪行，我本不应该放任宽容，但我还是忍耐了下来。可是现在，完全由于你的缘故，我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之中。哪怕听到嗞嗞声响，我就怕你怕得要命。你居心叵测，裹匿着阵阵杀机，我是再也不能容忍了！因此，走开吧，不要让我提心吊胆了。如果我不是无事自惊，那么你走了我就可以免于洗劫；即使我是杯弓蛇影，但只要你走了，我就不会再胆寒心惊了。"

如果我们的祖国对你讲这样的话，那么她不以武力作后盾，难道她的请求不应该得到满足吗？

意味深长的是，你实际上是自愿受到监管，说什么为了避嫌，你倒愿意住到曼尼乌斯·莱庇达斯家里去。当他不愿意接纳你时，你竟厚着脸来找我，要我安顿你。可我的回答是，你如与我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就根本没有安全可言，而且只要我们都住在同一城市，我就处境危险。随后，你又到行政长官昆吐斯·梅特卢斯家。他也拒绝了你，你就又去找铁哥儿马尔库

① 指参与迫害原苏拉派的人。

② 指公元前 68 年至前 66 年卡提林任北非总督时对当地居民的残酷掠夺。

斯·梅特卢斯[1]。你心想他总会全力以赴地保驾你，加倍警惕地守护你，奋不顾身地捍卫你！可是你想想，一个自己都认为理应受禁闭的人，他距离监狱和枷锁还能有多远呢？

情况既已如此，卡提林，如果你不能在这里顺顺当当地终老，你为何还不立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把你那幸免于正义惩罚的余生付诸逃亡和孤寂？

"把这件事交给元老院处理吧。"你提出要求，而如果元老院公议决定要流放你的话，[2]你说你会服从的。但是我不想那样做，因为那有悖于一贯的做法，不过我要叫你明白这些元老对你有怎样的想法。离开这个城市吧，卡提林，使共和国摆脱恐惧吧。离开吧，开始流亡吧，如果这话正是你所期待的。怎么啦，卡提林，你还在等什么呢？难道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人的沉默？沉默就意味着同意。当你看到他们是用沉默来表示他们的心愿时，你何必还要等待他们开口呢？

但是，假如我对出类拔萃的帕布利乌斯·赛思提乌斯[3]或对骁勇善战的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4]讲了这番话，那么元老院就可以极为正当地就在这座神殿之中对位居执政官的我严加讨伐。但是，就你的情况而言，卡提林，他们一言不发，就表示默认。他们的默许就等于是一项决议。他们沉默不啻是震耳的呼喊。不仅在座的元老们作如是观——说实在的，在

---

① 此人详情不明，但定为卡提林好友。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公元前51年任执政官的那人，也有人认为他应当是科温吐斯·梅特卢斯·涅鲍斯，他曾于公元前57年任执政官。

② 事实上，元老院像执政官一样，也没有权力流放某个人。

③ 帕布利乌斯·赛思提乌斯于公元前63年任财务官，是西塞罗的坚定支持者。

④ 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曾于公元前51年任执政官。

你的心目中，他们虽一言九鼎，可其性命却轻若草芥——那些站在元老院四周的最忠诚、最可尊敬的罗马骑士以及其他坚贞的公民也莫不如此。你刚才看到他们人数众多。他们群情激昂，他们的吼声响彻耳畔。我好不容易才使你不受他们的暴力和武器的伤害。然而，如果你要离开你长期蓄意摧毁的地方，那么我可以很容易地说服他们，把你一直送到城门口。

可是我何必说这些呢？因为什么也无法改变你的企图，什么也无法让你改邪归正，什么也无法让你考虑逃走，什么也无法让你想到自动流放。但愿不朽的诸神会使你产生此类想法，那就太美妙了！

不过，我深深知道，如果你在听到我的话后害怕了，并决定要自我放逐了，那我就会不得人心，即使不在当前——因为人们对你的罪行记忆犹新——以后肯定是会发生的。然而，只要我个人身败名裂，而并没有同时危及共和国，那我觉得也是完全值得的。

不过，要指望你对自己的为非作歹坐卧不安，或对法律的严惩产生畏惧，或服从国家的急需，这显然是徒劳的。要知道，卡提林，你并不是个知耻而不惹是非、心悸而不铤而走险、有理智而不丧心病狂的那类人。因此，正像我反复敦促你的那样，赶快离开吧。如果你想煽起人们对我的仇恨，那就立刻远走高飞吧！一旦你作出那种决定，我将难以承受众人对我的非难抨击；如果你是按照执政官的命令去流亡的话，我将难以承受人们的切齿盈愤。但是，如果你偏偏让我披荣戴耀，那么就把那一帮作恶多端的歹徒带到曼利乌斯那儿去，把伤风败俗的社会渣滓煽动起来，疏远正人君子，向你的祖国开战，陶醉在无法无天的耀武扬威中。这样，你的离开分明不是被我驱逐

到了陌生人那里去，而是被邀请去和你的那一帮朋友会合了。

但是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派遣了一些武装的士兵在弗茹姆·奥瑞利乌姆那里接应你。我还知道，你和曼利乌斯已确定了一个日子，并且你还把放在你家罪恶神龛里的那只银鹰[①]送了去——但愿这只银鹰预兆着你及你那一帮同伙的毁灭！每当你出去杀人时，你常常对这劳什子顶礼膜拜。为了屠杀公民，你常常从它的祭坛那儿举起亵渎神灵的右手。你定会步银鹰之后尘，找到自己的归宿。

所以，你终于要到你那不可遏制的和穷凶极恶的贪欲早就一直在敦促你去的地方了。这不但不会给你带来些许悲伤，反而会使你感到莫大的喜悦。因为你的天性使得你癫狂失常，你自己的意愿把你训练成这样，命运也注定你成为这副模样。你从不希冀和平，甚至不会期望战争，除非那是一场邪恶的不义之战。在你的周围，你纠合了一批狐朋狗党。在他们这些人中间，你看不到一个正直人的面孔，听不到一个正直人的声音，因此，你就可以尽情欢畅，放荡淫逸。人们所谈论的你的那些"辛劳"对于你所崇尚的那样一种生活无疑是一种极佳的演练：躺在裸露的地面上，可伺机伏击你放纵淫欲的对象，或可行凶作恶；夜深人静之时，你张望着警戒的眼睛，趁人家的丈夫安眠而占些便宜，或者盗窃和平公民的财物。你有机会来充分展现你那名满天下的忍饥、耐寒和吃苦的能力。但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一切太多了，你受不了。所以，我的成就之一就是使你不能取得执政官职位，因我起码能保证宁肯要你以一个流

① 银鹰指马瑞乌斯与日耳曼部落齐姆布里人打仗时的标记(或军徽)，它展翅飞翔，在军营里被安放在神龛中。

亡者的身份向国家发动进攻，也不叫你以一位执政官的身份来糟蹋国家，而且从你卑鄙的行径来看，你只能算个强盗，而根本称不上战士。

此刻，元老们，我想恳请我的祖国不要向我提出几乎是正当的抗议了，请你们仔细地听我将要讲的话，并且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心上。假如对我来说比我的生命还要珍贵的我的祖国，假如整个意大利，假如整个共和国对我这样说："马尔库斯·图利乌斯[①]，你在干什么？你已经发现，这个人是共和国的公敌；你深知，他将要带头发动一场战争；你深知，敌营正在等待他去发号施令；你深知，他是罪魁祸首，是阴谋的头目，是奴隶和堕落者的教唆者。这样一个人你真的要把他放走吗？如果放走他，那么放走的方式使人觉得他好像不是被你逐出罗马，而是有意放纵他来摧毁罗马的！下令给他戴上镣铐，给他处以最严厉的死刑，是你义不容辞的职责。请问是什么使你下不了手的？是我们祖先的传统吗？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度，甚至连普通公民都曾经处死过叛国贼啊。是人们制定的有关处罚罗马公民的法律吗？[②] 但是在罗马，背叛国家的人是断然不能享有公民权的。或者是你害怕后代对你的非议吗？要知道，在你的一生中，足以称道的只有你自己的业绩。祖先们并没有留给你惊人的殊勋。但是罗马人早早地一级一级地提升你的官职，直至把你推上了国家的最高地位。[③] 如果你怕失去民心，

---

① 这是一种郑重的称呼。通常只用"西塞罗"来称呼就够了。

② 根据法律，只有公民大会才可判处一位罗马公民死刑。

③ 西塞罗出身于骑士等级的家庭，人们曾嘲讽他为政治上的暴发户。祖先无名的西塞罗从公元前 75 年任财务官，到公元前 63 年一跃成为执政官，可谓平步青云。

或导致其他什么危险而忽视了你公民同胞的安危，这倒是你对罗马人民的一个很好的回报！但是，如果对于人们的厌恶有任何恐惧的话，那么勇气与胆识所招引的不得人心决不比懒散与怯懦引起的蒙耻更为可怖。当意大利遭受战争蹂躏，城市受到掠夺，房舍被焚烧之时，你不认为自己将会被仇恨之火所烧毁吗？”

对于共和国这个神圣的责问，对于抱有同样见解的人们的郑重规劝，我简要地作如下答复：“各位元老，如果我认为处死卡提林是最上策的话，那么我是绝不会让这个斗剑士[①] 多活一刻的！因为如果从前撒图尔尼努斯、格拉库斯兄弟和弗拉库斯等人的血并没有玷污那些卓越的人物却反而为他们增辉的话，那我肯定没有理由因处死这个谋杀公民的叛逆而害怕后世对我的诟骂。而且，如果对我的威胁的确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始终不渝地坚信，通过正义行为而招致的不得人心并非真的是不得人心，而是无上荣光。”

可是，在元老院里却有一些人，要么是看不到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灾难，要么是看到了却佯装不知。他们的温和性情助长了卡提林的希望，他们的怀疑心理加强了他那日益勃兴的阴谋。

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无知者和坏人都会在我惩办卡提林时指责我残酷专横。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投奔了他正打算去的曼利乌斯营寨，就不会有人愚蠢到看不出一直存在着的阴

---

① 西塞罗把贵族出身的卡提林视为低贱的斗剑士，这是对卡提林的极大蔑视。

谋活动，堕落到竟否认这一事实。但是，如果仅将他一人处死，我知道侵蚀国家机体的这场祸患只能抑制于一时，而不能完全根除。但是如果他带着同党自行流放，并且把从四面八方搜罗来的败类恶徒统统集合在一地，那么不仅是国内蔓延肆虐的这一疫病得到根除，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和种子也必将被消灭和摧毁。

各位元老，长期以来我们就生活在他那阴谋的危险和陷阱之中。可是到了我执政时，这一切蓄谋已久的无耻、狂妄与邪恶达到了顶点，终于爆发了出来。倘若在这一伙强盗当中，只除掉他一个人，也许在短期内我们似乎摆脱了忧虑和恐惧，但是危险依然存在。它潜伏于国家的血脉和脏腑之中。正如身患重病并且给高烧折磨得坐卧不宁的人在喝下冷水之后，痛苦似乎减缓了一些，但随后这病却越发加剧。共和国的疾患也是如此。通过惩办这个人，病势虽然可以缓解，但它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其余的人都还活着呢。

因此让这些邪恶的人走开吧，让他们自己和好人分开吧，让他们在一个地方集合吧，就像我常说的那样，让一道城墙把他们和我们隔开吧。让他们无法再密谋把执政官杀害在自己的家中，让他们无法再站在市行政长官的公廨四周，让他们无法再手持刀剑围攻元老院，让他们无法再用火把来烧毁城市吧。最后让每个公民把自己的政见都明明白白地写在眉宇上吧。各位元老，我向你们郑重保证：我们执政官将会如此呕心沥血，你们会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罗马骑士会展示如此大勇大胆，而所有的爱国之士又如此地步调一致、同心同德，一旦卡提林离开，你们便会看到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切罪人必将受到镇压和惩处。

好吧，有了这些预兆，那么，卡提林，去发动你的邪恶逆道之战吧。你投奔敌营只会挽救共和国，只会给你自己带来杀身灭顶之灾，只会灭绝你那帮无恶不作的死党。朱庇特啊，[1] 你这座神殿是罗慕鲁斯在取得和罗马建城时相同的征兆时所建，我们理所当然地把你称为这个城市和帝国的支柱。[2] 你会把这个人和他的党羽从罗马的宅宇和墙垣中驱赶出去，使他们不能危害全体公民的生命财产，而对于这些爱国之士痛恨的流氓无赖、共和国的大敌、意大利的劫掠者、以无耻的罪恶而勾结在一起的人，不论其已死或尚存，你都要永恒地惩戒他们。

---

① 元老院的会议是在朱庇特·斯塔托厄神殿召开的，所以，演讲者在演讲结束时往往要向他呼告。

② 罗马军队在同萨宾人的一次战斗中曾失势。罗慕鲁斯发愿：如果朱庇特神能阻止罗马军队逃跑，那么他就要为朱庇特神兴建一座宏伟的神殿。他的祈愿应验了，但神殿却是在公元前 294 年才修建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庇特神被引申为罗马和罗马帝国的支柱。

# 为诗人奥鲁斯·利西尼乌斯·阿基亚斯辩护[1]

各位陪审员，也许我没有资格对奥鲁斯·利西尼乌斯[2]的处置妄加评论，但我感到有责任说几句。我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并不否认我的阅历已使我成为一个可以被公众认可的发言人，而且我一直在研究演讲艺术的理论背景。我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我所取得的最大成就都要归功于阿基亚斯。每当我追忆逝去的岁月时，每当我回溯童年的时光时，我就感到是他激励我踏上了钻研之路，是他引导我开始了系统的探求。因此，如果有时我的心声能使他人得益，那是缘于他的鼓励和教诲；如果有时我有能力帮助别人——甚至拯救他们于毁灭之中——这都是渊源于他。所以，我竭尽全力地帮助和援救他是天经地义的。

从我的嘴里听到这些话，你们也许会惊讶。因为他擅长的

---

① 该篇辩护辞作于公元前 62 年。

② 诗人奥鲁斯·利西尼乌斯·阿基亚斯是鲁西乌斯·鲁库鲁斯的门生和朋友，著作甚丰，但只有少量短诗传世。此处西塞罗故意称呼他的当事人为“奥鲁斯·利西尼乌斯”，而略去“阿基亚斯”，那是因为前者才是罗马公民的名号。

领域与我研究和实践的演讲范畴有着天壤之别。但事实上我从不单单专注于演讲上。况且，各种文化派系是辅车相依的。也许令某些人同样吃惊的是：在这样正正规规的法庭上，在这样一场由精心挑选的具有最高原则性的罗马司法官和法官们主持组成的听证会上，在拥挤熙攘的观众面前，我的演讲却要独辟蹊径，脱离传统的模式。不过，这种对传统的背离对我的当事人来说却是恰如其分的，我希望不至于给各位带来不便。因此我强烈要求各位能给我这种特惠。事实上，我只是一位优秀诗人的代言人，他有着渊博的学识。而我现在所面对的是有着很高文学品位的听众，精通人文科学的法官以及能力超凡的司法官。因此我希望各位能给予我比平常更多的自由来阐述文化和文学。阿基亚斯离群索居已久，已不太熟悉法庭的规则，而且由于他才能的特殊性，在此我将运用一些新颖的、不寻常的词汇来进行辩护。如果各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将使各位相信奥鲁斯·利西尼乌斯不应被排斥在罗马公民之外。如果他以前不被承认，那么此时此地他理应得到承认。

当阿基亚斯逐渐长大并接受了通常的教育，他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他出生于安提奥科[①] 一个良好的家庭。那时安提奥科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富裕城市，儒士云集，学术活动活跃。他很快在文学方面表现出了特殊的天赋。后来，当他寻访亚细亚各地和周游整个希腊时，在所到之处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他的天才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有关他会很快

---

① 安提奥科(或译安条克)，古叙利亚首都，现为土耳其南部一城市，距阿勒颇约 40 英里。

莅临某地的消息都会在当地引起轰动，而人们对他的热情崇拜尤为过之。

那时候意大利南部掀起一股希腊文化热潮，拉提乌姆[①]人也对希腊文化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此种情景当今从未再现。当时的罗马内部形势一派平和，人们也非常重视对希腊文化的探研。就这样，塔伦屯[②]、雷吉乌姆[③]、尼帕里斯[④]纷纷授予阿基亚斯公民资格和其他荣誉，而那些欣赏他那杰出才智的人们都乐意和他结识，并殷勤地招待他。

虽然那时我们从未与他谋过面，但我们也能感受到他鹊起的名声。不久他就来到罗马，那是马瑞乌斯和卡图鲁斯[⑤]担任执政官期间。阿基亚斯有幸得到这两位执政官的关照，一位为他提供了文章的主题，另一位不仅功绩卓著，而且还是一位善于倾听他人意见的人。阿基亚斯一到罗马(那时他还很年轻)，鲁库鲁斯兄弟俩就将他请到了他们家中——这不仅是对他文学天才的赏识，也是对他个性的赏识。现在他逐渐年长，那个在他年轻时代首次向他敞开过的家依然是他常去的地方。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阿基亚斯也与著名的梅特卢斯·尼

① 拉提乌姆(或译拉丁姆)，古意大利半岛中部一地区，古罗马的发源地。

② 塔伦屯(或译塔兰托)，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

③ 雷吉乌姆(或译勒佐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

④ 尼帕里斯，即今那不勒斯，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

⑤ 老昆吐斯·卡图鲁斯于公元前102年与盖乌斯·马瑞乌斯共任执政官(后者曾先后七次任执政官)，于次年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维切利联合击败辛布里人(奥地利古族)。

乌弥迪库斯[①]和他的儿子皮乌斯[②]有着深厚的友谊。他过去常把诗念给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③]听，与昆吐斯·卡图鲁斯父子也保持着联系。同时他还和鲁西乌斯·克拉苏逐渐建立友谊。与鲁库鲁斯兄弟、朱苏斯、屋大维兄弟以及霍屯西乌斯一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些极高的荣誉使得他的崇拜者中虽然有真正想学想听的人，但也不乏附庸风雅之流。

一段时间后，他和马尔库斯·鲁库鲁斯去了西西里，回来后在马尔库斯的陪伴下，又前往荷拉齐亚[④]。这个城镇和罗马签订了最详尽的条约，阿基亚斯表达了想成为这里一员的意愿。由于他自身的魅力和鲁库鲁斯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荷拉齐亚人满足了他的愿望。由此他也得到了罗马的公民身份。依据是西乐弗罗斯和卡尔博的法律规定，当法律通过时居住在意大利的公民都可获得与之结成联盟的城镇的公民权，当然必须在60天内向行政长官报告。阿基亚斯一直以来就居住在罗马，并向他的密友之一——行政长官昆吐斯·梅特卢斯汇报过。

如果我们惟一关注的问题是他的选举权及其合法性，那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也就可以结案了。因为我深信，格拉蒂乌

---

① 梅特卢斯·尼乌弥迪库斯于公元前109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00年流放他国，次年回国。

② 梅特卢斯·皮乌斯·西庇阿于公元前52年任执政官，是庞培的岳父，庞培死后，统率非洲共和军。

③ 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于公元前115年任执政官和元老院领袖。

④ 荷拉齐亚是马尔马拉海北岸的一城市。

斯[1]，你无法对这些事实作出丝毫反驳。我想你总不至于要否认，那么，马尔库斯·鲁库鲁斯——他的权威、良心和荣誉不可怀疑——将在这里证明：他不仅认为这是事实，而且知道这是事实；他对此事并非道听途说，而是亲眼所见——事实上他不仅在现场，而且亲自促成了这件事。现在来自荷拉齐亚的公使也在现场，他们是一群出类拔萃的人。他们专程来到罗马参加这一案件的审理，并受委派带来了官方的证明，并随时准备为阿基亚斯是他们城镇的公民这一事实作证。而你却要求荷拉齐亚的公共档案室出具有关证明。但众所周知，在意大利战争[2]中当地档案室着了火，文件都遭到了损毁。忽视现有的证明而强求不可得的证据是荒唐可笑的；对于人们都能铭记在心的事故意沉默不语，却一味地要求得到文件档案也是大谬不然的。一个伟大而廉正的绅士已作了证，一个诚实公正的市政会已立下了宣誓书。这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然而你们却将他们抛在一边，偏偏要求得到什么文件！而且根据经验，你们知道这种文件是可以被伪造的。

难道你是要否认阿基亚斯曾生活在罗马吗？你们当然否认不了。他成为一位罗马公民前，就居住在罗马了，而且他所有的财产都集中在罗马。他未经报批吗？不，他完成了所有申报手续。事实上，在所有行政长官组的登记材料中，他的申报是真正有充分证据的。

有指控说阿皮乌斯的公民名单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事

---

① 格拉蒂乌斯是本案的原告，其生平不详。

② 意大利战争亦称社会战争，公元前 90 年爆发，公元前 88 年结束。

实上，在咖比尼乌斯[①] 被宣判前，由于他的不可靠，人们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已发生怀疑，当法庭宣布其有罪后，人们在怀疑其信誉的同时再次对以上材料发生疑问。然而谨慎而遵纪守法的梅特卢斯·皮乌斯对要求删掉上面的名单而心存顾虑，于是他来到司法官鲁西乌斯·伦图鲁斯以及法官们面前，向他们表明他无法这样做。然而就在和本案有关的文件上，你们将会看到奥鲁斯·利西尼乌斯的名字根本就没有被删除。

他的罗马公民权受到质疑并不影响人们相信他以前在荷拉齐亚拥有选举权。此外，他还在除荷拉齐亚以外的地方拥有这种权利。实际上，意大利的希腊社团可以无须特别的理由就将公民权授予那些不太符合或完全不符合资格的人，这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因此你们怎么可以断言说，经常将这种荣誉授予戏子的雷吉乌姆、劳克里[②]、尼帕里斯或塔伦屯等地，会拒绝把它授予这位具有杰出才能的人士呢？

其他罗马身份受到怀疑的人，在其所谓的加入罗马籍的那天起，甚至在“帕皮亚法”[③] 颁布之后就想方设法将他们的名字挤入市政府的公民名单中。与此相反，我的当事人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引用此类名单，因为他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荷拉齐亚人。你们宣称在人口调查表中遗漏了他的名字，但是，最近那次人口普查时，他正在军中，跟随著名的鲁西乌斯·鲁库鲁斯出征。而在上一次，即鲁库鲁斯任亚细亚度支官

---

① 奥鲁斯·咖比尼乌斯是庞培的得力干将，公元前58年任执政官期间反对西塞罗，拥护、支持克娄狄乌斯，公元前55年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公元前54年因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遭流放，死于公元前47年。

② 劳克里是意大利西南端一城市。

③ “帕皮亚法”规定一切非罗马公民须被逐出罗马。

时，阿基亚斯也跟随着他。难道这真的是不可泄露的军机？而再上一次的人口普查——朱利乌斯和克拉苏任监察官的那次——即他拥有选举权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不相干的，因为那时还根本没有进行人口登记。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口调查表并不能真正作为判别是否罗马公民的证据，它不过表明名字列于其上的人们在那特定时刻借以声明他们是罗马人而已。我不妨补充一点，在我们所谈论的那几年中，我的当事人自己坚决把自己当做一位罗马人，而且按照罗马法几次立下了遗嘱，接受了罗马公民留给他的遗产，地方总督鲁西乌斯·鲁库鲁斯推荐他作为一名罗马人列入功库，以表彰他所作出的贡献。

各位所提出的相反的断言，只能由各位亲自论证。因为无论是他自己抑或他朋友的判断，对辩驳他的要求都毫无帮助。

格拉蒂乌斯，你毫无疑问会问我为什么对这个人如此推崇。我之所以推崇他，是因为离开这喧嚣的法庭后，他会令我精神爽快；一阵唇枪舌剑后，他使我那疲惫的耳根清明闲净。你能否想像，如果我不坚持埋头学习，怎么能为每天的各种辩论找到材料？如果我不将自己从这些烦扰中解脱出来，怎么能一直忍受这种痛苦？是的，我承认把自己奉献给了文学。如果人们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但不能凭所学的知识为同胞谋利，如果他们不将阅读的心得与公众分享，那么他们应为此感到羞愧。可是，各位陪审员，为什么我应感到羞愧呢？因为这些年我不止一次在别人需要我帮助时放弃了帮助他们的机会，因为我需要休息。因为我需要娱乐，甚至是因为我需要睡眠！

但是我认为，如果别人利用这些时间来做私事、欢度假期

和参加活动，沉浸于各种快乐或是享受精神的释放和身体的休养，或是在聚会、赌博和球类运动中尽兴，我就不能因为追求文学而受到指责。而且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学习研究，因为它能提高我的演讲能力；因而当我的朋友因为被起诉而身临险境时，我就可以随时帮助他们。即使有人也许会认为我的能力并不怎么样，至少我明白自己的特长源自何处。早些年我从阅读中感悟到：生命中没有什么比高尚的道德和可敬的行为更值得拥有，为了它们，即使经受肉体的折磨，冒着死亡和流放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这种感悟，我就不会不顾尖锐的冲突而站出来为各位的安危进言，就无法忍受那些放荡的无赖每天对我的攻击。综合文学、哲学和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例子说明这个道理——如果读者无法从中受到启迪，那么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请想想希腊和拉丁作家描写英雄的作品，但仅有欣赏是不够的，还应加以模仿。我在公众活动中，眼前一直浮现他们的光辉形象，由此塑造自己的内心和灵魂。

也许有人会反驳：那些伟人的业绩因为文学的形式而流传了下来，但伟人本身却根本没有精通我所高度评价的学习方法。当然，我们对伟人也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我很清楚在这点上我该如何阐述。我承认许多人天生能力非凡，主要表现在他们精神上有上帝般的天资，性格上有与生俱来的优秀素质，他们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自我控制，并具备至美至善的品质。事实上，更进一步地说，以数而论，因先天的因素而不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而成为有道义的、值得尊敬的人，超过那些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成为有道义的、值得尊敬的人。但我同样要指出的是，如果在具备天赋的高尚品德的同时，加上理论知识的

进一步熏陶，那将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的父辈可以从小西庇阿·阿菲利卡努斯这个超人身上看到这种个性。同样的例子还有懂得节制、自控的盖乌斯·赖利乌斯和鲁西乌斯·福利乌斯。[1] 马尔库斯·卡图，他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是文学使他们明白了美好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使理想付诸实践，那么，他们就绝不会把时间花在文学研究上。

让我们姑且把文学研究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实际利益这个话题放在一边。即使我们把文学仅仅当做一种纯粹的娱乐，我确信你们仍会感到没有什么能像文学那样开拓和启发你的思维。没有哪一种消遣像文学那样适时适地，适合各个年龄阶层。阅读激励年轻人、娱乐年长者。它使人在顺意时更感满足，在失意时备受慰藉。它不仅增添居家生活的乐趣，同样适合于公众生活。在夜晚，在旅途，在乡村，阅读都是永不会使我乏味的伙伴。

事实上，即使我们自身没有这种追求，也应对具有这种才能的人表示钦佩。如果听到罗西乌斯[2] 去世的消息而无动于衷，那么他是最笨拙、最麻木不仁的人。虽然那时他已年迈，但对于这样一位充满魅力的杰出艺术家，我们仍希望他超脱于人类终难免于一死的宿命。如果舞台上的表演足以打动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就无法抗拒学术天才那谜一般的行为和才智

---

① 小盖乌斯·赖利乌斯和鲁西乌斯·福利乌斯都是小西庇阿圈子里的头面人物。

② 昆吐斯·罗西乌斯·伽卢斯是古罗马最杰出的喜剧演员、西塞罗的好友，他也演悲剧角色。

的焕发。

各位先生，我好几次听过阿基亚斯——在这里我希望各位容忍我以这种方式继续演讲，因为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已引起了各位的注意——我好几次听过他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即兴吟出许多美文。我多次见他应听众的要求以完全不同的单字和词组叙述同一事件。他的文学作品，是细致和深思熟虑的产物。我常见到人们怀着一种对古代作家的崇敬之情来欣赏他的作品。对于这样一个人，难道我不应爱戴和崇敬他，并义不容辞地尽我所能去保护他吗？

有一位著名而博学的权威人士认为，别的艺术需要建立在研习、规范和准则上，而诗人却完全依赖他们的天才，以及发自内心的某种冲动，即神圣的灵感。我们伟大的恩尼乌斯[①]把诗人称为圣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似乎拥有上帝所赋予的特殊才能和天资，这些才能和天资是他们在这个世上的通行证。即使是最野蛮的种族也不会对诗人的名字不恭。所以，对于有着良好修养的各位来说，是多么有必要视之为神圣。巉峻的悬崖和茫茫的沙漠都回响着诗人之歌。当诗歌的韵律传入猛兽的耳中时，它们就会立刻着了魔似的被吸引住了。难道我们，汲取万物之精华的我们，却会对诗人之声无动于衷吗？

科罗蓬[②]人称荷马出生于他们城市，开俄斯岛[③]人断言他

① 恩尼乌斯被誉为“罗马诗歌之父”。

② 科罗蓬是小亚细亚海岸一城市，距重要贸易城市以弗所不远。

③ 开俄斯岛（希腊）在爱琴海东部，毗邻士麦那。

应属于他们，萨拉米斯[1]人也参与了竞争，而士麦那[2]坚持认为他是他们的一员，甚至在镇上建了一座圣殿来纪念他。其他许多地区也加入了这一争夺荷马出生地的竞争。事实上，这些人渴望拥有的只是一个逝去已久的人，而即使他仍活着，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们真正推崇的是他的诗才。难道我们，却与之相反，容不下一位活在我们中间的诗人，排斥一位经法律证实的、而他自己也倾向于我们的人吗？

有关阿基亚斯的案件可能被误导了，因为过去许多年中他一直把自己的精湛技能和杰出天分奉献给了颂扬罗马的声誉上了。他年轻时著书描述辛布里战争，甚至赢得了盖乌斯·马瑞乌斯的赞许，虽然这位伟人并不怎么欣赏文学。但没有人会对缪斯女神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并不希望自己的业绩在诗中得到歌颂和永存。有个故事说，有人问著名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他最喜欢哪个演员或歌手。他回答说他最喜欢那个对他的功绩给予最高评价的人！因此，盖乌斯·马瑞乌斯之所以喜欢鲁西乌斯·普洛蒂乌斯[3]，那是因为他觉得普洛蒂乌斯富有天赋，能使人们缅怀纪念他的功绩。

阿基亚斯记录了对米特拉达梯六世[4]的整个战争，这是一场规模巨大、错综复杂的战争，有许多陆上和海上的战役。这部作品为英勇善战的鲁西乌斯·鲁库鲁斯歌功颂德。当然

---

① 萨拉米斯是塞浦路斯一城市。

② 士麦那是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现称伊兹密尔。

③ 据说，鲁西乌斯·普洛蒂乌斯是罗马第一位教授拉丁修辞学的人。

④ 米特拉达梯六世，本都王国国王（前120—前63），吞并若干邻近小邦，在小亚细亚地区与罗马进行三次战争，最终战败，自杀未成，命令一雇佣兵将自己杀死。

它同时也讴歌了罗马的光辉灿烂。是鲁库鲁斯领导的罗马人攻下了蓬图斯[1]，虽然它地理位置优越，虽然国王带领将士作了顽强抵抗；是鲁库鲁斯领导下的罗马人，以较少的兵力把为数众多的阿米尼亚[2] 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也是鲁库鲁斯带领下的罗马人将友好城市西齐库斯[3] 的人民从国王的屠杀和战火的吞噬中营救出来。在与特内多斯[4] 的海战中，鲁库鲁斯杀死了敌人的海军将领，摧毁了他们的舰队[5]，奇迹般地在罗马历史上增添了一笔永恒的荣誉。是的，我们有纪念碑，我们有纪念塔，我们有凯旋式，而拿起笔以文学的形式来庆祝这些事件的人使罗马人民更加名声斐然。

我们伟大的恩尼乌斯一直受到老阿菲利卡努斯的钟爱，传说西庇阿家族的墓穴中就有这位诗人的大理石雕像。他对阿菲利卡努斯的赞词并不仅仅是歌颂英雄本身，同样也是歌颂全体罗马公民。恩尼乌斯同样无比热情地歌颂了卡图，他的孙子今天就和我们在一起。当然这些颂文的光辉也普照罗马大地。同样，当马克西姆斯、马尔凯勒斯、富尔维乌斯得到赞誉时[6]，这种赞誉也是属于所有罗马人民的，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而他们的声望也因此得到提升。这就是来自卢德伊的作家

---

① 蓬图斯，小亚细亚东北部地区。

② 阿米尼亚(或译亚美尼亚)，西亚古国，现构成一地区，分属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

③ 西齐库斯是小亚细亚西部一城市。

④ 特内多斯为达达尼尔海峡南部一岛屿。

⑤ 鲁西乌斯·利西尼乌斯·鲁库鲁斯于公元前73年在特内多斯附近击败米特拉达梯六世。

⑥ 马克西姆斯、马尔凯勒斯和富尔维乌斯在恩尼乌斯的《编年纪》中受到了奖誉。

因歌颂了罗马人民而被我们祖先接纳为罗马公民的原因所在。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位先生取得了荷拉齐亚的公民权，其他的许多希腊城镇也竞相邀请他成为他们的公民。他也通过适当的、合法的途径从罗马得到这种权利。我们怎么能剥夺他这一明显应得的权利呢？

阿基亚斯是一位希腊诗人。认为希腊诗歌的价值不如拉丁诗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人阅读希腊文学，而拉丁文学仅局限于本国，这一点各位必定承认。诚然，我们的势力已扩张到地球上各个区域，但同时我们应让罗马势力范围内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机会了解我们辉煌的成就。因为文学的纪念是提升一个国家威信最有效的方式。对毕生为荣誉而奋斗的人说，这种文学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他们不顾危难，为建立奇功宏业而努力奋斗。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身边带着很多御用文人，他们为他记功录绩、树碑立传。可当他站在西格乌姆[1] 的阿喀琉斯墓边时，他说道："幸运的年轻人，你找到了荷马使你的英名永存！"他说得很对，因为如果没有《伊利亚特》这部史诗，那么，埋葬阿喀琉斯的坟墓也将永远埋葬了他的记忆。还有以勇敢和好运著称的庞培，在整装的部队前将罗马公民权授予他事迹的编著者米提利的狄奥法内斯[2]。这不，英雄豪杰啦、乡下人啦、士兵啦，无不被狄奥法内斯所描述的绚丽的传奇故事所倾倒，

---

① 西格乌姆城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靠近古城特洛伊。

② 狄奥法内斯曾叙述过庞培率师东征的事迹。

都感到这种荣誉也有他们的一份，于是无一例外地全力表示支持。

如果法律不足以使阿基亚斯成为一位罗马公民，那么，我想各位都不会否认，他可以通过世上最简单的方法来得到，他可以从我们的一位将军那里得到公民权。苏拉曾很大方地将公民权授予西班牙人和高卢人，因此，他当然也不会拒绝阿基亚斯的请求。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从拥挤的人群中走出一位拙劣的诗人，将一首格律不整、描写苏拉的短诗递给他。正在主持拍卖的苏拉立即命令从拍卖所得中拿出一笔钱奖给这位蹩脚诗人，只要他以后再也不写任何东西！你们看，这位人士觉得最劣质的诗人都应因勤勉而受到奖赏，那么，他怎么能不帮助像阿基亚斯这样一位有着独特才能和流畅风格的作家呢？还有，如果阿基亚斯向昆吐斯·梅特卢斯·皮乌斯提出这个要求，那么，即使没有鲁库鲁斯兄弟的介入，以他个人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也会取得成功，尤其是因为梅特卢斯是他的密友，曾授予许多人公民权。而且，梅特卢斯非常渴望有人将他的事迹载入史册；他甚至参加了一个科尔多瓦[①] 诗人朗诵会，尽管灌进他耳朵的尽是叽里呱啦的洋话。

我们无须掩饰，我们可以公开地接受并承认：我们所有人都喜欢得到称赞。一个越卓越的人越注重名声。哲学家劝说我们鄙视野心抱负，但他们从不会忘记在自己的书上签上大名！他们一面在作品中哀叹沽名钓誉和自我标榜，而另一面又起劲地沽名钓誉和自我标榜。还有英勇的指挥官德西莫斯·布鲁图在建寺庙、立纪念碑时，就用他朋友阿西乌斯的诗句来

① 科尔多瓦是西班牙南部一城市。

装饰前院。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尔维乌斯[1]。他在与伊托里亚[2]人作战时将恩尼乌斯带在身边，战事一结束，就把战果献给了缪斯。因此，在一个连将帅们在放下武器前都要将荣誉献给诗歌和缪斯的城市里，如果身着和平外衣的法官们倒行逆施，玷污诸神，亵渎诗艺，那就太不合时宜了。

诸位陪审员，若你们能认同我的思考方式，我会承认我同样渴望出名。也许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追求，但我相信它并不是耻辱。事实上，我在任执政官期间，在各位的合作支持下，我为挽救这个城市、这个帝国和全体人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以及代表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被阿基亚斯用做了诗歌的题材，他已着手写作，曾把已写就的诗句读给我听。我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非常值得一做，而且他是惟一合适的人选[3]。

观念正确的人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和危险并不求回报——但人们的赞扬和来自朋友的好评除外。各位先生，如果没有这些，我无法想像短暂的一生中有什么可以支撑我们继续艰巨的劳作。如果人类对子孙后代没有希冀，对未来的想像离不开现有的框架，我们就无法忍受奋斗中的劳顿，就无法消融不眠之夜忧烦的折磨，就无法对抗生命中永无休止的危难。而那些真正的崇高之士心中似乎一直有一股内在力量，催促着他们不分昼夜地奋发图强，以确保名声永世长存，而不会随肉体的消亡而归于湮灭。

经历了公众生活的劳顿和危险的我们，怎么能意志消沉，



① 马尔库斯·富尔维乌斯于公元前 189 年任执政官时曾击败伊托里亚人。

② 伊托里亚是希腊一地区，位于科林思湾西北部。

③ 可是，在公元前 61 年西塞罗给阿蒂图斯的一封信中，他说这样一部歌功颂德之作成了“腹中死胎”。

满足于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人生没有片刻的和平宁静，当我们离开这个尘世时，所有的努力都将毫无意义？众多杰出的人士处心积虑地想在身后留下雕像和画像，但能留下的只能是体貌，而不是精神。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满怀热情地为后世传下智慧和高尚情操吗？

拿我自己来说，即使被各种要务牵绊，我也会传播那些可被整个世界永远记住的东西。也许，我死后，已不再能知道人们是否依然记得我；也许，正如某些哲学家所言，我的某些部位还能感知。但无论如何，我此时此刻至少对自己还存有不被遗忘的愿望而感到满足和欣慰。

因此，陪审员们，我恳请你们作出有利于我的当事人的裁决。我们可以从他那些有着社会地位的朋友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看出他的高尚品格，可以从自身有极高天赋的领导人还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上看出他的才能。而且，有关他的事件的真实性已得到有关法律条款、他所在城市的权威机构、鲁库鲁斯提供的证据，以及来自梅特卢斯的档案资料的证实。

阿基亚斯一向来为各位，为各位将帅，为罗马人民增光添彩。对最近威胁我们大家的国难，他愿意为我们谱写一曲不朽的赞歌。他所从事的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各位先生，如果这种伟大的力量应得到人类的掌声——事实上它理应得到诸神的赞许！——我恳求各位能宽宏地庇护他。不要让别人说你们的严厉判决已伤害了这样一个人，而要让人家看看各位仁慈的决定已宽慰了他。

我对这个案件的辩护如以往一样简明扼要，而且我感到它已得到各位的认可。我希望各位已原谅了我为了阐述我的

当事人的才能和文学研究上的概况而偏离传统的法庭习俗。我敢不揣冒昧地说，本庭庭长已完全原谅了我。[①]

① 据传，当时出任法庭庭长的是西塞罗的弟弟昆吐斯。

# 为蒂吐斯·安尼乌斯·米洛辩护[1]

诸位陪审员，我必须坦言，为一名浑身是胆的勇士辩护时胆怯畏缩是有失体面的。事实上，我的当事人蒂吐斯·安尼乌斯所挂念的是如何拯救我们祖国，却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可我在替他辩护时却鼓不起他那种大无畏的勇气，这是格外不相称的。然而，这个非同寻常的法庭中的非同寻常的氛围给我施加了惊人的影响。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我都看不到广场[2]那屡见不鲜的场景和平素开庭时的气象。平常围坐的听众不见了，以往攒动的人群不见了。相反，你能看到驻扎在各殿宇前的卫兵警哨。诚然，他们部署在那儿是为了保护我们免遭暴力的袭击，然而，他们同样给讲演者带来压抑恐惧。我重申，尽管这帮卫兵在那儿起着必要的保护作用，可我还是心存疑惧，怯悸难消。

---

① 作于公元前 52 年。

② 指罗马市中心广场，它是古罗马政治、商业活动的中心，此次法庭审判就在此地进行。

陪审员们，假如我认为这些防备措施是针对米洛的，那么我就应该屈服于这种情势，从而断言在所有这些武力的威慑下，根本就没有律师的立锥之地。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公正贤明的奈伊乌斯·庞培的睿智宽慰了我。当把一个人推上审判庭，却又要将此人交与全副武装的军队任意摆布时，那他肯定会认为这样做与他的正义感是相悖的。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以官方的名义向一群疯狂的暴民煽风点火，这也与他英明的见识不相容的。换句话说，这些武器、百夫长和军队所预示的肯定不是危险，而是安全。它们旨在鼓励我们不仅要镇定自若，而且要坚定不移。当我为米洛辩护时，它们不仅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而且能保证审讯得以顺利进行。

今天到庭的所有其他罗马公民都充满了同情。无论从俯瞰广场的哪个地方看，你都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注视着这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为米洛忠实可靠的品质拍手称好。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深信：今天在这个法庭上处于生死攸关境地的不单单是米洛的未来，还有他自己的未来，他子女的未来，他的整个国家的未来以及他在这个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而那些与我们为敌，对我们不怀好意的人都是些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的歇斯底里用赃物、蛊惑和各种国难豢养起来的孬种，也就是在昨天的公众集会上被煽动起来命令你们该怎样在今天表决的那帮家伙。假如大家听到他们的喧嚣鼓噪，我倒希望这些汹汹之声能提醒你们应该倍加爱护那位时刻心系你们的安危而对聒噪喧哗之辈嗤之以鼻的公民[1]。

因此，诸位陪审员，请听我说，要是你们有丝毫的慌张，请

[1] 指米洛。

尽快把它从你们心中驱散，因为这里有你们有史以来最好不过的机会，借此机会，你们可以对一位高尚、勇敢的谦谦君子、一位忠诚的公民，一表你们的态度。你们作为我们国家最有影响的阶层[①] 中挑选出来的陪审员，曾经以你们自己的言语和表情表达了对美德与勇敢的嘉许。但是这次也是你们用实际的表决和行动来表达你们感情的极佳机会。因为此时此地，你们，也只有你们，将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裁决。我们对你们的权威历来忠心不贰。现在该轮到你们作出决定：我们是继续在苦难中苟延残喘呢？还是得力于你们坚定、无畏、英明的支持结束这些恶棍对我们的长期压迫，使我们终于能像常人一样自由生活？

我和我的当事人现在的处境极其痛苦、焦虑和丧气。我们初涉政坛时，曾踌躇满志，以为各种荣誉会朝我们扑面而来。但事实呢？我们受尽了因严厉惩罚而带来的恐惧的煎熬，这种恐惧感不断地、深深地折磨着我们。我一直以为米洛会被这形形色色的暴风骤雨击垮，我指的是那种在大众集会上的混乱状态下所遇到的风暴。产生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米洛他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着爱国事业，反对各种各样的叛逆行径。但是在一个法庭主持的、由全国最有名的陪审员裁决的审判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米洛的敌人会心存一线希望，期望你们这些人协助他们损害他的良好声望，更不会想到他们事实上愿意把他搞得彻底身败名裂。

然而，陪审员们，我不主张凭借蒂吐斯·安尼乌斯在担任

---

① 当时陪审员从贵族、骑士和上层平民中挑选出。

护民官一职时取得的功绩为他辩护[1],也不主张通过赘述他为了国家利益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来为他辩护。我再强调一下,我更加不会要求你们看在他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分上而对他应有所宽恕。恰恰相反,我所要做的是让你们亲眼目睹正是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才使米洛蒙受叛逆的罪名而受到攻击的。如果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之死恰恰证明你们被拯救了的话,那么把这个归功于米洛的勇敢也决不是我的出发点,因为这只能归功于罗马自身的好运。然而,陪审员们,倘若我能——我一定会——把克娄狄乌斯布下的这个阴谋弄得水落石出,我将郑重地向你们提出一个请求,这就是:即使我们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我祈求你们,叩请你们,千万别剥夺我们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在我们遭到敌人残忍的武器威胁时保护我们自身生命的权利。

但是,在我开始明白无误地讲述你们来这里作调查的事件之前,我觉得我有责任首先驳斥那些顽固的、毫无根据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由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在元老院传播的,由一些恶棍在公众集会上散布的——刚才原告也一一重复了这些观点。只有当我阐明了这个问题后,你们才能够查明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事件的真相,从而避免误判的危险。这些人强调:一旦某人杀了人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丧失了重见天日的权利。要是你们考虑一下他们所选择的用来展开辩护的地方的话,你们就会觉得说这些话的人显然不怎么聪明,因为

① 米洛曾于公元前57年任护民官。任职期间,他与反对派针锋相对,极力主张召回流放中的西塞罗,恢复其公民权利。

那个地方事实上与勇敢的马尔库斯·霍拉提乌斯作为第一个被告接受死刑审判的地方恰是同一个城市。即使那时罗马还是一个专制暴政的国家，但罗马国民大会仍宣布赦免他的谋杀罪。他就是依靠罗马国民大会的帮助而获得解放的，尽管他主动承认他亲手杀死了他妹妹。①

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对一桩谋杀案的审查只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罪行被彻底抵赖，要么通过辩护从而证明正当无罪。一位富有煽动性的护民官盖乌斯·卡尔博曾在一个公众集会上询问帕布利乌斯·阿菲利卡努斯对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之死的看法。我相信你们不会因这位伟人答称那是罪有应得而说他精神失常吧。假如把犯了罪的罗马公民处死还是错误的话，那么有名的塞尔维利乌斯·阿哈拉②、帕布利乌斯·纳西卡③、鲁西乌斯·欧皮米乌斯④、盖乌斯·马瑞乌斯⑤和在我担任执政官期间的元老院⑥都做错了。但是，各位陪审员，正确的依据来源于一个神话，这个神话通过许多名作家的笔而流传至今，它告诉我们一个杀母为父报仇的故事，⑦尽管凡间的法官们表决不一，但他还是凭借着最英明的智慧女神传达

---

① 据传，霍拉提乌斯与阿尔巴人决斗回来，看见妹妹为敌人——她的心上人——的死而哭泣，就愤怒地将她杀死了。

② 指公元前 439 年阿哈拉杀死贵族梅里乌斯。

③ 指公元前 133 年杀死护民官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

④ 指公元前 121 年杀死护民官盖乌斯·格拉库斯。

⑤ 指公元前 100 年杀死鲁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和盖乌斯·格劳基亚。

⑥ 指公元前 63 年镇压卡提林暴乱。

⑦ 指希腊神话中奥瑞斯特斯弑母（克吕泰墨斯特拉）为父（阿伽门农）报仇的故事。

的旨意而得到了赦免。此外，12 铜表法[①] 规定，在任何情形下杀死夜贼都被视为正当行为。在白天，如果企图以武力相拼而被杀也是正当的。既然这样，就不可能有每件杀人罪都必须受到惩处的争辩了。因为在特定条件下，法律赋予我们一把对我们的同胞处以死刑的利剑。

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谋杀是正当的。尤其当需要用暴力反暴力的时候，这样的行为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需的。从前，有一个在盖乌斯·马瑞乌斯军队里服役的士兵受到了一位军事护民官——马瑞乌斯将军的亲戚——的侮辱。但是这位受害者愤而杀死了这位护民官，因为这个很有气节的青年觉得不管有多危险，他必须奋起反抗，决不能忍气吞声，甘受凌辱。伟大的统帅免了他的罪并释放了他。[②] 同样，处死盗匪也构不成犯罪。不然的话，我们要卫兵干什么？我们佩带利剑又作何用?要是什么时候都用不着它们，那我们就自然没有必要保留它们了。

其实，各位审判员，有这么一部法典，它虽然不成文，但却与生俱来装在我们的心中。它不是通过训练、习惯，或宣读得来的，而是从自然本身中引申、吸收和领悟来的；它不是依靠理论，而是依靠实践，不是通过教导，而是通过直觉获得的。我指的是这么一部法典，它规定当我们的生命受到阴谋、暴力或武装的强盗或敌人的威胁时，采取任何自卫手段从道义上讲都是正当的。当武器令他们怔住时，法律就不再期望人们等待

① 12 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公元前 451 年由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法律委员会编出 12 个法度，刻在 12 块铜牌上，故名之。法典的基本内容是传统的习惯法，其宗旨是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法典原文已逸。

②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 104 年，据说事后还赏给了该士兵花冠。

它们的判决，因为等待判决的人势必也同样等待正义，而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首先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其实，甚至法律自身的睿智思想也默认了自卫。因为这样做事实上不是禁止人们去行凶杀人，而是禁止为了行凶杀人而携带武器。因此，当法庭已明确是否动用武器这个问题后开始考虑其动机时，我们不能认为在自卫中用了武器的人是带着谋杀的动机来携带武器的。所以，考虑到本案，我们就认为那条原则已生效吧。因为假如你把处死一个拦劫者在某种场合中是正当的这一条牢记在心，那么，我深信我能说服你们我对本案的辩护是有力的。

下面再谈另外一点，即米洛的敌人一再重申的观点。他们强调，元老院认为这个导致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死亡的冲突是有悖国家利益的行为。然而，元老院事实上赞成这种行为。不论是以前记录着的表决还是其他显而易见的同情都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想一想吧，每当我为这个事件提出辩护时，我无不受到元老院的一致认可。即使在人山人海的集会上，反对米洛政策的人也从来不超过五人。那个在元老院里被大火烤得半熟的护民官[1] 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那些定夺生死的长篇大论日复一日地对我的所谓"霸道"进行了恶毒攻击。并断言元老院所作的决定并没有反映它自己的意愿，而只不过附和了我的意见。事实上，用"霸道"两字来称谓我出于好意而施加的一些影响并不恰当，因为这个影响是建立在我对国家

---

① 指梯伯瑞乌斯·穆那提乌斯·帕兰库斯（公元前52年任护民官）。克娄狄乌斯被杀死后，其支持者们将尸体放在罗马广场，然后移往库里亚会场焚烧，引起大火，烧毁了库里亚会议厅。

所作出的巨大业绩上的，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我在法庭上全力以赴帮助正直的人，从而在他们中赢得了人心。然而，不管你叫不叫它“霸道”，只要你们承认我是用它来使忠诚的公民免遭社会渣滓们的疯狂的攻击的，那就够了。

我并不是说承担这个案件的法庭有什么不公平。然而，在以前，元老院从来不认为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要知道，涉及谋杀和暴力的相应法庭和法律都已存在。克娄狄乌斯之死在元老院引起的哀悼和悲伤程度还达不到有必要为此形成一个全新的法庭机构。既然元老院已无权任命法官来判处克娄狄乌斯有不道德行为和渎圣罪，[1] 那么，它又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全新的调查机构来审理克娄狄乌斯的命案，这样未免显得太奇怪了。如果真的有必要这样做，那么为什么元老院本身在没有任何特别法庭的情况下却准备宣布纵火烧元老院、袭击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莱庇达斯的住宅和本案的主体——流血事件——都是侵犯国家利益的呢？他们做得很对，因为在一个自由国度，一个公民向另一公民施暴不可能不与我们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即使是我刚才提倡的用自卫来抵抗暴力这一做法事实上也决不是可取的。当然，有时这样做又是必要的。不妨以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和盖乌斯·格拉库斯被杀和萨图尔尼努斯的武装暴动遭镇压为例。他们被镇压无不震撼着共和国，尽管为了保卫共和国，不得不这么做。

因此，我在得知阿庇亚大道上因冲突而发生了人命案后，

---

① 指克娄狄乌斯于公元前 62 年 12 月曾男扮女装，潜入只有妇女才能参加的地母秘仪，企图与恺撒之妻蓬皮娅幽会。克娄狄乌斯被判无罪，西塞罗愤愤不平。

我就对因自卫而致对方死亡这是侵犯了国家利益的主张不肯投赞成票。相反，意识到这当中牵涉到暴力和因叛逆遭到的攻击，我对整个事件投了反对票，而把是否有罪这一问题交由法庭来定夺。假如那个丧心病狂的护民官[①]当初允许元老院按它自己意志行事的话，我们就不必非要成立这个新法庭不可了。因为元老院希冀给它一定程度上的优先权的同时，仍用现存法律来审查这种行为。但这个动议在一些人或另一些人主张的基础上分两部分提出。（我在此没有必要揭露每个人可悲的错误！）第一部分谴责这种行为，而刚才我提到的主张就成了第二部分，但它毫无任何成效，因为有人从中收买，投了反对票，使它流了产。

也许你们认为耐乌斯·庞培的法案不仅在案情上，而且在责任的分担上，都阐明了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的法案明显地提到了阿庇亚大道上“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被杀”的那场战斗。但事实上，他的法案的重点是提出必须作一场调查。现在，特别法庭没必要考虑有没有犯罪，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已无异议。至于谁犯了罪，也很清楚明了。换句话说，公开承认罪行决不排除有正当的可能性。耐乌斯·庞培深谙此理。要是当初他没意识到一个承认了罪行的人也有可能无罪释放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听取坦白后命令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因此也不会给你们在涂蜡木片上做记录的机会，以此来代替惯例下的那种用“C”代表有罪，用“A”代表无罪的做法。依我看，耐乌斯·庞培绝对没有提出对米洛不利的言论。相反，他所做的就是指出你们在下结论前应该调查些什么。为了保证招供的结

① 指护民官梯伯瑞乌斯·穆那提乌斯·帕兰库斯。

果不是惩罚，而是一个伸张正义的机会，他深信需要调查的绝不是死这一事实。相反，调查的主体应该是谋杀案是在哪种情形下发生的。至于他为什么主动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表示对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美德的景仰呢，还是对事态严重性的妥协？他不久将亲自向我们解释他当时的意图所在。

高贵的护民官马尔库斯·德鲁索斯[①]，是元老院的捍卫者，在那艰难困苦时期堪称元老院的支柱(他也是今天在座的、我们勇敢的法官马尔库斯·卡图的母舅)。他就是在自己家里遇害的。然而，没有任何与他的死有关联的提议呈交给国民大会，元老院也没有决定设立特别法庭。我们的父辈们曾告诉我们，当小帕布利乌斯·阿菲利卡努斯一天夜里在家中静静地休息时被杀后，整个城市为此陷入了一片悲哀之中。倘若可能，人民本期望他长生不死，可他却甚至没能坚持活完他的有生之年。对此，大家都感到悲痛欲绝、义愤填膺。请问，有没有成立特别法庭来调查阿菲利卡努斯之死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杀害一个高贵的人士与杀害世上最卑微的公民的罪愆性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高贵者和卑微者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但如果他们的死都是由于他人残害所致，则一律对凶手施以同样的惩罚，以同样的法律为准绳。一个杀死一文不名的父亲的人犯的是弑亲罪，而杀死身为执政官的父亲的人也是个十足的弑父者。

因此，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并不因为死在先祖的纪

---

① 马尔库斯·德鲁索斯是奥古斯都的妻子利维娅的父亲。公元前50年任司法官。他主张把司法权收回交元老院，把公民权也授予意大利人，但遭到贵族和骑士阶层中的极端分子的极力反对，最后被害。

念碑从中而被赋予更多的意义。这也是原告方才所反复强调的。他们好像以为著名的阿庇乌斯·克娄狄乌斯·凯库斯兴修阿庇亚大道[①]并不是为了公益事业,而是把它看做一个他的后代子孙们可以泰然地向同胞行凶的场所。我想那也许就是为什么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虽谋杀了非凡的马尔库斯·帕布利乌斯[②]却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的原因吧。凶手是一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贵族,而在他刀剑下丧生的只不过是个罗马骑士。可这一次,克娄狄乌斯家族的血脉在这同样的阿庇亚大道上又编织了一个怎样的英勇故事啊!即使那里的石头被无辜、高尚的人的鲜血浸透,他们都从来只字不提。但是,现在当一个强盗和卖国贼的血玷污了它之后,他们却鼓噪个不休!

我们也不必被先例束缚住手脚。正是这个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亲自派遣了一名奴隶在卡斯托尔神庙里刺杀耐乌斯·庞培。奴隶被逮住,匕首也被夺了下来,他如实招了供。此后,庞培完全远离广场、元老院和公众的视线。显然,他明白了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不能受到充分的保护,他自家的门墙也许更能起保护作用。在那时,没有人主张要颁布一部新法,也没有要求由全新的法庭来执法。当然,以前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人、任何事件会像现在这样急需采取这么一个措施。那位阴谋者就安身在广场上,就隐藏在元老院的前庭,而且他想伏击的

① 阿庇亚大道连接罗马和布鲁恩狄西乌姆。由克娄狄乌斯的先辈阿庇乌斯·克娄狄乌斯·凯库斯于公元前312年任监察官时主持修筑。

② 公元前63年,亚美尼亚王子提格林斯被庞培所俘。公元前58年,克娄狄乌斯放了王子,想重新立他为王。骑士马尔库斯·帕布利乌斯试图阻止王子逃跑,却被克娄狄乌斯杀死。

是一位整个国家的未来寄托于其上的人。犯罪阴谋登峰造极，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假如庞培倒下了——即使只有他一人倒下——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将崩溃，成为一片废墟。我想你不会认为阴谋未遂那就能免受惩处吧！这种主张意味着法律可以撇开意图而单纯考虑结果。诚然，刺杀未能得逞使我们少了些悲哀，可这决不等于不必惩治这种企图。

陪审员们，很多次我也险些丧生于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的武器和沾满血渍的手中。要是我自己的运气和罗马的运气都不佳而未能虎口脱险，我敢肯定没有人会主张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调查我的死因！

但是我擅自将德鲁索斯、阿非利卡努斯、庞培和我自己与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相提并论，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呵！我认为，反对他们的行动并非忍无可忍，但显然不可能指望有人会泰然承受一个具有克娄狄乌斯这般才能的人的死亡。看吧！元老院是如何为他悲伤！骑士们的心碎了，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崩溃状态，最沉重的哀悼笼罩着每一个城镇，连殖民地也遭受了不堪的苦难。全体人民怎能对失去这么一位厚道、仁慈而高尚的公民而无动于衷呢？

不，各位陪审员，这当然不是庞培决定成立特别法庭的缘由。相反，实际上是他那崇高的智慧、杰出的睿智洞察到了尚需考虑的事实。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克娄狄乌斯是他的仇敌，米洛是他的挚友。但是，如果他在全体人民为克娄狄乌斯的死感到狂喜时他也拍手称快，他担心人们会怀疑他与克娄狄乌

斯的和解是虚假的。[1] 而且，在他考虑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他完全相信，无论他的提议是多么严厉，你们依然会作出毫无偏见的决定。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从国内最优秀的阶层中挑选出最耀眼的人物做审判官。认为他的选择是有针对性地排斥我的朋友的，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要知道，像他这样一位公正无私的人决不会抱有这种想法，而且，即使他会采取这种做法，也与他选贤择士的意图格格不入的。我承认也许我最亲密的朋友不是非常多，因为一个人毕竟只能与数量有限的人保持亲密持续的关系。但我的拥护者从不局限于他们。相反，我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因为公共生活使我能与形形色色的仁人志士打交道。所以当庞培一心为本案挑选他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审判员时，他完全明白他个人的名誉与他的选择休戚相关，所以他不可能不提名那些热情支持我的人。

再说，庞培强烈希望你——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2]——出任本庭主席，这充分显示出他一心一意追求公正、权威、人道和完善。在预备阶段，他规定主席必须具执政官级别——显然他相信，起来反对群众激化的情绪和煽动分子的死乞白赖是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职责。在所有的执政官中，他挑中了你，是由于从青少年时代起，你便以实际行动充分地表明你对煽动者的暴行是多么厌恶。陪审员们，现在我们来谈谈本案。我已陈述过，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非完全没

---

① 指公元前 56 年初庞培与克娄狄乌斯的握手言和，以争取后者的支持。

② 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曾于公元前 58 年任司法官，公元前 54 年任执政官，为极端右翼分子。

有先例。我已表明，元老院对该案的表态与我们本所希望的完全一致。我已指出，提议设立本庭的人尽管对于事实毫无异议，但仍希望深入调查，找出事件的真相。我亦已强调，受选来处理本案的审判官和主席都是赫赫名人，其审议定将公正又明智。那么，陪审员们，只留待你们来裁决，涉及本案的两人中，究竟是谁策划阴谋谋害对方的。为了使诸位能对真实情形有更清楚的了解，我现在简要叙述所发生的一切，恳请大家仔细听听。

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企图利用出任行政长官之机①为非作歹，以达到颠覆政府之目的。但是前一年的选举拖得过于持久，他发现自己的行政长官之职只能维持几个月。晋级升官也许吸引其他人，却全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所关注的是极力避免与鲁西乌斯·帕鲁斯这样杰出的人士共事谋政。但克娄狄乌斯主要的野心是寻求一整年的任职期来使我们国家分崩离析。于是，他突然放弃了自己的合法竞选②，将候选权移至下一年。宗教上的顾虑有时会导致人们采取这一步，但他这么做的动机与之相去甚远。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所想要的是完整持续的一年时间来行使行政长官的权力，也就是说为了颠覆共和政体。

第二年亦是如此，烦恼依然缠扰着他。他顾虑重重，心里明白若米洛在那年当选为执政官，他的行政长官之职就会被架空。的确，正如克娄狄乌斯所清楚地意识到的那样，在全体

---

① 克娄狄乌斯于公元前 56 年任市政官。

② 公元前 180 年通过法律，规定竞选高级官职的最低年龄，参加司法官竞选的人不得小于 40 岁。克娄狄乌斯于公元前 93 年出生，刚好满法定年龄。

罗马人民的一致推选下，米洛极可能成为执政官。在这种情况下，他倒戈加入了米洛对手的行列。他不顾后者的意愿，想独揽领导竞选运动的大权。正如他常常自诩的那样，他上蹿下跳，充当起联络员的角色，网罗了一大批卑鄙的亡命之徒。这伙人实际上形成了一支新的科利那部族①。

然而，克娄狄乌斯愈是明目张胆地捣乱，米洛的地位愈是日趋牢固。最后，透过一系列民众投票所显示出的正确无误的舆论之声，克娄狄乌斯终于看清了这位勇敢无比的人，他的这位夙敌，当选为执政官是确定无疑的了。但克娄狄乌斯并不善罢甘休，他开始公开活动。他直言不讳地叫嚷必须置米洛于死地。

克娄狄乌斯拥有一帮粗俗野蛮的奴隶。他过去召令他们去毁坏国家森林，掠劫埃特路里亚乡村。现在他将这些人从亚平宁山地带了下来，你们也一定亲眼目睹了这伙草寇。他毫不隐瞒，再三公开叫嚣，即使米洛的执政官掠不走，他的性命也会难保。克娄狄乌斯多次在元老院表示过这一点，在公众集会上他也曾说过。更有甚者，当勇敢的马尔库斯·法伐尼乌斯②问他，既然米洛还活着并全力抵抗他，他的一切暴行又有何用时，克娄狄乌斯答称米洛在三天或至多在四天内将送命。法伐尼乌斯立刻向现在在座的马尔库斯·卡图报告了这一番话。

同时，克娄狄乌斯获悉——要得知这一点并不难——按

---

① 科利那部族主要由最底层公民组成。

② 马尔库斯·法伐尼乌斯，卡图的追随者，公元前43年被放逐，后在菲利皮被处死。

照常规的法律的规定，米洛应于 1 月 18 日前往拉努维乌姆。米洛是拉努维乌姆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任命祭司是他的职责。得知这个消息后，克娄狄乌斯在前一天就悄悄地离开了罗马。随后所发生的情形表明，他的计划是在自己的庄园前设下埋伏袭击米洛。克娄狄乌斯离开罗马意味着他就不能参加同一天举行的狂乱的公众集会。人们像通常那样等待着他去发表他那蛊惑人心的疯狂演讲。若不是他想及时赶到伏击地，他当然会一如既往地尽他的本分。

而米洛呢，他那天出席了元老院会议，散会后才赶回家，换了衣鞋，一如往常地等了他妻子一会儿，便动身了。其时，克娄狄乌斯假如在我们所说的那天回罗马的话是理应可以的，然而米洛却在乡下撞见了克娄狄乌斯。那家伙轻装简车，骑着马，而不是坐着马车，没有行李，没有希腊随从，甚至没带妻子——平常出游她总是陪伴他左右；而米洛则同妻子坐在马车内，穿着厚重的大氅，带着一大宗行李和由女仆、男侍组成的纤弱的随从队伍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拦路者，这就是被控谋划远征以实现谋杀之目的的人！

大约下午 5 点时分，他在克娄狄乌斯宅第的大门前遭到狙击。米洛立刻受到从高地上冲下来的一群武装分子的袭击。与此同时，另一队人从前面冲过来杀害了车夫。米洛将大氅甩到背后，跳出马车，奋力自卫反击。克娄狄乌斯那帮歹徒挥舞着早已出鞘的剑，一部分人冲向马车从背部袭击米洛，另一部分人认为米洛已被杀死，便扑向紧跟其后的奴隶。那些忠心耿耿、刚毅坚强的奴隶有些在保卫主人时献身了，而另一些奴隶

① 据阿斯科尼乌斯说，米洛的随从队伍中有许多奴隶，包括一些斗剑士。

虽可看到马车四周的激烈厮杀，却无力救援主人。他们听到克娄狄乌斯亲口说米洛已被杀死，就信以为真。所以这些奴隶在没有主人命令的情况下，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在看不到主人的情况下，做出了正如所有人希望在相同的情况下自己的奴隶所做的行为。我如此直言相告，并无否定指控之目的，而只是说明事实真相。

陪审员们，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进攻者失败了。武力征服了武力。更确切地说，正义战胜了邪恶。这为我们的国家，为你们以及为所有忠诚的公民所带来的利益我就不多说了。我无意敦促你们赞同米洛做这件事，尽管他的自卫注定意味着共和国和你们的幸存。不，我所要辩护的是他为了保命而这样做是完全正当合法的。理智教导文明人这么做，本能促使野蛮人这么做，传统怂恿社会这么做，甚至大自然本身也给野兽灌输了这种教训。他们知道必须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手段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免遭各种暴力的伤害。因此，如果你得出结论，说这种行为是犯罪，那么你就等于认为，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位反击强盗的人应落个死亡的下场，而且如果强盗的凶器没击中要害，那么你自己就应该随时准备让他得逞。如果当初米洛也这么想，他倒肯定会把自己的喉咙交给屡屡攻击过他的克娄狄乌斯去劘割，而不是避开其致命的一击，最终只落得个由你们来处置的下场。

那么，如果你们都同意自卫并非一定错，你们就无须为克娄狄乌斯是否被杀这个问题而烦恼，因为我们完全承认他是被杀。你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杀死他是否合法。这也是大量各类案件中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大家都同意有人进行了预谋，而且，正如元老院所认为的那样，这预谋是与国家利益相悖

的。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关键是他们两人到底谁是阴谋者，而这也正是你们受指派应调查的问题。元老院所谴责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庞培提议调查的是判定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不是判定是否事实。因而，很显然，法庭惟一要做的就是调查清楚谁密谋对付谁。如果是米洛密谋杀害克娄狄乌斯，那么，他该受惩罚；如果是克娄狄乌斯密谋杀害米洛，惟一合理的判决就是无罪释放米洛。

那么，怎么证明正是克娄狄乌斯设下阴谋害死米洛的呢？当我们在评判像克娄狄乌斯这么一个胆大妄为、卑鄙下作的恶魔时，如果我们能证明克娄狄乌斯有谋害米洛的强烈动机，能证明他极有希望从米洛的死中获取丰利，那么这将会有极大的说服力。因此，卡西乌斯问案时的至理名言“于谁有利？”[①]对本案的两位当事人也应该是适用的。对此名言，只需补充一句，即个人利益决不会驱使好人犯罪，而点滴小利却会使不肖之徒走上犯罪之路。现在不妨假设米洛被杀，那么克娄狄乌斯则可从两方面获利。首先，他可以不必做执政官手下的一名行政长官，而他若是在米洛手下任职，他就无法为所欲为地做坏事。再者，克娄狄乌斯虽不期望那些代替米洛的执政官们会真正同他合作，但至少会默许他随心所欲地干他所预谋的骇人勾当。毫无疑问，他暗中盘算，即使他们有能力使他的努力付诸东流，他们也不会那样做，因为他们已受到他莫大的恩惠。此外，即使他们有意阻挠，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粉碎这

① 鲁西乌斯·卡西乌斯·隆吉乌斯曾历任护民官、监察官等职，以执法严、断案准著称。

个令人作呕的家伙早已酝酿成熟的暴力行动。

陪审员们，难道只有你们才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吗？难道你们只是些来这个城市旅游的陌生人吗？难道你们的耳朵被锁在了远方，对于民间的传闻——即克娄狄乌斯企图将法律强加于我们，并钤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漠不关心吗？如果他们也讲法律的话，倒不如说他们是摧毁城市的炸弹，或是吞噬我们生命的瘟疫！来吧，塞克斯图斯·克洛利乌斯[①]，给我们看看你们起草的法案文件；我们听说你从克娄狄乌斯家中平平安安掠走了这些文件，趁着夜幕的掩护，从刀光剑影中像抱着雅典娜神像[②] 一般把文件抱走了。这的确是一件精美的礼物，一件神奇的护民器啊。你们真有幸，把这样一件宝器交与一位愿在你们监督之下成为护民官的人。

我发现塞克斯图斯用他那驰誉天下的一瞪征服了我。当他尖叫着威胁众人时，就会目光炯炯，眼冒杀机。这是多么灼热、多么可怖的一瞪——瞪得当年的元老院火光熊熊！但塞克斯图斯，你万万不能想像，我对你是一点儿也不生气。我告诉你个中原因吧：因为你夺走了我宿世冤家的性命，并使他受到了比我的仁慈的心所要求的远为残酷的惩罚。你把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血淋淋的尸体抛至屋外，遗露街头。你剥夺了蜡像[③] 和志哀者；没有送葬列队，没有告别遗辞，在一堆不祥的柴堆上将其烧成焦炭，任夜晚出没的野狗撕咬吞噬。这是何

---

① 塞克斯图斯·克洛利乌斯是克娄狄乌斯的贴身助理。

② 据传，埃涅阿斯冒着生命危险把雅典娜神像从特洛伊的洗劫中抢救了出来。

③ 指家族中富有声名的祖先的蜡制塑像，后代举行葬礼时让人捧着，走在送葬行列里，以示荣耀。

等的羞耻残忍，我简直无话可辩。然而，由于你那野蛮残酷行为的牺牲品是我的夙敌，我全然没有愤慨之情！

陪审员们，我已向你们显示米洛的死将会为克娄狄乌斯带来多大的好处。现在，请诸位反过来想一下米洛这一方的情况。谋害克娄狄乌斯可能会给他带来什么利益呢？米洛实在没有任何必要去这么做或哪怕是这么想。也许你们会说，米洛想做执政官，克娄狄乌斯是绊脚石。然而，尽管克娄狄乌斯暗中捣鬼，千方百计反对他，但米洛稳操胜券——或者不妨说，正是因为他从中作梗，米洛才更有可能获胜！我为米洛的成功助了一臂之力，克娄狄乌斯也为他获选出了同样的大力。是的，陪审员们，回忆起米洛为我，为我们的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你们不会无动于衷。我们的呼吁，我们的焦虑之情打动了你们的心。那时，我看到你们是那么深深地为之动容。但是，你们大多数人都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感到恐惧，感到震撼，因为任何一位罗马公民只要想到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将无限期地担任行政长官就无不感到恐慌心悸，生怕革命就在眼前。你们也看出了，克娄狄乌斯的行政长官权力定会毫无节制地被滥用，除非有一位既勇敢又具权威的执政官对其加以约束。罗马人民一致认定米洛就是这样的铁腕人物。由此，每个人都渴望投上那能驱散他个人的恐惧和笼罩整个国家的危险的一票。

然而，既然克娄狄乌斯已淘汰出局，米洛也只能借助于不太起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他那独特的、世不二出的，因遏制克娄狄乌斯的疯狂暴力而日隆的声誉现在已无用武之地，因为克娄狄乌斯已一命呜呼了。对你们来说，你们获得了无法估算的益处，因为你们不用再害怕任何一个同胞了。但米洛却反而被剥夺了证明其勇气胆略的舞台——在竞选执政官

中获胜。他被抢夺了赢取个人荣耀的源泉。克娄狄乌斯活着时，米洛坚如磐石，抵挡住了一切攻击，当选执政官确定无疑，可现在克娄狄乌斯死了，却给米洛的当选蒙上了阴影。如此看来，克娄狄乌斯之死对米洛不仅完全没有任何益处，实际上反而于他十分有害。

也许你们会说，是纯粹的怨恨促使他杀害了克娄狄乌斯的，他在暴怒和痛恨中杀了他只是为了泄一腔私愤，报一己私仇。这是无稽之谈！的确，要是我说这些动机在克娄狄乌斯身上比在米洛身上表现得更强烈，那还有点轻描淡写呢。而铁的事实是，这些动机完全左右了克娄狄乌斯，但在米洛身上却毫无迹象。除了我们大家对坏人都会怀有的厌恶之外，米洛为何要憎恨克娄狄乌斯呢？实际上，克娄狄乌斯正是他声誉高涨的根源和源泉。而克娄狄乌斯却有一切动机来憎恨我的当事人。我的当事人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事业。他反对克娄狄乌斯疯狂的阴谋，他采取措施粉碎了他那煽动性的暴行，而且在法庭上宣读了对他的诉状。大家知道，克娄狄乌斯至死一直受到米洛依据普劳提乌斯法[①]而提出的控告。你们想想，暴君会对此有何感受呢？他必定深怀仇恨！——正是那样，这是一位不知公道为何物的人的公正结局。

有人也许还认为克娄狄乌斯的性格及生活习惯有利于他自身，但米洛的性格及习惯则相抵牾；克娄狄乌斯从未诉诸暴力，而米洛却对之习与性成。陪审员们，我问你们，当我在一片哀痛声中离开这个城市时，我心中最担忧什么？难道是法庭的

---

① 米洛曾控告克娄狄乌斯在西塞罗流放归来后图谋叛乱，但克娄狄乌斯并未受审。

审判吗？不，绝不是！危险来自奴隶暴众和武器。一言以蔽之，来自武力。的确，除非流放本身极其不公正，不然，我从流放地归来又怎能是公正之举呢？

例如，克娄狄乌斯是否以正当形式向我提出指控呢？他出过罚金吗？他没有。克娄狄乌斯没有指控我叛国。然而我相信，你们不会因此说我的案子不好，或者其意义只局限于我个人。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案子。它关涉我，也关涉你们。我对任何审判都不惧怕。可是，在我含辛茹苦，不惜冒生命危险把同胞们从贫民和恶棍的攻击中拯救了出来后，我绝不忍心让这些公民同胞反过来又为我而担当风险。当卓越的昆吐斯·霍屯西乌斯[①]，这位共和国耀眼的明灯和头面人物支持我时，我亲眼目睹他差点死在奴隶们的手下。也是在那场动乱中，同他在一起的那位杰出的元老盖乌斯·维比伊努斯[②]则因伤势过重而命丧黄泉。从那时起，克娄狄乌斯从卡提林那儿继承而来的短剑就再也没有赋闲过。它把目标对准了我。我感到必须阻止你们也去冒这风险。克娄狄乌斯企图用它来谋害庞培；他用它使帕布利乌斯血洒阿庇亚大道——该大道即以行刺者的名字而命名。而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把剑再次对准了我。我相信你们都依然记得，就在王宫附近，我亦差点儿完蛋了。[③]

---

① 昆吐斯·霍屯西乌斯是西塞罗之前罗马著名的雄辩家之一，公元前69年任执政官，公元前58年参加了元老和骑士代表团，为流亡中的西塞罗说项。他是阿蒂库斯的挚友，与西塞罗的关系时好时差。死于公元前50年。

② 生平不详。

③ 指公元前53年米洛派和吉普塞乌斯的支持者之间的一场冲突。王宫指罗马第二任国王努马·蓬庇利乌斯的故园。

好，米洛什么时候有过类似举动呢？他无法使克娄狄乌斯走上法庭与他照面。他采取这些强有力的措施只是为了阻止克娄狄乌斯扰乱罗马。假如他蓄意干掉克娄狄乌斯，他该有多少千载难逢的时机啊。在他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皇家众神免受克娄狄乌斯侵犯时，难道还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来反击吗？当他那勇敢而倜傥不羁的同僚帕布利乌斯·赛思提乌斯[1] 受伤时，难道他就不能奋力抗击吗？或者当杰出的昆吐斯·法布瑞西乌斯因提议我的流放回归而受驱逐时，当广场成为可怖的屠杀场时，他难道就不能制裁他吗？那么在英勇、诚实的行政长官鲁西乌斯·凯西利乌斯[2] 家园被侵略之时呢？或者在议案同意我恢复权利时不就可以把他打倒了吗？那天，整个意大利的人拥向罗马，焦急地等候着我的平安回归。他们定会为杀死克娄狄乌斯这一了不起的壮举而拍手称快。实际上，即使是米洛一人亲手使出那一击，所有的公民都会乐于把这荣誉看成是属于自己的。

这就是那行动真实的一刻。一位无比勇敢、无比卓绝的执政官当政了。他就是帕布利乌斯·伦图鲁斯，克娄狄乌斯的仇敌和其罪行的惩处者，元老院的庇护者，你们权力的维护者，国家和谐的促进者和我本人结束流放的倡议者。有七位行政长官和八位护民官反对克娄狄乌斯而拥护我。此外，我恢复权利的主要推动者和主使人是耐乌斯·庞培。他恨透了克娄狄乌斯，并以雄辩的声明支持我恢复公民权。这声明赢得了元老

---

① 帕布利乌斯·赛思提乌斯曾于公元前 62 年任马其顿度支官，公元前 57 年任护民官，为结束西塞罗的流放生涯大声疾呼，公元前 49 年任市政官，并接替西塞罗出任西里西亚总督。

② 鲁西乌斯·凯西利乌斯于公元前 49 年任护民官。

院的一致赞同。同样也是庞培督促罗马人民采取行动。而且，他在卡普阿为我而提出的法令给整个意大利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全罗马应该为争取我的回归而一致行动。这与法令所表达的强烈愿望相吻合，也与要求庞培应肩负起领导重任相一致。在那种情况下，希望我回归的呼声是那么高，每个公民都对克娄狄乌斯怒火中烧。如果那时有人杀了他，那非但不会受惩罚，反而会受到嘉奖。可是米洛仍然控制住自己。他两次在法庭上[1] 斥问克娄狄乌斯，但从未付诸武力。

后来，当米洛成了普通公民时，他不得不再次在人民面前反击克娄狄乌斯的控诉，[2]为自己辩护。耐乌斯·庞培在为被告陈述时竟遭到殴打。这当然是干掉克娄狄乌斯的绝佳时机。这时候置他于死地实在是太合乎情理了。还有在最近，当马尔库斯·安东尼[3] 使全体良民对国家的未来抱有巨大的希望——当这位高贵家族的年轻后代勇敢地担起重任，把这个拼死挣扎的恶魔用报应的绞索牢牢地绑住之时，啊，不朽的天神，那是多好的一个场合，多妙的一个机会哟！当克娄狄乌斯仓皇逃遁，匿身于楼梯下的一间密室时，米洛要结果了这害人精真是易如反掌。如果米洛那样做了，谁也不会谴责他，而且马尔库斯·安东尼也会流芳百世。再说，在战神广场举行选举时，米洛也有无数下手的机会。当时，克娄狄乌斯擅自闯进选举会场，命令随从拔出剑，向人们投掷石块。后来他突然看到

① 第一次情况不明，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 57 年。

② 指公元前 57 年底克娄狄乌斯成为市政官后，伺机报复米洛（米洛的护民官任期已结束），向米洛提出控诉。

③ 即后来结成“后三头同盟”的那位安东尼。他原先与克娄狄乌斯关系甚密，后来与他分道扬镳。

了米洛，顿时惊恐万状，拔腿就向台伯河方向逃去——这时，你们以及每一位爱国者都祈愿米洛能化勇气为行动。

如果他真的化勇气为行动，那么每个人都会喜跃抃舞，但他还是没有下手。因此，要说米洛蓄意在这个必定招致众愤的时刻来行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他有正当理由，且地点和时机都十分有利于杀克娄狄乌斯而又可不受任何惩罚时，他都没有动手，他怎么可能偏偏选择在各种因素都不利的情况下杀他呢?并且，陪审员们，当时正值争夺国家最高权位之时，选举日已迫在眉睫。我太清楚了，在这种时候候选人的心情是多么焦虑，对竞选活动是多么忐忑不安；在这种时候，我们不仅对任何抨击我们的言论极为敏感，甚至对人们心底里模模糊糊的思想也胆战心惊。社会上流传的谣言——无论多么可笑或虚假——都会引起我们高度警觉。我们都紧张地审视每张脸上的表情。要知道，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会像公众对竞选者的心态那样微妙、脆弱，那样动摇不稳、变幻莫测的了。他们不仅跟行为不端的候选人作对，甚至对堪称楷模的人他们也能挑毛拣刺。

就这样，米洛长久不耐地期待着选举日的到来。想一想吧，难道他会带着一双沾满污血的手去出席人民大会的庄严占卜[①]，并会公然地、不无得意地向世人供认他犯下的卑鄙罪行吗？这对米洛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对克娄狄乌斯而言，则完全合乎常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米洛一死，他就可以掌揽独裁大权。再说，谁不知道，在所有犯罪诱因中，最大的诱饵是犯了罪却不必受惩——这对施恶者影响最大。那么，他们两

① 指人民大会开始前的占卜，只有显示吉兆时，选举才能开始。

人中谁抱有这一期望呢?决不是米洛,虽然他成了这场审判的被告——而且他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或最起码是无可避免的。不,不是米洛,而应是克娄狄乌斯,他面前铺就了一条有利的大道。他是那种一心想破坏上帝或人类的法律的人。对于法庭、对于法律可能施与的惩罚,他只对它们无比蔑视。

不必再辩驳了,不必继续论证了!我恳请你,昆吐斯·佩提利乌斯,无比英勇、无比杰出的公民;还有你,马尔库斯·卡图——是上帝赐福让你们在今天出庭做审判员的,我恳请你们作证:你们曾听到过马尔库斯·法弗尼乌斯就克娄狄乌斯的宣言所作的报告(当法弗尼乌斯告诉你们时,克娄狄乌斯仍活着)。克娄狄乌斯扬言米洛将于三天之内送命。果不其然,在他放出口风后的第三天,谋刺事件发生了。看来克娄狄乌斯倒很爽气,毫无顾忌地泄露了他的心思,难道你们还怀疑他干的勾当吗?

他怎么能那么确定就在那天呢?我已告诉过你们,要知道拉努维乌姆的独裁官在哪一天举行祭祀典礼并非难事。他确信米洛必定在那天动身前往拉努维乌姆,于是他就提前出发了。自然,克娄狄乌斯先到一步。我已经提到过,那天正是人们在被克娄狄乌斯所收买的一位护民官[①]的蛊惑下举行疯狂的罗马公众集会的日子。要不是他得去实施自己一手策划好的犯罪阴谋,他是绝不会坐失这样一次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滋事生非的机会的。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借口作那次旅行,那他就得有绝好的理由躲在幕后;[②]而米洛则恰恰相反,他绝不

① 指昆吐斯·庞培。

② 据阿斯科尼乌斯说,克娄狄乌斯在阿瑞西亚参加市政会议。

可能留在罗马，因为他不仅有离开的动机，而且有离开的义务。

所以克娄狄乌斯预先知道了米洛将在那天上路，而米洛则根本不能预料克娄狄乌斯会出门旅行。我问你们，他怎么能得到一丁点儿消息呢？但对于克娄狄乌斯，这个问题纯属多余，不值一问。因为即使他的密友蒂吐斯·帕提那[①]是他惟一询问过的人，他也很容易就能发觉，这是拉努维乌姆独裁官任命祭司的日期，而米洛正是那位独裁官。当然其他人也有可能告诉他这一点，譬如从拉努维乌姆来的人。而米洛又能向谁去询问克娄狄乌斯的归期？就让我们假设他贿赂了一名奴隶（如我的朋友昆吐斯·阿瑞乌斯[②]所说）——你们看，我做了多大的让步——但是，即使克娄狄乌斯的证人的证词令人可信，米洛这么做也捞不到任何好处，因为英特拉姆那[③]人盖乌斯·考西尼乌斯·斯科拉[④]，克娄狄乌斯亲密的朋友及仆人，说那天克娄狄乌斯本是想留在他阿尔巴[⑤]庄园里的，但在获悉建筑师居鲁士[⑥]猝逝的消息后，他突然决定赶回罗马。（顺便一提，盖乌斯·考西尼乌斯过去曾提供过证言，证明克娄狄乌斯在同一时刻既在英特拉姆那又在罗马！）这亦为帕布利乌姆的

---

① 生平不详。

② 昆吐斯·阿瑞乌斯也是马尔库斯·克拉苏的朋友，公元前52年被流放，公元前46年去世。

③ 英特拉姆那城在翁布里亚，今特尔尼。

④ 公元前61年克娄狄乌斯因亵渎罪而受审，考西尼乌斯出庭为他作证，说克娄狄乌斯那天不在罗马，而在80英里以外的英特拉姆那，而据西塞罗说，克娄狄乌斯那天去过他家。克娄狄乌斯被宣布无罪释放，西塞罗气愤之极。

⑤ 阿尔巴位于罗马东南，许多贵族在那里建有别墅、庄园。

⑥ 指居鲁士·维蒂乌斯，西塞罗的朋友。

另一伙伴盖乌斯·克娄狄乌斯所证实。

陪审员们，你们可从这证言中得出重大的结论。首先，米洛被完全解脱了嫌疑，即他离开罗马不是蓄意拦路谋杀克娄狄乌斯，因为显而易见，完全没有理由说明他们会在路上相遇。其次，我不能不提及另一点——我看不出为何我不应为自己站出来作番辩白。陪审员们，你们知道，有一些人当他们提出设立这特别法庭的议案时，说什么尽管是米洛下的毒手，但有一位更重要的人物在幕后操纵。让我告诉你们吧，这些下流的恶棍指的就是我。他们血口喷人，企图将强盗、凶手等头衔一一加于我头上。然而，他们自己的证人驳斥了他们的栽赃。他们举证说克娄狄乌斯若不是得知居鲁士之死，他绝没回罗马之意。我又可以畅快地呼吸了，我洗了不白之冤。我无须担心人们会认为我曾经谋划过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让我继续往下谈。听了我刚才提出的论证，也许有人会辩驳道：克娄狄乌斯也根本没有预谋，因为他本来就打算留在阿尔巴庄园的。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离开那儿就是去行凶的。毋庸赘述，那位据称通报居鲁士死讯的人禀报的根本不是什么死讯，而是米洛很快就要来到。克娄狄乌斯正是在居鲁士弥留之际离开罗马的，因而又何必去向他报告居鲁士的猝死呢？我本人就与居鲁士在一起，我和克娄狄乌斯是他遗嘱的共同见证人。遗嘱的起草毫无秘密可言，我和克娄狄乌斯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案发前一天的上午10点钟，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如果克娄狄乌斯得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4点钟才得到死讯，那未免太离奇了。

好吧，就算事情是那样吧。可克娄狄乌斯为何要在这不平

常的时刻动身前往罗马呢？他为什么非得在深夜上路呢？什么事情使他如此着急？难道就因为他是个继承人吗？是继承人也完全不必如此匆匆地赶回去。即使真有什么必要，请问连夜赶到罗马有何好处可言，而推迟到第二天早晨才赶到又会有何损失？所以，克娄狄乌斯连夜回罗马没有任何借口，他尽力避免赶夜路倒是顺理成章的。而如果米洛果真是预谋者，当他听说克娄狄乌斯将连夜赶回罗马时，就必定会躲藏在某个隐蔽处守候他，好趁着夜色，在一个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伏击他。若那真是他的所为，他加以否认也会为大家所接受——正如现在他坦承了事实真相后，大家都希望他能获释。这样，提出控告的责任就会落到事发地——一个劫盗隐体藏身的贼窝。无声的荒凉不会告发米洛，沉沉的黑夜亦永不会揭发他。进一步说，如在这地带行凶，嫌疑将会落在许许多多曾遭受克娄狄乌斯仇恨报复、被劫夺财产的人身上，以及落在所有害怕自己可能会遭受同样不幸的人身上。这样一来，整个埃特路里亚就会被推上被告席！

此外，在我们所讲的那一天，克娄狄乌斯在从阿里基亚回来的路上毫无疑问到过他在阿尔巴的家。我们暂且退一步说，米洛知道他在阿里基亚。这样的话，尽管克娄狄乌斯说在那一天赶回罗马，米洛一定怀疑他会在阿尔巴庄园稍作停留，尤其是庄园就在路边。那么，若是那样的话，米洛为何不早点伏击他，阻止他到达阿尔巴庄园呢？或者，若克娄狄乌斯根本不打算在阿尔巴停留，那么米洛为何不埋伏在克娄狄乌斯夜间赶路时的必经之地呢？

陪审员们，现在一切都昭然若揭了。对米洛而言，克娄狄

乌斯有极大的好处；而克娄狄乌斯若要实现其庞大野心，则巴不得米洛早日断气；克娄狄乌斯极其仇恨米洛，而米洛却一点也不仇恨他；克娄狄乌斯惯于使用暴力，接二连三地挑起事端，而米洛只是抵抗他的暴力攻击；克娄狄乌斯曾公开扬言要置米洛于死地，但我们从没听米洛讲过同样的话[1]；克娄狄乌斯知道米洛的行期，而米洛却根本不知道克娄狄乌斯可能什么时候返回罗马；米洛的那次旅行是不可避免的，而克娄狄乌斯的那趟旅行却没有任何目的，而且很显然给他带来许多不便；米洛曾事先对外宣布将在那天离开罗马，而克娄狄乌斯却隐瞒了他将在同一天返回罗马；米洛的旅程安排没有作任何变动，而克娄狄乌斯却编造出种种借口来解释为何要改变他的原先计划；再者，米洛若果真想谋害克娄狄乌斯，他就应该在天黑前守候在罗马附近的某个地方，而克娄狄乌斯即使不怕米洛，他还是不敢在天黑以后进城。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问题，即他们两人相遇的预谋地点对谁有利。不过，陪审员们，难道现在对这一点还有什么疑问，还需要过多的探讨吗？很难想像米洛竟可能认为在克娄狄乌斯家门口袭击他能有什么优势。再说，克娄狄乌斯的那座庄园连同庄园里的巨大地下室至少可以容纳一千个身强力壮的人。同样，米洛也不可能特意选择对手可以充分利用其制高点的地方交战。很显然，是克娄狄乌斯倚仗对其有利的地形精心策划了这场以我的当事人为目标的袭击行动。

---

① 但西塞罗自己在一封致阿蒂库斯的信中说米洛曾公开威胁要杀死克娄狄乌斯。

陪审员们，事实，只有事实才能使人信服。现在事实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说话了。试想我不是在向你们讲述发生了什么，而是在给你们看一幅画，这幅画详细地描绘了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那么你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才是阴谋的策划者，谁却哪怕丁点儿的犯罪企图都没有。看，他们中的一位身穿连帽大氅，正坐在马车上，旁边坐着他的妻子。所有这些——衣服、马车、同伴——无一不是沉重的负担和障碍。被大氅缠裹，被马车羁困，被妻子挡住手脚——谁也不会在这种状态下去格斗厮杀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克娄狄乌斯。他突然从庄园里出来了。为何？这会儿天已经黑了。他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出来吗？而且，你看，他那么从容不迫。这就怪了，特别是在晚上那个时辰。据说他是去拜访庞培庄园。果真是去拜访庞培吗？他完全知道庞培那会儿正在离阿尔西乌姆[①] 不远的庄园里。难道他仅仅是去看看那庄园吗？可他在这之前已去过千百次了呀。那么，他为什么要迂回而行？因为他想拖延和利用时间。是的，他想在那儿守候，等候米洛的出现。

好了，现在让我们将他们两人采取的旅行方式作个比较吧。与轻装上阵的克娄狄乌斯相比，米洛的这趟旅行可真不轻松。以前旅行时，克娄狄乌斯总要将妻子带在身边，那次却没有；他以前总是坐马车旅行，这次却改作骑马。另外，以前不管在哪儿——即使是兼程行军去埃特路里亚的扎营地——他身后都要跟着一大帮希腊奴才[②]，但那次却没有一个闲人。而米洛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平常并不前簇后拥地带着一大帮

① 阿尔西乌姆位于罗马西北，埃特路里亚海滨。

② 贬指希腊学者、艺人。

子人，可那次却碰巧带着他妻子的男童唱诗班和女佣们同行。克娄狄乌斯虽然惯于带着一伙荡妇、淫棍和妓女，但那一次却一个也没带，只带了几个经严格挑选的“敢死队员”。

可是，为什么克娄狄乌斯竟被打垮了呢？因为强盗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手的。有时候路人获胜，而强盗却见了阎王。再说，在这场厮杀中，虽然克娄狄乌斯是有备而来，而米洛却毫无准备，但克娄狄乌斯兴许可比作一个落入男人之手的弱女子。况且，米洛并非对克娄狄乌斯真的毫无防备——他知道自己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克娄狄乌斯的袭击。米洛不会不清楚，他死了，克娄狄乌斯会从中大大受益。他哪能不知狂妄无忌的克娄狄乌斯是多么地仇视他。米洛明白他的生死不再仅仅关乎他个人（为他的生命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他养成了习惯，未采取防御保护措施，就绝不去冒风险。此外，我们在分析米洛之所以取胜的原因时还得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运气。敌我交锋中的胜负难料；还有战神的公正性，它通常在胜利者开始欢呼着大肆劫掠的时刻击败他——借助他那已明显处下风的对手之手将他击倒在地。还有就是酒足饭饱后昏昏欲睡的强盗头子的错误判断。克娄狄乌斯稀里糊涂地以为他从后面包抄了米洛，却全然忘了米洛一行中还有人走在最后面。那些随从怕主人已有什么闪失，顿时怒火冲天。于是，克娄狄乌斯陷入了他们的包围之中。那是忠诚的奴仆在替主人报一箭之仇。①

那么，如果是这些奴隶杀死了克娄狄乌斯，米洛为什么释

---

① 据传，克娄狄乌斯被米洛的一名斗剑士击伤，然后米洛下令自己的心腹索非乌斯给予克娄狄乌斯致命的一击。

放他们呢？据说那是因为米洛担心他们会忍受不了苦痛而将他告发，担心他们在严刑拷问下不得不承认是他们在阿庇亚大道上杀死了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可是用酷刑逼供又有什么用呢？你们到底想拷问什么？难道你们想知道是不是米洛杀死克娄狄乌斯吗？不错，是他杀的。还想知道他这样做是合法还是非法吗？可是，这并不是你们该管的事，因为也许你们可以用酷刑拷问出事实真相，但合法还是非法这个问题还得由法庭来判决。也就是说，我们只须解决法律调查范围内的事，而你们企图通过施刑来了解的情况，则无须烦劳，我们都已承认了。

你们问米洛为什么还给奴隶们以自由只不过表明你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最好地对付敌人。你们实在应该问的是他为什么没有给他们更丰厚的赏赠。在这儿就坐的马尔库斯·卡图言词一向坚定无畏，他曾对公众大会上骚动的人群昭示(正是在他那富有权威性的人格的震撼下，秩序才得以重新恢复)：救过主人的奴隶不仅应该获得解放，而且应该得到最丰厚的赏赐。米洛手下的奴隶是如此忠心耿耿地护主，他的命实际上是他们捡回来的。对于这种奴隶，再丰厚的赏赐也不算过分。米洛实际上欠他们更重要的东西，即因为若不是他们，他此刻必定落在克娄狄乌斯的魔爪里饱受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非人生活。米洛如果未能还给这些救了他的命并为他报了仇的奴隶自由，那么他们必定会受到严刑拷打。我的当事人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他最感欣慰的是即使他自己会受什么苦难，但至少他的奴隶已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奖赏。

然而对奴隶的审讯——对另外一些奴隶的审讯——却正在进行中。这些审讯将会对米洛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指的是

刚刚在自由神殿的庭院中举行的那场审讯。被审的是谁？你们会问。是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的奴隶。是谁下达的命令？克娄狄乌斯的侄子阿庇乌斯[1]。这些奴隶是谁交出来的？阿庇乌斯。从哪儿？从阿庇乌斯家中。天哪，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发指的呢？要知道，审讯奴隶、指证他们的主人是法律所不容的，除非是审讯触犯法律的亵渎行为——克娄狄乌斯就曾因此罪而受到审判。克娄狄乌斯几乎被奉若神明了——他现在比他当时潜入到神那儿更接近于神了，因此他的死被当做一件亵渎神灵的案子而严格地加以审讯。但是，我们的先辈曾立下规矩：不能提审奴隶来牵连他的主人入罪。他们之所以立下这规矩，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对于查明真相无益，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有违天理，而且会比主人的死更可悲可叹。你们难道认为通过审讯原告的奴隶，搜集证据来控告被告会有可能查明真相吗？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场审讯是如何进行的，看看到底审了些什么。“喂，鲁费奥。”——暂且用这个假名吧——“当心，你不得讲假话。我问你，克娄狄乌斯是否阴谋杀害米洛？”“是的。”假如这样回答，那他就死定了。好，那么就答“不是的”吧。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获得自由。多么可靠的一场审讯啊！通常情况下，奴隶往往直接被抓来受刑，随后被投进单独的牢笼，以防相互串供。当这些奴隶被原告关押了百天之后，再由同一原告将其交出。这是一种多么公道、多么无懈可击的讯问啊！

---

[1] 米洛的原告是阿庇乌斯·克娄狄乌斯和他的同名弟弟。他们是盖乌斯·克娄狄乌斯的儿子。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是他们的伯父。

所发生的一切都已昭彰，但如果你们仍然不相信米洛回罗马时真的是问心无愧，没有起过丝毫的犯罪念头，不怀任何恐惧，那么我建议你们不妨回想一下当时米洛是如何心急如焚地赶回罗马的。当他走进集会的广场时——那时有人在元老院纵火——他的举止，他的风度，他的滔滔口才，你们该记得的，给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他把自己托付给了罗马人民、政府和军队；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完全置于一个人[1]的调遣之下，这个人在元老院的授权下，控制了意大利的整个政府和军队以及罗马的所有力量。要不是确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充满正义的，米洛绝对不会听从庞培的调令：尤其是在庞培听信所有的谗言，真的疑心有人要谋害他的情况下。陪审员们，米洛所做的一切表明了一个人的良心的强大威力。它使人们相信，做坏事的人将会不断得到报应——而清白的人则可免担惊受怕之虞。

米洛所从事的事业一直以来备受元老院的推崇，这并非是毫无缘由的。睿智的元老们相当欣赏米洛在与克娄狄乌斯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明理、冷静和勇气。而且我相信，陪审员们，你们一定还记得当我们得知克娄狄乌斯的死讯时，缺乏判断力的人们和米洛的敌人是如何断定他将不再回罗马了。倘若他们认为克娄狄乌斯之死是蕴藏在米洛心中已久的对克娄狄乌斯的仇恨突然爆发的结果，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由此推断：米洛肯定觉得只要克娄狄乌斯之死能让他泄恨，那么即使牺牲了整个国家都是值得的。但倘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米洛为了解放祖国而蓄意谋杀了克娄狄乌斯，那么毫无疑问像米

---

① 指庞培。

洛这般勇敢的人在冒着生命危险解放了罗马人民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法律的制裁。他们觉得正因为米洛杀死了克娄狄乌斯，我们才何其有幸享受到了自由，那么为了拯救祖国，也为了能让自己名垂千古，米洛一定会这么干的。但是，遗憾的是，那时人们却把他与卡提林和他那帮穷凶极恶的魔鬼相提并论。“米洛会逃出罗马，”他们说，“他会另立山头，发动内战。”一个爱国的罗马人有时命运是多么悲惨！人们不仅全然忘记了他曾作出的辉煌贡献，而且甚至怀疑他阴谋叛国！当然，如果米洛确实犯下什么罪行，而他又无法为之作出正当的辩驳，那么谣传也许是真的，否则，一切揣度只能是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

再让我们来看看事件发生后泼在米洛身上的污水——这些污水足以淹没任何一个稍许有点良心不安的人。可是，天哪，米洛在承受这一切时表现得多么具有绅士风度！是的，他对诽谤不屑一顾。任何人，不管他有多么刚毅，只要他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犯罪感，就不可能做得像他这般。事实上，纵然他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但倘若他不是勇敢无比的话，他也不可能如米洛那般不为人们的非难所动。有人谣传米洛收缴了大量的盾、剑、标枪等兵器，甚至还有马笼头。也有人声称他在罗马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租有房子；收缴的兵器也已经沿台伯河而上运到了他在奥克里库卢姆[1] 的庄园，而且他还在卡匹托尔山冈上的宅第里堆满了盾牌和用来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的硫磺箭矢。这些传闻不胫而走，到处流传，而且几乎由不得人不信，只是在作了调查后，人们才明白它们是瞎编乱造的。

---

[1] 翁布里亚城市，位于罗马东北，台伯河岸上。

我不得不对耐乌斯·庞培[1]的高度警惕性表示由衷的赞赏，不过，陪审员们，在我印象中，这些政府官老爷不得不听取很多很多的小报告。老实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他们甚至认为有必要给那个来自马克西姆斯竞技场的利西尼乌斯一次申诉的机会。他是位杀牲祭祀的侍仆。据他说，米洛的家奴有一次在他的店中喝了个酩酊大醉，无意中吐露出真言，说他们要密谋刺杀庞培，他还说自己被其中的一个密谋者刺了一剑，他们怕他去告密。后来，利西尼乌斯到了庞培家中，把详情告诉了他。我是首批被召集的人之一。庞培在朋友的建议下将这件事提交到了元老院。由于米洛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整个国家及我个人的安全，所以一想到庞培竟会对他有那般猜疑，我就不禁忧心如焚。然而，我感到愕然的是人们竟然会相信利西尼乌斯这个屠夫说的谎话，竟然会去听取克娄狄乌斯的奴隶所作的供词，竟然会任由利西尼乌斯所受的小小擦伤被夸大成似乎受到斗技场上的斗士重击一般。其实呢，它与一根针在皮肤上轻轻划过无异！

但是，依我看，庞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立即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不仅在明显值得警惕的地方采取了措施，而且也在防备一切不测。他这样做是为了消除你们的焦虑不安。比如，又有谣言说勇敢而享有盛誉的盖乌斯·恺撒的宅第有天晚上曾被围攻了数小时。去那一带的人很多，但那晚没有人听到或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尽管如此，这种谣言还是四处传播开来。耐乌斯·庞培非常勇敢，很难想像人们竟会责备他胆小怕事。实际上，鉴于他对整个政府所肩负的重任，我认为无论他

① 公元前52年，克娄狄乌斯死后，庞培成为独立执政官。

采取多么严密的防范措施也不为过。最近，在卡匹托尔山上召开的一次元老院全体会议上，一位元老声称米洛携带了武器。为此，米洛当时就在那最为庄严的地方撕下了自己的衣服，以示抗议。如果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一贯为人都明显地不足以让人们相信对他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那么他只好保持沉默，让事实以自己的方式开口说话了。

现在，事实已充分证明，一切的谣言都是捕风捉影，都是纯属不怀好意的凭空捏造。

但是，倘若人们还是怀疑米洛存有什么不良企图的话，那么我们要担心的就不再是有人要以谋杀罪控告米洛了。因为，庞培，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是，十分十分担心的是——这会儿，我站在这儿，面对着你，想特别提醒你注意——是你的疑虑，是你本人对米洛的下一步所持的疑虑。让我想想，这么说吧，假设你真的相信我的当事人在阴谋策划，或者说曾阴谋策划要取你的命，假设你的那些募兵官员有正当理由断言新招募的意大利士兵、卡匹托尔山上贮藏着的武器和驻扎着的部队、全副武装的哨兵和警察以及精选出来的用以保护你和你家人安全的保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特地用来对付米洛的攻击的，那么我们由此就可推断所有计划、安排好并已付诸实施的措施全都是针对米洛一个人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挑选一位杰出之士做将军和在全国进行军事总动员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话，那么这毫无疑问表明米洛是一个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勇气、威望和才干的人！

众所周知，所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均已在你的控制之下，你也因此能够利用你所掌握的武器将一切恢复正常，而如

果给米洛一个机会的话，他一定会向你证明，任何人对朋友的爱，不管它有多么诚挚深笃，都比不上他对你的爱；他会告诉你，只要于你有利，他不会畏惧任何危险；他会向你表白，为了捍卫你的荣誉，他与那个害人精进行了一次次的斗争；他会提醒你，在他护民官任上，他如何在你的指导下结束了我的流放生涯，恢复了我的公民权利，对此，你一直赞不绝口；他还会回想起后来在一起侵犯他人身权利的诉讼中你是如何为他辩护，又是如何支持他参加竞选行政长官一职的；他会强调他是多么渴望与两个人——你和我——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渴望你的友谊，是因为他效了大劳，而他希望与我交友，是因为他为我施了嘉惠。

但如果他无法让你相信他，如果你对他的怀疑已根深蒂固，无法消除，总之，如果他身败名裂是使意大利和罗马避免一场战争的惟一出路，那么，按他的个性，按他的一贯做法，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自己的祖国。

但是，在告别之前，米洛会先向你，伟大的庞培，向你吁求，事实上，此时此地，他就在向你吁求。让我来告诉你他在说什么吧。“人的一生会遇到多少变迁和挫折啊！变幻不定的命运，朝三暮四的友人，见风使舵的伪君子，危险关头亲密同伴的背信弃义，还有那些意志薄弱的胆小鬼。然而，黎明终究要到来（我希望它是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危机过后到来，而不是以你个人遭受什么不幸为代价）。黎明到来之时，你将会巴望挚友的佑助，期盼同仁的忠诚，寻求勇士的精神，但却一无所获。”

元老院对耐乌斯·庞培委以重任，要他确保国家安然无恙。[1] 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一道很简短的命令，但这道命令往往赋予执政官们足够大的权力，尽管他们并不能掌握兵权。但是，难以想像的是像庞培这样熟谙法律、具有犀利判断力和善玩权术，并在手中掌握一支军队而且有权招募新兵的人竟会认为他必须等陪审团裁决后才能惩处米洛(假如米洛真的企图以暴力推翻一切法律程序)。庞培建议采取一项特别措施，这难道不是最清楚地表明他承认这些诽谤是无中生有的吗？依我之见，法律决定你们必须判决米洛无罪，至少你们的判决必须是合理的。没人可以否认这一点。

此外，我想知道庞培是否企图威吓你们判我的当事人有罪。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从庞培这会儿坐在那儿的神态看出。他身边还立着一名保镖。再说，庞培绝不会自贬身份强迫你们去惩处某个人，因为不论按祖辈的习俗还是凭他自身拥有的权力，他都完全可以亲自出马操办。庞培之所以要带一队保镖在身边，那纯粹是为了保卫他自身的安全。因此，你们不必因昨天的集会而顾虑重重，你们完全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作出合理公正的判决。

但是，对于别人对米洛的指控，我一点儿也不担心。陪审员们，我不是这样愚蠢，对你们的心思这样浑然漠视，以至于不知晓你们对克娄狄乌斯之死持何看法。是的，即使我不在批驳对我当事人的指控——但实际上我已这么做了——米洛也

---

① 庞培被委任为独立执政官前，他就以总督的身份被授权在意大利各地招募军队。

会理直气壮地公开夸口，声称是他杀死了克娄狄乌斯的。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谎言而感到自豪。

“是的，”他会说，“我杀了克娄狄乌斯！大家知道，克娄狄乌斯比起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和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任意压低粮价，大肆挥霍钱财，而且因为狂热地想收买人心而被疑为有独裁野心；后者则通过发动叛乱篡夺了同僚[1] 的职权，使杀了他的人闻名遐迩。”是的，要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自由，他还会勇气十足地说，“我杀的人死不足惜。贵妇人们曾亲眼看到他在用以祭祀的神床上与情妇颠鸾倒凤！元老院曾再三要求惩处那家伙，以正风气。此外，鲁西乌斯·鲁库鲁斯[2]经询问发现（他在法庭上宣过誓不作伪证），竟然与他亲妹妹乱伦。他还纠集奴隶拿起武器强行赶走了被元老院、罗马人民乃至所有民族公认为拯救了罗马和罗马公民的救星[3]。

克娄狄乌斯随心所欲地封爵授官，恣意地瓜分世界，[4] 一次次地使广场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他还用武力将一个备受人民爱戴的优秀公民软禁在家中。他荡检逾闲，无恶不作。为了销毁保存在国家档案处的所有户籍册录，他放火将神女

① 指马尔库斯·屋大维乌斯。公元前133年他被废黜。

② 鲁西乌斯·鲁库鲁斯是克娄狄乌斯的妹夫。他妹妹叫克娄狄娅。

③ 指西塞罗自己。

④ 公元前58年，克娄狄乌斯任护民官期间通过立法，为小亚细亚中部古国加拉提亚人布罗吉塔罗斯求得国王封号，剥夺了塞浦路斯国王托勒密的王位，并将马其顿和亚细亚行省分封给鲁西乌斯·皮索·凯索尼乌斯和奥鲁斯·伽比尼乌斯，而这些权力通常属于元老院。

庙[1] 烧为平地。什么土地法，什么房地产界线，在他眼里统统不值一文。他觊觎他人的家产，为了达到占为已有的目的，他不是靠诬告，不是靠非法诉讼和幕后交易，而是靠营帐、靠军队、靠武装暴力盘剥埃特路里亚人——对他们他素来嗤之以鼻。他甚至企图驱逐今天在座的卓越勇敢的审判员帕布利乌斯·瓦里乌斯。每次看到克娄狄乌斯和他那帮手拿测量杆的建筑师们在他的别墅和乡间庄园周围丈量，许多人的头皮就要发憷。克娄狄乌斯是永远不会满足的，除非雅尼库卢姆[2]乃至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地区都归他所有。

他想劝诱卓越勇敢的马尔库斯·帕科尼乌斯[3] 把普瑞利乌斯湖[4] 中的一块岛屿卖给他，但帕科尼乌斯不从，克娄狄乌斯随即下令将木材、石灰、碎石块和沙子整船整船地运到岛上，并在岛主马尔库斯·帕科尼乌斯的眼皮子底下(那时他正从河对岸观望)在他人的土地上盖起了一幢楼房。他甚至敢威胁像蒂吐斯·孚尔法尼乌斯[5] 这样很有地位的人，更遑论斯康提娅这样可怜的妇人和年轻的帕布利乌斯·阿皮尼乌斯了。克娄狄乌斯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乖乖地将土地拱手让给他，那么他们就将遭杀身之祸。鲜廉寡耻的他恐吓孚尔法尼乌斯，说如果后者不肯按他索要的数目如数地交给他，他就要把一具死尸抛进他家门，使他有口难辩、身败名裂。他甚至趁

---

① 在西塞罗为凯利乌斯作辩护演讲时，他说塞克斯吐斯·克罗伊利乌斯是纵火者。

② 罗马山冈之一，位于台伯河右岸。

③ 生平不详。

④ 埃特路里亚境内一小湖。

⑤ 蒂吐斯·孚尔法尼乌斯是西塞罗好友，曾任西西里总督(前46—前45)。

他的兄长(我的一位好友)不在家之机，霸占了他的土地和庄园。他还曾计划让自家的院墙，让院墙的地基横穿过妹妹家的前院，这样她就不仅进不了庭院，而且甚至踏不进自家的大门了。

上至国家，下至个人，包括身居远方和住在近邻的外人和亲戚朋友，都无一例外地遭受过他的暴行迫害。但是，要是克娄狄乌斯能适可而止，我们还是设法忍受这一切。特别有耐性的我们已经开始变得麻木顺从了。但是在这之后注定要发生的事还是在悄然逼近。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同样让人觉得不堪忍受。大家想想倘若克娄狄乌斯如愿以偿，真的当上了护民官并因此掌握了军权，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在这儿我就不讲我们的盟友、外邦民族，那些国王和小王朝会有什么样的厄运。实际上你们一定会暗暗祈祷他把目标转向他们，而不是转向你们的土地、房屋和钱财。钱财，我刚才提到钱财了吗？可是谁知道他那永远填不满的欲海会不会放过你们的老婆和孩子。你们该不会认为我在编故事吧？可是事实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大实话，是众所皆知且已被事实证明了的大实话。我说他企图在罗马征募奴隶大军以把揽朝政和攫取所有人的私有财产，你们难道认为我在胡诌吗？

因此，就让我们想像这样一幅画面：蒂吐斯·安尼乌斯·米洛将血迹斑斑的剑举过头顶，高声疾呼："公民们，过来吧，请听我一说！我已杀死了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就是用这把剑，就是用这只右手，我把你们从这个家伙疯狂的暴虐中解放了出来，而在此之前，我们的法律和法庭对他束手无策。通过这次行动，我，而且是我一个人，使得公正、法律、自由和一切受尊敬、体面正派的举止在我们国家得以保持下去。"如

果米洛是这样慷慨陈词的，他难道会为同胞的反应而担忧吗？今天的事实证明，全体人民都对他的所为赞不绝口，充满敬佩，都承认和坚信他在人类历史上是盖世无双的，因为他为祖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给罗马、给整个意大利，甚至全世界各民族都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我无法断言，过去罗马人民曾经有过多少次欢乐，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就有杰出的将领们取得了许多次辉煌的胜利，但没有一次能像这次这样带给全民如此持久、如此巨大的喜悦。我坚信，在未来，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享受到许多幸事。但是，请记住，你们所遇到的每一件幸事无不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还活着，这些幸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你们的生活中。我充满乐观地认为，在米洛这位无比伟大的执政官领导下，即将来临的一年将使罗马受益无穷并蒸蒸日上。我觉得我的这种乐观情绪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混乱将被平息，恶欲将受到遏制，法律和法庭将重新赋予无上的尊严和权威。现在，我敢肯定，没有人糊涂到以为即使克娄狄乌斯还活着，这些幸事也一样会发生。此外，想想你们自己的财产吧。在一个狂徒的暴虐专制下，你们保得住其永久的所有权吗？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对克娄狄乌斯的攻击完全出于个人恩怨，而且热情有余，公正不足。但是，陪审员们，对于这种猜疑我一点儿都不担心。诚然，我完全有权利憎恨他。然而，既然他是全世界仇恨的敌人，那么，我对他的憎恨也就只能达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任何言词都不足以描述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内心的罪恶有多深，给人造成的祸害有多重，因为根本就没人能想像得出那有多么骇人听闻。

陪审员们，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审理克娄狄乌斯之死。既然我们可以发挥想像，就像我们的眼睛可以在视野范围内选择所要观看的对象一样，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假设我说服了你们放过米洛，但条件是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必须死而复生。看，——听到这个你们就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是的，帕布利乌斯虽然已经死了，但就这么一个假设还是让你们惊悸不已。可以想见，如果他还活着，你们将会有何感受。再让我们想一下耐乌斯·庞培吧。由于他那杰出的天赋及绝佳的运气，他建立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功绩。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庞培必须在提议设立特别法庭以调查克娄狄乌斯之死与令其重回人间之间作出选择，你们认为他会怎么做呢？即使看在友情的分上，他可能选择后者，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还是会克制自己这么做。现在，你们坐在审判席上，要为一个人报仇，但你们却不肯让他复活，哪怕你们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如果他还活着，你们所有调查所依据的法律都不会得以实施。因此，如果米洛杀死的是这种人，那么我的当事人——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干吗要害怕受到他解救出来的人们的惩罚呢？

希腊人总是授予那些杀死暴君的人无上的荣誉。我曾在雅典和希腊的许多其他城市看到人们举行宗教仪式，唱着赞歌颂扬这类英雄人物的盛大场面。这些英雄所受到的崇敬丝毫不亚于神灵们所受到的敬仰。因此，如果你们对这样一位为民除害并拯救了整个国家的英雄不仅不给予任何荣誉，却居然要惩办他，那将是一个多么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如果他是蓄意杀害克娄狄乌斯的话，他会坦白供认的，我是说，他会充满自信地、充满欢乐地承认，为了维护全体罗马公民的自由，他

做了一件不仅可以坦然地承认，而且可以引以为荣的壮举。事实上，如果他愿意承认自卫杀人，而且除了人民的宽恕之外别无他求，那么既然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会得到最真诚热烈的喝彩，那他为什么不敢毫不犹豫地承认呢？他不愿意承认是因为他觉得你们可能以为他保护的是自己的生命，而非你们的生命！因为事实上，一旦你们认识到他现在承认的意义，你们将会争相报答他。如果他所做的得不到你们的认可——不过，有哪个人不会赞颂救了其生命的行为呢？——如果一位勇士的义举得不到同胞的赞同，那么他便会高昂着头坚决离开忘恩负义的国家。事实上，有什么比大家一片欢欣，而惟独那个给大家带来欢欣的人处于悲伤之中这种情景更显得忘恩呢？

此外，让我们想一下我们的风俗吧。我们都知道，在镇压叛国者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危险和不为人理解而退缩。在我任执政官期间，如果我没有意识到我的举措会使我陷入一场拼死的搏斗，我为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所冒的风险就不值得任何称赞。如果没有丝毫危险，任何一个妇女都会有勇气杀死一个凶残的恶棍。真正的英雄应该是那些面对耻辱、死亡和报复永不退缩，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勇往直前的人。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应该回报它的恩人。另一方面，一个真正的勇士永远不会因为极刑的威胁而后悔自己所作的英雄行为。因此，蒂吐斯·安尼乌斯或许会像阿哈拉、纳西卡、欧皮米乌斯、马瑞乌斯和我一样作出了同样的自我表白。如果他的同胞感激他，他的心中将充满喜悦；如果他们知恩不报，那么，面对自己的不幸，他依然会为做了一件好事而深感欣慰。

陪审员们，为了这件已发生的幸事，我们必须感激罗马的好运、你们自己的吉祥之星以及不朽的神灵。如果你们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股神圣的力量，如果你们为我们帝国的强盛、为太阳的光芒、为天穹以及天体的运行、为自然的交替更迭和规律——最重要的是，为曾虔诚奉行并传授我们宗教祭典、仪式及占卜的先人们的英明智慧——所激动、所感召的话，你们就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

我确信，这样一股力量确实存在。在我们脆弱的躯体内存在着一种有意识、有活动的东西，而在宇宙宽广壮丽的演变中也存在着一股与此相连的类似的力量，仅仅因为我们不能看到或不能理解这股力量而怀疑它的存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毕竟同样也无法确定我们思想的本质，也无法解释思想来自何处，但我们却把我们的感知、计划的能力以及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说的话归结于我们的思想。

就是这股力量一再赋予我们的城邦难以置信的幸福和物质财富，并把克娄狄乌斯这一大祸害彻底除去；就是这股力量使他用残暴和箭矢激怒了一位有着超凡勇气的人鼓足了斗志，从而导致了克娄狄乌斯的死亡。冥冥之中，这股力量使本来的受害者击败了施恶者。如果事情的发展与此相反，这个元凶将永远得不到惩罚并更加无法无天。

陪审员们，导致这种结局的不是什么人为的谋划，而是天意，但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天意。无疑，就连那些目睹这个魔鬼倒台的圣地本身都似乎已为自己的利益而向他的尸体讨伐了。听一下我的请求和祈祷吧，阿尔巴的山地和圣林！听一下我的请求和祈祷吧，阿尔巴人被湮没的祭坛！你们与罗马的古

代圣地共在并存。这个疯狂的暴徒却将你们的圣林砍光伐尽，将你们夷为平地，并在你们身上建起了他那宏大的殿宇！你们的愤怒爆发了，你们的神力得以显示，你们的力量战胜了他的各种污秽。是你，神圣的朱庇特，拉丁地区的庇护者，在你的圣湖、圣林和边界被他败坏的道德和丑恶的罪行玷污后，你终于从位于山颠的宝座睁开了慧眼，明察了他罄竹难书的恶行，给他带来了天谴的报应。

在这些力量的睽睽注视下，邪恶得到了惩罚，虽说惩罚来得迟了些，但仍不失公正恰当。你绝不能把这件事发生在善惠女神庙前看做是纯粹的偶然。善惠女神庙就矗立在蒂吐斯·舍尔提乌斯·伽卢斯[1] 这样一位无比高贵、无比杰出的青年的庄园里——我再重复一遍，克娄狄乌斯就是在善惠女神庙附近挑起了冲突，受了第一处创伤，结束了其可鄙的一生的。这个事实说明当初曾不公正地对克娄狄乌斯作出判决的法庭并没有真正宣布他无罪，而是有意留待以后再对他严加惩处。

可见，就是天神的这股怒气使他的奴仆们失去了理智，因为他们没有为死去的克娄狄乌斯画遗像，没有唱挽歌，没有供奉牲畜，没有送葬的队伍，没有哀悼，也没有举行仪式宣读颂词。他的尸体浑身血污，被烧得半焦，抛弃在露天，连在通常情况下即使是敌人都可享受的最后一天的盛仪也免了。他荣耀的祖先们的蜡像不能拿来给这样一个卑鄙的凶手作装饰，而且让他的尸体抛到他生前被判定的地方——很显然，这就是天意！

说实话，我原先觉得罗马人民的命运女神真是太无情、太

① 生平不详。

严厉了，因为在过去的那么多年中，她一直任凭这个家伙把我们的共和国践踏在脚下：他荒淫无度，把我们庄严的圣地搞得乌烟瘴气；他视最为严肃的元老院决议为儿戏；他公然贿赂调查他行为的法官；做护民官时，他使元老院受尽了耻辱。更有甚者，他竟然能够改变全民为国家安全着想而已采取的举措。他把我逐出祖国，放火烧毁了我的房屋，迫害我的妻儿。

他向耐乌斯·庞培发起了一场罪恶的战争。上至国家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他暴力的残害。他烧毁了我兄弟的住宅，劫掠了整个埃特路里亚，使一大批人无家可归，无地可耕。他越来越嚣张，整个共和国、整个意大利、所有行省以及所有我们的同盟国都不足以容纳这个疯子的野心。在他家里，他手下的人已经在刻制法律，妄图要我们做我们家奴的奴隶。[1] 不管他想要什么东西，也不管这些东西是属于谁的，他都发誓一年之内就要把它们据为己有。但是，有一个人，而且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这一切。他就是米洛。诚然，有个名人[2]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因为最近与克娄狄乌斯和解，束缚了手脚而无法施展能力。至于恺撒的影响，克娄狄乌斯宣称他完全可以控制。从驱逐我出境这件事上，他就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于受尊敬的公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毫不在乎。但是，米洛挺身而出与之对抗——米洛，只有米洛。

陪审员们，就是因为这样，不朽的天神才使克娄狄乌斯错乱的大脑产生了要谋害我的当事人的念头。我们可以从已发生的事情中看出，这就是使克娄狄乌斯走向灭亡的惟一途径，

① 指克娄狄乌斯正在起草法案，提议允许获释的奴隶在农业区参加选举。
② 指庞培。

因为我们的国家仅凭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无法给予他应有的惩罚。当他成为行政长官时，你们见过元老院将他置于控制之中吗？即使在这种控制是正常的日子里，而且那时克娄狄乌斯还只是个普通公民，元老院在这方面的努力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那么，难道执政官们就能制约行政长官吗？此外，如果米洛被杀，克娄狄乌斯就会将他的同党推上执政官的宝座。[①] 可是，如果一个人还在当区区护民官时就已无视执政官的权威，那么，在他当上行政长官后又有哪一位执政官敢于与他坚决作对呢？那时，他的疯狂压迫、没收、吞并将殃及整个社会。他甚至已经起草了一份革命性的法案——这个法案是与其他克娄狄乌斯法一起在他家里发现的。根据此法案，我们的家奴一个个都会变成投靠他的获释奴隶。总之，如果天神没有让哪个人动念杀害这位"赳赳勇士"，那么，我们的共和国今天就不会存在了。

如果克娄狄乌斯当上了行政长官，尔后又扶摇直上当上了执政官；如果在他活着时，这些庙宇和城垣能一直保存到他成为执政官，难道你们真的就认为活着的克娄狄乌斯不会胡作非为吗？不是吗，他即使在死后也能通过他的心腹塞克斯图斯·克罗伊利乌斯烧毁元老院大厦。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可怖、更令人发指的吗？元老院大厦是圣洁、庄严、智慧和运筹帷幄的圣地，是整个城市生活的中心，是同盟者的圣殿，是各民族的庇护所，是全体罗马公民提供给元老阶层专门使用的场所。它却被火焰吞没、烧毁，并因一具尸体陈列其间而受到

① 当时，米洛的竞争对手是昆吐斯·凯西利乌斯·匹乌斯·西庇阿和帕布利乌斯·普劳蒂乌斯·海普塞乌斯。

亵渎！这可不是一群无知暴民的所为——虽然那也是可悲的——而只是一个人的作孽！如果一个焚尸人敢独自为他死去的魁首如此报复，要是主子活着时由他掌旗，那么此人还有什么千夫所指的事不敢干呢？

要知道，他扔进尸体的大厦不是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元老院大厦啊。所以，克娄狄乌斯就能在他死后烧毁他生前用尽一切手段推翻的大厦。但现在有些人愿意为阿庇亚大道的遭遇哀悼，却不肯对元老院大厦被焚烧说一句话。也有些人似乎异想天开，认为即使克娄狄乌斯还活着，罗马广场也能够抵挡他的滋扰，尽管元老院大厦甚至根本就经不起他那具尸体的折腾！

如果你们有能力让克娄狄乌斯起死回生，你们真的愿意那么做吗？可是，你们对他那没有埋葬的尸体都一筹莫展，[①]那你们究竟又怎么能在他仍活着的情况下抵抗他的进攻呢？你们阻止不了那些举着火炬冲进元老院的人，他们挥舞着长枪拥入卡斯托尔神庙，还用剑在罗马广场上到处随意乱砍。你们看到了罗马人民惨遭屠杀，你们目睹了一次民众集会被剑驱散。当时，人们正在全神贯注地静听护民官马尔库斯·凯里乌斯的演讲。凯里乌斯是位坚定的政治家，与朋友肝胆相照，对神圣事业无比热忱，对元老院赤胆忠心。在米洛目前身陷困境之时（或者不如说在他无与伦比的神圣光荣的命运之中），马尔库斯·凯里乌斯披肝沥胆，忠贞不贰。

对于本案，我已说得够多的了，而题外话我也许说了太多

① 当时人们相信，人死后不被埋葬，会使见到死者的人失去理智。

了。如果在我们流泪时米洛一滴泪都没有，[1]如果你们发现他的面部表情一直没有变化，他的声音、他的话语一直是那么平静、自信，请你们绝不要因此而不愿宣布他无罪。实际上，我倒觉得你们因此更要帮助他。在角斗士生死攸关的搏斗中，我们自然会憎厌那些哀求别人保存其性命的胆小鬼，而乐于保护那些精神抖擞、临死不惧的勇士，得到我们同情的不是那些哀求得到它的人，而是那些根本不做这类事的人。同理，在一位英勇的罗马公民身处危险之中时，我们应该采取完全同样的态度。

至于我自己，陪审员们，当我听到米洛下面这样伤心的话时——它永远在我耳畔回响——我就会日复一日地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再见，同胞们，再见了！"他这样喊道，"祝你们永远繁荣昌盛、幸福安宁！愿罗马，愿这块我挚爱的土地——不管它对我有多么不公平——永远沐浴着荣耀！愿我的同胞们能完全享受到宁静的社会生活！我因为被禁止与你们共享这种生活而不能陪伴你们了，尽管是因为有了我，你们才得到这种幸福。我将离开。即使我不能在这儿待到我能看到一个良好的政府，但至少我不用继续生活在一个堕落了的政府的管辖之下了。因此，我一旦找到一个治理良好的自由之国，我就在那儿休养生息。

"我的一切辛劳全部都付诸东流了，我的希望成了泡影，我的梦想彻底破灭。当我任护民官时，政府正受到严重的滋扰。所以山穷水尽的元老院和势单力薄的骑士们接受了我的效劳，我尽心尽力地为一切受到克娄狄乌斯暴力所挑衅的爱

① 米洛当时不掉眼泪使西塞罗非常难堪。

国公民们服务。在那些日子里，我怎么会相信这些高尚的公民竟然拒绝帮助我？西塞罗，当我帮你重回祖国后——他一再向我这么说——我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在这个国家竟然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们都一向竭力支持的元老院上哪儿去了？你们那些骑士又到哪儿去了？意大利城镇中的那些热忱的支持者又到哪儿去了？每个意大利人都加入的大声喝彩怎么听不到了？尤其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你曾帮助过那么多人的滔滔雄辩又到哪儿去了？为了你，我曾无数次地冒生命危险，难道惟独我偏偏不能得到你的帮助吗？”

陪审员们，当他说这番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但他却面无表情——正像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因为他知道，他为之杀死克娄狄乌斯的那些公民并非生性忘恩负义，尽管他承认无处不在的危险使他们变得紧张惊恐。至于克娄狄乌斯那些威胁到你们安全的贫民和暴民，米洛提醒我们，为了你们的安全他已尽力以自己高尚的人品控制住了他们，而且，为了安抚他们，他牺牲了继承到的三处房产。[①] 用这些资金办的演出成功地平息了民众的怨愤。他为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又怎么能不使他指望赢得你们的支持？他说他常常很感激元老院对他的友好态度，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不管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他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和你们的朋友到他府上的拜访以及你们的同情和友好恳切的话语。

另外一件他不能忘怀的事就是有关执政官的选举工作。因为除了没有宣布过选举结果外，一切都很圆满。但其实那也

---

① 米洛从小由外公蒂吐斯·安尼乌斯收养，所以他有双份遗产。另据说，他的名字“米洛”取自古希腊著名运动家克罗托纳。

不过是例行公事,因为实际上他已经被全票通过,成为执政官——这也是他最大的抱负。最后,他很高兴地知道即使目前的审判最终将对他不利,但真正反对他的根本不会是这一控告,不,而是与这次控告毫不相干的东西。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猜测。

米洛还指出——他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勇敢、机敏的人一般不会只为得到报答而去做一件高尚的事;相反,人们做某件事只是因为它是高尚的。他还大胆地认为,他自己就一直始终如一地为着光荣的事业而奋斗着——如果说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光荣的事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他会承认,那些最受人羡慕的就是做了这些光荣的事并受到同胞尊敬的人。同样,即便没有任何报酬奖赏,仅仅在所做的事上超出别人就足以令一个人受人钦仰了。

但如果我们必须考虑到报酬,那么,最高的报酬应该是荣誉。事实上,只有荣誉才能弥补我们人生的短暂,只有它才能使后人永远传唱我们的功绩。尽管我们不在了,但荣誉却使我们永生。是荣誉导引人们步入天庭。"我深信,"米洛宣称,"罗马人民以及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将永远铭记我。即使一万年过去了,我的声誉也不会减弱。即便是现在,尽管我的敌人用极其恶毒的语言中伤我,但人们不管是在聚会上,还是在交谈中,都会因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感激我、赞颂我。"

我不谈埃特路里亚已经举行和计划举行的庆祝活动[①]。我想今天是克娄狄乌斯死后的第102天。在这期间,米洛的义举被传播到了罗马的边陲疆隅,人们无不欢欣庆祝。因此,米

① 指把克娄狄乌斯被杀的日子定为庆祝埃特路里亚解放日。

洛说不管他的躯体停放在哪儿都一样，因为没有一处地方不对他的大名崇敬不已，没有一处地方不乐于永世铭记他的恩情。

米洛啊，你是在在座的诸位不到场的时候对我说这番话的。现在，当着他们的面，我要对你说："我深深地钦佩你的大无畏气概。如果我们必须分开，那么你那超凡脱俗的品质将使我愈加抱憾伤怀。而且，如果你被人夺走，我即使怒责给我造成沉重伤害的人，也无法慰藉我的心灵，因为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不会是我的敌人，而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不是曾对我不友善的人，而是在任何时候都鼎力帮助我的人。"

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打击会给我以更深的创伤，但即使是这一严重的创伤，陪审员们，也不会使我忘记你们曾给予我的崇高尊敬。如果你们忘记了，或者你们在某些方面与我对立，我请你们不要报复米洛，你们就来报复我吧。如果在他遭受这种命运之前我已结束了生命，我会感到我这一辈子没有白过了。

同时，蒂吐斯·安尼乌斯，有一件事而且只有这一件事令我感到欣慰，那就是我已经尽我所有的热忱、支持和友谊效忠于你。为了你，我招来了许多头面人物的敌视；为了你，我用自己的肉体和生命迎向敌人的武器；为了你，我向形形色色的人作揖哀求；为了同你共同分担苦难，我已拿出了我自己和孩子们的所有财产。而今天，就在今天，如果你注定要受到暴力的威胁，如果你马上就要面对生死搏斗，那么我恳求同你一起上阵。舍此，我还能做什么呢？为了报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除了恳求共同分担等待你的不幸，我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来补偿你呢？面对挑战，我绝不会退缩，绝不会回避！因此，陪审员

们，我请求你们，既然你们一直对我恩宠有加，那么你们今天就再施恩于我一次——宣布我的当事人无罪。但如果你们今天宁愿毁灭他，那么，你们对我的一切恩惠便若粪土！

然而，米洛并不为这些眼泪所打动。他的精神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他认为，哪里不容美德容身，哪里便会有放逐。对他而言，死亡只不过是个自然而然的归宿，而非刑罚。因此他向人们展示了他与生俱来的性情。但是，陪审员们，你们的性情又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米洛。难道你们真的打算将他流放？然而，除了那孕育了他崇高品性的地方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更适合他了。陪审员们，你们都是英雄豪杰，你们都曾为了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现在，我向你们呼吁！我也要向你们，百夫长们、士兵们郑重吁求！一个铮铮好汉正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就在你们面前，就在你们全副武装保卫下的法庭上，难道我们能坐视这位英杰被逐出本城、被无尽地流放吗？

于我来说，那将是一场多么残酷的悲剧啊！米洛啊，就是你，在在座各位陪审员的帮助下，让我安然地返回了自己的故园！我怎能想像，就在这些判官的议决下，我却无力挽留你。我怎么向把你视为第二父亲的孩子们交待呢？我怎么回答你呢，我的弟弟昆吐斯？你现在虽然远离这儿，但在那惊心动魄的危险时刻你也参与其中。如果我不得不解释说，正是由于那些救过我的人作出了决议，我就不能保护米洛，就不能保护一个关涉符合各民族意愿的案子中的人，那么，这会是何等的羞耻啊！但由谁保护呢？事实上由那些对克娄狄乌斯的死比谁都高兴的人！谁在为他的案子辩护呢？我！当我追查、揭露、公

开并粉碎了危及我国的阴谋[1]时，陪审员们，我难道犯了严重的错，天大的罪？我和我的亲人们的一切痛苦和忧伤盖源于此。难道你们召我回国为的就是让我目睹那些曾帮我回国的人被逐出家园吗？我离开祖国时痛苦万分，但我请求，不要令我返回故土后的日子更加痛苦不堪！倘若我又得与那个帮助我恢复权利的人分离，那么，我怎么能认为自己是真的被召回了呢？

但愿这一切都是天意——罗马，请宽恕我将要说的话吧！我生怕我为米洛利益而表达的愿望将会对你极为不利，但我不得不宣告：但愿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还活着——不仅仅活着，而且还成为行政长官、执政官，甚至独裁官——不管是什么，只要不是我今天所见到的这一幕就行！啊，不朽的天神，米洛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勇士：一位你们应该不遗余力去保护的仁人志士！诚然，他自己另有说法。他说克娄狄乌斯是罪有应得，但“至于我自己”，他接着说，“如果一定要惩罚那就惩罚吧，尽管我没有犯任何罪。”

米洛生来就是要效忠祖国的。因此，不允许他死在自己的国土上或死在为国而战之时。这是毫无道理的。你们将时时铭记他的英雄主义，但是，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准将他的尸体埋葬在意大利吗？如果米洛被放逐，他将受到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的欢迎。那么，又怎么会有人投票赞成驱逐这样一个人呢？上帝祝福将给这位英雄提供庇护所的国家！如果罗马将他流放，它是何等的忘恩负义！如果罗马失去了他，又该是何等的不幸！

① 指西塞罗镇压卡提林阴谋。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已热泪盈眶，几乎泣不成声。而我的当事人并不希望我眼泪汪汪地为他辩护。陪审员们，我现在祈求你们，迫切地恳求你们，当你们投票表决的时候，你们应该勇敢地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倘若你们那样做了，请相信我，你们的无畏、公正、诚实将受到当初选择了忠诚、智慧、勇敢的人们担任法官的那个人的无比真诚的赞许！

# 支持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勒斯[1]

各位元老，最近我保持长时间的沉默[2]，那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悲痛和踌躇。今天，我不再沉默，又开始恢复了直言不讳的习惯。对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统治者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仁慈宽厚，以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超人智慧，我必须说几句。元老们，我敢不揣冒昧地指出，让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回到各位和我们的民族生活中来，意味着元老院和政府不仅能重新获得他的心声和影响力，而且还能获得我的心声和影响力。我为这样超群优秀的同行遭受如此不同的命运而深感悲痛。当我一想到他——和我有着共同追求的竞争者和

---

① 庞培与恺撒间的内战爆发后，西塞罗无可奈何地投向了庞培的一边。庞培死后，成了独裁的恺撒宽恕了西塞罗。公元前 46 年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了这篇演说。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于公元前 51 年任执政官，追随庞培，庞培战败后，他被禁隐于米提利尼。元老院一致请求恺撒召他回国，恺撒开恩准允。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获悉自己被恕免后，给西塞罗写了一封措辞庄重的信，说明他并不急于回国。但公元前 45 年 5 月，当他抵达皮瑞乌斯家时，被手下的一名士兵刺死。

② 西塞罗在元老院已两年没有发表过演说了。

合作者——被硬生生地从我身边带走时，我就无法继续我们曾共享的事业——虽然我不应有这种想法。

现在，盖乌斯·恺撒，你让我重操旧业，同样你也让其他元老们看到罗马未来的希望。有一件事，因许多人的经历以及我自身的感受而日益清晰，现在更是明白无疑：你在解释了对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的满腹不平后①，就把他交给了元老院和全体罗马公民。我要指出的是，在你看来，维护元老院的权威和国家的威严显然比你心中可能有的怨恨和猜疑更重要。

由于你举足轻重的权威决定，今天元老院一致通过授予他至高无上的奖赏以表彰他的丕业伟绩。从马尔凯勒斯接受它时所显示出的神圣神态，你们可以看出他感到多么荣耀。人们听到他被召回的消息时的欣喜绝不会亚于他自己获悉这一消息时的喜悦，他也因此而特别心满意足。没有什么比这更理所当然的了！因为马尔凯勒斯是一个出身高贵、品质卓异的人，他的学识和他的正直相媲美，他在每一个领域都焕发奇光异彩。

盖乌斯·恺撒，你的丰功伟绩，没有谁的才能，没有哪枝笔，没有哪种语言能加以美化或仅仅将其描述。但我要无比崇敬地说，今天你所获得的荣耀比以往更伟大。我不断认识到并一直告诉别人：罗马将领和国外力量联合取得的功绩，世上最强大的民族和卓越的君王取得的成就，和你相比都显得那么

---

① 在西塞罗讲演前，恺撒曾先指出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勒斯在任执政官期间对他充满敌意。

微不足道：你的雄心壮志，你发动的无数战役，你雷厉风行的风格，你变幻莫测的军事策略，都天下无匹。这世上没有人能像你那样以惊人的速度驰骋在——或者应更确切地说——征服了相隔甚远的土地。

如果我忘了说这些胜利实际上是根本无法描述或想像的，那我就是白痴一个。但事实上还有更辉煌的胜利值得记载。人们知道不应过于注重胜利的结果，而应将荣誉归于军中的每一位，而不是指挥们垄断独得。[①] 事实上，战争的取胜还有其他重要因素：战士的斗志、有利的地形、盟国的援助、海上的支援和有效的补给。此外，机遇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事态的发展。

而从另一方面说，盖乌斯·恺撒，你目前为自己所赢得的声誉无人可分享。这极大的荣誉全是你的，没有一点功绩属于队长、提督、步兵队、骑兵营。甚至掌握人类命运的女神也不要分享你的荣耀，她出于对你的偏爱，放弃了所有的赞颂，承认全都归功于你。因为智慧统治之地，机会就无所作为；卓才主宰之时，偶然就风流云散。

你征服了野蛮凶残的民族、不计其数的人口、无限广阔的疆域、繁多的资源。然而，在那些土地上的某种自然性使它们易于归顺，因为没有哪种力量能抵挡武器的摧毁。但是要抑制自己，戒骄戒躁，不被胜利冲昏头脑；安抚一个有着良好家庭背景和品德才能的降将，因为与此同时就是提升他自己的伟大——这类英雄我不敢贸然将他比做人类的俊杰，因为在我看来，他简直就像天神了。

① 这一观点与欧里庇得斯在《安德洛玛刻》中所表述的观点不谋而合。

盖乌斯·恺撒，你在战争中所取得的声誉，将被我们国家，甚至被世上所有民族以文学和口头的形式颂扬赞美，对你的称赞永远不会停止。然而，不管怎样，这些事迹被宣扬之时，总会被士兵的吼嚷和号角的啸鸣所淹没。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听到或读到类似怜悯、仁慈、正义、稳健、智慧等行为时，尤其是在别人因逆耳忠言而愤怒时，或是胜利时刻很自然表现出的骄傲自满时，仍然能表现以上品格，不管这是源自事实或虚构，我们都为之感动雀跃！——因此我们时刻能感到对从未谋面的人的挚爱。

但是，恺撒，我们现在能彼此对望，我们能感受到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镇定，这些都向我们表明你的决心：不管战后幸存的政治体系如何，从今以后你定将加以维护。啊，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我们对你的赞颂、热爱和感激之情呢？我发誓我看见这元老院的围墙也渴望感激你，因为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的光辉形象将很快出现，为他和他的祖先装饰过的地方再次增光添彩。

像各位一样，当我看到对其家庭披肝沥胆的好朋友盖乌斯·马尔凯勒斯[①] 流泪时，有关他家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脑海。即使他们当时命归九泉，恺撒，你恢复马尔库斯的人生权利，使其祖上的尊严也得以恢复：你拯救了一个逐渐走向衰落的高贵家族。因此你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天看成荣耀的一天，并胜过以往任何为你的荣誉而进行的庆祝节日。这一功绩是属于盖乌斯·恺撒的，而且仅仅是属于你盖乌斯·恺

① 盖乌斯·马尔凯勒斯于公元前50年任执政官，对恺撒充满敌意。虽然他促使了内战的爆发，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亲身加入内战。

撒的。[1] 诚然，在你领导下所取得的其他胜利可谓奇迹，但那是你和别人共同分享的，而现在这个功绩，你不仅扮演了领导人的角色，而且整件事都是你一个人亲自为之。

终有一天，你的纪念碑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一件人类双手制造的作品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尘土。你所做的一切如此卓越，以至有关你正直和仁慈的记忆将与日俱增。时间使纪念碑逐渐磨蚀却使你的名声日益提升。你以你的公正和仁慈超越了以往内战中的一切胜利者。而现在你甚至超越了自己。实际上我更愿意这样表述——虽然我担心不能表达清楚：我认为你所征服的是胜利女神本身，因为你将她给予你的一切如数奉还。根据战争的规律，我们战败方就意味着消亡。但你的仁慈促使你从容不迫地挽救了我们。能表达你的最准确的词是"战无不胜"，因为你战胜了胜利本身残酷的规律。

各位元老，请注意盖乌斯·恺撒作出的决定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我们那些被不幸的致命的命运卷入那场战争的人——即使我们犯下的是某种人性的错误——都被赦免了。而且，恺撒应各位的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拯救了马尔凯勒斯。早些时候，在没有任何呼吁的情况下，他也挽救了我——为国家也为我自己。同时他让其他出类拔萃的人，恢复了人生权利（你们可以看到今天他们也在场，一个个都精神焕发，威仪凛然）。他这样做决没有把敌人带进元老院。绝不。他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因为无知和无端的焦虑而卷入战争，而不是出

[1] 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女婿科内利乌斯·多拉贝拉为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回国一事积极斡旋，促成了与恺撒的谈判。

于自私和报复的动机。

就我自己而言，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一直认为应就和平计划举行一个听证会。我为和平，甚至是有关和平对话的建议都遭到拒绝而感到悲哀。这次国内战争和其他战争我都没有参加。但我一直致力于和平以及和平之道，而不是战争和暴力。我所追随的领袖因为他的才能而得到我的支持。这是我的职责，而不是出于某种政治连带。我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因此即使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也愿不计个人利益地为此献身。我的政治方针毫无秘密可言。战争爆发前，我为争取和平而据理力争；战争爆发后，我依然为和平而坚持己见——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现在，联系到这些事件，即使是最具偏见的人都不会怀疑恺撒对战争的态度。虽然他对站在敌人一方的人愤懑不平，但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重新任用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当战争的天平依然左右摇摆之时，这一温和举措的效果也许并不怎么显著。但胜利时分，从他对提倡和平的人的欣赏之情，可以看出他宁愿没有战争和胜利。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证明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的态度。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我经常看到他对他们阵营中某些人自高自大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他们胜利时就暴露出的凶残本性惴惴不安，我不禁对他产生一种悲哀的同情。

盖乌斯·恺撒，这就是经历了这一切的我们，愈加感激你仁慈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不仅能实现一个个目标，而且能不断超越胜利。至于你，当你在这个城市取得胜利时，我们就已看见最终的凯旋仪式。换言之，我们无须以剑出鞘来证明。那

些公民是毁于战争的怒火而不是胜利者的狂涛。每人都应清楚，如果盖乌斯·恺撒能将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就会无数次地这么做，因为他会尽他所能使更多人幸存下来。而另一方，我只能说：那种胜利是建立在使人害怕的残忍之上。因为我们听说他们不仅威胁带有武器的敌人，甚至手无寸铁的也不放过；他们还宣称关键不是一个人的政治观而是出生地。可不，给人间带来这可怖、悲惨的内战的天神们，显然正在惩罚犯下罪孽的罗马人民。但是现在他们终于平息了下来或是对此厌倦了，而只希望在仁慈智慧的征服者统治下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因此，恺撒，你有最充分的理由因为这大好形势而为自己庆贺，尽情地利用你的好运和名声吧！最重要的是尽量利用你的自然禀性。每一个理智的人都会发现自然禀性是他力量和快乐的主要源泉。当你追忆所有其他的成就时，你就会很自然地感谢你自身的才能，感谢你经常为之祈祷的命运。然而，一旦你把注意力转向我们——你和公众生活的纽带——你就有充分的理由为你非凡的仁慈、逾常的宽宏和超拔的智慧而自豪。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些品格是人生中主要的善德，惟一的善德。因为真正的优点、伟大的心灵和无私的奉献都是美德本身的熠熠闪现，而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向机遇贷款。

我请求你，要坚持不懈地挽救良民，特别是那些不是出于自私或犯罪动机而偶尔失足的人。他们对责任的认识是愚蠢的，却绝不是犯罪的，而且他们似乎从理论上知道什么才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如果有人怕你，那不是你的过错。相反，如果大多数人发现根本不必怕你，那是对你的莫大褒奖。

现在我不妨谈谈你心中的某些疑虑，你以最严厉的口气来陈述这些疑虑。不仅你，而且全体公民，更应引起高度警惕。我相信你的疑心是没有根据的，但我不会掉以轻心。为你而进行的提防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如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一，那么我宁愿过于小心而不要掉以轻心。

但是你心目中的疯子是谁呢？是你的一个拥戴者吗？但这个词现在需要重新定义，因为那些未曾奢望却得到了你拯救的人是最最拥护你的人。让我把话说得更明确些。请问，你是否认为你以前的一位朋友是疯子？只有疯子才会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高于给他指点的领袖。显然，你的朋友不可能有如此可恶的企图。那么在你的敌人中找疯子吗？但谁算是你的敌人呢？你以往的敌人或因顽固不化而一命呜呼或被你的仁慈而感化，因此，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如今都成了你最坚定的朋友。

然而，既然人心总有阴暗角落，我们决不会试图缓解你的疑虑；相反，我们会尽可能地使你警惕的同时，更加强你的疑虑。不管一个人对政治是如何的天真和无知，也不管他是否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对国家有利，他都不会不明白他自身的利益和你紧密相联，不会不明白国家的生死存亡也依赖于你。我日日夜夜都想你——我认为我这样做是恰当的——我就对人终难免一死、对健康的无常难卜，以及对人类本身的脆弱性充满焦虑。我们的国家应是永恒不朽的，我为国家的未来寄托于单单一个人而感到难过。如果人类的生存危机和人类健康的无常伴随着奸诈的阴谋而至，即使是天神也无法拯救我们的国家于灾难之中。

盖乌斯·恺撒，激烈的战争必然引起的破坏和损毁，都要

由你而只能由你予以复兴。必须重建法庭，重树信誉，必须约束纵情，鼓励生育①。一切濒临瓦解和崩溃之物都需要通过严谨的立法手段予以重构。不难料想，这种大范围的内战，伴随着心理创伤和可怕的厮杀，不管哪方面赢，都会使我们的国家不再伟大和安定。两大党派的领导人在战备状态下必定大动干戈，做出一些他们在和平时代绝不会做的事。这些战争的创伤你必须治愈——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听到你说"不论是从自然还是荣誉来说，我都已经活得够长了"这句话时感到那么悲伤的原因，虽然这句话是那么贤明和精彩。也许从自然角度说是够长的了，而且若你非要坚持，也可以说从荣誉上也足够了。但对于你的国家，却远远不够，而这是最重要的。因此，让我们别去听信哲学家们——他们谈得多么轻巧——有关死亡的著名言论：不要在使你自己聪明的同时，使我们陷入危险！我常听说，这种活够了的言论常挂在你嘴边。我知道你是诚恳的，但如果你来到这世上的生活目的是为了你自己，那我倒可以接受。可事实是每一位罗马公民以及整个国家的利益都依赖于你的所作所为。而至今你还远远没有成就最伟大的宏业，你甚至还没有为未来奠定基础。

那么，你怎么能仅仅为自己精神上的和平宁静而不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判定你生命的长短呢？如果你真是这么想，你能否确信你的这一生会确实荣耀？有关荣耀，你必须承认，即使像你这样有智慧的人，也有很大的野心。我仿佛听到你在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留在身后的功绩将不再

① 恺撒对大家庭提供丰厚的经济资助。

辉煌?”不,对别人,对其他许许多多的人,这些成就都是够伟大的了,可对你,那远远不够了。不管多么伟大,只要有更伟大的事存在,你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对你来说就不免失于渺小。因此,盖乌斯·恺撒,如果你征服敌人就计划离开还依然需要你的全体国民,那么,尽管你有超人般的辉煌功绩,你最终的奖赏将是惊讶而不是荣耀——假如荣耀可以阐释为:因对同胞、国家和世界作出巨大贡献而获得的辉煌和普遍的名声。

这个阶段依然在为你等待。这部戏剧的一幕还未上演。这是你必须竭尽全力为之奋斗的计划:重建宪法,你可以因此而得到的第一份收获是和平宁静。然后,在你完成了对国家的责任,履行了对自然本身的义务,体验了人生的真谛——那时,只有那时,你才可以说生命已足够长了。而且如果“长”这个字本身包蕴有最后的终结的含义,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它来到时,以往所有的快乐都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再也不会有了。此外,你那伟大的精神从来没有满足于禁锢我们人生的自然局限,它一直燃烧着渴望永恒的激情。如果你仅以躯体和呼吸的存在来定义生命,那就错了。我坚持认为,你的一生将成为各个时代的记忆,会被子孙后代永远怀念追忆。这就是你需要鞠躬尽瘁、展现你真正伟大的生命。人类一直以来就有理由为你的成就感到震惊。而现在人们正在寻找值得称道的事迹。

当子孙后代听到或读到你所拥有的军事指挥权和统辖的意大利以外的行省——滨莱茵河、大西洋、尼罗河诸省——不计其数的战争、辉煌巨大的胜利、纪念碑、表演和凯旋仪式时,他们定会震惊不已,但如果你现在不以重新组阁和颁布法令的方式来恢复我们这个城市的安定团结,那么不管你的名声走得多远,都无法扎根于人们心中。和我们现在一样,未降临

于世的后人也会众说不一。有的人会将你的功绩捧上天，也有的人会觉得你有诸多欠缺，但我认为如果你不能扑灭内战之火并拯救你的国家，并由此证明如果战争是天定，那么你的谋略能予以补救，那么，他们就会发现你有致命的缺憾。我祈求你，为一个能世代相传的定论而努力工作吧。后人判断时没有党派偏见或私心杂念，没有积怨和仇恨，所以他们会作出比我们更加公正的裁定。即使真如某些人贸然相信的那样，你会超越给你的评价，但至少此时此地最重要的保证是你的名声将永不被遗忘。

我们公民的目的和立场一直来有分歧和对立。我们不仅由于政治和理想的差异而分道扬镳，而且甚至拿起武器各自为营。形势可谓扑朔迷离。两个著名的将军兵刃相见，很多人不知该支持哪方，不知哪方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不知哪方他们有责任去支持——而且，在某些情势下，甚至不知支持哪方是合法的。然而，我们的国家渡过了这注定要经受的战争的磨难，但是胜利者并不是那种被胜利激起敌对情绪的人：恰恰相反，他那天生的仁慈有助于缓解敌意。即使他憎恨某些人，他认为他们也不应受到流放或死刑的惩罚。一些敌人放下了武器，另一些敌人被夺下了武器。但是那种没有了武器的威胁，而心中却时刻武装戒备着的人是不仁慈不公正的。一个在战场上倒下，为自己的事业而洒热血的人，也比那种人强。因为虽然有人会将他的结局归于顽固，但在其他人眼里那是一种勇敢的壮举。

但是，现在所有的分歧都随着战争的定论而逐渐平息——并随着胜利者的公正而消失，因此，即使智力和常识非常

有限的人都必须统一他们目前的政治观点。盖乌斯·恺撒，因为我们的安危依赖于你的安危，依赖于你迄今一直——尤其是今天——奉行的政策，所以，为国家利益而奋斗的我们迫切希望你珍惜自己的生命并关心个人的安危。而且，我说这些并不仅是个人意愿，还代表着我的全体同仁。你感到要提防潜在的危险，我们向你保证我们愿成为你的哨兵和保镖，我们发誓愿以我们的胸膛和身体保护你。

让我接着开始时的话语结束今天的讲话。盖乌斯·恺撒，我们向你致以最诚挚的感谢——甚至这还不足以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你能理解我们所有人的请求和泪水，它们代表的感情是一致的。无须每一个都站出来表白，我现在表达的就是每个人的心声和愿望，我感到有强烈的责任驱使我这样做。我认为，我现在表达的也是官方对你把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交回给本元老院、罗马人民和国家的恰当回应。因为我深知我们不仅仅是为某一个人得到拯救而高兴，而是为整个国家得到拯救而高兴。

我和马尔库斯·马尔凯勒斯之间的特殊友谊已众所周知。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我与他忠诚的兄弟盖乌斯不相上下，无其他人可比。当还在考虑是否召回马尔库斯时，我就为此作了积极不懈的努力，虽然现在我的焦虑、紧张和悲痛都已过去，我依然想再现我的感情有多么深。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感激你盖乌斯·恺撒的原因。真真切切地受你的保护之恩，而且你在恩情之上又增添了荣耀。而今天——虽然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实现——你为我所做的不计其数的善事实际上已被最近所做的这件事超越了——它功德无量，登峰造极。

# 责马尔库斯·安东尼[1]

关于安东尼[2]，我们应当作出何种决议，昨天我们已经决定了。当我们把荣誉加在他的敌人身上时，我们就因此表决了他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只有萨尔维阿斯[3]一个人阻止我们的议程。不是因为他比其余所有的人都聪明练达，而是因为他从私人的友谊出发，或者因为他对目前的形势浑然不知。从一方面来说，如果所有人的知识还不敌一个人，那么，这是我们莫大的耻辱；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他为了徇私情而牺牲了大众的福利，那么，这是萨尔维阿斯最大的耻辱。如果他对于目前的形势不很清楚的话，那么，他应当信任执政官们，信任大法官们，信任他的同僚护民官们和其他元老们，而不要单单只信任他自己。他们权赫位显，人数众多，资深德高，远在萨尔

---

① 该演说作于公元前43年1月1日(即第五次反安东尼演说)。当时，罗马元老院正在辩论宣布安东尼为公敌的问题。西塞罗为了使元老院通过宣布安东尼为公敌的决议，作了这次演说。

② 安东尼(前80—前30)原是恺撒的部将，公元前49年任护民官，公元前44年任执政官，公元前43年与屋大维、莱庇达斯结成"后三头同盟"。

③ 萨尔维阿斯于公元前43年任罗马护民官，初袒护安东尼，后与西塞罗联合，"后三头同盟"时，他被宣布为公敌，惨遭杀害。

维阿斯之上。他们庄严宣告安东尼有罪。在我们的选举中，在我们的陪审法庭上，正义总是在大多数人的一边。如果还需要把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告诉他的话，我愿意简略地作一陈述以提醒他。

恺撒死后，安东尼占有了我们的金钱。我们任命他为马其顿总督后，他未经我们的许可，就夺取了山南高卢的政权。他接受了去进攻色雷斯人的一支军队这一任务后，却把那支部队带到意大利来进攻我们。这两个权力都是他为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动机而向我们请求的；当我们拒绝了他的时候，他就擅自行动了。他在布鲁恩狄西乌姆组织全副武装的士兵做他贴身卫队和守夜的巡逻兵，以口令行事。他率领余部从布鲁恩狄西乌姆赶到罗马，其目的在于从捷径达到和恺撒所计划的同样的阴谋。因为少恺撒[①]和他的军队占了他的先，他恐慌不已，就改变他的方向向高卢行省进发，作为进攻我们的便利据点。当恺撒主宰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利用该地作为他的根据地的。

为了威吓他的士兵去做他所命令的各种非法行为，他对他们实行十人杀一的办法[②]，虽然他们并没有叛变，也没有在

---

① 指屋大维，他是恺撒的甥孙，恺撒在遗嘱中把他过继为儿子，作为恺撒的第一继承人，故称"少恺撒"。屋大维后建立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史称"奥古斯都元首政治"。

② 安东尼带兵去山南高卢经过布鲁恩狄西乌姆时，原来恺撒的部属责备安东尼对那些杀害恺撒的凶手心慈手软，要求他说明缘由。后来，安东尼为了使军队开拔，前往高卢，向士兵施以小恩小惠，给他们每人发 100 德拉克玛的钱，士兵却讥笑他的吝啬；当安东尼发怒时，他们又鼓噪叫嚣着，纷纷走开了。于是，安东尼就在那些喜欢捣乱的士兵中用抽签的办法加以处罚，但没有像西塞罗所言那样每十人抽一人，而是处死了较少数的人。

战时擅离职守。军法只允许犯了此等罪行的人才受到这样残酷的处罚的，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将帅在情势极端危急，非这样做不可的时候，才可以勉强用这种方法来处罚其士兵。仅仅因为一句话或一个笑声，安东尼就把这些公民置于了死地。而且，这些人被处死不是通过正式判决，而是由抽签决定的。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千方百计地叛离了他。昨天你们通过表决，认为他们干得好，给了他们一笔重赏。而那些无法叛离他的人，则被恐惧所包围，只得与他沆瀣一气，为非作歹，与我们为敌，进犯我们的行省，围攻我们的军队和将领。你们写信去命令我们的将军坚守这个行省，而安东尼现在却命令他撤退。究竟是我们在这里通过决议，指认安东尼为敌人呢，还是安东尼在那里向我们示威作战呢?这些事情，我们的护民官还不知道，在德西莫斯被打败，我们的边疆上这一个大行省以及德西莫斯的军队都一起落在安东尼手中成为他进攻我们的资本以前，他是断然不会知道的。我窃以为这位护民官非要等到安东尼做了我们的主宰的时候，才会欣然表决，指认安东尼为敌人。

# 致去伊皮鲁斯[1]途中的阿蒂库斯[2]

罗马，公元前59年5月或6月

你的数封来信已经收悉，得知你正焦虑地等着消息。我们的出路却一条条地被堵死了。与死亡和放逐相比，奴隶制度只是小罪恶，而我们对前者的害怕也远甚于后者。情形就是这样：人人都喋喋不休地抱怨形势糟糕，却听不到一个声音起来商量对策。

那些头头的意思，据我猜测，是要确保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人留下任何可用来行贿的东西！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他们，那人就是库里奥[3]。正义的人们高度评价他，满怀敬意地欢迎他到集会的广场并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祝福。

---

① 伊皮鲁斯是希腊西北部一地区。

② 蒂吐斯·蓬波尼乌斯·阿蒂库斯（前109—前32）是富有的罗马骑士，西塞罗的挚友，信奉伊壁鸠鲁学派，长期客居雅典，故有"阿蒂库斯"（即"阿蒂卡人"之意）的别号。

③ 盖乌斯·斯克里伯尼乌斯·库里奥原是西塞罗挚友，曾于公元前50年任护民官，后来与西塞罗反目，投靠恺撒。公元前49年率军出征非洲，战死沙场。其父是著名的将军和演说家，曾于公元前76年任执政官。

而富费乌斯[①] 得到的却是辱骂声和嘘声。但这些带来的是更大的困难而非信心。像你看到的，尽管人民的情绪是那样的恣意自由，可他们起来英勇斗争的能力却受到了束缚。不要问我细枝末节的事了，总的是一句话：平民也好，国家官员也好，都不会再自由多久了。

但是这些压迫的确也使人们集会的自由言论甚于过往。事实上，人们的愤怒开始超过恐惧，尽管从哪方面看都只是彻底的绝望。"坎帕尼亚法"[②] 规定任何官职候选人都不得在竞选演讲中用非恺撒法令规定的措辞提到土地被占，否则将被诅咒。人们都不加犹豫地宣了誓，只有朱文蒂乌斯·赖特伦西斯[③] 没有这么做。他放弃了任行政官之职的候选人资格——人们都说他干得好。

再谈政治我可受不了了。我对自己感到恶心，论及政治令人极度痛苦。想想人们都丧了志，我终于还是毫不屈辱地坚持着，但与过去的成绩相比却已没有了特别的勇气。恺撒大方地邀请我成为他政府的一员，并请我作一次由政府掏钱的旅行[④]，算是象征性地践誓。但是可爱的克劳狄乌斯的第六感觉

---

① 昆吐斯·富费乌斯·伽勒努斯曾于公元前 61 年任护民官，公元前 59 年任市政官，公元前 48 年任希腊总督，公元前 47 年任执政官，是西塞罗的政敌，恺撒的得力干将。恺撒死后，他全力支持安东尼。

② "坎帕尼亚法"是一部农业土地法，公元前 211 年由任执政官的恺撒制定并通过。该法规定把坎帕尼亚富饶的土地分配给庞培的退伍军人及罗马贫民。

③ 马尔库斯·朱文蒂乌斯·赖特伦西斯于公元前 51 年任市政官。他永远忠诚于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当莱庇达斯投靠安东尼背叛了共和国之时，他毅然举剑自刎。

④ 指元老离开罗马时，可轻松、舒适地出外旅行。

很敏锐。他说这趟旅行并不安全，很有可能我兄弟[①]回来的时候我已离开了罗马。加入恺撒政府的工作倒是安全的，也保证我只要愿意，随时都能待在这儿。所以我仍保留着这个工作机会，不过我想我不会真的就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逃跑，我期盼斗争，并希望拥有一大帮热心的支持者。但是我对此并不许诺。请不必与人提及。

斯塔季乌斯的释放与另外一些事情使我焦虑不安，但到现在我已非常坚强了。真希望你在这里。我期盼你的到来，那样我就不会苦于缺少建议和安慰了。我若需要你，请你务必立刻来到我身边。

---

① 指昆吐斯·西塞罗，当时他任亚细亚总督。他释放了家奴斯塔季乌斯，得罪了许多当地人。

# 致妻子特伦提亚[1] 及儿女书

塞萨洛尼卡[2],公元前58年11月25日

特伦提亚,借很多来信,得知你正变得惊人地勇敢和坚强,而且你还努力不让身体或心灵上的痛苦拖累你。想到你那样勇敢、忠诚、坚贞而善良的人却要因我的缘故屡遭不幸,真叫人痛心!我们亲爱的女儿图莉亚[3]呢,也因为这个曾经给过她许多欢乐、今天却再也无能为力的父亲而过着如此凄苦的生活。至于我们的儿子马尔库斯,对这个从懂事起就只知道痛苦和不幸的孩子,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真能相信,如你信中所说,这全是因为我们的命,那么我对它也就容易接受了。但这全是我的错。人们对我怀着妒意之时,我还以为他们爱我;而那些真正需要我的人,我却不甘与之团结。我真后悔,如果当初少听从那些误入歧途的朋友的劝告以及那些寡廉鲜耻的导师的建议,而事事自己做主,那么我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了。

---

① 特伦提亚于公元前80年与西塞罗结婚,公元前46年离婚。

② 即现今的萨洛尼卡,希腊中北部港口城市,临萨洛尼卡湾。

③ 图莉亚一生悲惨。21岁那年丧夫,再嫁后又离婚,第三任丈夫帕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多拉贝拉虽为显贵,但待她薄狠,两人最后分道扬镳。

话说回来，既然朋友们的来信叫我看到了希望，那我必定保重身体，不让你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对事态了如指掌，知道你待在家里比回来更容易。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能依赖所有的护民官，伦图鲁斯[①] 也确实有如他表现的那般友好，最重要的，只要我们还能相信和依靠庞培和恺撒，就大可不必绝望。

关于我们的奴隶，我将如你信中所说，照朋友们的建议行事。这地方的流行病已过去，就是在它猖狂蔓延时我也有幸逃脱了。帕兰西乌斯[②] 非常帮忙，要我与他待在一起以保护我。如果不是他坚持，我宁愿去一个人迹较稀少的地方，如伊皮鲁斯，就可以摆脱鲁西乌斯·皮索[③]和他的爪牙了。但帕兰西乌斯希望能与我一起去意大利。如果真有一天我能与你相拥，把我们失去的都找回来，我将真正感到我们彼此的忠诚得到了回报！

盖乌斯·皮索[④] 对我们非常友善和热情，我希望他自己也能从中得到一丝乐趣！我知道他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的。关于我的兄弟昆吐斯，我不是批评你，但我确实希望你能尽量与他亲密相处，特别是当你们势单力薄的时候。

你让我写信表示感谢的人们，我都已一一给他们写了，并

---

① 帕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伦图鲁斯·斯宾瑟是西塞罗的信差，却效忠于庞培。屈鲍尼乌斯死后，他积极支持布鲁图和卡西乌斯。

② 耐乌斯·帕兰西乌斯是西塞罗的好友，公元前58年曾任马西都尼亚度支官。公元前54年他因涉嫌受贿被起诉，西塞罗出庭为之辩护。

③ 鲁西乌斯·皮索曾于公元前58年任执政官，极端敌视西塞罗。西塞罗于公元前55年在法庭上对他猛烈抨击。公元前50年任监察官。在内战时他保持中立(因他是恺撒的岳父)，公元前44年开始反对安东尼，但于次年又与他握手言和。

④ 盖乌斯·皮索是图莉亚的第一任丈夫。公元前58年任度支官。与图莉亚结婚八年后亡故，当时西塞罗仍在流放中。

告诉他们是你让我这样做的。我的特伦提亚，你信中说准备出售你的公寓[1]。但我亲爱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如果我们还要继续遭受不幸，那临到我们可怜的儿子身上的将是什么？其余的就不多写了，我害怕眼泪会使我失控，而我不希望你也眼泪汪汪。我只再说一句，只要我们的朋友依旧忠心，钱是不成问题的。万一他们不忠心，就算你卖了房子，靠你自己的钱，也无论如何实现不了我们的愿望。所以，看在我们不幸的命运分上，请别再给我们不幸的儿子雪上加霜了。如果他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再加上普通人的资质和运气，必能自己闯出一番天地来。

珍重！遣信差来，告知那儿的情况和你的情况。不管怎样，我们都不会等太久了。告诉亲爱的图莉亚和马尔库斯，我爱他们。再见。

附：我已经转移到都拉基乌姆，因为那是个自由的国度，对我也很友善，而且还是离意大利最近的地方。不过一旦发现它太拥挤，我将继续转移。到时我会通知你的。

---

① 西塞罗原想把出租公寓的钱用做儿子的教育经费。他与特伦提亚离婚时，就得把绝大部分资财归还她。

# 致阿蒂库斯

安提乌姆，公元前56年5月

什么？你真的相信我会宁愿让别人而不是你来阅读并欣赏我写的东西？如果不是，你问，我为什么要把它先捎给别人看了？我那样做是因为那人不断催我而我手头又没有复件。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唉，那颗苦丸我已经尝够了，现在我必须吞下去。我发觉自己的政治叛逆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或欢迎，然而我们必须对任何光明磊落的行为说再见。人毕竟不能赞赏那些自称为领袖之流的叛国行为。当然，若他们心中还存有一点忠诚，那就另当别论了。我有种预感——不，实际上是毫不怀疑——他们那样教唆我、引诱我，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抛弃我、踢开我。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定决心与他们周旋。不过，看来他们还是跟从前一样。

所以我终于作了个明智的选择：要听从你。你会说你的建议只是叫我不要演讲，而没不让我写作，但事实上我决意要为这个新联盟奉献我的一切，所以我必须切断任何让自己回到过去与那些人为伍的机会。他们现在理应怜恤我，但他们却依然满怀嫉妒。

然而我并没有"神化"他①。当然，你会说"是的"，可是在写作中我却会毫不吝啬地对他大加赞美。我当然要写，我想赞美谁便赞美谁，即使这会在人群中引起愤怒。这些人对我拥有曾经属于卡图鲁斯的房子② 抱怨多多(他们根本不管它是我从维提乌斯③ 那里买来的)，并指责我建了房子，而没把地卖掉。但这一点与下面这个事实相比，实在无足轻重。我曾有过一些与他们相一致的言论，使得庞培与我分道扬镳。现在，他们的狂欢该停止了！既然没权的不想成为我的朋友，我务必要使掌权的与我为善。你会说："我早希望你这样做了。"我也早知道你的意思，也明白自己曾是那么蠢。既然我不可能与别人为伍，那么现在正是我必须与自己以及切身利益联合起来行事的时候了。

非常感谢你常来拜访。克拉塞庇斯④ 赚了我不少钱，本来我可以拿它们来当旅费的。你呢。请从主道直接到我家花园来。是不是我去对你更方便呢？那明天就去。你无所谓，是吗？不过，我们看着办吧。你的手下用花边和书的标题签等饰物把我的图书室装扮得如图画般美丽，请代我向他们表达我的赞赏及感激之情。

---

① 此处的"他"所指不明。不知是恺撒还是庞培。

② 西塞罗在塔斯坎路的一间房子以前是属于昆吐斯·卢塔蒂乌斯·卡图鲁斯的。

③ 鲁西乌斯·维提乌斯是一位来自皮凯努姆的罗马骑士。公元前63年至62年间曾告发卡提林协谋分子并诬告恺撒而被捕入狱，神秘地死于狱中。

④ 帕布利乌斯·福利乌斯·克拉塞庇斯是图莉亚的第二任丈夫，公元前55年结婚，不久离异。公元前54年曾任比撒尼亚度支官。西塞罗这儿指的是图莉亚的嫁妆和其他结婚开支。

# 致盖乌斯·斯克里伯尼乌斯·库里奥[1]

罗马，公元前53年中期

你知道的，信有很多种类，但其中最根本的一种还是借此与身在异地的人们沟通必要的信息。当然你不期望我给你写这种信，因为就你的私事而言，你自有私人通讯员和信差；而对我来说，实在没有任何新闻可以奉告。

不过有两类信我倒十分喜欢，一类亲密而幽默，另一类则庄重而深邃。我不敢肯定自己用哪一种方式写信给你会显得更不合宜。寄几封满纸玩笑的信给你吗？我实在觉得没有一个罗马人会在这种时候开玩笑。在心情沉重的时候，除了政治，西塞罗还可能给库里奥写点什么呢？而论及此事，我的处境却是：既不敢袒露真情实感，又不愿胡编乱造。

既然手头没有主题任我发挥，那我只能照例高谈阔论，催促你向最高荣誉进军。是的，你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我指的是人们对你所抱的极其乐观的期望。而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战胜这位对手，那就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从容不迫地为

① 参阅第258页注释③。库里奥也酷爱文艺，西塞罗与他探讨书信的写作。

创伟绩培养种种所需的品质。如果不是因为我早已确信这才是你的真正目标，我会就此主题展开一番讨论。但我提及此事，不是出于任何教唆的意图，而是为了向你表明我对你是何等挚爱！

# 致阿蒂库斯

明特尼，公元前 51 年 5 月 5 日或 6 日

是的，别离之时你我的感受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你务必保证不会通过什么新法令，使我们在过了这个法定年限之后还要忍受这不幸的分离。对于安尼乌斯·撒图尔尼努斯[①]，你做得很对。至于那保证[②]，能否趁你还在罗马之际亲自作出呢？用来保证所有权的抵押品已经有了，比如为门尼乌斯[③] 的地产作的抵押（或许应该说是阿蒂里乌斯的）。至于奥皮乌斯[④]，你的做法与我的意愿完全一致，尤其是在许诺给他 80 万塞斯特斯这一点上。我宁愿借钱来还这笔债也不愿让他一直等到我收回最后一笔欠款。

现在来谈谈你的信末插进的简短附言，即你向我提出的

---

① 安尼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可能是蒂吐斯·安尼乌斯·米洛以前的家奴。他被控参与米洛谋杀帕布利乌斯·克娄狄乌斯的活动，西塞罗在法庭上竭力为他辩护。

② 西塞罗要求阿蒂库斯保证他仍有权出售某些财产。过去他曾把从某个门尼乌斯那儿买来的地产卖掉过。

③ 门尼乌斯生平不详。

④ 鲁西乌斯·奥皮乌斯是费劳米利乌姆的商贾，伊格奈梯乌斯·鲁弗斯的代理。

关于你姐姐蓬波尼亚的建议。情况是这样的：我来到在阿庇努姆的住所，我弟弟来了之后，我们首先关于你作了一次交谈。我又谈起你我在塔斯坎路我处时涉及的关于你姐姐的话题。当时我哥哥对你姐姐的态度似乎是亲切和蔼到了极点。如果说就支出问题他们之间曾吵过架的话，到那时我也早已无迹可寻了。

关于那天就说到这儿。第二天我们离开了阿庇努姆。昆吐斯由于节日的缘故留在了阿凯努姆[1]，而我则在阿奎努姆逗留了片刻，不过我们在阿凯努姆共进了午餐。你知道，他在那儿有个农场。我们到那儿时，昆吐斯兴冲冲地说："蓬波尼亚，你把这些女的带走，这些男孩[2] 就归我了。"就我看来，这是再礼貌不过的了，而且他的神色也是十分愉悦诚恳。然而她却回答道："这么看来，我在自己的家里倒成了陌生人了！"我们全听到了。我想这大概仅仅是由于斯塔季乌斯抢先一步去张罗饭菜的缘故。昆吐斯对我说道："看见了吧，我每天都得受这样的气！"

当然，你会说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确实是过分了点。事实上，她很没道理，用那样尖刻的口吻和目光对我，我感到很别扭。不过我没有表露出来。我们没管她，先就坐了。昆吐斯从桌上拿了点东西给她，可她碰都不碰。简单地说，在我看来，我哥哥的脾气是绝对地好，而你姐姐的态度却十分恶劣。我还克制自己没提及许多当时让我比昆吐斯还气愤的事。之后我去了阿奎努姆，昆吐斯留在阿凯努姆。不过他第二天早

① 阿凯努姆是一个村庄，位于阿庇努姆和阿奎努姆之间。

② 指昆吐斯·西塞罗和马尔库斯·西塞罗兄弟俩的儿子们。

上去了我那儿，告诉我她没答应跟他同房。她走时，脾气就跟我前一天见她时一样坏。

因此，针对你谈到的那一点，你可以自己告诉她，依我看，她那天的行为令人很不快。也许，关于这事我如此啰唆毫无必要，你应该知道你也有责任劝告并开导一下。

现在只等你在离开之前完成我寄予你的期望了。请来信告知他们的情况，催促蓬珀蒂努斯[1]赶紧上路，也务必告知你何时启程。另外，请你明白我对你的爱和关心是无穷无尽的。

在明特尼，我跟那位出色的奥鲁斯·托尔夸图斯[2]作了颇为友好的告别。请告诉他我在给你的信中提及了他。

---

① 盖乌斯·蓬珀蒂努斯是西塞罗在西里西亚时的副将。曾于公元前63年任行政长官，后来成为纳波尼斯(高卢)总督。任总督期间，他镇压了一场部落暴乱。

② 奥鲁斯·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是西塞罗和阿蒂库斯的密友，公元前70年曾任行政长官。西塞罗为米洛辩护时，他正好是法庭庭长。恺撒死后，他成了一名积极的共和派分子。

# 致马尔库斯·凯里乌斯·鲁弗斯[1]

老底嘉[2],公元前50年4月4日

你是否也曾料到我竟会找不出词来表达自己！不光是你们公众演讲家所使用的言辞,甚至我自己粗俗的语言也没法表达我的思想。然而这却是事实。因为我紧张过度,不知关于地方总督又会颁布怎样的法规。我热烈地向往着罗马！你无法相信,我是多么渴望与朋友们相聚,尤其是你。

对这个地方我实在是厌透了。也许是由于我觉得在事业上已获得的荣誉所带给我的自豪感尚不能让我为它锦上添花,倒使我更担心会玷污了它。也许是因为这项工作与为了效忠祖国我能承担且的确经常在承担的责任相比,并不值得我如此卖命,也许还因为我们正担惊受怕,怕这里又会爆发一场

---

① 马尔库斯·凯里乌斯·鲁弗斯出生于公元前88年。早年他父亲将他托付西塞罗监护。公元前56年他被控触犯了刑法,西塞罗成功地为他辩护。公元前56年任护民官,公元前50年任市政官。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原来极力反对恺撒,内战爆发前夕他摇身一变,投靠恺撒,公元前48年任行政长官。后来又与恺撒反目成仇,在一次反恺撒的活动中丧生。

② 老底嘉是叙利亚的一个城镇,位于安提奥科以南的海岸上。

大战[①]。不过只要我在指定的时间离开这里，看来大战倒是可能避免的。

关于黑豹的事，由于我下过命令，现正由那些捕豹机构的人一丝不苟地负责着。可是豹少得出奇。我听说有些人抱怨，说什么他们已成了我这儿惟一的生灵，却还有人向他们布下了陷阱！又有谣言说，他们已决定搬离此地住到卡里亚[②]去了。不过，此事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帕蒂斯库斯[③]。你放心吧，所捕获的猎物统统归你，不过到底是什么猎物我也不清楚。对你提名为市政官候选人一事我极感兴趣，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天正是"大神母节"[④]，使我想到了这件事。

时下整个政局如何，望来信详告，因为我一向认为你的消息最为可靠。

---

① 安息人（或帕提亚人）于公元前 51 年进入叙利亚，西塞罗害怕安息骑兵冲过幼发拉底河与罗马重开战火。

② 卡里亚在小亚细亚的西南部。

③ 帕蒂斯库斯是在亚细亚的一个罗马商人，当时是恺撒的一名军官，公元前 43 年任副度支官。

④ "大神母节"在每年的 4 月 4 日至 10 日举行。

# 西塞罗和兄弟昆吐斯以及他们的儿子们致蒂罗[1]

勒卡斯，公元前50年11月7日

你的来信使我百感交集。看了第一页，我十分伤心，不过看完第二页又稍微放心了些。因此，我万分坚持，除非你完全康复，不然根本就不该放任自己出去旅行，不管坐船还是乘车。如果你康复得快，那我来见你的日子也不远了。至于你那位医生，你在信中说大家都对他评价颇高，这点我也听说了，可是我对他给你作的治疗却一点也不满意。他不该在你胃还不好的时候让你喝汤[2]。不过，在给他和吕瑟[3]的信中我已经详细地指出了。

我还给那位最讨人喜欢、和蔼可亲并乐于助人的库瑞乌斯[4]写了封长长的信。其中我提出请他让你住在他家里——

---

① 曼·图利乌斯·蒂罗原来是西塞罗的家奴，公元前53年获解放后就成了西塞罗的贴身秘书和得力助手。西塞罗去世后，他为西塞罗树碑立传。

② 或肉汁。

③ 吕瑟是西塞罗住在佩特伊时的东道主和朋友。

④ 曼尼乌斯·库瑞乌斯是佩特伊的一个商人和放债人，与西塞罗和阿蒂库斯关系密切。

如果你喜欢那样的话。因为我们的朋友吕瑟恐怕太随便了些。首先，所有的希腊人都很随便，其次也因为他收到我的信后毫无答复。不过你一向是称赞他的，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最好还是由你来决定。蒂罗，只要能把病治好，千万不要省钱。我已经写信给库瑞乌斯，告诉他你不管需要多少钱都满足你。因为我觉得医生也应该得到点什么，好让他更卖力。

你为我做的工作是数不胜数的——在我家里，在法庭上，在罗马，在乡下，在我私人和公家事务的处理过程中，以及在我的文学研究和出版工作中。不过，如果我见你时你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身体健康，那么你等于是为我完成了一项比以往任何工作都要重大的任务。如果一切顺利，我想你将和梅西尼乌斯①度支官一起进行一次愉快的海上旅行，然后回家。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我确信他是很喜欢你的。因此，亲爱的蒂罗，在你细心照顾自己的身体之余，考虑一下这次旅行吧。不过，我一点都不想叫你着急。我惟一的牵挂就是你能身体健康，安然无恙。

请尽管放心，我的朋友也统统是你的朋友。你的健康不仅对你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也一样。一直以来，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尽力为我服务，不想让我失望，所以身体才一直这么虚弱。现在没有别的什么事叫你做的，把一切都丢开，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吧。我将以你对自己的康复所投入的热情来衡量你对我的挂念的多寡。再见，亲爱的蒂罗，再见。

---

① 鲁西乌斯·梅西尼乌斯·鲁弗斯是西塞罗在西里西亚时的度支官（负责公库财务的官员）。内战时似乎投靠庞培，公元前46年经允许回到意大利。在这封信中，西塞罗对他十分嘉许，但在其他地方他把梅西尼乌斯描绘成一个无能的官员。

祝你早日痊愈。

莱普塔[1] 和我们所有人都祝你如意。再见!

---

① 昆吐斯·帕科尼乌斯·莱普塔是西塞罗在西里西亚时的一名官员,负责工程。

# 致阿蒂库斯

福尔米亚[①]，公元前49年2月24日

无耻透了！于是不幸接踵而来。照我看来，无耻便是最终的不幸，甚至是惟一的不幸。

庞培曾欣赏恺撒，转而又畏惧他，拒绝和平协定，疏于准备战争，撤离了罗马，可耻地丢了皮凯努姆，在阿普利亚困了一段时期，又一声不响地到了希腊，不让我们对他那个史无前例而至关重要的计划有一丁点的了解。然后多米提乌斯[②]突然写了封信给他，他也写了信给执政官。

我本来几乎已开始相信正义的事业已闪现在他眼前，庞培（我心目中的庞培）正高声疾呼："让他们绞尽脑汁吧，让他们要尽一切谎言的伎俩吧，正义是属于我的！"[③] 遗憾的是庞培跟正义告了久别，去了布鲁恩狄西乌姆。听说正是得到这个

---

① 福尔米亚是坐落在拉提乌姆海岸的一个镇，毗邻坎帕尼亚边界。西塞罗在附近有一所别墅。

② 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伊诺巴布斯是恺撒的夙敌。他不听庞培的撤退令，于公元前49年在考费尼乌姆被俘，后被释放。不久，他又在马西利亚被围，但在它沦陷前逃脱。最后在指挥庞培的左军时在法撒利亚丧命。

③ 引自阿里斯托芬（前440—前385)的喜剧《阿卡奈人》。

消息后，多米提乌斯和他的手下才投降的。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我心悲痛，不能继续。等你的信！

# 致阿蒂库斯

福尔米亚，公元前 49 年 3 月 12 日

尽管目前我惟有在给你写信和读你来信之时才感到一丝的轻松，我依旧觉得没有主题的信件有点美中不足，相信你也有同感。在这样政局不稳、人心惶惶的氛围中，我们素来轻松而倾心的交流是无法再继续了。同时，对任何有关危机的话题我们也已发挥无遗了。为了不至于完全陷入对死亡冥思苦索的深渊，我记录了一些适用于当前危机的有关政治原则问题。这样既免去了我很多哀思，又锻炼了我对热点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现摘录如下：

如果国家被专政者掌权，那么公民还该留在自己的国土上吗？

我们是否可以想方设法推翻极权统治，即使那会威胁到整个国家机器的完整？此外，我们是否该采取预防措施，以防解放者自己也成为独裁者呢？

如果一个国家正在遭受暴政的蹂躏，怎样才能说服人用嘴巴而不是用武装去解救它呢？

当国家正面临暴政的淫威时，是不是躲到一边无所事事就是政治家的风度？抑或应该为赢得国家的解放而置一切危

难于度外呢？

如果国家受制于专制，入侵与封锁是正当的吗？

即使不赞成用武力来推翻暴政，人们是否也应加入正义军，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呢？

如果一个人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却因此受尽羞辱和嫉恨，他是否仍应义无反顾，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呢，还是最终有权为自己和家人考虑，不与掌权者斗争到底呢？

被这些问题纠缠，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两方组织论证，我的心稍稍得以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尽管以上列举的问题与我自己也颇有关联。但我怕是烦了你，因为若是信差手脚快，信到你手上的日子也正是你又一次发烧[①] 之时。

① 阿蒂库斯曾得三日疟之病。

# 致恺撒将军

福尔米亚，公元前 49 年 3 月 19 日

我们的朋友弗尼乌斯[①] 将你的信转交给我，信中你请求我来到罗马附近。读到你想利用我的“高见”和“地位”，我并不惊讶，但你还提到我的“影响”和“支持”，便叫人不禁暗自纳闷。你那杰出的、令人钦佩的政治家风度，燃起了我的希望，也使我认定你的目标是实现和平、签订协议，使罗马人能和睦相处。我的性格和背景倒的确适合于这样的目标。

如果我以上理解不错，而且如果你想尽力保护我们的朋友庞培并使之与你及这个国家尽释前嫌，我当然是实现这个愿望的最佳人选。实际上，一有机会，我就已向他或元老院提出和平之事宜，而且，他们从头至尾的敌对行动我也从未参加过。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那帮不怀好意的嫉妒之徒反对罗马人民授予你的荣誉，由此可见这场战争损害了你的权益。但正如我从前拥护你正当的地位并促使别人也帮助你一样，现在我同样非常担心庞培的正当地位。

---

① 盖乌斯·弗尼乌斯曾于公元前 50 年任护民官，公元前 43 年任帕兰库斯的副将。后来，转而支持马克·安东尼和鲁西乌斯·安东尼。

自从我第一次选择了你也选择了他作为我的第一上司和朋友以来，已有许多年过去了。所以我请求你——不，我切切祷告并恳求你——暂时从众多要务中抽出身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凭借你的仁爱之心，我该怎样做才能表达我对庞培的感激之情并尽我对他的义务，以回报他对我深厚的关切？即便这只是我的私事，也请你答应我的请求。但我认为你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也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它们，我作为你和和平的朋友，应有权在为你和庞培的重新和好及罗马人民的和平而努力的过程中得到你的保护。

上次我感谢你搭救了伦图鲁斯[①]，因为他也救过我。但此刻我读着这封充满真挚谢意的信时——他说你是那么慷慨、那么仁慈——我感到你救了他的同时也救了我。如果你理解我为什么要报答伦图鲁斯，那么也请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实现我报答庞培的夙愿。

---

① 参阅第 262 页注①。公元前 49 年在考费尼乌姆被恺撒俘虏后，恺撒饶了他一命。

# 致阿蒂库斯

布鲁恩狄西乌姆，公元前 47 年 6 月 12 日或 13 日

我将把这封信交给别人的信差，因为他们马上就出发，所以这封信特别短。另外的，我准备遣派自己的信差送来。

6 月 12 日我的女儿图莉亚过来看我，告知你对她的关照和爱护。她还带来三封信，但是她那可爱的性格和对我的爱并没使我为拥有这样一位好女儿而自豪，我有的只是极度的痛苦和烦恼。想想她并没有什么错，却完全因我可悲的过失而今落到这样凄惨的地步，怎不叫人心伤？因此我也不奢望得到你的安慰，尽管我知道你会安慰我；也不想得到任何建议，因为已经无济于事了。但我注意到你在近来和以前的信中已尽了力。

# 致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1]

罗马，公元前46年

你写给阿蒂库斯的信，他念给我听了，从中得知你的近况，却不知你我何时再见面。但我希望你不久就来看望我们。你的到来将给我极大的喜悦，我正翘首盼望。我们面临的问题又多又杂，理智的人不会期望有任何的解脱，但毕竟你可以对我有所帮助，或许我也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让我告诉你，自从来到罗马，我已与以前的老朋友——我的书籍，重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那以前我已与它们断了交往，倒不是因为它们烦人而是它们使我略感惭愧。在我与一帮背信弃义的家伙为伍，卷入了那场波澜最汹涌的事件的旋涡之后，我才感到自己并没有好好地遵从书本的忠言良告，但它们原谅了我，与我重续旧情，还说当初你比我聪明，因为你从不抛弃你的老朋友。

它们与我和好之后，我觉得能见见你必能帮助我坚持下

① 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出生于公元前116年。他是当时最博学、最多产的作家。现只有少量残简短篇留存于世。

去，忍受现在及将来的烦恼。所以不管你决定在哪儿的家见我一面——塔斯坎路或库迈或罗马（窃以为罗马最不合适），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保证我们不管在哪儿见面都会趣味无穷。

# 致阿蒂库斯

阿斯图拉，公元前 45 年 5 月 15 日

我想我应该战胜自己的情绪，从拉努维厄姆回到塔斯坎路的家去。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永远放弃那儿的财产——我的哀痛将一如既往，不过我会把它隐藏得更好；要么不放弃，那么我现在或十年后回去并没什么区别。那个家不会勾起我对她的想念，因为她的音容笑貌如今已日日夜夜占据着我的心。你会问，读书不是会给我乐趣和慰藉吗？可在这种处境下，读书恐怕只会适得其反。丢开书本，我或许会更坚强些。读书人总是那样敏感和脆弱。

如你信中写的，来看看我吧。但若不方便也就算了。写几封信[①] 来也可以。必要时我会去看你的。由你安排吧，我没意见。

① 信的内容不知。也许是有关他向第一任夫人特伦提亚偿还嫁妆一事，或有关他与第二任夫人帕布莉里亚的离婚事宜。

# 致阿蒂库斯

塔斯坎路，公元前45年8月7日或8日

这么说，布鲁图称恺撒已归顺到好的一方了？好极了，但是除非他自尽，否则怎么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布鲁图竟会这样说，真是愚蠢不过了[1]。

我在布鲁图的画廊里看过你的那幅杰作，就是包括阿哈拉和首席执政官布鲁图在内的那幅家谱，现在怎么样了？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看到连整起罪案的发起者都对我侄儿昆吐斯没好话说，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正开始担心他会博得布鲁图的欢心。布鲁图在给我的信中提到："而我多么希望你读过他的故事。"然而当我们碰面时，情形又如你所言。但你有何建议呢？我该飞往罗马，还是留在此处？就我本人来说，我舍不得离开这些书本，也不愿在这儿接待昆吐斯。我听说他父亲已经去红岩[2]会他了，当时气急败坏，怒不可遏，以至我与之抗辩，然而我也没有始终如一坚持。详情后叙。

---

① 西塞罗到底有否此语存疑，该处原文可能有讹误。

② 红岩位于弗拉米尼大道旁，离罗马9英里处。

我想听听你对我的到来以及整个事件的看法。如果你对局势发展有何独特见地，望明早尽快告知。

# 致阿蒂库斯

普提奥里[1],公元前 45 年 12 月 19 日

真是个难以应付的客人,幸好没留什么遗憾。因为事情样样进行得很称心如意。不过 18 日晚他抵达菲利普斯处时,屋子里挤满了士兵,足足有两千之多哇,几乎没有空房让恺撒本人用膳。我不由得为第二天可能发生的事担惊受怕,但是卡西乌斯·芭芭[2] 借给我一些卫兵,解救了我。我的领地上扎了营,住所也受到戒备。19 日,他和菲利普斯待在一起,1 点钟后才放别人进去,我想他是在和鲍尔布斯算账。后来,他到岸边去散步,2 点后洗了个澡。接着他被告知有关玛姆拉的事情,闻言声色不改。他做了一次棕榈油按摩之后才坐下来吃饭。

因为他正在进行一个催吐疗程,所以吃喝毫无顾虑,怡然自得。晚餐非常丰盛,服务周到,烹调精致,诸味协调,席间妙语迭出[3]。总之,是一次愉快的晚餐。他的随从也在别的三个

① 普提奥里是位于那不勒斯东部的一个镇,公元前 45 年西塞罗在那儿继承一处家产。

② 此处西塞罗有误。不是卡西乌斯·芭芭,而应为恺撒和安东尼的一位朋友,具体是谁,详情不明。卡西乌斯·芭芭是恺撒的杀手。

③ 引自古罗马讽刺诗人盖乌斯·鲁西利乌斯(前 180—前 102)的诗作。

房间花天酒地，即便是那些奴隶和低级别的前奴隶也应有尽有，较重要的前奴隶则被招待得像模像样。

也就是说，我们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聚会。可话说回来，你不会对他这种客人说“下一次回来的途中务必再次光临”。光临过一次就够了！我们的话题不涉及严肃的政治，在文学方面倒颇有言论。简言之，他喜欢这样，也谈得非常可心。他还说他要在普提奥里和贝伊[①]附近各待一天。这就是我招待他，或者说他带兵住到我家的全部过程。如前所述，我觉得不便，但也不失乐趣。现在我打算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到塔斯坎路的住所去。

恺撒骑马经过多拉贝拉[②]的住所时，他所有的卫兵全副武装、列队行进而不离其左右。听尼西亚斯[③]说，在别处他们是不这样做的。

---

① 贝伊拉于库迈附近，是那不勒斯海湾的一个著名旅游胜地。

② 帕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多拉贝拉于公元前 50 年与图莉亚结婚，四年后又离婚。公元前 44 年任执政官。起初追随恺撒，后又投靠安东尼。曾杀害时任亚细亚总督的屈鲍尼乌斯。最后以自杀终其一生。

③ 克提乌斯·尼西亚斯是一名著名学者。经多拉贝拉介绍，他结识了西塞罗。

# 致阿蒂库斯

拉努维厄姆[1],公元前 44 年 4 月 9 日或 10 日

你猜我在拉努维厄姆得到什么消息了？我猜想你在镇上是每天会听到一些新闻的。事情已经沸沸扬扬了。既然马蒂乌斯[2]这么说了,你还想像不出别人会怎么想吗?使我苦恼的是重获自由并不意味着复兴自由政府。这种事在别国是不会发生的。流言四起,恫吓横虐,令人心悸。我担心高卢将有一场战事,也担心塞克斯图斯[3] 最终会流落何方。

一个问题了结了之后,其余的就迎刃而解了。3 月 15 日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我们的英雄豪杰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取得了辉煌而光荣的成绩,但其余的事需要财力和人力,而这两项我们却一无所有。暂时我只能跟你说这些,但若有什么新闻,请你赶快告知,因为我每天都在等消息。如果你一无所闻,也请你一如既往,不要中断联系。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

① 拉努维厄姆位于阿庇亚大道附近,距罗马 20 英里。

② 盖乌斯・马蒂乌斯是西塞罗的老朋友,也是恺撒的得力助手。因他秃顶,西塞罗常用绰号称呼他。

③ 塞克斯图斯是庞培大帝的小儿子。恺撒死后,他重开西班牙之战,后与莱庇达斯握手言和,最后死在一位安东尼军官的手下。

# 致阿蒂库斯

西努萨[1]，公元前44年5月18日

昨天我离开在普提奥里的住所时，给你寄了一封信。在库迈时我见到了琵莉亚[2]，她很好。事实上，在离开库迈时我又见到了她。她去参加一个葬礼，我也去了。因为我们的朋友耐乌斯·鲁库鲁斯[3] 给他母亲安葬。于是那天我就住在我西努萨的住所。第二天，离开那里前往阿庞努姆时给你写了这封信。

但我没有什么消息可告诉你或向你询问的，只有一件事你可能会觉得还有些重要，那就是我们的朋友布鲁图将他在朱庇特神殿集会上[4] 所作的演说稿交给了我，要我在该演说稿出版之前对之进行全面而彻底的修改。该演说的情趣表达得淋漓尽致，语言亦无可挑剔，只是若换了我提出这些主张的

---

① 西努萨位于福尔米亚南部。

② 琵莉亚是阿蒂库斯之妻，公元前56年成婚，可能死于公元前44年。

③ 此人生平不详。

④ 布鲁图向人民作演讲时元老院(包括西塞罗)正在泰鲁斯神殿开会。谋杀事件的当晚，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曾向公众发表过讲演，讲演完毕后才回到朱庇特神殿。

话，我的措辞会更激烈，这样可进一步发掘主题及演讲者的潜力。因此对于修改，我并不能提出任何建议。

原因是我们一旦了解了布鲁图对写作风格的要求以及对一个理想的公众演讲者的见解之后，我们就无法再对他的演说加以改进，因为他的这个演说已经够优美了。但不管是对是错，我还是试着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你尚未看过这篇演说稿的话，我倒希望你看看，之后谈谈你的高见。不过我有点担心在阅读时你会为你的声名所误而变得过于文雅，不敢使用激烈的言辞，但是想到狄摩西尼[①] 那雷霆万钧的语言，你就会意识到要做到既有力量又极其文雅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晤面的时候将就此再进行讨论。目前我只想让梅特罗多鲁斯[②] 去见你时不至于一封信也没有或只带一封无关紧要的信。

---

① 狄摩西尼（前 384—前 322），古雅典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发表《斥腓力》等演说，后失败，服毒自杀。

② 梅特罗多鲁斯是一名医生。

# 致阿蒂库斯

安提乌姆[1]，公元前 44 年 6 月 8 日

我于今日（8 日）抵达安提乌姆。我来了，布鲁图很高兴，然后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问我有何建议。除塞尔维莉亚[2]、特吐拉[3]、波西亚[4]之外，法弗尼乌斯[5]也在场。我的建议是——我在旅途中就一直在考虑——他应该接受这个主管从亚细亚供粮的职务[6]。我说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因为这如同保卫共和国本身一样重要。言谈间，卡西乌斯走了进来。于是我又向他重述了我的观点。闻言，卡西乌斯怒目相向，凶焰腾腾，几乎要杀人一般，坚称他是绝不会去西西里的："难道要我以辱为荣吗？""那么你意下如何呢？"我问。他说他

① 安提乌姆是罗马南部的一个海滨小城，西塞罗在那儿有一座别墅。

② 塞尔维莉亚是曼·布鲁图的母亲，据传是恺撒的情人、阿蒂库斯的密友。

③ 特吐拉是盖乌斯·卡西乌斯的妻子，死于公元 22 年。特吐拉是特西娅的绰号。

④ 波西亚是卡图的女儿，曾两度出嫁，第一任丈夫是曼·比布鲁斯，第二任丈夫是曼·布鲁图，公元前 43 年自杀身亡。

⑤ 马尔库斯·法弗尼乌斯被称为"卡图的桑丘·潘沙"。

⑥ 公元前 44 年，安东尼委任他的政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为专员，到亚细亚和西西里购进粮食。后来，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分别任亚细亚和西西里的总督。

要去阿卡伊亚[1]，我又转而问布鲁图，他说："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去罗马。"我应道："恰恰相反，在那儿你会不安全的。""但如果我在那儿能够安全的话，你认为我该去吗？""是的。我反对你去行省，不管是现在，还是等你执政期满了之后。但我也不建议你冒险去罗马。"我又告诉他为什么会不安全的理由。毫无疑问，对此你也一定有同感。

尔后，他们继续聊了很久，为失去的机遇扼腕叹息，尤其是卡西乌斯。他们还狠狠地攻击德西莫斯·布鲁图[2]。我说他们应该停止对往事喋喋不休，可同时对其所言又表示赞同。我又进一步建议什么事应该已经做了，尽是些每人每天说的老话，也没谈到恺撒之外是否有其他人应予处置的问题，只是说应该召开元老院会议，有更多的事有待去完成，以号召已经激愤的民众，而你的朋友塞尔维莉亚疾呼："天哪，真是闻所未闻……"于是，我的话就戛然而止。但我认为卡西乌斯会走的，因为塞尔维莉亚已经允诺，她会设法让粮食供应的委任从元老院决议中撤消。我们的朋友很快就不再妄言要去罗马了，他决定不参加阿波罗赛会[3]，但赛会仍以他的名义举行。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他打算从安提乌姆出发到亚细亚去。

简言之，这趟旅行丝毫不让人满意。不过我心倒安了。因为我不能让布鲁图在和我见面之前就离开意大利。除了出于履行友人的义务所获的满意之外，我扪心自问："预言家，这趟

---

① 阿卡伊亚位于希腊南部。

② 德西莫斯·布鲁图曾于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6年任特伦撒尔潘因(高卢)总督，深受恺撒的喜宠，于公元前42年任执政官。

③ 阿波罗赛会于每年的7月6日至13日举行。

旅行意义何在?”[1] 我发现这艘船已支离破碎,或者说已经化为齑粉了。整个旅程没有一点计划、逻辑或系统性。我早预想到必然会尽早离开此地到“听不到珀罗普斯[2] 的儿子们的声名或事迹的地方去”[3],而现在就更加确信了。

这件事不知你听说过没有? 6 月 2 日多拉贝拉招我为正式成员了。我是昨晚被告知此事的。连你也是不赞成出使他国来履行誓言的。在共和国尚存的条件下所作的誓言,在它被推翻后却还让我去履行,这是何等的荒谬!我猜想这些由国家开销的出使也该有恺撒法令中所规定的时限,而要延长期限远非易事。我想要的只是那种允许我来去自由的出使,而今如愿以偿了。而且在该条件下,任期五年内可保留该特权,这可是很美好的事!不过,为什么我要想到五年呢?因为我相信形势正趋向最好。但愿大吉大利。

---

① 引自一位无名的希腊诗人。

② 珀罗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坦塔罗斯之子,主神宙斯之孙。他被父宰杀以飨众神,后众神使他复活。

③ 引自悲剧剧作家阿西乌斯(前 170—前 85)的作品《珀罗普斯》。

# 致盖乌斯·屈鲍尼乌斯[1]

罗马，公元前 43 年 2 月 2 日

要是你请我参加了 3 月 15 日举办的盛宴，那该多好啊！那样我们就会将所有美食一扫而尽了。否则，这帮人会给我们带来诸多不便，以至人民为共和国所作的非同寻常的努力也会受到限制。完人如你，这种可鄙的小人竟受到你的支持，承蒙你的慷慨大度而存于世上，这件事使我对你也略有不满（虽然我无权这样做），因为你把麻烦留给我一个人去应付而不是除我之外的所有其他人。因为有安东尼人所不齿的退却之后[2]，元老院的会议一旦可以无条件召开，我就重新振作过去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你和你那爱国的父亲曾一直大为赞赏的。

12 月 20 日护民官们召集元老院，并要下议院再作表决时，我挺身而出，纵论了整个政治局势。我以排山倒海之气势

---

① 盖乌斯·屈鲍尼乌斯曾任恺撒的副将，公元前 55 年任护民官，公元前 48 年任行政长官，西塞罗的好友。他到达亚细亚任总督后不久即被多拉贝拉残忍地杀害。

② 安东尼在获悉布鲁恩狄西乌姆的两大军团宣布向屋大维投诚并在罗马附近布阵后，他就匆忙撤离罗马。当时，西塞罗正在乡下，他趁安东尼离开之际，悄然返回罗马。

而非循循善诱的智力使委靡衰朽的元老院恢复了往日雄风。那一天，还有那天我所做的令人振奋的争辩，给罗马人民带来了重获自由的曙光。从那时起，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装着国家大事，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积极投入其中。

要不是认为你对罗马的情况悉有所闻，我会在百忙之中放下要紧事，给你一一述来。只是你可从别处得知，我就来个简述吧。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元老院，尽管其中一些前任执政官胆小怯懦，而另一些则才智不全。塞尔维乌斯[①]之死对我们也是一大损失。但是路西乌斯·恺撒忠心耿耿，只因身为安东尼姨父，观点未见鲜明凌厉。执政官们是出类拔萃之士，德西莫斯·布鲁图令人仰慕。屋大维年少有为，我对他寄予厚望。毫无疑问，如果屋大维[②]没有迅速发动前任文官们，如果安东尼的两个军团没有主动投靠其指挥官，而使安东尼有所畏惧，那么安东尼恐怕已经是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了。虽然你可能已听到过这些消息，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得更多一点。如有更多时间，我会给你写得更详细些。

---

① 塞尔维乌斯·鲁弗斯法官在西塞罗女儿图莉亚去世时发了封唁信，但不幸的是他自己在出使安东尼军团时身亡。

② 屋大维(前 63—14)，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在位时扩充版图，改革政治，奖励文艺，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的称号。

# 致鲁西乌斯·穆纳提乌斯·帕兰库斯[1]

罗马，公元前 43 年 3 月 20 日

我们的朋友盖乌斯·弗尼乌斯转告了你对共和国的态度，元老院非常开心，下议院也非常满意，但你那封在元老院所宣读的信似乎与弗尼乌斯所言相去甚远。因为当你那位显赫的同仁布鲁图身陷一帮匪徒的攻击时，你却倡言和平。他们必须放下武器，祈求和平；如若不然，倘若他们决一死战以求和平，那么我们只能以奏捷而不是以谈判来赢得和平。

至于你的，或者莱庇达斯的信件所带来的反响，你将从你那位出色的兄弟和弗尼乌斯那儿得到消息。尽管我深信你通达明理，也确信你经常沐浴在你那忠诚而友好的兄弟及弗尼乌斯的睿智精思之中，但我还是非常乐于给你提一些忠告良言，以不辱没我们之间的众多盟约。

相信我吧，帕兰库斯，如果你不把自己和罗马的自由事业及元老院的尊严结合在一起，那么你所受到的公众对你的瞩

---

① 鲁西乌斯·穆纳提乌斯·帕兰库斯，西塞罗一家的朋友，曾任市政长官和特伦撒尔潘因(高卢)总督。公元前 42 年任执政官。

目（你接受的是世上最光荣、最显赫的瞩目）不会被普遍地认为是你功绩的体现，而只是一种荣誉称号罢了。我最后请求你和那些同伙一刀两断，你与他们结伙只是因为形势所逼，而非出于心甘情愿。

在我们的政治动乱中，有好些人被称做前任执政官，但除非他们在国家大事中表现出一个执政官的精神风貌，否则就是徒有虚名。因此你的首要义务就是尽快与那些跟你毫无共同点的罗马坏分子脱离干系；其二，你要为元老院及所有正义的人们效劳，担当起顾问、参谋、领导者的重任；最后，你必须坚定信念：放下武器是绝不可能赢得和平的。只有消除了普遍存在的对武器和奴隶制的恐惧心理，和平才有希望。如果你能以此为纲，把自己和那些有才干的人紧密相联，那么你不仅是一个执政官，而且是一个无比伟大的执政官。不然，你这些荣耀的官衔不仅不会给你带来尊严，反而会令你蒙羞受耻。

正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才用词这样尖刻。如果你用惟一值得你去做的方式去检验，你会发现这些都是真心话。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西塞罗散文
作者＝（古罗马）西塞罗著　郭国良译
页数＝２９９
ＳＳ号＝１０４０２７８２
出版日期＝２０００年０２月第１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译序
说理文
- 论老年
- 论友谊
- 论义务（二）
- 西庇阿之梦

演说词
- 对盖乌斯·弗勒斯的控告
- 对卡提林的第一篇控告辞
- 为诗人奥鲁斯·利西尼乌斯·阿基亚斯辩护
- 为蒂吐斯·安尼乌斯·米洛辩护
- 支持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勒斯
- 责马尔库斯·安东尼

书简
- 致中伊皮鲁斯途中的阿蒂库斯
- 致妻子特伦提亚及儿女书
- 致阿蒂库斯
- 致盖乌斯·斯克里伯尼乌斯·库里奥
- 致阿蒂库斯
- 致马尔库斯·凯里乌斯·鲁弗斯
- 西塞罗和兄弟昆吐斯以及他们的儿子们致蒂罗
- 致阿蒂库斯
- 致阿蒂库斯
- 致恺撒将军
- 致阿蒂库斯
- 致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
- 致阿蒂库斯
- 致阿蒂库斯
- 致阿蒂库斯
- 致阿蒂库斯
- 致阿蒂库斯
- 致阿蒂库斯
- 致盖乌斯·屈鲍尼乌斯
- 致鲁西乌斯·穆纳提乌斯·帕兰库斯

附录页